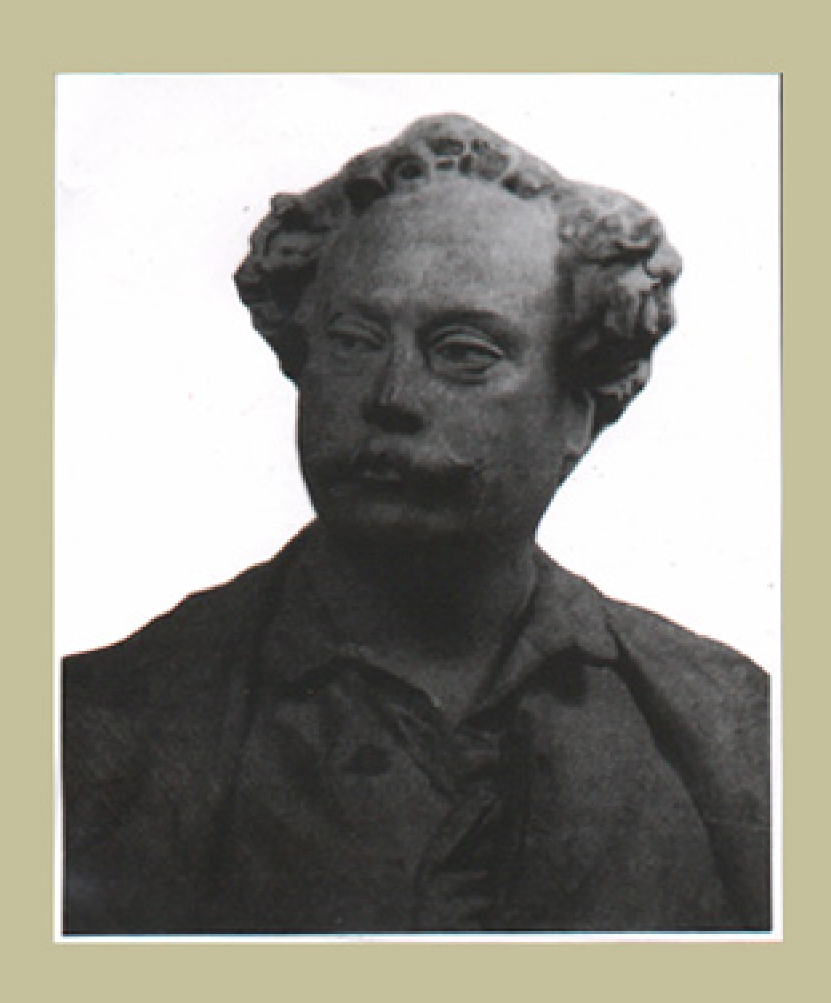

小仲马著
茶花女
小说—话剧—歌剧
王振孙译

茶花女

小说—— 话剧—— 歌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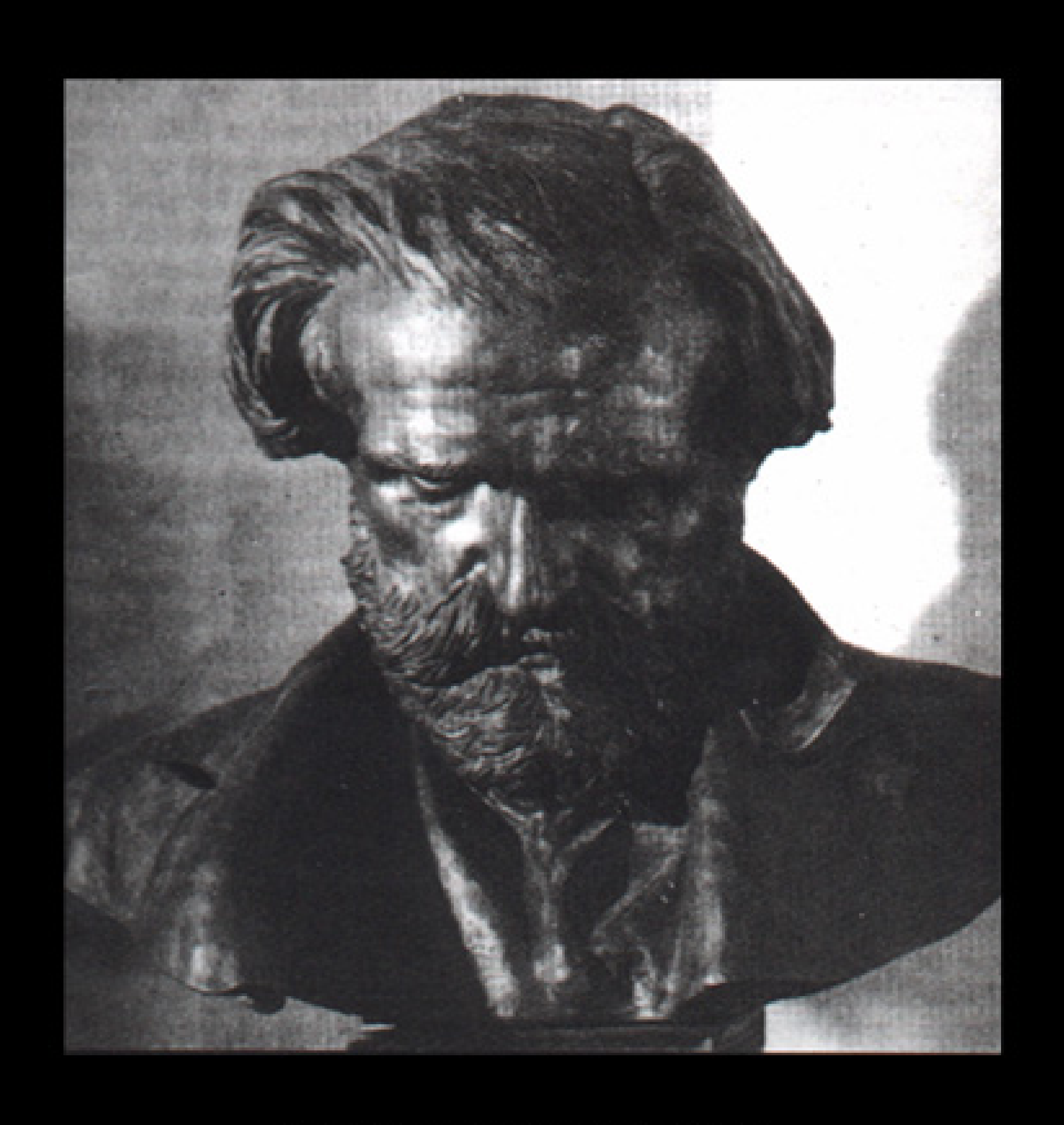
小仲马 ◎ 著
王振孙 ◎ 译



小仲马像



“茶花女”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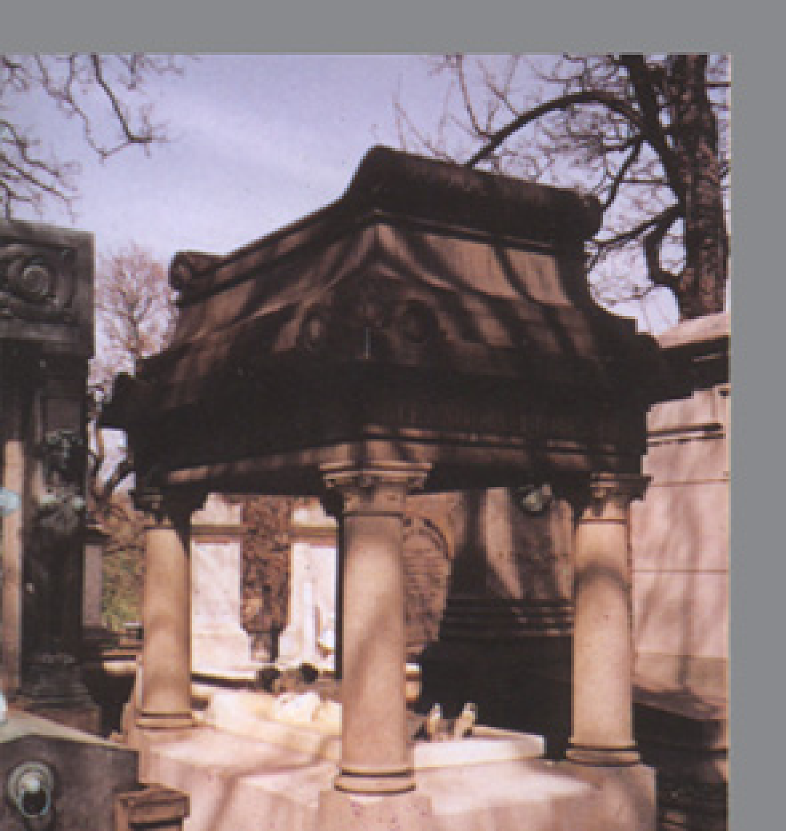


歌剧《茶花女》的音乐作者 威尔第



巴黎“蒙马特公墓”

小仲马墓内石雕像



小仲马墓



今日的巴黎“杂耍剧场”

一八四四年秋，小仲马在这里首次见到阿尔丰西娜。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话剧《茶花女》在这里首次公演。

“茶花女”墓

电影《茶花女》剧照

电影《茶花女》剧照



电影《茶花女》剧照



话剧《茶花女》剧照



电影《茶花女》剧照
(嘉宝和劳勃·泰勒主演，1936年)

电影《茶花女》拍摄现场工作照

电影《茶花女》剧照

电影《茶花女》剧照

目　　次

译　本　序

巴黎，深秋季节。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我独自一人走进蒙马特公墓，沿着铺满枯黄落叶的小路，一直来到这片墓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这里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坟墓，同它四周的那些设计精巧、风格别致的各式墓冢相比，这座墓的外观显得简朴而又单调。不过引人瞩目的是，在它的右侧上方镶嵌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束人工制作的茶花。墓的两侧刻着相同的一句碑文："阿尔丰西娜·普莱西（1824．1．19—1847．2．3）安眠于此。深切怀念你"。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中国，如今知道阿尔丰西娜·普莱西这个名字的人也许为数并不太多，但是读过《茶花女》这部作品、了解《茶花女》这个故事的却大有人在。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就是举世闻名的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原型人物，那个动人的、催人泪下的茶花女的爱情故事，就是根据她的经历演化、创作出来的。我在这座墓前徘徊良久，浮想联翩，我想起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一生命运，想起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以及他的那部不朽的作品：《茶花女》。

一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二十三个年头，但人们可以说她既尝遍了生活的辛酸凄苦，也享尽了人间的奢华逸乐。然而她却始终是一位不幸的姑娘，在她短短的二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她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幸福。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出身微贱，这位诺曼底姑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她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克勤克俭的农妇；父亲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农村巫师。也许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她的父亲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在家里终日打骂妻子。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被迫离家出走，去给一个有钱人家做帮工，后来又跟着这家主人离开了法国，到瑞士去谋生。而这时，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尚不满十岁，但是她的父亲已经让她到农庄里去干活了。

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知道阿尔丰西娜大约在十五岁的时候离开故乡来到巴黎。有人说是她母亲的一位亲戚帮助她离开诺曼底的，也有人说是她的父亲把她卖给了一帮波希米亚人，而这帮四海为家的流浪汉又把她带到了巴黎。不管怎么说，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开始了一种新的、却依然是不幸的生活。她起先在一些店铺里打工，过着清贫的日子。然而，聪明的阿尔丰西娜很快地发现，她虽然一贫如洗，却拥有一笔非常可观的、得天独厚的“资本”，那就是她的美貌。这位具有稀世姿容的少女开始涉足巴黎各大跳舞场，并立即成为那些公子哥儿、阔老阔少们竞相追逐

的目标。她结识了不少男友，也做过普通商人的情妇，后来又同一位非常阔绰的时髦青年同居了一个时期。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的德·格拉蒙公爵，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还曾一度出任外交大臣。虽然这位花花公子当时的地位尚未如此显赫，但他已经是巴黎社交界上的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正是靠着他以及像他这样一类人物的“提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大踏步地跨进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并很快地成为巴黎社交场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些王公贵族、百万富翁们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争先恐后地为她一掷千金，提供豪华住所，购买各色珠宝，并满足她的一切欲望。而她则来者不拒，巧为周旋，以她的容貌和肉体为代价，换来了无比奢华的生活。她不仅彻底摆脱了穷困，而且似乎也同贫贱的往昔一刀两断了，她改换了名字，昔日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变成了如今的玛丽·杜普莱西。

玛丽·杜普莱西无疑是一位天资出众、聪颖过人的姑娘，她不仅具有艳丽的姿容和轻盈的体态，而且风度雍容大方，谈吐高雅不俗。凡是同她接触过的人，都惊奇地发现她在社交场合里始终表现得仪态庄重，对应机敏，从未流露出丝毫的庸俗和浮夸。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社交场上的其他女性相比，玛丽·杜普莱西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艺术修养。她在同客人们谈古论今，点评某些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时，往往会出人意料地发表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像她这样一个出身贫寒、从未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正规的学校教育的风尘女子，何以会具有如此端庄凝重的气质和不同凡俗的教养？这个答

案直到玛丽去世以后才为人们所发现。人们在清理她的财产时看到她的书房里摆满了诸如拉伯雷、莫里哀、卢梭、夏多布里昂、雨果、大仲马、拉马丁、缪塞以及塞万提斯、拜伦、司各特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可见玛丽·杜普莱西是一位勤于读书，善于思考的姑娘。倘若命运为她提供某种机遇的话，她是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一个颇有出息，颇有成就的新女性的。这也多少能够说明为什么当时法国的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都倾心仰慕她，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同她交往，这些人在玛丽死后还写下了许多纪念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她的赞美和怀念。可见，在玛丽·杜普莱西身上的确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是那些仅仅脸蛋漂亮的姑娘难以具备的。

但是玛丽·杜普莱西不过是一个风尘女子，她有过许多情人，其中有两个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俄国老人德·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他是一位老外交官，曾经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据说他之所以喜欢玛丽是因为后者很像他的一个去世不久的女儿，他是以父亲待女儿的深情去爱玛丽·杜普莱西的。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位伯爵是一位情场老手，他“爱”玛丽当然是为了她美貌。玛丽在巴黎豪华住宅区玛德莱娜大街上的那幢住房便是这位老外交官为她购置的，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玛丽过着贵妇人一般的奢华生活，她每天的大笔大笔的开销也大都是由这位老人支付的。另一个是一位年轻人，也是一位贵族，名叫德·贝雷戈伯爵，他也许是玛丽·杜普莱西生前最后一位关系密切的男友。他不仅成为玛丽的情人，而且甚至打算娶

她为妻。一八四六年年初，他们两人一起前往伦敦，在那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婚礼却迟迟没有举行。这可能是因为玛丽·杜普莱西的健康急剧恶化，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玛丽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里，像玛丽这种出身卑微的“下贱女人”是不可能跨进贵族的家门，成为这类高贵门第中的家庭成员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不久，关系便逐渐疏远了，但仍然保持往来。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他们的婚约似乎也没有解除。

由于童年时代艰辛生活的折磨，再加上到巴黎之后纵情声色，追求享受，整日不分昼夜地沉湎于饮酒、跳舞、看戏和男欢女爱的逸乐中，玛丽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戕害。她染上了肺结核，经常发烧、咳嗽、吐血，即使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也常常咯血不止。按照玛丽当时的经济条件，如果她对自己能够稍加节制，安心调养，她的健康也许会很快地恢复，至少她的病情可能得到适当的控制。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做，也许她认为来日无多，应该抓紧时间寻欢作乐，所以她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男人，对待人生；也许她想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意使用各种手段损害自己的健康，所以人们在她的微笑中，常常会发现一丝忧郁的阴影，其中蕴含着对生活的厌倦和感伤。总之，她的健康迅速恶化，终于在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不治而亡。她死后，贝雷戈伯爵在蒙马特公墓里为她买下一块地皮，她身后的葬事既简单又冷冷清清，一切事宜都是由贝雷戈伯爵和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两人操办的。一代佳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 我们还是使用她的真实姓名吧—— 是一位不幸的姑娘，也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关于她的不幸和堕落的原因，留待社会学家们分析探讨去吧。这里我想说的是，类似阿尔丰西娜·普莱西这样身世的女性，在古今中外的民间野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在中国，人们往往会用“红颜薄命”这四个字来概括她们的命运，而一提起她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洒下一掬同情之泪或感慨叹息一番。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的姓名连同她们的花容月貌以及她们的悲惨身世都早已湮没在那些荒丘野蔓、黄土残碑之间了。谁还会再记起她们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那许许多多沉殁在历史尘埃中的同命运人相比，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毕竟又是一位幸运者。关于她的故事被演绎成小说，话剧和歌剧，她的一切都同一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形象“茶花女”连在一起。这是因为她同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有过一段感情纠葛，这位作家便是亚历山大·仲马，而中国的读者更习惯于把他称作“小仲马”。

二

小仲马这个名字，中国读者想必是不会感到陌生的，但是关于他的身世，人们也许不甚了了。这里我们把小仲马的生平做一点简单的介绍，这对于读者们认识《茶花女》这部作品的意义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他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杰出的历史小说

家。但是在他成名之前，他只不过是巴黎某贵族家里的一名又穷又寒酸的抄写员，那时他刚刚从法国外省来到巴黎，即使连这个可怜巴巴的差事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八二三年，大仲马与社会地位同他一样卑微的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相爱并同居，次年七月，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小仲马。由于大仲马与拉贝从未履行过结婚手续，他们的儿子自然也就没有合法的身分，小仲马一直被人们视为私生子。

卡特琳娜·拉贝对大仲马始终一往情深，但随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大仲马却逐渐看不起这位普通的缝衣女工了。这是因为大仲马的戏剧创作为他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开始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整日同那些贵妇人、女演员厮混，而把卡特琳娜和小仲马母子两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卡特琳娜依靠自己缝补衣服得到的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而小仲马则因为是一个私生子，常常受到他人的奚落和羞辱，这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和可怕的打击。而这种刺激和打击，直到小仲马的晚年还一直深刻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

一八三一年春天，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位女演员要求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的合法地位。直到此时，大仲马方才记起自己还有过一个儿子，于是他找到了小仲马，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了他。小仲马能够回到父亲身边固然是件好事，但他却不得不与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分手。这位勤劳而又善良的缝衣女工在失去自己的同居的伴侣之后，又失去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她辛

劳一生，最后却一无所获。当小仲马挥泪离开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人世间的残酷和不平。

小仲马本来是一个在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纯朴少年，但回到父亲身边之后，他的生活却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生活在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里，特别是他父亲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这位涉世不深的青年树立了一种最现实的“榜样”。他终于学坏了，也开始尝试那种追逐声色犬马的荒唐生活。有一阵子，人们一提到大、小仲马，便会用“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来揶揄他们父子两人屡遭世人非议的生活方式。然而小仲马毕竟曾与卡特琳娜相依为命地度过七年的艰难岁月，他在童年时代曾经从母亲那里接受过良好、正直的教育。因此，比较客观地说，此时的小仲马是一位生活虽然放荡，但良知却尚未完全泯灭的青年。值得一提的是，小仲马很早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满二十岁便发表了小说和诗歌，但这些作品均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文学家的小仲马，真正使他能够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主要是那部脍炙人口的《茶花女》。然而，倘若命运没有安排他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相识，文学史上又怎么可能会留下这样一部佳作呢？

一八四四年九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小仲马同他娱乐场上的好友欧仁·德雅塞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上跑马归来，然后便一起去著名的“杂耍剧院”观看戏剧演出。就在这天晚上，小仲马看见在靠近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他在回忆这次奇遇时曾经这样描写这位美人的容貌：“……她的个子高高的，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面

色白里透红。她的头生得小巧玲珑，一双细长的、像日本女人似的眼睛又黑又亮，顾盼自如，生出无限风情。她的嘴唇像鲜红的樱桃，再加上一口洁白的牙齿，使人联想起一尊雕像。”德雅塞对小仲马说，此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是巴黎的名妓。小仲马呢，他当时便被这位美艳绝伦的女人迷住了，不知不觉间感到自己似乎堕入了情网。当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这一对好友便在一个自称名叫阿尔芒丝·布拉特的女人的引导下，登门拜访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阿尔芒丝·布拉特是阿尔丰西娜的紧邻，她是一位帽店老板娘，据说她还为阿尔丰西娜介绍男友，并从中收取酬报。这天晚上，除了小仲马和德雅塞之外，阿尔丰西娜还接待了其他客人。她的心情似乎很愉快，高谈阔论，纵情大笑，但是她却咳嗽得很厉害。后来，当客人们谈兴正浓的时候，她却不声不响地走开了。细心的小仲马尾随着她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正在咯血，于是真诚地劝说阿尔丰西娜保重身体。阿尔丰西娜显然被他的关怀和同情感动了，也许过去从未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许那天晚上她对这位年轻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奇特的好感，总之，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阿尔丰西娜答应同小仲马往来，做他的“好朋友”。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许诺，不久以后，阿尔丰西娜便成了小仲马的情人。

在大仲马的回忆录里，人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当大仲马看到儿子与阿尔丰西娜的亲密关系时，曾经直截了当地问小仲马：“你同这位姑娘交往，究竟是因为爱她，还是因为同情她？”小仲马当即明确地回答说：“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事实上，在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交往的过程中，他的确常常

劝她注意休息，劝她保养身体，并亲自陪她一起到乡间去进行短期的疗养。他们在一起曾经度过短暂的、但却是愉快的生活，象诗一样充满着激情和梦幻，致使他们两人在精神上都一度得到极大的满足。可见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真挚的。

然而不容讳言，小仲马的性格中毕竟还有纨绔子弟的一面，他生活的环境是世风日下的巴黎，而阿尔丰西娜又是一位风尘女子，这一切都决定了小仲马对她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同情、有爱恋，但也包含着一种猎艳、狎亵的心理。他虽然收入有限，但为了讨得阿尔丰西娜的欢心，也要充充阔佬，陪她跳舞、赴宴、看戏、跑马，在她身上花了大笔大笔的钱，最后负债累累。而这一切与人们所谓的真挚的爱情显然是毫不相干的。另外，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有着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当她成为他的情妇之后，他不能容忍阿尔丰西娜再同其他的男友来往。这种感情固然可以理解，但无奈在阿尔丰西娜看来，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她无法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她需要那些比小仲马更加富有的男人，没有他们，她将无法维持在她看来也许是灿烂的、令人目眩的生活。这正是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终于有一天，小仲马发现了阿尔丰西娜与一位名叫爱德华的年轻人来往的书信，显然他们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位爱德华先生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贝雷戈子爵。他自然不是阿尔丰西娜一般意义上的男友。小仲马勃然大怒，多少日子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怒火爆发了，他责骂阿尔丰西娜对他撒谎，欺骗了他

一片真情。而阿尔丰西娜平静的、若无其事的回答，不仅令小仲马不知所措，而且也可能使读者们大为惊异："撒谎？经常撒谎的人牙齿不是更白吗？"

既然如此，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八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小仲马给阿尔丰西娜写去一封表示绝交的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亲爱的玛丽：我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百万富翁似地爱您，但是我力不从心，您希望我能像一个穷光蛋似地爱您，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那么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对您来说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没有必要告诉您我是何等悲伤，因为您完全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别了，玛丽！您感情丰富，不会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封信，您聪明绝顶，不会不原谅我的这一举动。永远怀念您的A．D．[A．D．是小仲马姓名（Alexandre Dumas）的法文缩写。］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仍然怀着一定的感情，他作出分手的决定，心里是相当痛苦的。据我们所知，小仲马没有收到阿尔丰西娜的回信，而且从此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三个月后，小仲马有了新的女友，她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位女演员，名叫阿娜伊丝·丽耶瓦娜。一八四六年十月初，小仲马同他的父亲一起去西班牙和北非地区旅行，十月十八日抵达马德里，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悉阿尔丰西娜病情恶化，便写了一封短函寄回巴黎，向她表示问候。小仲马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整整一个冬骄，于次年二月十日返回巴黎，而这时阿尔丰西娜已经去世一个星期，她的遗体也早已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了。据说，小仲马

曾经去过玛德莱娜大街阿尔丰西娜生前的住所，他看到的却是人们正在清点、拍卖阿尔丰西娜的遗物的场面。根据死者的遗嘱，拍卖所得的钱款除了偿还债务之外，余额全部赠给她的一位生活在诺曼底乡间的外甥女，但是这位接受遗产的外甥女必须遵守死者规定的条件：她永远也不能来巴黎。这个谜一般的遗嘱显然是发人深思的，其中似乎包含着无限的幽怨和深意。然而，对此感触最沉重，思索最深刻的也许不是别人，而是小仲马。

三

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小仲马写过什么悼念性的文字，也没有听说这位多情的作家是否常常到蒙马特墓地去凭吊死者，然而，她的死深深地触动了小仲马，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的去世虽然并不出人意外，但毕竟来得太快了。我们从小仲马同她分手之后的种种表现可以判断，至少，小仲马仍在时时眷恋着她，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而如今，当他结束了北非之旅，在返回巴黎之前却得悉她的死讯，心头的震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也许，当他看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遗物被拍卖一空的场面之后独自一人在玛德莱娜大街上漫步的时候，心里便已经开始在酝酿《茶花女》这部小说的情节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小仲马去世之后也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更可能是他本人生前有意识的安排。自然，这是后话了。

一八四七年六月，也就是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四个月之后，小仲马又来到他曾与阿尔丰西娜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唤起了他对往日的回忆,也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他闭门写作，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写出了小说《茶花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一气呵成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小说《茶花女》完成后没有立即发表，直到一八四八年，即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一周年后不久，才在巴黎出版，并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小仲马本人并没有陶醉在小说所取得的成功之中而忘乎所以。就在小说《茶花女》问世后不久，他立即尝试着手把它改编成话剧剧本。如果说小说《茶花女》的创作一帆风顺的话，那么话剧《茶花女》的问世却经历了许多阻力和波折，而且最使小仲马料想不到的，阻力首先来自他的父亲、剧作家大仲马。创作过许多话剧剧本的大仲马深知戏剧“这碗饭”不好吃，力劝儿子打消改编《茶花女》的念头，并断言这不是一个好的题材，没有观众会欢迎它。但是小仲马却不为所动，仍然一心一意改编创作剧本《茶花女》。而当大仲马读到他儿子写成的剧本《茶花女》时，不由得感动得热泪直流，并立即接受了它。然而，当时法国的书报检查部门却又以“该剧不符合道德规范”为借口，进行无理刁难，阻止话剧《茶花女》上演。为此，小仲马不屈不挠地进行了近三年的努力争斗，直到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话剧《茶花女》才获准在巴黎杂耍剧院演出。而这一天，几乎正好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的五周年纪念日。

至于歌剧《茶花女》的创作，它几乎是与话剧《茶花女》同步进行的，而且同小仲马本人毫不相干。当小说《茶花女》在巴黎引起轰动，人人竞相阅读的时候，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威尔第正在巴黎。这位天才的作曲家立即从这部小说里获得了启迪和灵感，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可以搬上歌剧舞台，并立即开始构思它的音乐主题。而当一八五二年二月话剧《茶花女》公演之后，威尔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立即请他的好友皮阿威写出歌剧《茶花女》演出脚本，然后便以满腔热情投入了谱写工作。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一家著名的剧院——菲尼斯剧场首次公演。

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或歌剧，《茶花女》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它叙述的始终是男主人公阿尔芒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一生以及她同小仲马的一段感情纠葛，尽管关于这段感情纠葛还有其他种种传说，但大致经历便是如此，读者们很容易便可以从小说或话剧《茶花女》的故事中发现哪些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则是作者的加工和虚构。小仲马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一段交往只不过是这位著名作家的一段风流韵事，而阿尔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普遍意义。这是因为，无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感情如何，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位不幸的风尘女子之死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现象。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可怜的亲生母亲，想到了社会的种种残酷和不平。而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人世间的

这些悲剧却往往又是在维护某种道德规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造成的。小仲马的创作观念因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自觉地把完善道德、追求理想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则，并意识到这是文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小仲马心目中的“道德”和“理想”的准确含义，但是读者们分明可以在《茶花女》中看到作者对那种压抑人性、摧残爱情的虚伪而又残酷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和鞭挞，听到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的呐喊。《茶花女》这个爱情故事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许主要就在这里。

作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小说和话剧《茶花女》为我们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其中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读者们切莫把玛格丽特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混为一谈，阿尔丰西娜的身世固然值得同情，但她的的确确是个堕落的女人，用小仲马的话来说，她“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贞女，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但玛格丽特却不同，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茶花女”这三个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下贱的妓女，而是一位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朽的艺术形象，而玛格丽特则完全可以跻身其间而毫无愧色。

小说《茶花女》和话剧《茶花女》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

关于这两部作品的优劣历来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其实，在我看来，小说和话剧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表现手法自然就应该有所区别，因此很难对二者进行比较。小说《茶花女》是一气呵成的，看得出作者在情节的布局和剪裁方面并没有下很大的功夫，作者似乎是凭着一股激情，挥手之间便完成了这部作品。因此小说写得朴实动人，充满着一腔怨愤，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虽然在小说《茶花女》问世的时候，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已经渐趋式微，但是这部小说仍然散发着一股颇为强烈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玛格丽特的日记和遗书一篇比一篇更加动人，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这批遗书读起来声声哀怨，字字血泪，回肠荡气，酣畅淋漓，致使整篇小说在感情奔放的高潮中结束，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而话剧《茶花女》固然也是一气呵成，但它毕竟是作者自己的再创造。小仲马不必再为构思故事情节而苦思冥想，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剧情的安排和场次的衔接方面，即如何使戏剧冲突更加强烈，更加动人。这个目的小仲马显然是达到了。而且做得相当成功。话剧《茶花女》的第三幕演出了阿尔芒的父亲威胁利诱玛格丽特，迫使她同阿尔芒断绝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情节在小说里却没有直接的描写，它是通过玛格丽特的日记和书信间接加以说明的。话剧的这一处理是必要的，因而也是高明的，因为它把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直接揭示出来。其戏剧效果之强烈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没有必要据此断言话剧《茶花女》的思想意义更深刻，对不平等的社会道德观念的批判更激烈。因为把阿尔芒的父亲粗暴干涉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爱

情的无耻行为在舞台上直接表现出来，这是话剧在艺术处理上的需要。可以设想，倘若由阿尔芒本人在话剧结束之前涕泪交流地一封一封念出玛格丽特书信的内容，其艺术魅力肯定要大大地打折扣的。因此，从作品的风格来看，我以为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说《茶花女》流畅而自然，但却略显松散，而话剧《茶花女》则更加强烈、紧凑，但不免微露斧凿的痕迹；两者可以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至于歌剧《茶花女》的成就，那就请音乐界的专家们来做评价吧！不过我想，无论小说《茶花女》、话剧《茶花女》还是歌剧《茶花女》，它们都是成功的佳作。小说《茶花女》风靡整个世界，话剧《茶花女》历演不衰，而歌剧《茶花女》一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值得一提的还有，自一九〇九年以来，《茶花女》已经被搬上银幕多达二十余次，其中最著名的则是格丽泰·嘉宝主演的影片《茶花女》，它已经成为世界电影艺术宝库中的一部珍品。

而在中国，《茶花女》则可以说是读者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便用文言体翻译、出版了小说《茶花女》（中文译本的书名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的译文虽然未必完全忠实于法文本原著，但他那生动传神、极富形象化的语言使小说《茶花女》的第一部中译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人们又陆陆续续读到了刘半农等人翻译的话剧《茶花女》和夏康农等人翻译的小说《茶花女》。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爱情故事能够在中国的读者群中迅速流传，深入人心，外国文学翻译界的这些前辈们的努力是

功不可没的。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九四九年至“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这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内，《茶花女》却经历了一番曲曲折折的遭遇。这样一部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居然没有新译本奉献给新中国的读者，而旧译本的再版为数也极为有限，到了后来，《茶花女》干脆销声匿迹了，以至于在年轻一代的读者心目中，《茶花女》不仅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甚至还顶着种种不应该有的恶名。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外国文学名著终于重见天日，振孙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着手翻译小说《茶花女》的，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的新译本《茶花女》不仅忠实于法文原著，而且生动地表达了原作的感情色彩，因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小说《茶花女》新译本自一九八〇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至今累计印数已达百万余册，可以说是这部作品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一部中译本。

在中国的读者中间，读过小说《茶花女》的很多，而看过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的却较少，对三部《茶花女》之间的差异所知则更少。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将三种体裁的《茶花女》合在一起的译本，其中小说《茶花女》是一九八〇年的译文，此次出版，译者又进行了精心的修改；而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则是译者的新译作。值得一提的是歌剧《茶花女》是用诗体译出的，译文大体整齐，而且精练匀称，富有节奏感，很好地表现了原作的韵味。我以为，三部《茶花女》的合译本首次在我国出版，也算得上是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件大好事，想必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

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欢迎。

一九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夕，寒流侵袭巴黎。我和妻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又走进了蒙马特公墓，想在这万家欢乐的节日期间再一次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和葬在距她不远处的小仲马的墓前凭吊一番。空荡荡的墓园萧索凄冷，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光裸的树枝在朔风中瑟瑟颤抖。但是，当我走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墓前时，我惊异地发现，她的墓上放着一束茶花，花很新鲜，显然有人刚刚来过这里。再仔细一瞧，我更加大吃一惊，因为我分明看见在这束茶花旁边还放着一支口红。我想，也许这位凭吊者是希望死者在阴间也要好好打扮一番，不要辜负自己的花容月貌吧！尽管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与茶花女玛格丽特绝非一人，但是前来敬献茶花的人显然还是把阿尔丰西娜当成了茶花女。看来茶花女果真没有死，她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

我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和小仲马的墓前盘桓了一阵，心里默默地想着：茶花女玛格丽特不朽，《茶花女》不朽，《茶花女》的作者不朽！

王聿蔚

一九九三年元旦于巴黎

茶　　花　　女

（小　说）

一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

此外，我记录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如果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为我出面证实。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唯独我洞悉这件事情的始末，除了我谁也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动人的故事来。

下面就来讲讲我是怎样知道这些详情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拍卖家具和大量珍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上还附带通知，大家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我心想，这一回可不能坐失良

机，即使不买，也要去看看。

第二天，我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

时间还早，可是房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了，甚至还有女人。虽然这些女宾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却都带着惊讶、甚至赞赏的眼神注视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

不久，我就懂得了她们赞赏和惊讶的原因了。我也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很快就看出了我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① 的房间里。然而上流社会的女人—— 这里正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 想看看的也就是这种女人的闺房。这种女人的穿着打扮往往使这些贵妇人相形见绌；这种女人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人歌剧院里，也像她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和她们并肩而坐；这种女人恬不知耻地在巴黎街头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播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这个住宅里的妓女已经死了，因此现在连最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而淫秽的场所的空气。再说，如果有必要，她们可以推托是为了拍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见识一下广告上介绍的东西，预先挑选一番，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事了；而这并不妨碍她们从这一切精致的陈设里面去探索这个妓女的生活痕迹。她们想必早就听到过一些有关妓女的非常离奇的故事。

不幸的是，那些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个绝代佳人一起

① 原文是指“由情人供养的女人”。

消逝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里的期望有多大，她们也只能对着死者身后要拍卖的东西啧啧称羡，却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女房客在世时所操的神女生涯的痕迹。

不过，可以买的东西还真不少。房间陈设富丽堂皇，布尔①雕刻的和玫瑰木②的家具、塞弗尔③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真是目不暇接，应有尽有。

我跟着那些比我先来的好奇的名媛淑女在住宅里漫步溜达。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我正要跟着进去的当儿，她们却几乎马上笑着退了出来，仿佛对这次新的猎奇感到害臊，我倒反而更想进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梳妆间，里面摆满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里似乎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的穷奢极侈。

靠墙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⑤制造的各种各样的珍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上千件小玩意儿对于我们来参观的这家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而且没有一件不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制成的。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逐件收罗

① 布尔（1642—1732）：法国有名的乌木雕刻家，擅长在木制家具上精工镶嵌。

② 玫瑰木产于巴西，因有玫瑰香味而得名。

③ 塞弗尔：法国城市，有名的瓷器工业中心。

④ 萨克森：德国一地区，瓷器工业中心。

⑤ 奥科克和奥迪奥：十八、十九世纪时巴黎有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匠。奥科克擅长帝国风格，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法国银行的茶炊和罗马王的摇篮。

起来的，而且也不可能是某个情夫一人所能办齐的。

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梳妆间倒没有厌恶的心情，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趣地细细鉴赏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各种不同的人名首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①] 标记。

我瞧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使我联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肉体买卖。我心想，天主对她尚算仁慈，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晚年之前，带着她那花容月貌，死在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之中。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的确，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年—— 尤其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晚年—— 更悲惨的呢？这种晚年没有一点点尊严，引不起别人的丝毫同情，这种抱恨终生的心情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因为她们并不是追悔过去的失足，而是悔恨错打了算盘，滥用了金钱。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女儿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长得一样美丽。她母亲从来没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她养老，就像她自己曾经把她从小养到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旨意，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就像是有人想要她去学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时期来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是

① 当时的贵族，多将其纹章镌刻于家用器物上，作为标记。

从早年就开始了的堕落生活，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来孱弱多病，抑制了她脑子里分辨是非的才智，这种才智天主可能也曾赋予她，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去让它得到施展。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每天几乎总是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母亲每时每刻都陪着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真正的女儿那般形影不离。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道德观念淡薄的社会风尚，但是我还记得，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从心底里感到轻蔑和厌恶。

没有一张处女的脸上会流露出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这样一种忧郁苦恼的表情。

这张脸就像委屈女郎[①] 的头像一样。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突然变得容光焕发。在她母亲替她一手安排的堕落生涯里，天主似乎赐给了这个女罪人一点幸福。毕竟，天主已经赋予了她懦弱的性格，那么在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压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点安慰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的那么一点纯洁的思想，使她开心得全身哆嗦。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急忙去把那个使她欣喜若狂的发现告诉她母亲。说起来也使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经常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诸于世，那也许还是索性闭

① 委屈女郎：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大理石雕成的神情哀怨的妇女头像。

口不谈为好。人们谴责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而又不公正地评价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可是那位母亲答复女儿说，她们两个人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三个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再说，这样的孩子还是没有的好，而且大着肚子不做买卖也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 我们姑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一个朋友—— 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下床了，但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比过去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人出于怜悯，设法医治她身心的创伤，但是那次的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终究还是因为流产的后遗症而死了。

那母亲仍旧活着，生活得怎么样？天知道！

当我凝视着这些金银器皿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时光似乎随着我的沉思默想已悄然逝去，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走到这位看守人跟前，他已被我搞得心神不定了。

“先生，”我对他说，“您可以把原来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 · 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也见到过她。

“怎么 !” 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 · 戈蒂埃死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价钱。您知道，让大家预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这样可以招徕顾客。”

“那么说，她还欠着债？”

“哦，先生，她欠了好多哪！”

“卖下来的钱大概可以付清了吧？”

“还有得剩。”

“那么，剩下来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属。”

“她还有家？”

“好像有。”

“谢谢您，先生。”

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感到放心了，对我行了一个礼，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这种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的心情。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觉得可笑，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总是无限宽容的，甚至也不想为这种宽容态度与人争辩。

一天，在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时候，瞥见邻街有两个警察要押走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只见她痛哭流涕地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亲吻，因为她被捕后，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不轻易地蔑视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定于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空隙时间，这是留给地毯商拆卸帷幔、壁毯等墙上饰物用的。

那时候，我正好从外地旅游归来。当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别人总是要告诉他一些重要新闻的。但是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去世当作什么大事情来对我讲，这也是很自然的。玛格丽特长得很漂亮，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们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她们就像某些星辰，陨落时和初升时一样黯淡无光。如果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都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几乎都是密友。大家会相互回忆几件有关她过去的逸事，然后各人将依然故我，丝毫不受这事的影响，甚至谁也不会因此而掉一滴眼泪。

如今，人们到了二十五岁这年纪，眼泪就变得非常珍贵，决不能轻易乱流，充其量只对为他们花费过金钱的双亲才哭上几声，作为对过去为他们破费的报答。

而我呢，虽然玛格丽特任何一件用品上都没有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可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使我对她的死久久不能忘怀，虽说她也许并不值得我如此想念。

记得我过去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每天一准

来到那儿。她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气质，而她那风致韵绝的姿色，又更衬托出了这种气质的与众不同。

这些不幸的人儿出门的时候，身边总是有个什么人陪着的。

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把他们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公开化，而她们又不堪寂寞，因此总是随身带着女伴。这些陪客有些是因为境况不如她们，自己没有车子；有些是怎么打扮也好看不了的老妇人。如果有人要想知道她们陪同的那位马车女主人的任何私情秘事，那么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向她们去请教。

玛格丽特却不落窠臼，她总是独个儿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尽量不招人注意。她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穿着十分淡雅的长裙。在这条她喜欢散步的大道上尽管有很多熟人，她偶尔也对他们微微一笑，但这是一种只有公爵夫人才有的微笑，而且也唯有他们自己才能觉察。

她也不像她所有那些同行一样，习惯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①]，她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马车，疾驰回家。

所有这些我亲眼目睹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很惋惜这位姑娘的早逝，就像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被毁掉了一样。

的确，玛格丽特可真是个绝色女子。

---

① 布洛涅树林：在巴黎近郊，是当时上流社会人物的游乐胜地。

她身材颀长苗条稍许过了点分，可她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稍稍花些功夫，就把这种造化的疏忽给掩饰过去了。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子长裙的宽阔的镶边，她那紧贴在胸前藏手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都做得十分精巧，因此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线条都是无可指摘的。

她的头样很美，是一件绝妙的珍品，它长得小巧玲珑，就像缪塞[①]所说的那样，她母亲好像是有意让它生得这么小巧，以便把它精心雕琢一番。

在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细巧而挺直的鼻子透出股灵气，鼻翼微鼓，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如奶的牙齿；皮肤颜色就像未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给您的大致印象。

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像波浪一样地鬈曲着，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烁着两颗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但是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真使我们百思而不得其解。

---

① 缪塞　(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画像，是维达尔[①] 的杰作，也唯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在她去世以后，有几天，这幅画在我手里。这幅画画得跟真人一样，它弥补了我记忆力的不足。

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写下来，免得以后开始讲述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再去重新提起。

每逢首场演出，玛格丽特必定光临。每天晚上，她都在剧场里或舞会上度过。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可以在剧场里看到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带的茶花是白的，而另外五天她带的茶花却是红的，谁也摸不透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而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道理。在她常去的那几个剧院里，那些老观众和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还带过别的花。因此，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有人替她取了一个外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给叫开了。

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隐讳，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说明情夫和情妇他们彼此都很满

① 维达尔（1811—1887）：法国著名肖像画家，是法国名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的学生；善绘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的人士。

意。

然而，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1]旅行回来以后，有几乎三年时间她就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过日子了。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方法要玛格丽特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她也甘心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气色越来越不好，医生嘱咐她到温泉去疗养，她便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中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害着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而且长得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别人甚至会把她们看作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公爵小姐便离开了人间。

就像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仍旧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搂着她，甚至也不问问清楚她究竟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允许他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的替身那样爱她。

和玛格丽特一起到巴涅尔去的只有她的侍女，再说她也不怕名声会受到什么损害，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专诚拜访公爵，将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据实相告。这对这个老年人来说，是

① 巴涅尔：法国有名的温泉疗养地区。到这里来治病的大多是贫血症患者。

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下就再也谈不上他女儿与玛格丽特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为时已晚，这个少妇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安慰，简直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借口和托词。

他丝毫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备她，但是他对玛格丽特说，如果她觉得可以改变一下她那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作为她的这种牺牲的交换条件，他愿意提供她所需要的全部补偿。玛格丽特答应了。

必须说明的是，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病中，她认为过去的生活似乎是她害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天主会因为她的改悔和皈依而把美貌和健康留给她。

果然，到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洗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她几乎已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还是像在巴涅尔一样,经常来探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知道真正的缘由，也不知道确切的动机，所以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曾以他的万贯家财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了。

大家把老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之于老年人贪淫好色，这是有钱的老头儿常犯的毛病，人们对他们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就是未猜到真情。

其实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产生这样的感情，原因十分纯洁，除了跟她有心灵上的交往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意味着乱伦。他始终没有对她讲过一句不适宜给女儿听

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女主人公除了如实描写，根本没想要把她写成别的样子。我们只是说，当玛格丽特待在巴涅尔的时候，她还是能够遵守对公爵许下的诺言的，她也是遵守了的；但是一旦返回巴黎，这个惯于挥霍享乐、喝酒跳舞的姑娘似乎就耐不住了，这种唯有老公爵定期来访才可以解解闷的孤寂生活使她觉得百无聊赖，无以排遣，过去生活的热辣辣的气息一下子涌上了她的脑海和心头。

而且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显得从未有过的妩媚娇艳，她正当二十妙龄，她的病看起来已大有起色，但实际上并未根除，因此激起了她狂热的情欲，这种情欲往往也就是肺病的症状。

公爵的朋友们总是说公爵和玛格丽特在一起有损公爵的名誉，他们不断地监视她的行动，想抓住她行为不端的证据。一天，他们来告诉公爵，并向他证实，玛格丽特在拿准公爵不会去看她的时候，接待了别人，而且这种接待往往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公爵知道后心里非常痛苦。

玛格丽特在受到公爵盘问的时候承认了一切，还坦率地劝告他以后不要再关心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已没有力量信守诺言，她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男人的好意了。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到了第八天，他就来恳求玛格丽特还是像过去一样跟他来往，只要能够见到玛格丽特，公爵同意完全让她自由行动，还向她发誓说，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决不再说一句责备她的话。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以后，也就是一八四二

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里的情况。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钟，我到昂坦街去了。

在大门口就能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声。

房间里挤满了好奇的人。

所有花街柳巷的名媛都到场了，有几个贵妇人在偷偷打量她们。这一次她们又可以借着参加拍卖的名义，仔细瞧瞧那些她们从来没有机会与之共同相处的女人，也许她们私下还在暗暗羡慕这些女人自由放荡的享乐生活呢。

F 公爵夫人的胳膊撞上了 A 小姐；A 小姐是当今妓女圈子里一位典型的薄命红颜；T 侯爵夫人正在犹豫要不要把 D 夫人一个劲儿在抬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 夫人是当代最风流最有名的荡妇。那位 Y 公爵，在马德里风传他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风传他在马德里破了产，而实际上连每年的年金都没有花完。这会儿他一面在跟 M 太太聊天，一面却在和 N 夫人眉来眼去调情。M 太太是一位风趣诙谐的讲故事的好手，她常想把自己讲的东西写下来，并签上自己的大名。漂亮的 N 夫人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穿的衣衫离不了粉红和天蓝两种颜色，有两匹高大的黑色骏马为她驾车，这两匹马，托尼[①] 向她要价一万法郎……她如数照付；最后还有 R 小姐，她靠自己的才能挣得的地位使那些靠嫁妆的上流社

① 托尼：当时一位著名的马商。

会妇人自愧勿如，那些靠爱情生活的女人更是望尘莫及。她不顾天气寒冷，赶来购买一些东西，也引来了人们的注目。

我们还可以举出云集在这间屋里的很多人的姓氏起首字母，他们在这里相遇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为了不使读者感到厌烦，恕我不再一一介绍。

我必须一提的是，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女人中间虽有很多人是死者生前的熟人，但这会儿似乎对死者毫无怀念之情。

大家高声谈笑，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坐满在拍卖桌前板凳上的商人们拼命叫大家安静，好让他们稳稳当当做生意，但谁也不睬他们。像这样各色人等混杂，环境喧闹不堪的集会倒是从未见过。

我默默地混进了这堆纷乱的人群。我在想，这情景发生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咽气的卧室近旁，为的是拍卖她的家具来偿付她生前的债务，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感到无限惆怅。我与其说是来买东西的，倒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我望着几个拍卖商的脸，每当一件物品叫到他们意料不到的高价时，他们就喜笑颜开，心花怒放。

那些在这个女人的神女生涯上搞过投机买卖的人，那些在她身上发过大财的人，那些在她弥留之际拿着贴了印花的借据来和她纠缠不休的人，还有那些在她死后就来收取他们冠冕堂皇的帐款和卑鄙可耻的高额利息的人，所有那些人可全都是正人君子哪！

难怪古人说，商人和盗贼信的是同一个天主，说得何其正确！

长裙、开司米披肩、首饰，一下子都卖完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用得着的，我一直在等待。

突然，我听到在喊叫：

“精装书一册，装订考究，书边烫金，书名《玛侬·莱斯科》[①]，扉页上写着几个字，十法郎。”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场，以后，有一个人叫道：

“十二法郎。”

“十五法郎，”我说。

为什么我要出这个价钱呢？我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为了那上面写着的几个字吧。

“十五法郎，”拍卖估价人又叫了一次。

“三十法郎，”第一个出价的人又叫了，口气似乎是对别人加价感到恼火。

这下子就变成一场较量了。

“三十五法郎！”我用同样的口气叫道。

“四十法郎！”

“五十法郎！”

“六十法郎！”

“一百法郎！”

我承认如果我是想要引人注意的话，那么我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因为在这一次争着加码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瞅着我，想看看这位似乎一心要得到这本书的先生究竟

① 《玛侬·莱斯科》：十八世纪法国普莱服神父（1697—1763）写的一部著名恋爱小说。

是何等样人。

我最后一次叫价的口气似乎把我那位对手给镇住了，他想想还是退出这场角逐的好，这场角逐徒然使我要花十倍于原价的钱去买下这本书。于是，他向我弯了弯腰，非常客气地（尽管迟了些）对我说：

“我让了，先生。”

那时也没有别人再抬价，书就归了我。

因为我怕我的自尊心会再一次激起我的倔脾气，而我身边又不宽裕，我请他们记下我的姓名，把书留在一边，就下了楼。那些目击者肯定对我作了种种猜测，他们一准会暗暗思忖，我花一百法郎的高价来买这么一本书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本书到处都可以买到，只要花上十个法郎，至多也不过十五个法郎。

一个小时以后，我派人把我买下的那本书取了回来。

扉页上是赠书人用钢笔写的两行秀丽的字迹：

玛侬对玛格丽特

惭愧

下面的署名是阿尔芒·迪瓦尔。

“惭愧”这两个字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根据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的意见，玛侬是不是承认玛格丽特无论在生活放荡方面，还是在内心感情方面，都要比自己更胜一筹？

第二种在感情方面解释的可能性似乎要大一些，因为第一种解释是唐突无礼的，不管玛格丽特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她也是不会接受的。

我又出去了，一直到晚上睡觉时，我才想到那本书。

当然，《玛依·莱斯科》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虽然熟悉故事里每一个情节，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手头有这本书，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总是吸引着我，我打开书本，普莱服神父塑造的女主人公似乎又在眼前，这种情况几乎反复一百多次了。这位女主人公给描绘得那么栩栩如生，真切动人，仿佛我真的见过她似的。此时又出现了把玛依和玛格丽特作比较这种新情况，更增添了这本书对我的意料不到的吸引力。出于对这个可怜的姑娘的怜悯，甚至可以说是喜爱，我对她愈加同情了，这本书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遗物。诚然，玛依是死在荒凉的沙漠里的，但是她是死在一个真心爱她的情人的怀抱里的。玛依死后，这个情人为她挖了一个墓穴，他的眼泪洒落在她身上，并且连同他的心也一起埋葬在里面了。而玛格丽特呢，她像玛依一样是个有罪的人，也有可能像玛依一样弃邪归正了；但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她是死在富丽豪华的环境里的。她就死在她过去一直睡觉的床上，但在她的心里却是一片空虚，就像被埋葬在沙漠中一样，而且这个沙漠比埋葬玛依的沙漠更干燥、更荒凉、更无情。

我从几个了解她临终情况的朋友那里听说，玛格丽特在她长达两个月的无比痛苦的病危期间，谁都没有到她床边给过她一点真正的安慰。

我从玛依和玛格丽特，转而想到了我所认识的那些女人，我看着她们一边唱歌，一边走向那几乎总是千篇一律的最后归宿。

可怜的女人哪！如果说爱她们是一种过错，那么至少也

应该同情她们。你们同情见不到阳光的瞎子，同情听不到大自然音响的聋子，同情不能用声音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哑巴；但是，在一种虚假的所谓廉耻的借口之下，你们却不愿意同情这种心灵上的瞎子，灵魂上的聋子和良心上的哑巴。这些残疾逼得那个不幸的受苦的女人发疯，使她无可奈何地看不到善良，听不到天主的声音，也讲不出爱情、信仰的纯洁的语言。

雨果刻画了玛丽翁·德·萝尔姆；缪塞创作了贝尔娜雷特；大仲马塑造了费尔南特；[①] 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把仁慈的怜悯心奉献给娼家女子。有时候一个伟人挺身而出，用他的爱情、甚至以他的姓氏来为她们恢复名誉。我之所以要再三强调这一点，因为在那些开始看我这本书的读者中间，恐怕有很多人已经准备把这本书抛开了，生怕这是一本专门为邪恶和淫欲辩护的书，而且作者的年龄想必更容易使人产生这种顾虑。希望这些人别这么想，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点，那还是请继续看下去的好。

我只信奉一个原则：没有受到过“善”的教育的女子，天主几乎总是向她们指出两条道路，让她们能殊途同归地走到他的跟前：一条是痛苦，一条是爱情。这两条路走起来都十分艰难。那些女人在上面走得两脚流血，两手破裂；但与此同时，她们把罪孽的盛装留在沿途的荆棘上，赤条条地抵达旅途的尽头，而这样全身赤裸地来到天主跟前，是用不着脸

---

① 雨果、缪塞和大仲马都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玛丽翁·德·萝尔姆，贝尔娜雷特和费尔南特这三个人都是他们作品中写到的妓女。

红的。

遇到这些勇敢的女旅客的人们都应该帮助她们，并且跟大家说他们曾经遇到过这些女人，因为在宣传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指出了道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在人生道路的入口处竖上两块牌子：一块是告示，写着“善之路”；另一块是警告，写着“恶之路”；并且向那些走来的人说：“选择吧！”而必须像基督那样，向那些受到环境诱惑的人指出从第二条路通往第一条路的途径；尤其是不能让这些途径的开头那一段太险峻，显得太不好走。

基督教关于浪子回头的动人的寓言，目的就是劝告我们对人要仁慈，要宽容。耶稣对那些深受情欲之害的灵魂充满了爱，他喜欢在包扎他们伤口的时候，从伤口本身取出治伤口的香膏敷在伤口上。因此，他对玛特莱娜说：“你将获得宽恕，因为你爱得多[①]，”这种崇高的宽恕行为自然唤起了一种崇高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比基督严厉呢？这个世界为了要显示它的强大，故作严厉，我们也就顽固地接受了它的成见。为什么我们要和它一样丢弃那些伤口里流着血的灵魂呢？从这些伤口里，像病人渗出污血一样渗出了他们过去的罪恶。这些灵魂在等待着一只友谊的手来包扎他们的伤口，治愈他们心头的创伤。

我这是在向我同时代的人呼吁，向那些伏尔泰先生的理

① 见《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十四至四十八节。

论幸而对之已经不起作用的人们呼吁，向那些像我一样地懂得十五年以来人道主义正在突飞猛进的人呼吁。善恶的学识已经得到公认，信仰又重新建立，我们对神圣的事物又重新开始尊敬。如果还不能说这个世界是十全十美的，至少可以说比以前大有改善。聪明人全都致力于同一个目的，一切伟大的意志都服从于同一个原则：我们要善良，要朝气蓬勃，要真实！邪恶只不过是一种空虚的东西，我们要为行善而感到骄傲，最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丧失信心。不要轻视那些既不是母亲、姐妹，又不是女儿、妻子的女人。不要减少对亲族的尊重，和对自私的宽容。既然上天对一个忏悔的罪人比对一百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正直的人更加喜欢，就让我们尽力讨上天的喜欢吧，上天会赐福给我们的。在我们行进的道路上，给那些被人间欲望所断送的人留下我们的宽恕吧，也许一种神圣的希望可以拯救他们，就像那些老婆子在劝人接受她们的治疗方法时所说的：即使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当然，我想从细小的论题里面得出伟大的结论，似乎太狂妄、太大胆了。但是，一切都存在于渺小之中，我就是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孩子虽然幼小，但他是未来的成人；脑袋虽然狭窄，但它蕴藏着无限的思想；眼珠儿才不过一丁点儿大，它却可以看到广阔的天地。

四

两天以后，拍卖全部结束，一共售得十五万法郎。

债主们拿走了三分之二，余下的由玛格丽特的家属继承，她的家属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小外甥。

这个姐姐一看到公证人写信通知她说可以继承到五万法郎的遗产时，惊得呆若木鸡。

这个年轻的姑娘已经有六、七年没有看见她的妹妹了。打从她妹妹失踪以后，不论是她还是别人，都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她的消息。

这个姐姐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巴黎。那些认识玛格丽特的人看到了她都感到惊诧不已，因为玛格丽特唯一的继承人居然是一个胖胖的美丽的乡下姑娘，她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呢。

她顷刻间发了大财，也不知道这笔意外之财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回到村子里的时候，为她妹妹的死亡感到十分悲伤，然而她把这笔钱以四厘五的利息存了起来，使她的悲伤得到了补偿。

在巴黎这个谣诼纷纭的罪恶渊薮里，这些事情到处有人在议论，随着岁月的消逝，也就慢慢地被人遗忘了。要不是我忽然又遇上了一件事，我也几乎忘记了自己怎么会参与这些事情的。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玛格丽特的身世，并且还知道了一些非常感人的详情细节。这使我产生了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的念头。现在我就来写这个故事。

家具售完后，那所空住宅重新出租了，在那以后三四天的一个早晨，有人拉我家的门铃。

我的仆人，也可以说我那兼做仆人的看门人去开了门，给

我拿来一张名片，对我说来客要求见我。

我瞧了一下名片，看到上面写着：阿尔芒·迪瓦尔。

我在记忆里搜索自己曾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个名字，我记起了《玛侬·莱斯科》这本书的扉页。

送这本书给玛格丽特的人要见我干什么呢？我吩咐立即请那个等着的人进来。

于是我看到了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他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穿着一身旅行服装，这套服装像已穿了好几天，甚至到了巴黎也没刷一下，因为上面满是尘土。

迪瓦尔先生非常激动，他也不想掩饰他的情绪，就这么眼泪汪汪地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先生，请原谅我这么衣冠不整、冒昧地来拜访您。不过年轻人是不大讲究这些俗套的，何况我又实在急于想在今天就见到您。因此我虽然已经把行李送到了旅馆，却没有时间到旅馆里去歇一下就马上赶到您这儿来了。尽管时间还早，我还是怕碰不上你。”

我请迪瓦尔先生在炉边坐下。他一面就坐，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脸捂了一会儿。

“您一定不明白，”他唉声叹气地接着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这种时间，穿着这样的衣服，哭成这般模样地来拜访您，会向您提出什么样的请求。

“我的来意很简单，先生，是来请您帮忙的。”

“请讲吧，先生，我愿意为您效劳。”

“您参加了玛格丽特·戈蒂埃家里的拍卖吗？”

一讲到玛格丽特的名字，这个年轻人暂时克制住的激动

情绪又控制不住了，他不得不用双手捂住眼睛。

“您一定会觉得我很可笑，”他又说，“请再一次原谅我这副失礼的模样。您这么耐心地听我说话，请相信，我是不会忘记您的这种好意的。”

“先生，”我对他说，“如果我真的能为您效劳，能稍许减轻您一些痛苦的话，请快点告诉我，我能为您干些什么。您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乐意为您效劳的人。”

迪瓦尔先生的痛苦实在令人同情，我无论如何也要使他对我满意。

于是他对我说：

“在拍卖玛格丽特财产的时候，您是不是买了什么东西？”

“是的，先生，买了一本书。”

“是《玛侬·莱斯科》吧？”

“是啊！”

“这本书还在您这儿吗？”

“在我卧室里。”

阿尔芒·迪瓦尔听到这个消息，仿佛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立刻向我致了谢意，好像这本书仍在我这儿就已经是帮了他一点忙似的。

于是我站起来，走进卧室把书取来，交给了他。

“就是这本，”他说，一面瞧了瞧扉页上的题词就翻看起来，“就是这本。”

两颗大大的泪珠滴落在书页上。

“那么，先生，”他抬起头来对我说，这时候他根本顾不上去掩饰他曾经哭过，而且几乎又要出声哭泣了，“您很珍视

这本书吗？”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样问？”

“因为我想请求您把它让给我。”

“请原谅我的好奇，”这时我说，“把这本书送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就是您吗？”

“就是我。”

“这本书归您啦，先生，您拿去吧，我很高兴能使这本书物归原主。”

“但是，”迪瓦尔先生不好意思地说，“那么至少我也得把您付掉的书款还给您。”

“请允许我把它奉赠给您吧。在这样一次拍卖中，区区一小本书的价钱是算不了什么的，这本书花了多少钱我自己也记不起来了。”

“您花了一百法郎。”

“是啊，”我说，这次轮到我觉得尴尬了，“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很简单，我原来想及时来到巴黎，赶上玛格丽特的遗物拍卖，但是直到今天早晨我才赶到。说什么我也要得到她一件遗物，我就赶到拍卖估价人那儿，请他让我查一查售出物品的买主名单。我查到这本书是您买的，就决定上这儿来请求您割爱，不过您出的价钱使我担心，您买这本书会不会也是为了某种纪念呢？”

阿尔芒说这话，很明显有一种担心的意思，他是怕我和玛格丽特之间也有他和她那样的交情。

我赶忙使他放心。

“我不过是见到过她罢了，”我对他说，“一个年轻人对一个他乐于遇见的漂亮女人的去世会产生的那种感受，也就是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在那次拍卖中买些东西，后来有一位先生死命跟我抬价，似乎存心不让我买到这本书。我也是一时高兴，逗他发火，才一个劲儿地跟他争着买这本书。因此，我再跟您说一遍，先生，这本书现在归您了，并且我再一次请求您接受它，不要像我从拍卖估价人手里买到它那样从我手里买回去，我还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我们之间结成更深厚长久的友谊。”

“太好了，先生，”阿尔芒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接受了。您对我的好意，我铭诸肺腑，终身难忘。”

我非常想问问阿尔芒有关玛格丽特的事情，因为书上的题词，这位青年的长途跋涉和他想得到这本书的强烈愿望都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我又不敢贸然向我的客人提出这些问题，生怕他以为我不接受他的钱只是为了有权干预他的私事。

可能他猜出了我的心思，因为他对我说：

“您看过这本书吗？”

“全看过了。”

“您对我写的两行题词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意思？”

“我一看这两行题词就知道，在您眼里，接受您赠书的那位可怜的姑娘确实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我不愿意把这两行字看作是一般的恭维话。”

“您说得对，先生，这位姑娘是一位天使，您看，”他对我说，“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张信纸，这封信显然已经被看过许多遍了。我打开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阿尔芒，收到了您的来信，您的心地还是像以前一样善良，我真要感谢天主。是的，我的朋友，我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但是您还是这样关心我，这就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痛苦。我恐怕活不长了。我刚才收到了您那封写得那么感人的信，可是我没福再握一握写信人的手了。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医好我的病，那么，这封信里的话就是。我不会再见到您了，您我之间远隔千里，而我又死在眼前。可怜的朋友！您的玛格丽特眼下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让您看见她现在这副模样，还不如干脆不见的好。您问我能否宽恕您，我从心底里原谅您。朋友，因为您以前待我不好恰恰证明了您是爱我的。我卧床已经一个月了，我非常看重您对我的尊重，因此我每天都在写日记，从我们分离的时候开始一直写到我不能握笔为止。

　　如果您是真的关心我，阿尔芒，您回来以后，就到朱利·迪普拉那儿去。她会把这些日记交给您，您在里面会找到我们之间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以及我的解释。朱利待我非常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到您。收到您信的时候她也在旁边，我们看信的时候都哭了。

　　如果我们收不到您的回信，朱利负责在您回到

法国的时候把这些日记交给您。不用感谢我写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使我每天都能重温我一生中仅有的几天幸福日子，这对我是很有益的。如果您看了这些日记以后，能够对过去的事有所谅解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是得到了永久的安慰。

我想给您留一些能够使您永远想着我的纪念品，但是我家里的东西已经全被查封了，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了。

我的朋友，您明白了吗？我眼看就要死了，在我的卧室里就能听到客厅里看守人的脚步声。他是我的债主们派来的,为的是不准别人拿走什么东西。即使我不死，也已经一无所有了。希望他们一定要等我断气以后再拍卖啊！

啊！人是多么残酷无情！不！更应该说天主是铁面无私的。

好吧，亲爱的，您来参加我财产的拍卖，这样您就可以买到一些东西。因为，如果我现在为您留下一件即使是最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要是给人知道了，别人就可能控告您侵吞查封的财产。

我要离开的生涯是多么凄凉啊！

如果我能在死前再见您一面，那么天主该有多好啊！照目前情况看，我们一定是永别了。朋友，请原谅我不能再写下去了。那些说要把我的病治好的人老是给我放血，我都精疲力竭了，我的手不听使唤了。

玛格丽特·戈蒂埃

的确，最后几个字写得十分模糊，几乎都无法辨认。

我把信还给了阿尔芒。他刚才一定在我看信的时候，又在心里把它背诵了一遍。因为他一面把信拿回去一面对我说：

“谁能相信这是一个风尘女子的手笔！”他一下子勾起了旧日情思，心情显得很激动。他对着信上的字迹凝视了一会儿，最后把信拿到唇边吻着。

“当我想到，”他接着又说，“我不能在她死前再见她一面，而且再也看不到她；又想到她待我比亲姐妹还好，而我却让她这样死去时，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

“死了！死了！她临死还在想着我，还在写信，喊着我的名字。可怜的，亲爱的玛格丽特啊！”

阿尔芒听任自己思绪翻腾，热泪纵横，一面把手伸给我，一面继续说道：

“一个陌生人看到我为这样一个姑娘的死如此悲痛，可能会觉得我太傻，那是因为他不知道我过去是怎样折磨这个女人的。那时候我是多么狠心啊！她又是多么温柔，受了多大委屈啊！我原来以为是我在饶恕她；而今天，我觉得是我根本不配接受她赐给我的宽恕。啊！要是能够在她脚下哭上一个小时，要我少活十年，我也心甘情愿。”

大凡不了解一个人痛苦的原因而要安慰他，那是不太容易的。然而我对这个年轻人却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他这么坦率地向我倾吐他的悲哀，不由使我相信，他对我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于是我对他说：

“您有亲戚朋友吗？想开一些，去看看他们，他们会安慰您；因为我，我只能同情您。”

“是啊，”他站起来说，一面在我的房间里跨着大步来回走着，“我让您讨厌了，请原谅我，我没有考虑到我的痛苦跟您并不相干，我没有考虑到我跟您唠叨的那件事，您根本不可能也不会感兴趣。”

“您误会我的意思啦，我完全听从您的吩咐。可惜我无力减轻您的痛苦。如果我，或者我的朋友可以减轻您的苦恼，总之不管您在哪方面用得到我的话，我希望您知道我是非常乐意为您效劳的。”

“请原谅，请原谅，”他对我说，“痛苦使人神经过敏，请让我再呆一会儿，好让我抹抹眼泪，免得街上的行人把我当成一个呆子，这么大一个人还哭鼻子。您刚才把这本书给了我，叫我很快活。我永远也无法报答您对我的好意。”

“那么您就给我一点友谊，”我对阿尔芒说，“您就跟我谈谈您为什么这样伤心，把心里的痛苦讲出来，人就会感到轻松一些。”

“您说得对，但是我今天直想哭。我只能跟您讲些没头没脑的话，改天我再把这件事讲给您听，您就会明白我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感到伤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而现在，”他最后一次擦了擦眼睛，一面照了照镜子对我说，“希望您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傻瓜，并且允许我再来拜访您。”

这个年轻人的眼光又善良，又温柔，我几乎想拥抱他。

而他呢，眼眶里又闪现出了泪花。他看到我已经发觉，便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

“好吧，”我对他说，“要振作起来。”

“再见，”他对我说。

他拼命忍住泪水，从我家里逃了出去，因为很难说他是走出去的。

我撩起窗帘，看到他登上了在门口等着他的轻便双轮马车。一进车厢，他的眼泪就不听使唤了。他拿起手帕掩面痛哭起来。

五

有很长一段时间阿尔芒杳无音讯，而玛格丽特倒经常有人提起。

我不知道您可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一个看来跟您素不相识或者至少是毫无关系的人，一旦有人在您面前提到他的姓名，跟这个人有关的各种琐闻就会慢慢地汇集拢来，您的三朋四友也都会来和您谈起他们从来也没有跟您谈过的事，您几乎就会觉得这个人仿佛就在您的身边。您会发现，在您的生活里，这个人曾屡次出现过，只不过没有引起您的注意罢了。您会在别人讲给您听的那些事情里面找到和您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经历相吻合、相一致的东西。我跟玛格丽特倒并非如此，因为　曾经看见过她，遇到过她。我还记得她的容貌，知道她的习惯。不过，自从那次拍卖以后，我就经常听见有人提到她的名字。我在前一章中曾提到这种情况，这个名字与一个极其巨大的悲痛牵扯在一起。因此我越来越感到诧异，好奇心也越来越重了。

过去，我从来也没有跟朋友们谈到过玛格丽特；现在，我一碰到他们就问：

“您认识一个名字叫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女人吗？”

“茶花女吗？”

“就是她。”

“熟悉得很！”

“熟悉得很！”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时脸上还带着那种含义显而易见的微笑。

“那么，这个姑娘怎么样？”我继续问道。

“一个好姑娘。”

“就这些吗？”

“我的天！是啊，比别的姑娘聪明一些，可能比她们更善良一些。”

“您一点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她曾经使G男爵倾家荡产。”

“就这一点吗？”

“她还做过……老公爵的情妇。”

“她真的是他的情妇吗？”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那老公爵给过她很多钱。”

听到的总是那一套泛泛之谈。

然而，我非常渴望知道一些关于玛格丽特和阿尔芒之间的事。

一天，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和那些风月场中的名媛过从甚密。我问她：

"您认识玛格丽特·戈蒂埃吗?"

回答又是"熟悉得很"。

"她是个怎么样的姑娘?"

"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她死了，我挺难过。"

"她有没有一个叫阿尔芒·迪瓦尔的情人?"

"一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儿吗?"

"是啊!"

"有这么个人。"

"阿尔芒是个怎么样的人?"

"一个年轻人,我相信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和玛格丽特两人一起花光了，后来他不得不离开了她。据说他几乎为她发了疯。"

"那么玛格丽特呢?"

"她也非常爱他, 大家一直这么说。不过这种爱就像那些姑娘们的爱一样，总不能向她们要求她们没法给的东西吧。"

"后来阿尔芒怎么样了?"

"我一无所知。我们跟他不熟。他和玛格丽特在乡下同居了五六个月。不过那是在乡下，她回到巴黎时，他就走了。"

"以后您就没有看见过他吗?"

"没有。"

我也没有再看见过阿尔芒。我甚至在寻思, 他来我家, 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了玛格丽特刚才死去的消息而勾起了旧情, 因此才格外悲伤。我思忖他也许早就把再来看我的诺言随同死者一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别人来说很可能如此，可是阿尔芒不会。他当时那种

悲痛欲绝的声调是非常真诚的。因此我从这一个极端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我想阿尔芒一定是哀伤成疾，我得不到他的消息，是因为他病了，兴许已经死了。

我不由自主地关心起这个年轻人来了。这种关心也许搀杂着某些私心，说不定在他这种痛苦下，我已揣测到有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可能我正是因为急于想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才对阿尔芒的销声匿迹感到如此不安的。

既然迪瓦尔先生没有再来看我，我就决意到他家里去。要找一个拜访他的借口并不难，可惜我不知道他的住址。我到处打听，但谁都没法告诉我。

我就到昂坦街去打听。玛格丽特的看门人可能知道阿尔芒住在哪儿。看门人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他跟我一样不知道阿尔芒的住址。于是我就问戈蒂埃小姐葬在哪里。在蒙马特公墓。

已经是四月份了，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坟墓不再像冬天时那样显得阴森凄凉了。总之，气候已经相当暖和，活着的人因此想起了死去的人，就到他们坟上去扫墓。我在去公墓的路上想着，我只要观察一下玛格丽特的坟墓，就可以看出阿尔芒是不是还在伤心，也许还会知道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我走进公墓看守的房间，我问他在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是不是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女人葬在蒙马特公墓里。

那个人翻阅一本厚厚的簿子，簿子上按号码顺序登记着所有来到这个最后归宿地的人的名字。接着他回答我说，二

月二十二日中午，的确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在这里下葬。

我请他叫人把我带到她的坟上去，因为在这个死人的城市里，就像在活人的城市里一样，街道纵横交错，如果没有人指引，很难辨清方向。看守叫来一个园丁，并关照他一些必要的事情。园丁插嘴说："我知道，我知道……"接着转身对我说，"啊！那个坟墓好认得很！"

"为什么呢？"我问他。

"因为那上面的花和别的坟上的花完全不同。"

"那个坟墓是您照管的吗？"

"是的，是一个年轻人托我照管的。先生，但愿所有死者的亲属都能像他一样惦念死者就好了。"

拐了几个弯以后，园丁站住了，对我说：

"我们到了。"

果然，一块方形花丛呈现在我眼前，如果没有一块刻着名字的白色大理石在那里作证的话，谁也认不出这是一个坟墓。

这块大理石笔直地竖在那儿，一圆铁栅栏把这块买下的坟地围了起来，坟地上铺满了白色的茶花。

"您觉得怎么样？"园丁问我。

"美极了。"

"只要有一朵茶花枯萎了，我就按照吩咐另换新的。"

"那么是谁吩咐您的呢？"

"一个年轻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大概是死者的老相好，因为那个女的好像不是个规矩人。据说她过去长得很标致。先生，您认得她吗？"

“认得。”

“跟那位先生一样吧，”园丁带着狡黠的微笑对我说。

“不一样，我从来也没有跟她讲过话。”

“而您倒来这里看她，那您心肠可真好！因为到这公墓里来看这个可怜的姑娘的可真是稀客呐！”

“您是说从来没有人来过？”

“除了那位年轻先生来过一次以外，没有别人来过。”

“只来过一次？”

“是的，先生。”

“后来他没有来过吗？”

“没有来过，但是他回来以后会来的。”

“这么说他是出门去了？”

“是的。”

“您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我想他是到戈蒂埃小姐的姐姐那儿去了。”

“他到那儿去干什么？”

“他去请求玛格丽特的姐姐同意把死者挪个地方，他要把玛格丽特葬到别处去。”

“为什么不让她葬在这儿呢？”

“您知道，先生，人们对死人有种种看法。这种事，我们这些人每天都看得到。这块坟地的租用期才五年，而这个年轻人想要有一块永久性出让的、面积更大一点的坟地，最好是新区里的地。”

“什么新区？”

“就是现在正在出售的，靠左面的那些新坟地。如果这个

公墓以前一直像现在那样管理，那么很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但是要使一切都做得那么十全十美，那还差得远呢。再说人们又是那么可笑。”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一直到了这里还要神气活现。就说这位戈蒂埃小姐，好像她生活有点儿放荡，请原谅我用了这个词。现在，这位可怜的小姐，她死了；而如今没有给人落下过什么话柄我们却天天在她们坟上浇花的女人不是同样有的是吗？但是，那些葬在她旁边的死者的亲属知道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后，亏他们想得出，说他们反对把她葬在这儿，还说这种女人应该像穷人一样，另外有个专门埋葬的地方。谁看见过这种事？我狠狠地把他们顶了回去：有些阔佬来看望他们死去的亲人，一年来不了四次，他们还自己带花束，看看都是些什么花！他们说要为死者哭泣，但却不肯花钱修理坟墓；他们在死者的墓碑上写得悲痛欲绝，却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还要来跟他们亲属坟墓的邻居找麻烦。您信么？先生，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也不知道她做过些什么事，但是我喜欢她，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我关心她，我给她拿来的茶花价格公道，她是我偏爱的死人。先生，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只能爱死人，因为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时间去爱别的东西了。”

我望着这个人，用不着我多作解释，一些读者就会懂得，在我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多么激动。

他可能也看出来了。因为他接着又说：

“据说有些人为了这个姑娘倾家荡产，还说她有一些十分

迷恋她的情人，嗨，当我想到竟然连买一朵花给她的人也没有，不免感到又是奇怪又是悲哀。不过，她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她总算还有一个坟墓吧，虽说只有一个人怀念她，这个人也已经替别人做了这些事。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和她身世相同、年龄相仿的可怜的姑娘，她们被埋在公共墓地里。每当我听到她们可怜的尸体被扔进墓地的时候，我的心总像被撕碎了似地难受。只要她们一死，就谁也不管她们了。干我们这一行的，尤其是如果还有些良心的话，有时是快活不起来的唷。您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啊！我有一个二十岁的美丽的大姑娘，每当有人送来一个和她一样年纪的女尸时，我就想到了她，不论送来的是一位阔小姐，还是一个流浪女，我都难免要动感情。

"这些罗唆事您一定听厌烦了吧，再说您也不是来听这些故事的。他们要我带您到戈蒂埃小姐的坟上来，这儿就是，您还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您知不知道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的住址？"我问这个园丁。

"我知道，他住在……街，您看见这些花了吧，买这些花的钱我就是到那儿去收的。"

"谢谢您，我的朋友。"

我最后望了一眼这个铺满鲜花的坟墓，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探测一下坟墓有多深，好看看被丢在泥土里的那个漂亮的女人究竟怎么样了，然后，我心情忧郁地离开了玛格丽特的坟墓。

"先生是不是想去拜访迪瓦尔先生？"走在我旁边的园丁

接着说。

“是的。”

“我肯定他还没有回来，要不他早到这儿来了。”

“那么您可以肯定他没有忘记玛格丽特吗？”

“不但可以肯定，而且我可以打赌，他想替玛格丽特迁葬就是为了想再见她一面。”

“这是怎么回事？”

“上次他到公墓来时第一句话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到她呢？’这样的事除非迁葬才办得到。我把迁葬需要办的手续一一告诉了他，因为您知道，要替死人迁葬，必须先验明尸身，而这要得到死者家属的许可才能做，而且还要由警长来主持。迪瓦尔先生去找戈蒂埃小姐的姐姐就是为了征得她的同意。他一回来肯定会先到我们这儿来的。”

我们走到了公墓的门口，我又一次谢了园丁，给了他几个零钱，就向他告诉我的那个地址走去。

阿尔芒还没有回来。

我在他家里留了话，请他回来以后就来看我，或者通知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了迪瓦尔先生的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已经回来了，请我到他家里去，还说他因为疲劳过度不能外出。

六

我去看阿尔芒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

他一看见我，就向我伸出滚烫的手。

“您在发烧，”我对他说。

“没事，只是路上赶得太急，感到疲劳罢了。”

“您从玛格丽特姐姐家里回来吗？”

“是啊，谁告诉您的？”

“我已经知道了，您想办的事谈成了吗？”

“谈成了，但是，谁告诉您我出门了？谁告诉您我出门去干什么的？”

“公墓的园丁。”

“您看到那座坟墓了吗？”

我简直不敢回答，因为他讲这句话的声调说明他的心情还是非常痛苦，就像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一样。每当他自己的思想或者别人的谈话触及这个使他伤心的话题时，他那激动的心情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持。

因此我只是点点头，表示我已去过。

“坟墓照管得很好吧？”阿尔芒接着说。

两大滴泪珠顺着病人的脸颊滚落下来，他转过头去避开我，我装着没有看见，试着把话岔开，换一件别的事情谈谈。

“您出门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吧，”我对他说。

阿尔芒用手擦擦眼睛，回答我说：“整整三个星期。”

“您的旅程很长哪。”

“啊，我并不是一直在路上，我病了两个星期，否则我早就回来了，可是我一到那里就发起烧来，只好呆在房间里。”

“您病还没有完全好就回来啦。”

“如果再在那儿多待上一个星期，没准我就要死在那儿

了。”

“不过现在您已经回来了，那就应该好好保重身体，您的朋友们会来看望您的。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算是第一个来看您的朋友吧。”

“再过两小时，我就要起床。”

“那您太冒失啦！”

“我一定得起来。”

“您有什么急事要办？”

“我必须到警长那儿去一次。”

“为什么您不委托别人去办这件事呢？您亲自去办会加重您的病的。”

“只有办了这件事才能治好我的病，我非要见她一面不可。从我知道她死了以后，尤其是看到她的坟墓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我不能想象在我们分离的时候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姑娘竟然已经不在人世。我一定要亲眼看见才能相信。我一定要看看天主把我这么心爱的人弄成了什么样子，也许这个使人恐惧的景象会治愈我那悲痛的思念之情。您陪我一起去，好不好？……如果您不太讨厌这类事的话。”

“她姐姐对您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她听到有一个陌生人要买一块地替玛格丽特造一座坟墓，感到非常惊奇，她马上就同意了我的要求，在授权书上签了名。”

“听我的话，等您病完全好了以后再去办这件迁葬的事吧。”

“唉，请放心吧，我会好起来的。再说，如果我不趁现在

有决心的时候，赶紧把这件事情办了，我可能会发疯的，办了这件事才能治愈我的痛苦。我向您发誓，只有在看一眼玛格丽特以后，我才会平静下来。这可能是发高烧时的渴念，不眠之夜的幻梦，谵妄发作时的反应；至于在看到她之后，我是不是会像朗塞[①] 先生那样成为一个苦修士，那要等到以后再说了。”

“这我懂得，”我对阿尔芒说，“愿为您效劳；您看到朱利·迪普拉没有？”

“看见了。啊！就在我上次回来的那一天看见她的。”

“她把玛格丽特留在她那儿的日记交给您了吗？”

“这就是。”

阿尔芒从枕头下面取出一卷纸，但立刻又把它放了回去。

“这些日记里写的东西我都能背下来了，”他对我说，“三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要把这些日记念上十来遍。您以后也可以看看，但要再过几天，等我稍微平静一些，等我能够把这些日记里面写的有关爱情和内心的表白都解释给您听时，您再看吧。

“现在，我要请您办一件事。”

“什么事？”

“您有一辆车子停在下面吧？”

“是啊。”

“那么，能不能请您拿了我的护照到邮局去一次，问问有

① 朗塞（1626—1700）：年轻时生活放荡，在他的情妇蒙巴宗夫人死后，他就笃信宗教，成了一个苦修士。

没有寄给我的留局待领的信件？我的父亲和妹妹给我的信一定都寄到巴黎来了，上次我离开巴黎的时候那么仓促，抽不出空在动身之前去打听一下。等您去邮局回来以后，我们再一起去把明天迁葬的事通知警长。”

阿尔芒把护照交给我，我就到让－雅克－卢梭大街去了。

那里有两封给迪瓦尔先生的信，我拿了就回来了。

我回到他家里的时候，阿尔芒已经穿着整齐，准备出门了。

“谢谢，”他接过信对我说，“是啊，”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又接着说，“是啊，这是我父亲和我妹妹寄给我的。他们一定弄不懂我为什么没有回信。”

他打开了信，几乎没有看，只是匆匆扫了一眼，每封信都有四页，一会儿他就把信折了起来。

“我们走吧，”他对我说，“我明天再写回信。”

我们到了警长那儿，阿尔芒把玛格丽特姐姐的委托书交给了他。

警长收下委托书，换了一张给公墓看守人的通知书交给他；约定次日上午十点迁葬。我在事前一个小时去找阿尔芒，然后一起去公墓。

我对参加这样一次迁葬也很感兴趣，老实说，我一夜都没睡好。

连我的脑子里都是乱糟糟的，可想而知这一夜对阿尔芒来说是多么漫长啊！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我到了他的家里，他脸色苍白得吓人，但神态还算安详。

他对我笑了笑，伸过手来。

几支蜡烛都点完了，在出门之前，阿尔芒拿了一封写给他父亲的厚厚的信，他一定在信里倾诉了他夜里的感想。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蒙马特公墓。

警长已经在等我们了。

大家慢慢地向玛格丽特的坟墓走去，警长走在前面，阿尔芒和我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

我觉得我同伴的胳膊在不停地抽搐，像是有一股寒流突然穿过他的全身。因此，我瞧瞧他，他也懂得了我目光的含义，对我微笑了一下。可是从他家里出来后，我们连一句话也不曾交谈过。

快要走到坟前时，阿尔芒停了下来，抹了抹脸上豆大的汗珠。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舒了一口气，因为我自己的心也好像给虎钳紧紧地钳住了似的。

在这样痛苦的场合，难道还会有什么乐趣可言！我们来到坟前的时候，园丁已经把所有的花盆移开了，铁栅栏也搬开了，有两个人正在挖土。

阿尔芒靠在一棵树上望着。

仿佛他全部的生命都集中在他那两只眼睛里了。

突然，一把鹤嘴锄触到了石头，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阿尔芒像遭到电击似的往后一缩，并使劲握住我的手，握得我手也痛了。

一个掘墓人拿起一把巨大的铁铲，一点一点地清除墓穴里的积土；后来，墓穴里只剩下盖在棺材上面的石块，他就

一块一块地往外扔。

我一直在观察阿尔芒，时刻担心他那明显克制着的感情会把他压垮；但是他一直在望着，两眼发直，瞪得大大的，像疯子一样，只有从他微微颤抖的脸颊和双唇上才看得出他的神经正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至于我呢，我能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很后悔到这里来。

棺材全部露出来以后，警长对掘墓的工人们说：

“打开！”

这些人就照办了，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

棺材是橡木制的，他们开始旋取棺材盖上的螺钉，这些螺钉受了地下的潮气都锈住了。好不容易才把棺材打了开来，一股恶臭迎面扑来，尽管棺材四周都是芳香扑鼻的花草。

“啊，天哪！天哪！”阿尔芒喃喃地说，脸色雪白。

连掘墓人也向后退了。

一块巨大的白色裹尸布裹着尸体，从外面可以看出尸体的轮廓。尸布的一端几乎完全烂掉了，露出了死者的一只脚。

我差不多要晕过去了，就在我现在写到这几行的时候，这一幕景象似乎仍在眼前。

“我们快一点吧。”警长说。

两个工人中的一个动手拆开尸布，他抓住一头把尸布掀开，一下子露出了玛格丽特的脸庞。

那模样看着实在怕人，说起来也使人不寒而栗。

一对眼睛只剩下了两个窟窿，嘴唇烂掉了，雪白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干枯而黑乎乎的长发贴在太阳穴上，稀稀拉拉

地掩盖着深深凹陷下去的青灰色的面颊。不过，我还是能从这一张脸庞上认出我以前经常见到的那张白里透红、喜气洋洋的脸蛋。

阿尔芒死死地盯着这张脸，嘴里咬着他掏出来的手帕。

我仿佛有一只铁环紧箍在头上，眼前一片模糊，耳朵里嗡嗡作响，我只能把我带在身边以防万一的一只嗅盐瓶打开，拼命地嗅着。

正在我头晕目眩的时候，听到警长在跟迪瓦尔先生说：

“认出来了吗？”

“认出来了。”年轻人声音喑哑地回答说。

“那就把棺材盖上搬走。”警长说。

掘墓工人把裹尸布扔在死人的脸上，盖上棺盖，一人一头把棺材抬起，向指定的那个方向走去。

阿尔芒木然不动，两眼凝视着这个已出空的墓穴；脸色就像刚才我们看见的死尸那样惨白……他似乎变成一块石头了。

我知道在这个场面过去，支持着他的那种痛苦缓解以后，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走近警长。

“这位先生，”我指着阿尔芒对他说，“是不是还有必要留在这儿？”

“不用了，”他对我说，“而且我还劝您把他带走，他好像不太舒服。”

“走吧！”于是我挽着阿尔芒的胳膊，对他说。

“什么？”他瞧着我说，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事情办完了，”我接着又说，“您现在该走了，我的朋友，您脸色发白，浑身冰凉，您这样激动是会送命的。”

“您说得对，我们走吧，”他下意识地回答，但是一步也没有挪动。

我只好抓住他的胳膊拉着他走。

他像个孩子似的跟着走，嘴里不时地咕噜着：

“您看到那双眼睛吗？”

说着，他回过头去，好像那个幻觉在召唤他。

他步履蹒跚，踉踉跄跄地向前移动着。他的牙齿格格作响，双手冰凉，全身的神经都在剧烈地颤动。

我跟他讲话，他一句也没有回答。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带着走。

我们在门口找到了车子，正是时候。

他刚在车子里坐下，便抽搐得更厉害了，这是一次真正的全身痉挛。他怕我被吓着，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喃喃地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哭。”

我听到他在喘粗气，他的眼睛充血，眼泪却流不出来。

我让他闻了闻我刚才用过的嗅盐瓶。我们回到他家里时，看得出他还在哆嗦。

仆人帮助我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我把房里的炉火生得旺旺的，又连忙去找我的医生，把刚才的经过告诉了他。

他立刻就来了。

阿尔芒脸色绯红，神志昏迷，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些胡话，这些话里只有玛格丽特的名字才叫人听得清楚。

医生检查过病人以后，我问医生说："怎么样？"

"是这样，算他运气，他得的是脑膜炎，不是什么别的病，天主饶恕我，我还以为他疯了呢！幸而他肉体上的病将压倒他精神上的病。一个月以后，兴许他两种病都能治好。"

七

有些疾病干脆爽快，不是一下子送了人的命，便是过不了几天就痊愈，阿尔芒患的正是这一类病。

在我刚才叙述的事情过去半个月以后，阿尔芒已经完全康复，我们彼此已经成为好友。在他整个患病期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

春天到了，繁花似锦，百鸟和鸣，我朋友房间里的窗户欢乐地打开了，窗户朝着花园，花园里清新的气息一阵阵向他袭来。

医生已经允许他起床，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阳光最暖和的时候，窗子是开着的，我们经常坐在窗边聊天。

我一直留意着不要扯到玛格丽特，生怕一提起这个名字会使得情绪已安定下来的病人重新想起他过去的伤心事；阿尔芒却相反，他似乎很乐意谈到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谈起她就眼泪汪汪的，而是带着一脸柔和的微笑，这种微笑使我对他心灵的健康感到放心。

我注意到，自从上次去公墓看到了那个使他突然发病的场面以来，他精神上的痛苦仿佛已被疾病替代了，对于玛格丽特的死，他的想法和过去不一样了。他对玛格丽特的死已

经确信无疑，心中反而感到轻松，为了驱走经常出现在他眼前的阴暗的形象，他一直在追忆跟玛格丽特交往时最幸福的时刻，似乎他也只愿意回忆这些事情。

阿尔芒大病初愈，高烧乍退，身体还极度虚弱，在精神上不能让他过于激动。春天大自然欣欣向荣的景象围绕着阿尔芒，使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过去那些欢乐的景象。

他一直固执地不肯把病危的情况告诉家里，一直到他脱离险境以后，他父亲还蒙在鼓里。

一天傍晚，我们坐在窗前，比平时坐得晚了一些，那天天气非常好，太阳在闪耀着蔚蓝和金黄两色的薄暮中入睡了。虽说我们身在巴黎，但四周的一片翠绿色仿佛把我们与世界隔绝了，除了偶尔传来的街车辚辚声，没有其他声音来打扰我们的谈话。

“差不多就像这么个季节，这么个傍晚，我认识了玛格丽特。”阿尔芒对我说。他陷入了遐想，我对他说话他是听不见的。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

于是，他转过头来对我说：

“我总得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您可以把它写成一本书，别人未必相信，但这本书写起来也许会很有趣的。”

“过几天您再给我讲吧，我的朋友。”我对他说，“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呢。”

“今天晚上很暖和，鸡脯肉我也吃过了[1]，”他微笑着对我

① 法国习惯病后调养时以鸡脯肉滋补，与我国习惯相似。

说，“我不发烧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事要干，我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您听吧。”

“既然您一定要讲，那我就洗耳恭听。”

“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于是他接着说，“我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给您讲，如果您以后要用这个故事写点什么东西，随您怎么写都可以。”

下面就是他跟我讲话的内容，这个故事非常生动，我几乎没有作什么改动。

是啊，—— 阿尔芒把头靠在椅背上，接着说道，—— 是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我跟我的朋友R·加斯东在乡下玩了一天，傍晚我们回到巴黎，因为困得无聊，我们就去杂耍剧院看戏。

在一次幕间休息时，我们到走廊里休息，看见一个身材颀长的女人走过，我朋友向她打了个招呼。

“您在跟谁打招呼？”我问他。

“玛格丽特·戈蒂埃。”他对我说。

“她的模样变得好厉害，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我激动地说。我为什么激动，等会儿您就明白了。

“她生过一场病，看来这个可怜的姑娘是活不长了。”

这些话，我记忆犹新，就像我昨天听到的一样。

您要知道，我的朋友，两年以来，每当我遇见这个姑娘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会莫名其妙地脸色泛白，心头狂跳。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秘术的，他把我这种感觉称为“流体的亲力”；而我却很简单地相信我命中注定要爱上玛格丽特，我预感到了这点。

她经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几位朋友是亲眼目睹的，当他们知道我这种印象是从谁那儿来的时候，总是大笑不止。

我第一次是在交易所广场絮斯商店[①] 门口遇到她的。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停在那儿，一个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的女人从车上下来。她走进商店的时候引起了一阵低低的赞叹声。而我却像被钉在地上似的，从她进去一直到她出来，一动都没有动。我隔着橱窗望着她在店铺里选购东西。我原来也可以进去，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我怕她猜出我走进店铺的用意而生气。然而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以后还会见到她。

她服饰典雅，穿着一条镶满花边的细纱长裙，肩上披一块印度方巾，四角全是金镶边和丝绣的花朵，戴着一顶意大利草帽，还戴着一只手镯，那是当时刚刚时行的一种粗金链子。

她又登上她的敞篷马车走了。

店铺里一个小伙计站在门口，目送这位穿着高雅的漂亮女顾客的车子远去。我走到他身边，请他把这个女人的名字告诉我。

“她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他回答我说。

我不敢问她的地址就离开了。

我以前有过很多幻觉，过后也都忘了；但是这一次是真人真事，因此这个印象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到处

① 絮斯商店：当时一家有名的时装商店。

去寻找这个穿白衣服的绝代佳人。

几天以后，喜剧歌剧院有一次盛大的演出，我去了。我在台前旁侧的包厢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玛格丽特·戈蒂埃。

我那位年轻的同伴也认识她，因为他叫着她的名字对我说：

“您看！这个漂亮的姑娘！”

正在这时，玛格丽特拿起望远镜朝着我们这边望，她看到了我的朋友，便对他莞尔一笑，做手势要他过去看她。

“我去跟她问个好，”他对我说，“一会儿我就回来。”

我情不自禁地说：“您真幸福！”

“幸福什么？”

“因为您能去拜访这个女人。”

“您是不是爱上她了？”

“不。”我涨红了脸说，因为这一下我真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但是我很想认识她。”

“跟我来，我替您介绍。”

“先去征得她同意吧。”

“啊！真是的，跟她是不用拘束的，来吧。”

他这句话使我心里很难过，我害怕由此而证实玛格丽特不值得我对她这么动情。

阿尔封斯·卡尔[1]在一本书名为《烟雾》的小说里说：一天晚上，有一个男人尾随着一个非常俊俏的女人；她体态优

① 阿尔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新闻记者兼作家。

美，容貌艳丽，使他一见倾心。为了吻吻这个女人的手，他觉得就有了从事一切的力量，战胜一切的意志和克服一切的勇气。这个女人怕她的衣服沾上泥，撩了一下裙子，露出了一段迷人的小腿，他都几乎不敢望一眼。正当他梦想着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她却在一个街角留住了他，问他是不是愿意上楼到她家里去。他回头就走，穿过大街，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

我记起了这段描述。本来我很想为这个女人受苦，我担心她过快地接受我，怕她过于匆忙地爱上我；我宁愿经过长期等待，历尽艰辛以后才得到这种爱情。我们这些男人就是这种脾气；如果能使我们头脑里的想象赋有一点诗意，灵魂里的幻想高于肉欲，那就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总之，如果有人对我说："今天晚上您可以得到这个女人，但是明天您就会被人杀死。"我会接受的。如果有人对我说："花上十个路易[①]，您就可以做她的情夫。"我会拒绝的，而且会痛哭一场，就像一个孩子在醒来时发现夜里梦见的宫殿城堡化为乌有一样。

可是，我想认识她；这是要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的方法，而且还是唯一的方法。

于是我对朋友说，我一定要他先征得玛格丽特的同意以后，再把我介绍给她。我独自在走廊里踱来踱去，脑子里在想着，她就要看到我了，而我还不知道在她的注视之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① 路易：法国从前使用的金币，每枚值二十法郎。

我尽量把我要对她说的话事先考虑好。

爱情是多么纯洁，多么天真无邪啊！

过不多久，我的朋友下来了。

“她等着我们，”他对我说。

“她只有一个人吗？”我问道。

“有一个女伴。”

“没有男人吗？”

“没有。”

“我们去吧。”

我的朋友向剧场的大门走去。

“喂，不是从那儿走的呀，”我对他说。

“我们去买些蜜饯，是玛格丽特刚才向我要的。”

我们走进了开设在剧场过道上的一个糖果铺。

我真想把整个铺子都买下来。正在我观看可以买些什么东西装进袋子的时候，我的朋友开口了：

“糖渍葡萄一斤。”

“您知道她爱吃这个吗？”

“她从来不吃别的蜜饯，这是出了名的。”

“啊！”当我们走出店铺时他接着说，“您知道我要把您介绍给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您别以为是把您介绍给一位公爵夫人，她不过是一个妓女罢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妓女。亲爱的，您不必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啦。”

“好吧，好吧，”我嘟嘟囔囔地说。我跟在朋友的后面走着，心里却在想，我的热情看来要冷下去了。

当我走进包厢的时候，玛格丽特放声大笑。

我倒是愿意看到她愁眉苦脸。

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她，玛格丽特对我微微点了点头，接着就说：

“那么我的蜜饯呢？”

“在这儿。”

在拿蜜饯的时候，她对我望了望，我垂下眼睛，脸涨得绯红。

她俯身在她邻座那个女人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随后两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不用说是我成了她们的笑柄；我发窘的模样更加让她们笑个不停。那时我本来就有一个情妇，她是一个小家碧玉，温柔而多情。她那多情的性格和她伤感的情书经常使我发笑。由于我这时的感受，我终于懂得了我从前对她的态度一定使她非常痛苦，因此有五分钟之久我爱她就像一个从未爱过任何女人的人一样。

玛格丽特吃着糖渍葡萄不再理我了。

我的介绍人不愿意让我陷于这种尴尬可笑的境地。

“玛格丽特，”他说，“如果迪瓦尔先生没有跟您讲话，您也不必感到奇怪。您把他弄得不知所措，他连该说什么话也不知道了。”

“我看您是因为一个人来觉得无聊才请这位先生陪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开口说话了，“那么我就不会请欧内斯特来，要求您同意把我介绍给您了。”

“这很可能是一种拖延这个倒霉时刻的办法。”

谁要是曾经跟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稍许有过一点往来，谁就会知道她们喜欢装疯卖傻，喜欢跟她们初次见面的人恶作剧。她们不得不忍受那些每天跟她们见面的人的侮辱，这无疑是对那些侮辱的一种报复。

因此要对付她们，也要用她们圈内人的某种习惯，而这种习惯我是没有的；再说，我对玛格丽特原有的看法，使我对她的玩笑看得过于认真了，对这个女人的任何方面，我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我站了起来，带着一种难于掩饰的沮丧声调对她说：

“如果您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的话，夫人，那么我只能请您原谅我的冒失，我不得不向您告辞，并向您保证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卤莽了。”

说完，我行了一个礼就出来了。

我刚一关上包厢的门，就听到了第三次哄笑声。这时候我真希望有人来撞我一下。

我回到了我的座位上。

这时候开幕锤敲响了。

欧内斯特回到了我的身边。

“您是怎么搞的！”他一面坐下来一面对我说，“她们以为您疯了。”

“我走了以后，玛格丽特说什么来着？”

“她笑了，她对我说，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像您那样滑稽的人；但是您决不要以为您失败了，对这些姑娘您不必那么认真。她们不懂得什么是风度，什么是礼貌；这就像替狗洒香水一样，它们总觉得味道难闻，要跑到水沟里去打滚洗掉。”

“总之，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尽量装得毫不介意似地说，“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女人了，如果说在我认识她以前我对她有好感；现在认识她以后，情况却大不相同了。”

“算了吧！总有一天我会看见您坐在她的包厢里，也会听到您为她倾家荡产的消息。不过，即便那样也不能怪您，她没有教养，但她是一个值得弄到手的漂亮的情妇哪！”

幸好启幕了，我的朋友没有再讲下去。要告诉您那天舞台上演了些什么是不可能的。我所能记得起来的，就是我不时地抬起眼睛望着我刚才匆匆离开的包厢，那里新的来访者川流不息。

但是，我根本就忘不了玛格丽特，另外一种想法在我脑子里翻腾。我觉得我不应该念念不忘她对我的侮辱和我自己的笨拙可笑。我暗自说道，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得到这个姑娘，占有那个我刚才一下子就放弃了的位置。

戏还没有结束，玛格丽特和她的朋友就离开了包厢。

我身不由己地也离开了我的座位。

“您这就走吗？”欧内斯特问我。

“是的。”

“为什么？”

这时候，他发现那个包厢空了。

“走吧，走吧，”他说，“祝您好运气，祝您万事顺利。”

我走出了场子。

我听到楼梯上有窸窣的衣裙声和谈话声。我闪在一旁不让人看到，只见两个青年陪着这两个女人走过。在剧场的圆柱走廊里有一个小厮向她们迎上前来。

“去跟车夫讲，要他到英国咖啡馆门口等我，”玛格丽特说，“我们步行到那里去。”

几分钟以后，我在林荫大道上踯躅的时候，看到在那个咖啡馆的一间大房间的窗口，玛格丽特正靠着窗栏，一瓣一瓣地摘下她那束茶花的花瓣。

两个青年中有一个俯首在她肩后跟她窃窃私语。

我走进了附近的金屋咖啡馆，坐在二楼的楼厅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窗口。

深夜一点钟，玛格丽特跟她三个朋友一起登上了马车。

我也跳上一辆轻便马车尾随着她。

她的车子驶到昂坦街九号门前停了下来。

玛格丽特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回到家里。

她一个人回家可能是偶然的，但是这个偶然使我觉得非常幸福。

从此以后，我经常在剧院里，在香榭丽舍大街遇见玛格丽特，她一直是那样快活；而我始终是那样激动。

然而，一连有两个星期我在哪儿都没有遇到她。在碰见加斯东的时候，我就向他打听她的消息。

“可怜的姑娘病得很重，”他回答我说。

“她生的什么病？”

“她生的是肺病，再说，她过的那种生活对治好她的病是毫无好处的，她正躺在床上等死呢。”

人心真是不可捉摸；我听到她的病情几乎感到很高兴。

我每天去打听她的病况，不过我既不让人家记下我的名字，也没有留下我的名片。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知道了她已

病愈，后来又去了巴涅尔的消息。

随着时光的流逝，如果不能说是我逐渐地忘了她，那就是她给我的印象慢慢地淡薄了。我外出旅游，和亲友往来，生活琐事和日常工作冲淡了我对她的思念。即使我回忆起那次邂逅，也不过把它当作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种事在年幼无知的青年中是常有的，一般都事过境迁，一笑了之。

再说，我能够忘却前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自从玛格丽特离开巴黎之后，我就见不到她了，因此，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当她在杂耍剧院的走廊里，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她了。

固然那时她戴着面纱，但换了在两年以前，尽管她戴着面纱，我都能一眼认出她来，就是猜也把她猜出来了。

尽管如此，当我知道她就是玛格丽特的时候，心里还是怦怦乱跳。由于两年不见她面而在逐渐淡漠下去的感情，一看到她的衣衫，刹那间便又重新燃烧起来了。

八

可是，—— 阿尔芒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一方面我明白我仍然爱着玛格丽特，一方面又觉得我比以前要坚强些了，我希望再次跟玛格丽特见面，还想让她看看我现在比她优越得多。

为了要实现心中的愿望该想出多少办法，编出多少理由啊！

因此，我在走廊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回到正厅就坐，一

面飞快地朝大厅里扫了一眼，想看看她坐在哪个包厢里。

她独自一人坐在底层台前包厢里。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她变了，嘴上已不再带有那种满不在乎的微笑。她生过一场病，而且病还没有完全好。

尽管已经是四月份的天气了，她穿得还是像在冬天里一样，全身衣裳都是天鹅绒的。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终于把她的眼光给吸引过来了。

她对我端详了一会儿，又拿起望远镜想仔细瞧瞧我，她肯定觉得我面熟，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我是谁。因为当她放下望远镜的时候，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微笑，这是女人用来致意的一种非常妩媚的笑容，显然她在准备回答我即将向她表示的敬意。但是我对她的致意一点反应也没有，似乎故意要显得比她高贵，我装出一副她记起了我，我倒已经把她忘掉了的神气。

她以为认错了人，把头掉了过去。

启幕了。

在演戏的时候，我向玛格丽特看了好几次，可是我从未见到她认认真真地在看戏。

就我来说，对演出同样也是心不在焉的，我光关心着她，但又尽量不让她觉察到。

我看到她在和她对面包厢里的人交换眼色，便向那个包厢望去，我认出了坐在里面的是一个跟我相当熟悉的女人。

这个女人过去也做过妓女，曾经打算进戏班子，但是没有成功。后来靠了她和巴黎那些时髦女子的关系，做起生意来了，开了一家妇女时装铺子。

我从她身上找到了一个跟玛格丽特会面的办法，趁她往我这边瞧的时候，我用手势和眼色向她问了好。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招呼我到她包厢里去。

那位妇女时装铺老板娘的芳名叫普律当丝·迪韦尔诺瓦，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要从她们这样的人那里打听些什么事是用不到多费周折的，何况我要向她打听的事又是那么平常。

我趁她又要跟玛格丽特打招呼的时候问她说：

“您是在看谁啊？”

“玛格丽特·戈蒂埃。”

“您认识她吗？”

“认识，她是我铺子里的主顾，而且也是我的邻居。”

“那么您也住在昂坦街？”

“七号，她梳妆间的窗户和我梳妆间的窗正好对着。”

“据说她是一个很迷人的姑娘。”

“您不认识她吗？”

“不认识，但是我很想认识她。”

“您要我叫她到我们的包厢里来吗？”

“不要，最好还是您把我介绍给她。”

“到她家里去吗？”

“是的。”

“这不太好办。”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嫉妒心很重的老公爵监护着她。”

“监护，那真太妙了！”

“是啊，她是受到监护的，”普律当丝接着说，“可怜的老头儿，做她的情夫真够麻烦的呢。”

于是普律当丝对我讲了玛格丽特在巴涅尔认识公爵的经过。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继续说，“她才一个人上这儿来的吗？”

“完全正确。”

“但是谁来陪她回去呢？”

“就是他。”

“那么他是要来陪她回去的罗，是吗？”

“过一会儿他就会来的。”

“那么您呢，谁来陪您回去呢？”

“没有人。”

“我来陪您回去吧！”

“可是我想您还有一位朋友吧。”

“那么我们一起陪您回去好啦。”

“您那位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非常漂亮和聪明的小伙子，他认识您一定会感到很高兴。”

“那么，就这样吧，等这幕戏完了以后我们三人①一起走，最后一幕我已经看过了。”

“好吧，我去通知我的朋友。”

“您去吧。”

① 原文为四人，似误，现改为三人。—— 译者

“喂！”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普律当丝对我说，“您看，走进玛格丽特包厢的就是那位公爵。”

我朝那边望去。

果然，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儿刚刚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身后坐下来，还递给她一袋蜜饯，她赶紧笑眯眯地从纸袋里掏出蜜饯，然后又把那袋蜜饯递送到包厢前面，向普律当丝扬了扬，意思是说：

“您要来一点吗？”

“不要，”普律当丝说。

玛格丽特拿起那袋蜜饯，转过身去，开始和公爵聊天。

把这些琐事都讲出来似乎有些孩子气，但是与这个姑娘有关的一切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此，今天我还是禁不住一一地想起来了。

我下楼告诉加斯东我刚才为我们两人所作的安排。

他同意了。

我们离开座位想到楼上迪韦尔诺瓦夫人的包厢里去。

刚一打开正厅的门，我们就不得不站住，让玛格丽特和公爵走出去。

我真情愿少活十年来换得这个老头儿的位置。

到了街上，公爵扶玛格丽特坐上一辆四轮敞篷马车，自己驾着那辆车子，两匹骏马拉着他们得得地远去了。

我们走进了普律当丝的包厢。

这一出戏结束后，我们下楼走出剧院，雇了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车子把我们送到了昂坦街七号。到了普律当丝家门口，她邀请我们上楼到她家里去参观她引以自豪的那些商

品，让我们开开眼界。可想而知我是多么心急地接受了她的邀请。

我仿佛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地向玛格丽特靠拢，不多会儿，我就把话题转到玛格丽特身上。

“那个老公爵这会儿在您女邻居家里吗？”我对普律当丝说。

“不在，她肯定一个人在家。”

“那她一定会感到非常寂寞的，”加斯东说。

“我们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在一起消磨时间的，不然就是她从外面回来以后再叫我过去。她在夜里两点以前是从不睡觉的，早了她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她有肺病，她差不多一直在发烧。”

“她没有情人吗？”我问。

“每次我去她家的时候，从未看见有人留在她那儿，但是我不能担保就没有人等我走了以后再回去。晚上我在她家里经常遇到一位N 伯爵，这位伯爵自以为只要经常在晚上十一时去拜访她，她要多少首饰就给她多少首饰，这样就能渐渐地得到她的好感。但是她看见他就讨厌。她错了，他是一个阔少爷。我经常对她说：‘亲爱的孩子，他是您需要的男人！’但是毫无用处。她平时很听我的话，但一听到我讲这句话时就转过脸去，回答我说这个人太蠢了。说他蠢，我也承认，但是对她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着落吧，那个老公爵说不定哪一天就要归天的。老公爵什么也不会留给玛格丽特的，这有两个原因：这些老头子个个都是自私的，再加他家里人一直

反对他对玛格丽特的钟爱。我和她讲道理，想说服她，她总是回答我说，等公爵死了，再跟伯爵好也来得及。”

普律当丝继续说：“像她这样的生活并不总是很有趣的，这我是很清楚的。这种生活我就受不了，我会很快把这个老家伙撵跑的。这个老头儿简直叫人腻烦死了；他把玛格丽特称作他的女儿，把她当成孩子似的照顾她，他一直在监视她，我可以肯定眼下就有他的一个仆人在街上走来走去，看看有谁从她屋里出来，尤其是看看有谁走进她的家里。”

“啊，可怜的玛格丽特！”加斯东说，一面在钢琴前坐下，弹起了一首圆舞曲，“这些事我不知道，不过最近我发现这一阵她不如以前那么快乐了。”

“嘘，别作声！”普律当丝侧着耳朵听着。

加斯东停下不弹了。

“好像她在叫我。”

我们一起侧耳静听。

果然，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普律当丝。

“那么，先生们，你们走吧，”迪韦尔诺瓦夫人对我们说。

“啊！您是这样款待客人的吗？”加斯东笑着说，“我们要到想走的时候才走呢。”

“为什么我们要走？”

“我要到玛格丽特家里去。”

“我们在这儿等吧。”

“那不行。”

“那我们跟您一起去。”

“那更不行。”

“我认识玛格丽特，”加斯东说，“我当然可以去拜访她。”

“但是阿尔芒不认识她呀！”

“我替他介绍。”

“那怎么行呢？”

我们又听到玛格丽特的叫声，她一直在叫普律当丝。

普律当丝跑进她的梳妆间，我和加斯东也跟了进去，她打开了窗户。

我们两人躲了起来，不让外面的人看见。

“我叫了您有十分钟了，”玛格丽特在窗口说，口气几乎有些生硬。

“您叫我干吗？”

“我要您马上就来。”

“为什么？”

“因为N 伯爵还赖在这儿，我简直被他烦死了。”

“我现在走不开。”

“有谁拦着您啦？”

“我家里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不肯走。”

“对他们讲您非出去不可。”

“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那么，就让他们留在您家里好啦；他们看见您出去以后，就会走的。”

“他们会把我家里搞翻天的！”

“那么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来看您。”

“他们叫什么名字？”

“有一位是您认识的，他叫R·加斯东先生。”

“啊！是的，我认识他；另一位呢？”

“阿尔芒·迪瓦尔先生。您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不过您带他们一起来吧，他们总比伯爵好些。我等着您，快来吧。”

玛格丽特又关上窗户，普律当丝也把窗户闭上了。

玛格丽特刚才曾一度记起了我的面貌，但这会儿却记不起我的名字。我倒宁愿她还记得我，哪怕对我印象不好也没有关系，但不愿意她就这样把我忘了。

加斯东说：“我早知道她会高兴见到我们的。”

“高兴？恐怕未必。”普律当丝一面披上披肩，戴上帽子，一面回答说，“她接待你们两位是为了赶走伯爵，你们要尽量比伯爵知趣一些，否则的话，我是知道玛格丽特这个人的，她会跟我闹别扭的。”

我们跟着普律当丝一起下了楼。

我浑身哆嗦，仿佛预感到这次拜访会在我的一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很激动，比那次在喜剧歌剧院包厢里被介绍给她的时候还要激动。

当走到您已认得的那座房子门前时，我的心怦怦直跳，脑子里已经糊里糊涂了。

我们听到传来几下钢琴和音的声音。

普律当丝伸手去拉门铃。

琴声顿时停了下来。

一个女人出来开门，这个女人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女用

人，倒不如说更像一个雇来的女伴。

我们穿过大客厅，来到小客厅，就是您后来看到的那间小客厅。

一个年轻人靠着壁炉站在那里。

玛格丽特坐在钢琴前面，懒洋洋地在琴键上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她那弹不下去的曲子。

房间里的气氛很沉闷，男的是因为自己一筹莫展而局促不安，女的是因为这个讨厌的家伙的来访而心情烦躁。

一听到普律当丝的声音，玛格丽特站起身来，向她投去一个表示感谢的眼色，她向我们迎上前来，对我们说：

“请进，先生们，欢迎光临。”

九

“晚上好，亲爱的加斯东，”玛格丽特对我的同伴说，“看到您很高兴，在杂耍剧院，您为什么不到我包厢里来？”

“我怕有点冒昧。”

“作为朋友来说，永远也谈不上冒昧。”玛格丽特着重地说了朋友这两个字，仿佛她要使在场的人了解，尽管她接待加斯东的样子很亲热，但加斯东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不过是一个朋友而已。

“那么，您允许我向您介绍阿尔芒·迪瓦尔先生吗？”

“我已经答应普律当丝给我介绍了。”

“不过，夫人，”我弯了弯腰，好不容易讲了一句勉强听得清的话，“我有幸早已被人介绍给您过了。”

从玛格丽特迷人的眼睛里似乎看得出她在回忆，但是她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或者是，看起来似乎她想不起来。

“夫人，”接着我又说，“我很感激您已经忘记了第一次的介绍，因为那时我很可笑，一定惹您生气了。那是两年前，在喜剧歌剧院，跟我在一起的是欧内斯特·德……”

“唷！我记起来了！”玛格丽特微笑着说，“那时候不是您可笑，而是我爱捉弄人，就像现在一样，不过我现在比过去好些了。您已经原谅我了吧，先生？”

她把手递给我，我吻了一下。

“真是这样，”她又说，“您想象得到我的脾气有多坏，我老是喜欢捉弄初次见面的人，使他们难堪，这样做其实是很傻的。我的医生对我说，这是因为我有些神经质，并且总是觉得不舒服的缘故，请相信我医生的话吧。”

“但是现在看来您的身体很健康。”

“啊！我生过一场大病。”

“这我知道。”

“是谁对您说的？”

“您生病大家都知道，我经常来打听您的病情，后来我很高兴地知道您的病好了。”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您的名片。”

“我从来不留名片。”

“据说在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每天都来打听我的病情，但一直不愿留下姓名，这个年轻人难道就是您吗？”

“就是我。”

“那么，您不仅宽宏大量，而且心肠挺好。”她向我望了

一眼。女人们在给一个男人作评价感到用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常用这种眼光来补充。随后她转身向N伯爵说："伯爵，换了您就不会这样做了吧。"

"我认识您才不过两个月呀，"伯爵辩解说。

"而这位先生认识我才不过五分钟呢，您尽讲些蠢话。"

女人们对她们不喜欢的人是冷酷无情的。

伯爵满脸通红，咬着嘴唇。

我有些可怜他，看来他似乎像我一样爱上了她，而玛格丽特毫不掩饰的生硬态度一定使他很难堪，尤其是在两个陌生人面前。

"我们进来的时候，您正在弹琴，"我想把话扯开去，就说道，"请您把我当老朋友看待，继续弹下去好吗？"

"啊！"她一面对我们做手势要我们坐下，一面倒在长沙发上说，"加斯东知道我弹些什么。如果我只是跟伯爵在一起弹弹倒还凑合，但是我可不愿意让你们两位遭这份罪。"

"您对我居然这么偏爱？"N伯爵聊以解嘲地微笑着说。

"您这就错怪我了；我指的仅仅是这一件事罢了。"

这个可怜的青年注定只能一言不发了，他简直像哀求似地向那个姑娘望了一眼。

"那么，普律当丝，"她接着说，"我托您的事办好了吗？"

"办好了。"

"那好，过一会儿告诉我好了。我们有些事要谈谈，在我没有跟您谈之前，您先别走呀。"

"我们也许来得不是时候，"于是我说，"现在我们，还不如说是我，已经得到了第二次介绍，这样就可以把第一次介

绍忘掉。我们，加斯东和我，少陪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话不是说给你们听的,恰恰相反,我倒希望你们留下来。”

伯爵掏出一块非常精致的表，看了看时间。

“是我去俱乐部的时间了,”他说。

玛格丽特一声也不吭。

于是伯爵离开了壁炉，走到她面前说：

“再见，夫人。”

玛格丽特站了起来。

“再见，亲爱的伯爵，您这就走吗？”

“是的，恐怕我使您感到讨厌了。”

“今天您也并不比往常更使我讨厌。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您啊？”

“等您愿意的时候。”

“那么就再见吧！”

您得承认，她这一招可真厉害！

幸好伯爵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很有涵养。他只是握着玛格丽特漫不经心地向他伸过去的手吻了吻，向我们行了个礼就走了。

在他正要踏出房门的时候，他望了望普律当丝。

普律当丝耸了耸肩膀，那副神气似乎在说：

“您要我怎么办呢，我能做的事我都做了。”

“纳尼娜！”玛格丽特大声嚷道，“替伯爵照个亮。”

我们听到开门和关门的声音。

“总算走了！”玛格丽特嚷着回进来，“这个年轻人使我浑

身难受。”

“亲爱的孩子，”普律当丝说，“您对他真是太狠心了，他对您有多好，有多体贴。您看壁炉架上还有他送给您的一块表，我可以肯定这块表至少花了他三千个法郎。”

迪韦尔诺瓦夫人走近壁炉，拿起她刚讲到的那件首饰把玩着，并用贪婪的眼光盯着它。

“亲爱的，”玛格丽特坐到钢琴前说，“我把他送给我的东西放在天平的这一边，把他对我说的话放在另一边，这样一称，我觉得接受他来访还是太便宜了他。”

“这个可怜的青年爱您。”

“如果一定要我听所有爱我的人说话，我也许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

接着她随手弹了一会，然后转身对我们说：

“你们想吃点什么吗？我呢，我很想喝一点儿潘趣酒[1]。”

“而我，我很想来一点儿鸡，”普律当丝说，“我们吃夜宵好不好？”

“好啊，我们出去吃夜宵，”加斯东说。

“不，我们就在这里吃。”

她拉了铃，纳尼娜进来了。

“吩咐准备夜宵！”

“吃些什么呢？”

“随您的便，但是要快，马上就要。”

纳尼娜出去了。

---

① 潘趣酒：一种用烧酒或果子酒掺上糖、红茶、柠檬等的英国式饮料。

“好啦，”玛格丽特像个孩子似的跳着说，“我们要吃夜宵啦。那个笨蛋伯爵真讨厌！”

这个女人我越看越入迷。她美得令人心醉。甚至连她的瘦削也成了一种风韵。

我陷入了遐想。

我究竟怎么啦？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对她的生活满怀同情，对她的美貌赞赏不已。她不愿接受一个漂亮、富有、准备为她倾家荡产的年轻人，这种冷漠的神态使我原谅了她过去所有的过失。

在这个女人身上，有某种单纯的东西。

可以看出她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内心还是纯洁的。她举止稳重，体态婀娜，玫瑰色的鼻翅微微张翕着，大大的眼睛四周有一圈淡蓝色，表明她是一种天性热情的人，在这样的人周围，总是散发着一股逗人情欲的香味；就像一些东方的香水瓶一样，不管盖子盖得多严，里面香水的味儿仍然不免要泄漏出来。

不知是由于她的气质，还是由于她疾病的症状，在这个女人的眼里不时闪烁着一种希冀的光芒，这种现象对她曾经爱过的人来说，也许等于是一种天启。但是那些爱过玛格丽特的人是不计其数的，而被她爱过的人则还没有计算呢。

总之，这个姑娘似乎是一个失足成为妓女的童贞女，又仿佛是一个很容易成为最多情、最纯洁的贞节女子的妓女。在玛格丽特身上还存在着一些傲气和独立性：这两种感情在受了挫伤以后，可能起着与廉耻心同样的作用。我一句话也没有讲，我的灵魂似乎钻到了我的心坎里，而我的心灵又仿佛

钻到了我的眼睛里。

“这么说，”她突然又继续说，“在我生病的时候，经常来打听我病况的就是您啦？”

“是的。”

“您知道这可太美啦，我怎么才能感谢您呢？”

“允许我经常来看您就行。”

“您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下午五点到六点，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都可以。好吧，加斯东，请为我弹一首《邀舞曲》。”

“为什么？”

“一来是为了使我高兴，二来是因为我一个人总是弹不了这首曲子。”

“您在哪一段上遇到困难啦？”

“第三段，有高半音的一节。”

加斯东站起身，坐到钢琴前面，开始弹奏韦伯① 的这首名曲，乐谱摊在谱架上。

玛格丽特一手扶着钢琴，眼睛随着琴谱上每一个音符移动，嘴里低声吟唱着。当加斯东弹到她讲过的那一节的时候，她一面在钢琴背上用手指敲打着，一面低声唱道：

“ré mi、ré do、ré fa、mi、ré，这就是我弹不下去的地方，请再弹一遍。”

加斯东又重新弹了一遍，弹完以后，玛格丽特对他说：

“现在让我来试试。”

① 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

她坐到位子上弹奏起来，但是当她那不听使唤的手指弹到那几个音符时又有一个音符弹错了。

“真使人难以相信，”她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腔调说道，“这一段我就是弹不好！你们信不信，有几次我就是这样一直弹到深夜两点多钟！每当我想到这个蠢伯爵竟然能不用乐谱就弹得那么好，我就恨透了他，我想我就是为了这一点才恨他的。”

她又开始弹奏了，但仍旧弹不好。

“让韦伯、音乐和钢琴全都见鬼去吧！”她一面说，一面把乐谱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为什么我就不会接连弹八个高半音呢？”

她交叉双臂望着我们，一面顿着脚。

她脸涨得通红，一阵轻微的咳嗽使她微微地张开了嘴。

“您看，您看，”普律当丝说，她已经脱下帽子，在镜子前面梳理两鬓的头发，“您又在生气了，这又要使您不舒服了，我们最好还是去吃夜宵吧，我快饿死了。”

玛格丽特又拉了拉铃，然后她又坐到钢琴前弹奏，嘴里曼声低吟着一首轻佻的歌。在弹唱这首歌的时候，她一点也没有出错。

加斯东也会唱这首歌，他们就来了个二重唱。

“别唱这些下流歌曲了，”我带着一种恳求的语气亲切地对玛格丽特说。

“啊，您有多正经啊！”她微笑着对我说，一面把手伸给我。

“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您呀。”

玛格丽特做了一个姿势，意思是说：呵，我早就跟贞洁绝缘了。

这时纳尼娜进来了。

“夜宵准备好了吗？”玛格丽特问道。

“太太，一会儿就好了。”

“还有，”普律当丝对我说，“您还没有参观过这屋子呢，来，我领您去看看。”

您已经知道了，客厅布置得很出色。

玛格丽特陪了我们一会儿，随后她叫加斯东跟她一起到餐室里去看看夜宵准备好了没有。

“瞧，”普律当丝高声说，她望着一只多层架子，从上面拿下了一个萨克森小塑像，“我还不知道您有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呢。”

“哪一个？”

“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鸟笼的小牧童，笼里还有一只鸟。”

“如果您喜欢，您就拿去吧。”

“啊！可是我怕夺了您的好东西。”

“我觉得这个塑像很难看，我本来想把它送给我的女用人；既然您喜欢，您就拿去吧。”

普律当丝只看重礼物本身，并不讲究送礼的方式。她把塑像放在一边，把我领到梳妆间，指着挂在那里的两张细密肖像画对我说，“这就是G伯爵，他以前非常爱玛格丽特，是他把她捧出来的。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那么这一位呢？”我指着另一幅肖像问道。

“这是小L子爵，他不得不离开了她。”

“为什么？”

“因为他几乎破了产。这又是一个爱过玛格丽特的人！”

“那么她肯定也很爱他罗。”

“这个姑娘脾气古怪，别人永远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小L子爵要走的那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到剧场去看戏，不过在他动身的时候，她倒是哭了。”

这时，纳尼娜来了，通知我们夜宵已经准备好了。

当我们走进餐室的时候，玛格丽特倚着墙，加斯东拉着她的手，轻声地在和她说话。

“您疯了，”玛格丽特回答他说，“您很清楚我是不会同意您的，像我这样一个女人，您认识已有两年了，怎么现在才想到要做我的情人呢。我们这些人，要么马上委身于人，要么永远也不。来吧，先生们，请坐吧。”

玛格丽特把手从加斯东手里抽回来，请他坐在她右面，我坐在左面，接着她对纳尼娜说：

“你先去关照厨房里的人，如果有人拉铃，别开门，然后你再来坐下。”

她吩咐这件事的时候，已是半夜一点钟了。

在吃夜宵的时候，大家嬉笑玩乐，狂饮大嚼。过不多久，欢乐已经到了顶点，不时可以听到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这种话在某个圈子里却被认为是很逗乐的，纳尼娜，普律当丝和玛格丽特听了都为之欢呼。加斯东纵情玩乐，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但是他的头脑有点糊涂。我一度真想随波逐流，不要独善其身，索性参加到这场如同一盘美肴似的欢乐中去算了。但是慢慢地我就同这场喧闹分离开来了，我停止

饮酒，看着这个二十岁的美丽的女人喝酒，她的谈笑粗鲁得就像一个脚夫，别人讲的话越下流，她就笑得越起劲，我心情越来越忧郁了。

然而这样的寻欢作乐，这种讲话和喝酒的姿态，对在座的其他客人们似乎可以说是放荡、坏习气，或者精力旺盛的结果；但在玛格丽特身上，我却觉得是一种忘却现实的需要、一种冲动、一种神经质的激动。每饮一杯香槟酒，她的面颊上就泛起一阵发烧的红晕。夜宵开始时，她咳嗽还很轻微，慢慢地她越咳越厉害，不得不把头仰靠在椅背上，每当咳嗽发作时，她的双手便用力按住胸脯。

她身体孱弱，每天还要过这样的放荡生活，以此折磨自己，我真为她心疼。

后来，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夜宵快结束时，玛格丽特一阵狂咳，这是我来到她家里以来她咳得最厉害的一次，我觉得她的肺好像在她胸膛里撕碎了。可怜的姑娘脸涨得绯红，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拿起餐巾擦着嘴唇，餐巾上随即染上了一滴鲜血，于是她站起身来，奔进了梳妆间。

“玛格丽特怎么啦？”加斯东问。

“她笑得太厉害，咳出血来了，”普律当丝说，“啊，没事，她每天都是这样的。她就要回来的。让她一个人在那儿好啦，她喜欢这样。”

至于我，我可忍不住了，不管普律当丝和纳尼娜非常惊讶地想叫住我，我还是站起身来径自去找玛格丽特。



她躲进去的那个房间只点着一支蜡烛，蜡烛放在桌子上。她斜靠在一张大沙发上，裙衣敞开着，一只手按在心口上，另一只手悬在沙发外面，桌子上有一只银脸盆，盛着半盆清水；水里漂浮着一缕缕大理石花纹似的血丝。

玛格丽特脸色惨白，半张着嘴，竭力想喘过气来，她不时深深地吸气，然后长嘘一声，似乎这样可以轻松一些，可以舒畅几秒钟。

我走到她面前，她纹丝不动，我坐了下来，握住她搁在沙发上的那只手。

“啊！是您？”她微笑着对我说。

大概我脸上表情很紧张，因为她接着又问我，“难道您也生病了？”

“我没有病，可是您呢，您还觉得不舒服吗？”

“还有一点儿，”她用手绢擦掉了她咳出来的眼泪，说，“这种情况我现在已经惯了。”

“您这是在自杀，夫人，”我用一种激动的声音对她说，“我要做您的朋友，您的亲人，我要劝您不要这样糟蹋自己。”

“啊！您实在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她用带点儿辛酸的语调争辩说，“您看其他人是否还关心我，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种病是无药可治的。”

她说完后就站起身，拿起蜡烛放在壁炉上，对着镜子照着。

“我的脸色有多么苍白啊!”她边说边把裙衣系好，用手指掠着散乱的头发，“啊！行了！我们回到桌子上去，来吧。”

但是我还是坐着不动。

她知道我这种情感是被这幕景象引起的，便走近我的身边，把手伸给我说：

“看您，来吧。”

我接住她的手，把它放在唇边吻着，两滴忍了好久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润湿了她的手。

“嗳，多孩子气!”她一面说一面重新在我身边坐下，“啊，您在哭！您怎么啦?”

“您一定以为我有点痴，可我刚才看到的景象使我非常难过。”

“您心肠真好！您叫我怎么办好呢?我晚上睡不着，那就只得稍微消遣消遣；再说像我这样的姑娘，多一个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医生对我说这是支气管出血，我装着相信他们的话，我对他们还能怎么样呢?”

“请听我说，玛格丽特，”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就说，“我不知道您对我的生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眼下我最关心的就是您，我对您的关心超过了对任何人，甚至超过了对我妹妹的关心。这种心情自从见到您以来就有了。好吧，请看在上天的份上，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吧，别再像您现在这样地生活了吧!”

“如果我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反而会死去，现在支撑着我的，就是我现在过的这种充满狂热的生活。说到保重自己的身体，那只是指那些有家庭、有朋友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

们说的，而我们这些人呢，一旦我们不能满足情人的虚荣心，不能供他们寻欢作乐，消愁解闷，他们就会把我们撇在一边，我们就只好度日如年地忍受苦难，这些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哼！我在床上躺了两个月，第三个星期之后就谁也不来看我了。”

“我对您来说确实算不了什么，”我接着说，“但是，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会像一个兄弟一样来照顾您，不离开您，我会治好您的病。等您身体复原之后，只要您喜欢，再恢复您现在这种生活也行；但是我可以肯定，您一定会喜欢过清静生活的，这会使您更加幸福，会使您永远这样美丽。”

“今儿晚上您这样想，那是因为您酒后伤感，但是，您自夸的那份耐心您是不会有的。”

“请听我对您说，玛格丽特，您曾经生了两个月的病，在这两个月里面，我每天都来打听您的病情。”

“这倒不假，但是为什么您不上楼来呢？”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您。”

“跟我这样一个姑娘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总会有点儿不好意思，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么说，您真的会来照顾我吗？”

“是的。”

“您每天都留在我身边吗？”

“是的。”

“甚至每天晚上也一样吗？”

“任何时间都一样，只要您不讨厌我。”

“您把这叫做什么？”

“忠诚。”

“这种忠诚是从哪儿来的呢？”

“来自一种我对您无法克制的同情。”

“这样说来您爱上我了吗？您干脆就这样说，不是更简单吗？”

“这是可能的，但是，即使我有一天要对您说，那也不是在今天。”

“您最好还是永远也别对我讲的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表白只能有两种结果。”

“哪两种？”

“或者是我拒绝您，那您就会怨恨我；或者是我接受您，那您就有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情妇；一个神经质的女人，一个有病的女人，一个忧郁的女人，一个快乐的时候比痛苦还要悲伤的女人，一个吐血的、一年要花费十万法郎的女人，对公爵这样一个有钱的老头儿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您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麻烦的。我以前所有的年轻的情夫都很快地离开了我，那就是证据。”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我听着这种近乎忏悔的自白，依稀看到在她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外表下掩盖着痛苦的生活。可怜的姑娘在放荡、酗酒和失眠中逃避生活的现实。这一切使我感慨万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谈了吧，”玛格丽特继续说，“我们简直是在讲孩子话。把手递给我，一起回餐室去吧，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您高兴去就去吧，但是我请您允许我留在这儿。”

“为什么？”

“因为您的快乐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那么，我就愁眉苦脸好啦。”

“啊，玛格丽特，让我跟您讲一件事，这件事别人或许也经常对您说，您因为听惯了，也不会把它当回事。但这的确是我的心里话，我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跟您讲第二遍了。”

“什么事？……”她微笑着对我说，年轻的母亲在听她们的孩子讲傻话时常带着这种微笑。

“自从我看到您以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您在我的生命中就占了一个位置，我曾想忘掉您，但是办不到，您的形象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有两年没有看到您了，但今天，当我遇到您的时候，您在我心坎里所占的位置反而更加重要了。最后，您今天接待了我，我认识了您，知道了您所有奇特的遭遇，您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别说您不爱我，即使您不让我爱您，我也会发疯的。”

“但您有多么可怜啊，我要学D太太[①]说过的话来跟您讲了，‘那么您很有钱罗！’难道您不知道我每个月要花上六、七千法郎。这种花费已经成了我生活上的需要，难道您不知道，可怜的朋友，要不了多久，我就会使您破产的。您的家庭会停止供给您一切费用，以此来教训您不要跟我这样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像一个好朋友那样爱我吧，但是不能超过这个程

① 指迪韦尔诺瓦太太。

度。您常常来看看我，我们一起谈谈笑笑，但是用不着过分看重我，因为我是分文不值的。您心肠真好，您需要爱情。但是要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生活，您还太年轻，也太容易动感情，您还是去找个有夫之妇做情妇吧。您看，我是个多好的姑娘，我跟您说话有多坦率。”

“嘿嘿！你们在这里搞什么鬼啊？”普律当丝突然在门口叫道，她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一点也没听见。她头发蓬松，衣衫零乱，我看得出这是加斯东的手作的怪。

“我们在讲正经事，”玛格丽特说，“让我们再谈几句，我们一会儿就来。”

“好，好，你们谈吧，孩子们，”普律当丝说着就走了。一面关上了门，仿佛是为了加重她刚才说的几句话的语气似的。

“就这样说定了，”玛格丽特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接着说：“您就不要再爱我了。”

“我马上就走。”

“竟然到这种地步了吗？”

我真是骑虎难下，再说，这个姑娘已经使我失魂落魄了。这种既有快乐，又有悲伤，既有纯洁，又有淫欲的混合物，还有那使她精神亢奋，容易冲动的疾病，这一切都使我知道了如果一开始我就控制不了这个轻浮和健忘的女人，我就会失去她。

“那么，您说的是真话吗？”她说。

“完全是真的。”

“那您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我什么时候有机会对您说这些话呢？”

“您在喜剧歌剧院被介绍给我的第二天就可以对我说嘛。”

“我以为如果我来看您的话，您大概不会欢迎我的。”

“为什么？”

“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有点傻里傻气。”

“这倒是真的，但是，您那个时候不是已经爱上我了吗？”

“是啊。”

“既然如此，您在散戏后倒还能回家去安心睡觉。这些伟大的爱情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一清二楚。”

“那么，您就错了，您知道那天晚上我在离开喜剧歌剧院以后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先在英国咖啡馆门口等您，后来跟着您和您三位朋友乘坐的车子，到了您家门口。当我看到您一个人下了车，又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

玛格丽特笑了。

“您笑什么？”

“没有什么。”

“告诉我，我求求您，不然我以为您还在取笑我。”

“您不会生气吗？”

“我有什么权利生气呢？”

“好吧，我一个人回家有一个很美妙的原因。”

“什么原因？”

“有人在这里等我。”

即使她给我一刀子也不会比这更使我痛苦，我站起来，向

她伸过手去。

“再见，”我对她说。

“我早知道您一定会生气的，”她说，“男人们总是急不可耐地要知道会使他们心里难受的事情。”

“但是，我向您保证，”我冷冰冰地接着说，仿佛要证明我已经完全控制住了我的激情，“我向您保证我没有生气。有人等您那是十分自然的事，就像我凌晨三点钟要告辞一样，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是不是也有人在家里等您呢？”

“没有，但是我非走不可。”

“那么，再见啦。”

“您打发我走吗？”

“没有的事。”

“为什么您要使我痛苦？”

“我使您痛苦什么啦？”

“您对我说那时候有人在等您。”

“当我想到您看见我单独一人回家就觉得那么高兴，而那时又有这么一个美妙的原因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笑出来啦。”

“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孩子般的快乐，而要是只有让这种快乐保持下去，才能使得到这种快乐的人更加幸福的话，去摧毁这种快乐就太恶毒了。”

“可是您到底把我当什么人看呀？我既不是黄花闺女，又不是公爵夫人。我不过今天才认识您，我的行为跟您有什么相干，就算将来有一天我要成为您情妇的话，您也该知道，除

了您我还有别的情人，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成为我的情人就跟我吃起醋来了，那么将来，就算有这个‘将来’吧，又该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您这样的男人。”

“这是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过您。”

“好吧，您说心里话，您真的很爱我吗？”

“我想，我能爱到什么程度就爱到了什么程度。”

“而这一切是从……？”

“从我看见您从马车上下来走进絮斯商店那一天起开始的，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您讲得太美了，您知道吗？可我该怎样来报答这种伟大的爱情呢？”

“应该给我这么一点爱，”我说，心跳得几乎连话也讲不出来，因为尽管玛格丽特讲话的时候流露出一种含讥带讽的微笑，我还是觉得出来，她似乎也跟我一样有点心慌意乱了，我等待已久的时刻正在逐步逼近。

“那么公爵怎么办呢？”

“哪个公爵？”

“我的老醋罐子。”

“他什么也不会知道。”

“如果他知道了呢？”

“他会原谅您的。”

“啊，不会的！他就不要我了，那我怎么办呢？”

“您为别人不也在冒这种危险吗？”

“您怎么知道的？”

“您刚才不是吩咐今晚不要让人进来吗？这我就知道了。”

“这倒是真的，但这是一位规矩朋友。”

“既然您这么晚还把他挡在门外，说明您也并不怎么看重他。”

“这也用不着您来教训我呀，因为这是为了接待你们，您和您的朋友。”

我已经慢慢地挨近了玛格丽特，我轻轻地搂着她的腰，她轻盈柔软的身躯已经在我的怀抱里了。

“您知道我有多么爱您！”我轻轻地对她说。

“真的吗？”

“我向您发誓。”

“那么，如果您答应一切都照我的意思办，不说二话，不监视我，不盘问我，那么我可能会爱您的。”

“我全都听您的！”

“我有言在先，只要我喜欢，我要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不会把我的生活琐事告诉您的。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找一个年轻听话的情人，他要对我多情而不多心，他接受我的爱但又并不要求权利。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找到过。男人们总是这样的，一旦他们得到了他们原来难以得到的东西，时间一长，他们又会感到不满足了，他们进而要求了解他们情人的目前、过去、甚至将来的情况。在他们逐渐跟情人熟悉以后，就想控制她，情人越迁就，他们就越得寸进尺。倘使我现在打定主意要再找一个情人的话，我希望他具有三种罕见的品格：信任我，听我的话，而且不多嘴。”

“所有这些我都能做到。”

“我们以后再看吧！”

“什么时候呢？”

“再过些时候。”

“为什么？”

“因为，”玛格丽特从我怀抱里挣脱身子，在一大束早上送来的红色茶花中间摘了一朵，插在我衣服的纽孔里，说道，“因为条约总不会在签字的当天就执行的。”

这是不难理解的。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您呢？”我一面说，一面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当这朵茶花变颜色的时候。”

“那么什么时候它会变颜色呢？”

“明天晚上，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您满意了吧？”

“这您还用问吗？”

“这件事您对谁也不要说，不论是您的朋友、普律当丝，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答应您。”

“现在，吻我一下，我们一起回餐室去吧。”

她的嘴唇向我凑了过来，随后她又重新整理了一下头发，在我们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她唱着歌；我呢，几乎有些疯疯癫癫的了。

走进客厅时，她站住了，低声对我说：

“我这种似乎准备马上领您情的模样，您该觉得有些意外吧，您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

“这是因为，”她把我的手紧紧压在她的胸口上，我觉得她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她接着对我说，“这是因为，明摆着我

的寿命要比别人短，我要让自己活得更痛快些。”

“别再跟我讲这种话了，我恳求您。”

“喔！您放心吧，”她笑着继续说，“即使我活不多久，我活的时间也要比您爱我的时间长些。”

接着她就走进了餐室。

“纳尼娜到哪儿去了？”她看到只有加斯东和普律当丝两个人就问道。

“她在您房间里打盹，等着侍候您上床呢。”普律当丝回答说。

“她真可怜！我把她累死了！好啦，先生们，请便吧，是时候了。”

十分钟以后，加斯东和我两人告辞出来，玛格丽特和我握手道别，普律当丝还留在那里。

“喂，”走出屋子以后，加斯东问我，“您看玛格丽特怎么样？”

“她是一个天仙，我真给她迷住了。”

“我早料到了，这话您跟她说了吗？”

“说了。”

“那么她说过她相信您的话吗？”

“没有说。”

“普律当丝可不一样。”

“普律当丝答应您了吗？”

“不仅是答应，我亲爱的！您简直不会相信，她还有趣得很哪，这个胖迪韦尔诺瓦！”

十一

故事讲到这里，阿尔芒停下来了。

“请您把窗关上好吗？”他对我说，“我有点儿冷，该我睡觉的时候了。”

我关上窗户。阿尔芒身体还十分虚弱，他脱掉晨衣，躺在床上，把头靠在枕头上歇了一会儿，神气好像是一个经过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的旅人，或是一个被痛苦的往事纠缠得心烦意乱的人。

“您大概话讲多了，”我对他说，“我还是告辞，让您睡觉吧，好不好？改天您再把故事给我讲完吧。”

“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故事无聊？”

“正好相反。”

“那我还是继续讲，如果您让我一个人留下，我也睡不着。”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接着就讲，不用多加思索，因为所有详情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我没有睡觉，我开始回忆这一天发生的事：和玛格丽特的相遇、介绍、她私下给我的诺言。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和意外，我有时还以为是在做梦呢。然而，一个男人向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提出要求，而她答应在第二天就满足他，这也不是第一次。

尽管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这位未来的情妇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非常深刻，我始终不能忘怀。我还是一个心眼儿地认为她跟其他姑娘不一样。我像一个普通男人一样有我的

虚荣心，我坚信她对我就像我对她一样地钟情。

然而我又看到了一些互相矛盾的现象，我还经常听说玛格丽特的爱情就像商品一样，价格随着季节不同而涨落。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她坚决拒绝我们在她家里遇到的那个年轻伯爵的要求，这件事跟她的名声又怎么联系得起来呢？也许您会对我说因为她不喜欢他，何况她现在有公爵供养着，生活阔绰得很，如果她要再找一个情人，当然要找一个讨她喜欢的男人。那么为什么她又不要那个既漂亮、聪明，又有钱的加斯东，而像是看上了第一次和她见面就让她觉得十分可笑的我呢？

的确，有时候一分钟里发生的巧事比整整一年的苦苦追求还管用。

在吃夜宵的那些人中间，唯有我看到她离席而感到不安。我跟在她后面激动得无法自持。我泪流满面地吻着她的手。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在她生病的两个月中，我每天去探听她的病情，因而使她感到我确实与众不同，也许她心里在想，对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情的人，她完全可以照常办事，她过去已经干过那么多次，这种事对她已经太无所谓了。

所有这些设想，您也看得出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不管她同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她已经同意了。

我一直爱着玛格丽特，现在我即将得到她，我不能再对她有什么苛求了。但是我再对您重复一遍，尽管她是一个妓女，以前我总是以为——可能是我把她诗意化了——这次爱情是一次没有希望的爱情，以致越是这个似乎希望即将得到

满足的时刻逐渐接近，我越是疑虑重重。

我一夜没有合眼。

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得意洋洋。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她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她，然后离开她。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

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绘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

我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两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怦怦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

我在家里再也呆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

我到外面去了。

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她；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

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

我在玛尔利石马像[①] 和圆形广场之间来回溜达了一个小时，我远远看到了玛格丽特的车子，我并不是认出来的，而是猜出来的。

在香榭丽舍大街拐角上，她叫车子停下来，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离开了正在跟他一起谈话的一群人，迎上前去和她交谈。

他们谈了一会儿；年轻人又回到他那些朋友中去了。马车继续往前行进，我走近那群人，认出了这个跟玛格丽特讲话的人就是G伯爵，我曾经看到过他的肖像，普律当丝告诉过我玛格丽特今日的地位就是他造成的。

他就是玛格丽特头天晚上嘱咐挡驾的那个人，我猜想她刚才把车停下是为了向他解释昨晚不让他进门的原因，但愿她这时能再找到一个借口请他今晚也别来了。

我一点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但是，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

我所能记得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三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它们走得都一样地慢。

① 石马像原在巴黎附近的玛尔利，是著名雕刻家古斯图的杰作，后来移到香榭丽舍大街入口处协和广场上。

十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啦！

我那时住在普罗旺斯街[1]，我沿着勃朗峰街前进，穿过林荫大道，经过路易大帝街和马洪港街，最后来到了昂坦街，我望了望玛格丽特的窗户。

里面有灯光。

我拉了门铃。

我问看门人戈蒂埃小姐是不是在家。

他回答我说戈蒂埃小姐从来不在十一点钟或者十一点一刻之前回来。

我看了看表。

我原以为自己走得很慢，实际上我从普罗旺斯街走到玛格丽特家只花了五分钟！

于是，我就在这条没有商店、此时已冷冷清清的街上来回徘徊。

半小时后玛格丽特来了。她从马车上下来，一面环顾四周，好像在找什么人似的。

车子慢慢驶走了，因为马厩和车棚不在这座房子里面，玛格丽特正要拉门铃的时候，我走上前去对她说：

“晚安！”

“哦！是您呀？”她对我说，语气似乎她并不怎么高兴在这里看到我。

“您不是答应我今天来看您的吗？”

① 普罗旺斯街：这条街当时在高级住宅区内；著名人士如罗西尼、肖邦、乔治·桑、塔尔马、比才、大仲马等均在这条街上居住过。

“噢，对了，我倒忘记了。”

这句话把我早晨的幻想和白天的希望一扫而光。不过，我已经开始习惯了她这种态度，因此我没有转身而去，如果在从前，我肯定会一走了之的。

我们进了屋子。

纳尼娜已预先把门打开。

“普律当丝回来了没有？”玛格丽特问道。

“还没有，太太。”

“去通知一声要她一回来就到这儿来，先把客厅里的灯灭掉，如果有人来，就说我还没有回来，今天也不回来了。”

很明显这个女人心里有事，也可能是讨厌某个不知趣的人。我简直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才好，玛格丽特向她的卧室走去，我呆在原地木然不动。

“来吧，”她对我说。

她除下帽子，脱掉天鹅绒外衣，把它们全都扔在床上，随即躺倒在火炉旁边一张大扶手椅里，这只炉子里的火她吩咐一直要生到春末夏初。她一面玩着她的表链一面对我说：

“嗳，有什么新闻跟我谈谈？”

“什么也没有，不过今晚我不该来。”

“为什么？”

“因为您好像心情不太好，您大概讨厌我了。”

“我没有讨厌您，只是我不太舒服，整整一天我都很不好受，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今天头痛发作得很厉害。”

“那我就告辞，让您睡觉，好不好？”

“噢！您可以留在这里，如果我想睡的话，您在这儿我一

样可以睡。”

这时候有人拉铃。

“还有谁会来呀？”她作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说道。

一会儿，铃又响了。

“看来没有人去开门啦，还得我自己去开。”

果然，她站了起来，一面对我说：

“您留在这里。”

她穿过房间到外面，我听到开门的声音，我静静地听着。

玛格丽特放进来的人走进餐室站住了，来人一开口，我就听出是年轻的N伯爵的声音。

“今儿晚上您身体怎么样？”他问。

“不好，”玛格丽特生硬地回答道。

“我打扰您了吗？”

“也许是吧。”

“您怎么这样接待我！我有什么地方得罪您了？亲爱的玛格丽特。”

“亲爱的朋友，您一点也没有得罪我，我病了，我需要睡觉，因此您要是离开这里的话，我将感到高兴。每天晚上我回来五分钟就看到阁下光临，这实在是要我的命。您到底要怎么样？要我做您的情妇吗？那么我已经讲过一百遍了，不行！我非常讨厌您，您另打主意吧。今天我再对您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我不要您！这样行了吧，再见。好吧，纳尼娜回来了，她会给您照亮的，晚安。”

于是，玛格丽特没有再讲一句话，也没有再去听那个年轻人含糊不清的唠叨，她回到卧室，重重地把门碰上。紧接

着，纳尼娜也几乎立即从那扇门里进来了。

“你听着，”玛格丽特对她说，“以后要是这个笨蛋再来，你就告诉他说我不在家，或者说我不愿意接待他。看到这些人老是来向我提这种要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们付钱给我就认为和我可以两讫了。如果那些就要干我这一行下流营生的女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们宁可去做老妈子的。但是不行啊，我们有虚荣心，经受不了衣裙、马车和钻石这些东西的诱惑。我们听信了别人的话，因为卖淫也有它的信念，我们就一点一点地出卖我们的心灵、肉体和姿色；我们像野兽似的让人提防，像贱民般地被蔑视。包围着我们的人都是一些贪得无厌好占便宜的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毁灭了别人又毁灭了自己以后，像一条狗似的死去。”

“好了，太太，您镇静一下，”纳尼娜说，“今天晚上您神经太紧张了。”

“这件衣服我穿了不舒服，”玛格丽特一面说，一面把她胸衣的搭扣拉开，“给我一件浴衣吧，嗳，普律当丝呢？”

“她还没有回来，不过她一回来，就会有人叫她到太太这儿来的。”

“您看，这儿又是一位，”玛格丽特接着说，一面脱下长裙，披上一件白色浴衣，“您看，这儿又是一位，在用得着我的时候她就来找我，但又不肯诚心诚意地帮我一次忙。她知道我今晚在等她的回音，我一直在盼着这个回音，我等得很着急，但是我可以肯定她一定把我的事丢在脑后自顾自玩去了。”

“可能她被谁留住了。”

“给我们拿些潘趣酒来。”

“您又要折磨自己了，”纳尼娜说。

“这样更好。给我再拿些水果、馅饼来，或者来一只鸡翅膀也好，随便什么东西，快给我拿来，我饿了。”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是不用多说的了，您猜也会猜到的，是不是？

“您等一会儿跟我一起吃夜宵，”她对我说，“吃夜宵以前，您拿一本书看看好了，我要到梳妆间去一会儿。”

她点燃了一只枝形烛台上的几支蜡烛，打开靠床脚边的一扇门走了进去。

我呢，我开始思考着这个姑娘的生活，我出于对她的怜悯而更加爱她了。

我一面思索，一面跨着大步在这个房间里来回走动，突然普律当丝进来了。

“啊，您在这儿？”她对我说，“玛格丽特在哪儿？”

“在梳妆间里。”

“我等她，喂，您很讨她的喜欢，您知道吗？”

“不知道。”

“她一点也没有跟您说过吗？”

“一点也没有。”

“您怎么会在这里的呢？”

“我来看看她。”

“深更半夜来看她？”

“为什么不可以？”

“笑话！”

“她接待我时很不客气。”

“她就要客客气气地接待您了。”

“真的吗？”

“我给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倒不坏，那么她真的对您谈到过我了吗？”

“昨天晚上，还不如说是今天早上，在您和您的朋友走了以后……喂，您那位朋友为人怎么样？他的名字叫R·加斯东吧？”

“是呀，”我说，想到加斯东对我说的知心话，又看到普律当丝几乎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真使我不禁要笑出来。

“这个小伙子很可爱，他是干什么的？”

“他有两万五千法郎年金。”

“啊！真的！好吧，现在还是谈谈您的事，玛格丽特向我打听您的事，她问我您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您从前那些情妇是些什么人；总之，对像您这样年纪的人应该打听的事她都打听到了。我们我知道的也全讲给她听，还加了一句，说您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就是这些。”

“谢谢您，现在请您告诉我她昨天托您办的事吧。”

“昨天她什么事也没有托我办，她只是说要把伯爵撵走，但是今天她要我办一件事，今天晚上我就是来告诉她回音的。”

讲到这里，玛格丽特从梳妆间走了出来，娇媚地戴着一顶睡帽，帽上缀着一束黄色的缎带，内行人把这种装饰叫做甘兰式缎结。

她这副模样非常动人。

她光脚趿着缎子拖鞋，还在擦着指甲。

“喂，”看到普律当丝她说道，“您见到公爵了吗？”

“当然见到啦！”

“他对您说什么啦？”

“他给我了。”

“多少？”

“六千。”

“您带来了吗？”

“带来了。”

“他是不是有些不高兴？”

“没有。”

“可怜的人！”

讲这句“可怜的人！”的语气真是难以形容。玛格丽特接过六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来得正是时候，”她说，“亲爱的普律当丝，您要钱用吗？”

“您知道，我的孩子，再过两天就是十五号，如果您能借我三四百法郎，您就帮了我的大忙啦。”

“明天上午叫人来取吧，现在去兑钱时间太晚了。”

“可别忘了呀。”

“放心好了，您跟我们一起吃夜宵吗？”

“不了，夏尔在家里等着我。”

“他把您迷住了吗？”

“真迷疯啦，亲爱的！明天见。再见了，阿尔芒。”

迪韦尔诺瓦夫人走了。

玛格丽特打开她的多层架，把钞票扔了进去。

“您允许我躺下吗？”她微笑着说，一面向床边走去。

“我不但允许，而且还请求您这样做。”

她把铺在床上的镶着镂空花边的床罩拉向床脚边就躺下了。

“现在，”她说，“过来坐在我身边，我们谈谈吧。”

普律当丝说得对，她带来的回音使玛格丽特高兴起来了。

“今天晚上我脾气不好，您能原谅我吗？”她拉着我的手说。

“我什么都可以原谅您。”

“您爱我吗？”

“爱得发疯。”

“我脾气不好，您也爱我吗？”

“无论如何我都爱。”

“您向我起誓！”

“我起誓，”我柔声对她说。

这时候纳尼娜进来了，她拿来几只盘子，一只熟鸡，一瓶波尔多葡萄酒，一些草莓和两副刀叉。

“我没有关照给您调潘趣酒，”纳尼娜说，“您最好还是喝葡萄酒。是不是，先生？”

“当然罗，”我回答说，我刚才听了玛格丽特那几句话，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火辣辣的眼睛凝望着她。

“好吧，”她说，“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小桌子上，把小桌子移到床跟前来，我们自己会吃，不用你侍候了。你已经三个晚上没有睡好啦，你一定困得很，去睡吧，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啦。”

“要把门锁上吗？”

“当然要锁上！特别要关照一声，明天中午以前别让人进来。”

十二

清晨五点钟，微弱的晨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玛格丽特对我说：

“很抱歉，我要赶您走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公爵每天早上都要来；他来的时候，别人会对他说我还在睡觉，他可能一直要等到我醒来。”

我把玛格丽特的头捧在手里，她那蓬松的头发零乱地披散在周围，我最后吻了吻她，对她说：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听着，”她接着说：“壁炉上有一把金色的小钥匙，您拿去打开这扇门，再把钥匙拿来，您就走吧。今天您会收到我一封信和我的命令，因为您知道您应该盲目地服从我。”

“是的，不过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向您要求一点东西呢？”

“要求什么？”

“把这把钥匙给我。”

“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给过别人。”

“那么，您就给我吧，因为我对您起过誓，我爱您跟别人爱您不一样。”

“那么您就拿去吧，但是我要告诉您，我可以让这把钥匙对您毫无用处。”

“怎么会呢？”

“门里面有插销。”

“坏东西！”

“我叫人把插销拆了吧。”

“那么，您真有点儿爱我吗？”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看来我真的爱上您了。现在您去吧，我困得很。”

我们又紧紧地拥抱了一会儿，后来我就走了。

街上阒无人迹，巨大的城市还沉睡未醒，到处吹拂着一阵阵柔和的微风，再过几个小时，这里就要熙来攘往，人声鼎沸了。

现在这座沉睡着的城市仿佛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过去我一直羡慕有些人运气好，我一个个地回忆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有谁比我眼下更称心如意的了。

被一个纯洁的少女所爱，第一个向她揭示神秘之爱的奥秘；当然，这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但这也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赢得一颗没有谈过恋爱的心，这就等于进入一个没有设防的城市。教育、责任感和家庭都是最机警的哨兵，但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任何机警的哨兵都免不了会被她骗过的，大自然通过她心爱的男子的声音对她作第一次爱情的启示，这种启示越是显得纯洁，它的力量也就越是猛烈。

少女越是相信善良就越是容易失身，如果不是失身于情人的话，至少是失身于爱情。因为一个人丧失了警惕就等于失去了力量，得到这样一个少女的爱情虽说是一个胜利，但这种胜利是任何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子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

候能够到手的。在这些少女的周围，确实是戒备森严。但是要把所有这些可爱的小鸟关在连鲜花也不必费心往里抛的笼子里，修道院的围墙还不够高，母亲的看管还不够严，宗教戒条的作用还不够持久。因此，这些姑娘们该有多么向往别人不让她们知道的外部世界啊！她们该有多么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当她们第一次隔着栅栏听到有人来向她们倾诉爱情的秘密时该有多么高兴，对第一次揭开那神奇帐幕一角的那只手，她们该是怎样地祝福它啊！

但是要真正地被一个妓女所爱，那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胜利，她们的肉体腐蚀了灵魂，情欲灼伤了心灵，放纵的生活养成了她们的铁石心肠。别人对她们讲的话，她们早已听腻了，别人使用的手腕她们也都熟悉，她们即使有过爱情也已经卖掉了。她们的爱情不是出于感情，而是为了金钱。她们工于心计，因此远比一个被母亲和修道院看守着的处女防范得周密。她们把那些不在做生意范围之内的爱情叫做逢场作戏，她们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爱情，她们把这种爱情当作消遣，当作借口，当作安慰，就好像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他们盘剥了成千的人，有一天他借了二十个法郎给一个快要饿死的穷人，没有要他付利息，没有逼着他写借据，就自以为罪已经赎清了。

再说，当天主允许一个妓女萌发爱情的时候，这个爱情，开始时好像是一个宽恕,后来几乎总是变成一种对她的惩罚。没有忏悔就谈不上宽恕。如果一个女人过了一段应该受到谴责的生活，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深刻的、真诚的、不能自制的爱情，这种她从来以为不可能有的爱情，当她承认这个

爱情的时候，那个被她爱的男子就可以统治她了！这个男子有多么得意，因为他有权对她说，“您的爱情跟做买卖也差不离”。然而，这是一种残酷的权利。

这时候她们真不知道怎样来表明她们的真心。有一个寓言讲过：一个孩子跟农民们恶作剧，一直在田野里叫“救命啊，熊来啦！”闹着玩。有一天熊真的来了，那些被他骗过的人这一次不再相信他的呼救声，他终于被熊吃掉了；这就像那些可怜的姑娘萌发了真正的爱情的时候一样。她们说谎次数太多，以致别人不再相信她们了，她们后悔莫及地葬身于她们自己的爱情之中。

因此，也会有一些真正忠于爱情，认真从良的妓女。

但是，当一个激起这种超脱的爱情的男子有一颗宽宏的心，愿意接受这个女人而不去回忆她的过去，当他投身于这个爱情之中；总之，当他被她所爱一样地爱上了她时，这个人顿时就享尽了人间所有美好的感情，经过这次爱情以后，他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

在没有经历过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之前，我是不可能预感到这些想法的，所以尽管我爱着玛格丽特，却没有产生过相似的念头，今天我才有了这些想法。一切都过去了，这些想法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产生的自然后果。

现在还是回到我们这段恋情的第一天来吧。当我回家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想到我原来想象存在于玛格丽特和我之间的障碍已经消失，想到我已得到了她，想到我在她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想到她的房间的钥匙在我口袋里，并且我还有权利使用这把钥匙，我感到人生非常美满，我踌躇

满志，我赞美天主，是他赐给了我这一切。

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过一条街，他碰见一个女人，他望了望她，转身就走了。他不认得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有她的快乐、她的悲哀和她的爱情，跟他毫不相干。她的心目中也没有他这个人，如果他要跟她搭话，她也许会像玛格丽特嘲笑我一样地嘲笑他。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过去了。突然，在他们听从着各自的命运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们重新相会。这个女人爱上了他，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这两个青年从此就难分难舍，形影不离，这是怎么回事，这又是为什么？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仿佛这个爱情由来已久，所有往事在这两个情人的脑海中都消失了，我们承认这是很奇怪的。

至于我,我也记不起这天晚上以前我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一想到这第一个晚上我们俩谈的话，我全身舒坦。要么是玛格丽特善于骗人，要么她对我有一股突如其来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第一次接吻时就显露了出来，不过后来有过几次，这种激情又像它迸发时那样遽然地熄灭了。

我越想越觉得玛格丽特没有任何理由来假装爱我，我还想到女人有两种恋爱方式，这两种方式可以互为因果：她们不是从心底里爱人就是因感官的需要而爱人。一个女人接受一个情人一般只是为了服从她感官上的需要，她不知不觉地懂得了超肉欲爱情的神秘性，并且在以后只是靠精神爱情来生活；通常一个年轻的姑娘，起初只认为婚姻是双方纯洁感情的结合，后来才突然发现了肉体的爱情，也就是精神上最纯洁的感情所产生的有力的结果。

我想着想着慢慢地睡着了。玛格丽特的来信把我唤醒了，信里面写着这样几句话：

> 这是我的命令：今天晚上在歌舞剧院见面，请在第三次幕间休息时来找我。
>
> 玛·戈

我把信放进抽屉里锁了起来。我这人有时候会神思恍惚，这样做了就可以在日后疑心是否真有此事时，有个实实在在的凭据。

她没有叫我在白天去看她，我也不敢贸然到她家里去；但是我实在想在傍晚以前就看到她，于是我就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和昨天一样，我又在那里看见她经过，并在那里下了马车。

七点钟，我就到了歌舞剧院[1]。

我从未这样早到剧院里去过。

那些包厢里慢慢地都坐满了人，只有一个包厢是空的：底层台前包厢。

第三幕开始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包厢里有开门的声响，我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包厢，玛格丽特出现了。

她马上走到包厢前面，往正厅前座里寻找，看到我以后，就用目光向我表示感谢。

---

① 歌舞剧院：一七九一年始建于王宫附近，一八三八年被烧毁，一八六八年重建于交易所广场，后来又迁至嘉布遣纳大街。

这天晚上她有多美啊！

她是为了我才打扮得这样漂亮的吗？难道她爱我已经爱到了这般地步，认为她越是打扮得漂亮，我就越感到幸福吗？这我还不知道，但假使她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么她是成功了，因为当她出现的时候，观众的脑袋像一片波涛似的纷纷向她转去，连舞台上的演员也对着她望，因为她刚一露面就使观众为之倾倒。

而我身上却有着这个女人的房门钥匙，三四个小时以后，她又将是我的了。

人们都谴责那些为了女戏子和妓女而倾家荡产的人，使我奇怪的倒是，他们怎么没有更进一步地为这些女人做出更加荒唐的事来呢。一定要像我这样地投入到这种生活里去，才能了解到，只有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满足她们情人的各种微小的虚荣心，才能巩固情人对她们的爱情—— 我们只能说“爱情”，因为找不到别的字眼。

接着是普律当丝在她的包厢里坐了下来，还有一个男人坐在包厢后座，就是我认识的那位 G 伯爵。

一看到他，我感到浑身冰冷。

玛格丽特一定发现了她包厢里的男人影响了我的情绪，因为她又对我笑了笑，然后把背转向伯爵，显得一门心思在看戏。到了第三次幕间休息时，她转回身去，说了几句话，伯爵离开了包厢，于是玛格丽特做手势要我过去看她。

“晚安，”我进去的时候她对我说，同时向我伸过手来。

“晚安，”我向玛格丽特和普律当丝说。

“请坐。”

“那我不是占了别人的座位啦，G 伯爵不来了吗？”

“他要来的，我叫他去买蜜饯，这样我们可以单独谈一会儿，迪韦尔诺瓦夫人是信得过的。”

“是啊，我的孩子们，”迪韦尔诺瓦夫人说，“放心好了，我什么也不会讲出去的。”

“您今天晚上怎么啦？”玛格丽特站起来，走到包厢的阴影里搂住我，吻了吻我的额头。

“我有点不舒服。”

“您应该去睡一会儿才好，”她又说，她那俏皮的神色跟她那娇小玲珑的脑袋极为相配。

“到哪里去睡？”

“您自己家里呀！”

“您很清楚我在自己家里是睡不着的。”

“那么您就不该因为看见有一个男人在我的包厢里就来给我看脸色呀。”

“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是这个原因，我一看就知道，您错了，我们别再谈这些事了。散戏后您到普律当丝家里去，一直等到我叫您，您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我难道能不服从吗？

“您仍然爱我吗？”她问。

“这还用问吗？”

“您想我了吗？”

“整天都在想。”

“我真怕我真的爱上您了，您知道吗？还是问问普律当丝吧。”

“啊！”那个女胖子回答说，“那可真叫人受不了。”

“现在，您回到您的位子上去，伯爵要回来了，没有必要让他在这里看见您。”

“为什么？”

“因为您看到他心里不痛快。”

“没有的事，不过如果您早跟我讲今天晚上想到歌舞剧院来，我也会像他一样把这个包厢的票子给您送来的。”

“不幸的是，我没有向他要他就给我送来了，还提出要陪我来。您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不能拒绝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写信告诉您我在哪里，这样您就可以见到我，因为我自己也很希望早些看到您；既然您是这样感谢我的，我就要记住这次教训。”

“我错了，请原谅我吧。”

“这就太好了，乖乖地回到您的座位上去，再不要吃什么醋了。”

她再一次吻了我，我就走出来了。

在走廊里我遇到了回包厢的伯爵。

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其实，G 伯爵在玛格丽特的包厢里出现是件极其平常的事。他过去是她的情人，给她送来一张包厢票，陪她来看戏，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既然我有一个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做情妇，当然我就应该容忍她的生活习惯。

这天晚上剩下来的时间我也不见得更好受一些，在看到

普律当丝、伯爵和玛格丽特坐上等在剧院门口的四轮马车以后，我也怏怏地走了。

可是一刻钟以后我就到了普律当丝的家里，她也刚好回来。

十三

“您来得几乎跟我们一样快！”普律当丝对我说。

“是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玛格丽特在哪儿？”

“在家里。”

“一个人吗？”

“跟G伯爵在一起。”

我跨着大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

“嗳，您怎么啦？”

“您以为我在这儿等着G伯爵从玛格丽特家里出来很有趣吗？”

“您太不通情理了。要知道玛格丽特是不能请伯爵吃闭门羹的。G伯爵跟她来往已经很久，他一直给她很多钱，现在还在给她。玛格丽特一年要花十多万法郎，她欠了很多债。只要她开口，公爵总能满足她的要求，但是她不敢要公爵负担全部开销。伯爵每年至少给她万把法郎，她不能和他闹翻。玛格丽特非常爱您，亲爱的朋友，但是您跟她的关系，为了你们各自的利益，您不应该看得过于认真的。您那七八千法郎的津贴费是不够这个姑娘挥霍的，连维修她的马车也不够。您要恰如其分地把玛格丽特当作一个聪明美丽的好姑娘对待；

做她一两个月的情人，送点鲜花、糖果和包厢票给她，其他的事您就不必操心啦！别再跟她闹什么争风吃醋的可笑把戏了。您很清楚您是在跟谁打交道，玛格丽特又不是什么贞洁女人，她很喜欢您，您也很喜欢她，其他的您就不用管了。我认为您这样容易动感情是很可爱的！您有巴黎最讨人喜欢的女人做情妇！她满身戴着钻石，在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接待您，只要您愿意，她又不要您花一个子儿，而您还要不高兴。真见鬼！您的要求也太过分了。”

“您说得对，但是我没法控制自己，一想到这个人是她的情人，我心里就别扭。”

“不过，”普律当丝接着说，“先得看看他现在还是不是她的情人？只是用得着他罢了，仅此而已。

“两天以来，玛格丽特没有让他进门，今天早上他来，她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了他的包厢票，让他陪着去看戏，接着又送她回家，到她家里去坐一会。既然您在这儿等着，他不会久留的。依我看，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事。再说，您对公爵不是也容忍下来了吗？”

“是的，可是公爵是个老头儿呀，我拿得准玛格丽特不是他的情妇。再说，人们一般也只能容忍一个这样的关系，哪里还能容忍两个呢。行这种方便真像是一个圈套，同意这样做的男人，即便是为了爱情也罢，活像下层社会里用这种默许的方法去赚钱的人一样。”

“啊！我亲爱的，您太老脑筋了！我见过多少人而且还都是些最高贵，最英俊，最富有的人，他们都在做我劝您做的这种事。何况干这种事又不费什么力气，用不到害臊，大可

问心无愧！这样的事司空见惯。而且作为巴黎的妓女，她们不同时有那么三四个情人的话，您要她们怎样来维持那样的排场呢？不可能有谁有一笔那么巨大的家产来独力承担像玛格丽特那样一个姑娘的花费的。每年有五十万法郎的收入，在法国也可算是一个大财主了。可是，我亲爱的朋友，有了五十万法郎的年金还是应付不了，这是因为：一个有这样一笔进款的男人，总有一座豪华的住宅，还有一些马匹、仆役、车辆，还要打打猎，还要应酬交际。一般说一个这样的人总是结过婚的，他有孩子，要跑马，要赌钱，要旅行，谁知道他还要干些什么！这些生活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一旦改变，别人就要以为他破产了，就会有流言蜚语。这样算下来，这个人即使每年有五十万法郎的收入，他一年里面花在一个女人身上的钱决不能超过四万到五万法郎，这已经是相当多的了。那么，这个女人就需要别的情人来弥补她开支的不足，玛格丽特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像天上掉下了奇迹似的遇上了一个有万贯家财的老头儿，他的妻子和女儿又都死掉了，他的那些侄子外甥自己也很有钱。因此玛格丽特可以有求必应，不必付什么代价，但即便他是这么一个大富翁，每年也至多给她七万法郎，而且我可以断定，假如玛格丽特再要求得多一些，尽管他家大业大，并且也疼爱她，他也会拒绝的。”

“在巴黎，那些一年只有两三万法郎收入的年轻人，也就是说，那些勉强能够维持他们自己那个圈子里的生活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有一个像玛格丽特那样的女人做情妇的话，他们心里很明白，他们给她的钱还不够付她的房租和仆役的工资。他们不会对她说他们知道这些情况，他们视而不见，装

聋作哑，当他们玩够了，就一走了之。如果他们爱好虚荣，想负担一切开销，那就会像个傻瓜似的落得个身败名裂，在巴黎欠下十万法郎的债，最后跑到非洲去送掉性命完事。您以为那些女人就会因此而感激他们吗？根本不会；相反，她们会说她们为了他们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会说在他们相好的时候，倒贴了他们钱财。啊！您觉得这些事很可耻，是吗？这些都是事实。您是一个可爱的青年，我从心底里喜欢您，我在妓女圈子里已经混了二十个年头了，我知道她们是些什么人，也知道应该怎样来看待她们，因此，我不愿意看到您把一个漂亮姑娘的逢场作戏当了真。

“再说，除此之外，”普律当丝继续说，“如果公爵发现了你们的私情，要她在您和他之间选择，而玛格丽特因为爱您而放弃了伯爵和公爵，那么她为您作出的牺牲就太大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您能为她作出同样的牺牲吗？您？当您感到厌烦了，当您不再需要她的时候，您怎样来赔偿她为您蒙受的损失呢？什么也没有！您可能会把她和她那个天地隔绝开来，那个天地里有她的财产和她的前途，她也可能把她最美好的岁月给了您，而您却会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倘若您是一个普通的男人，那么您就会揭她过去的伤疤，对她说您也只不过像她过去的情人那样离开了她，使她陷入悲惨的境地；或者您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觉得有责任把她留在身边，那么您就要为自己招来不可避免的不幸。因为，这种关系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可以原谅的，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就不一样了。这种男人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爱情，成了您一切事业的累赘，它不容于家庭，也使您丧失雄心壮志。所以，

相信我的话吧，我的朋友，您要实事求是些，是什么样的女人就当什么样的女人来对待，无论在哪一方面，也不要让自己去欠一个妓女的情分。”

普律当丝说得合情合理，很有逻辑，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无言以对，只是觉得她说得对，我握住她的手，感谢她给我的忠告。

“算了，算了，”她对我说，“丢开这些讨厌的大道理，开开心心做人吧，生活是美好的，亲爱的，就看您对人生抱什么态度。喂，去问问您的朋友加斯东吧，我对爱情有这样的看法，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您应该明白这些道理，不然您就要成为一个不知趣的孩子了。因为隔壁还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正在不耐烦地等她家里的客人离开，她在想您，今天晚上她要和您一起过，她爱您，我对此有充分把握。现在，您跟我一起到窗口去吧，等着瞧伯爵离开，他很快就会让位给我们的。”

普律当丝打开一扇窗子，我们肩并肩地倚在阳台上。

我望着路上稀少的行人，脑子里却杂念丛生。

听了她刚才对我讲的一番话，我心乱如麻，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她说得有道理，然而我对玛格丽特的一片真情，很难和她讲的这些道理联系得上，因此我不时地唉声叹气，普律当丝听见了，就回过头来向我望望，耸耸肩膀，活像一个对病人失去信心的医生。

“由于感觉的迅速，”我心里想，“因此我们就感到人生是那么短促！我认识玛格丽特只不过两天，昨天开始她才成了我的情妇，但她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思想、我的心灵和我的

生命里，以致这位G伯爵的来访使我痛苦万分。”

伯爵终于出来了，坐上车子走了。普律当丝关上窗子。

就在这个时候玛格丽特叫我们了。

“快来，刀叉已经摆好，”她说，“我们就要吃夜宵了。”

当我走进玛格丽特家里的时候，她忙向我跑来，搂住我的脖子，使劲地吻我。

“我们还老是要闹别扭吗？”她对我说。

“不，以后不闹了，”普律当丝回答说，“我跟他讲了一通道理，他答应要听话了。”

“那太好了。”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床上望去，床上没有凌乱的迹象；至于玛格丽特，她已经换上了白色的睡衣。

大家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娇媚、温柔、多情，玛格丽特什么也不缺，我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我没有权利再向她要求什么了。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感到无限幸福，我像维吉尔笔下的牧羊人一样，坐享着一位天神、更可以说是一位女神赐给我的欢乐。

我尽力照普律当丝的劝告去办，强使自己跟那两个女伴一样快乐；她们的感情是自然的，我却是硬逼出来的。我那神经质的欢笑几乎像哭一样，她们却信以为真。

吃完夜宵以后，只剩下我跟玛格丽特两个人了，她像往常一样，过来坐在炉火前的地毯上，愁容满面地望着炉子里的火焰。

她在沉思！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怀着恋情，几乎还带着恐惧地望着她，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准备为她忍受的痛

苦。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知道。”

“我在想办法，我已经想出来了。”

“什么办法？”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把这件事的结果告诉你。那就是一个月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我将什么也不欠，我们可以一起到乡下避暑去了。”

“难道您就不能告诉我用的是什么办法吗？”

“不能，只要你能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那一切定能成功。”

“那么这个办法是您一个人想出来的吗？”

“是的。”

“而且由您一个人去办吗？”

“由我一个人来承受烦恼，”玛格丽特微笑着对我说，这种微笑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但是由我们来共同分享好处。”

听到“好处”这两个字我不禁脸红了，我想起了玛侬·莱斯科和德·格里欧两人一起把B先生当作冤大头[1] 的事。

我站起身来，用稍嫌生硬的语气回答说：

“亲爱的玛格丽特，请允许我只分享我自己想出的办法的好处，而且是由我自己参加的事情中所得到的好处。”

“这是什么意思？”

① 《玛侬·莱斯科》这本小说里的一个情节。玛侬瞒着她的情人，和B先生来往，诈骗B先生的钱财。

“这意思是，我非常怀疑G伯爵在这个美妙的办法里面是不是您的合伙人，对于这个办法我既不负担责任，也不享受它的好处。”

“您真是个孩子，我还以为您是爱我的哩，我想错了，那么好吧。”

说到这里，她站了起来，打开钢琴开始弹那首《邀舞曲》，一直弹到她总是弹不下去的那段为止。

不知道她是习惯于弹这支乐曲呢、还是为了要我回想起我们相识那天的情景，我所记得的，就是一听到这个曲调以后，往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于是，我向她走过去，用双手捧住她的头吻了吻。

“您原谅我吗？”我对她说。

“您瞧，”她对我说，“我们相识才两天，而我已经有些事情要原谅您了，您说过要盲目服从我，但您说话不算数。”

“您叫我怎么办呢，玛格丽特，我太爱您了，我对您任何一点想法都要猜疑，您刚才向我提到的事使我快乐得心花怒放，但是实行这个计划的神秘性却使我感到难受。”

“看您，冷静一点吧，”她握着我两只手说，同时带着一种使我无法抗拒的媚人的微笑凝视着我，“您爱我，是吗？那么如果就您和我两个人在乡下过三四个月，您会感到高兴的吧。我也一样，能够过几天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那种清静生活，我将觉得很幸福。我不但觉得幸福，而且这种生活对我的健康也有好处。要离开巴黎这么长时间，总得先把我的事情安排一下，像我这样一个女人，杂事总是很多的。好吧，我总算有了法子来安排一切，安排我的那些杂事和我对您的爱情，

是的，对您的爱情，请别笑，我爱您爱得发疯呢！而您现在却神气得很，说起大话来啦。真是孩子气，十足的孩子气，您只要记住我爱您，其他您什么也不要管。同意吗？嗯？”

“您想做的我都同意，这您是很清楚的。”

“那么，一个月以内，我们就可以到某个乡村去，在河边散步，喝鲜奶。我，玛格丽特·戈蒂埃说这样的话，您可能会感到奇怪吧，我的朋友。这种看来似乎使我十分幸福的巴黎生活，一旦不能激起我的热情，就会使我感到厌烦，因此我突然向往起能使我想起童年时代的那种安静生活。无论是谁都有他的童年时代。喔！您放心，我不会跟您说我是一个退役上校的女儿，或者说我是从圣德尼[①] 培养出来的。我是一个乡下的穷姑娘，六年前我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这样您就放心了，是吗？那么为什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您说要跟您分享我所得到的快乐。因为我看出您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您自己才爱我的。而别人，从来就是为了他们自己而爱我。

“我过去经常到乡下去，但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一心想去；对这一次唾手可得的幸福我就指望着您了，别跟我闹别扭，让我得到这个幸福吧！您可以这样想：她活不长了，她第一次要求我做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就不答应她，我以后会不会后悔呢？”

对这些话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尤其是我还在回味着第一夜的恩爱，盼望着第二夜到来的时候。

① 圣德尼：巴黎北部的一个小城市，那里有荣誉勋位团的女子学校。

一个小时以后，玛格丽特已经躺在我的怀抱里，那时她即使要我去犯罪我也会听从的。

早晨六点钟我要走了，在走之前我问她说：

“今晚见吗？”

她热烈地吻我，但是没有回答我的话。

白天，我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

亲爱的孩子：

我有点不舒服，医生嘱咐我休息，今晚我要早些睡，我们就不见面了。但是为了给您补偿，明天中午我等您。我爱您。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她在骗我！

我额头上沁出一阵冷汗，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女人，因此这个猜疑使我心烦意乱。

然而，我应该预料到，跟玛格丽特在一起，这种事几乎每天都可能发生。这种事过去我和别的情妇之间也经常出现，但是我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那么这个女人对我的生命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支配力呢？

这时候我想，既然我有她家里的钥匙，我何不就像平时一样去看她。这样我会很快知道真相，如果我碰到一个男人的话，我就打他的耳光。

这时，我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在那里溜达了足足有四个小时，她没有出现。晚上，凡是她经常去的几家剧院我都去了，哪一家也没有她的影子。

十一点钟，我来到了昂坦街。

玛格丽特家的窗户里没有灯光，我还是拉了门铃。

看门人问我找哪一家。

“找戈蒂埃小姐家。”我对他说。

“她还没有回来。”

“我到上面去等她。”

“她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当然，既然我有钥匙，我可以不理睬这个不让我进去的禁令，但是我怕闹出笑话来，于是我就走了。

不过，我没有回家，我离不开这条街，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玛格丽特的房间。我似乎还想打听些什么消息，或者至少要使自己的猜疑得到证实。

将近午夜,一辆我非常熟悉的马车在九号门前停了下来。

G 伯爵下了车，把车子打发走了以后，就进了屋子。

那时候，我巴望别人像对我一样地告诉他说玛格丽特不在家，巴望看见他退出来；但是一直等到早晨四点钟，我还在等着。

三个星期以来，我受尽痛苦，但是，和那一晚的痛苦比起来，那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十四

一回到家里，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凡是受过哪怕只有一次欺骗的男人就不会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

我一肚子难忍的怒火，暗暗痛下决心：必须立即和这种

爱情一刀两断。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天明后去预订车票，回到我父亲和妹妹那儿去,他们两人对我的爱是没有疑问的,也决不会是虚情假意。

但是我又不愿意在玛格丽特还没有弄清楚我离开她的原因之前就走。作为一个男人，只有在跟他的情人恩断义绝的时候才会不告而别。

我反复思考着应该怎样来写这封信。

我的这位姑娘和所有其他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以前我太抬举她了，她把我当小学生看待。为了欺骗我，她耍了一个简单的手段来侮辱我，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这时，我的自尊心就占了上风。必须离开这个女人，还不能让她因为知道了这次破裂使我很痛苦而感到高兴。我眼里噙着恼怒和痛苦的泪水，用最端正的字体给她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希望您昨天的不适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昨天晚上十一点钟，我来打听过您的消息，有人回答说您还没有回来。G 先生比我幸运,因为在我之后不久他就到您那儿去了，直到清晨四点钟他还在您那里。

请原谅我使您度过了一些难受的时刻，不过请放心，我永远也忘不了您赐给我的那段幸福时刻。

今天我本应该去打听您的消息，但是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了。

再见吧，亲爱的玛格丽特，我希望自己能像一

个百万富翁似地爱您，但是我力不从心；您希望我能像一个穷光蛋似地爱您，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那么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对您来说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

我奉还您的钥匙，我还未用过它，它对您会有用的，假如您经常像昨天那样不舒服的话。

您看到了，如果不狠狠地嘲笑她一下，我是无法结束这封信的，这证明我心里还是多么爱她啊。

我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十来遍，想到这封信会使玛格丽特感到痛苦，我心里稍许平静了一些。我竭力使自己保持住信里装出来的感情。当我的仆人在八点钟走进我的房间时，我把信交给他，要他马上送去。

“是不是要等回信？”约瑟夫——我的仆人像所有的仆人一样都叫约瑟夫——问我。

“如果有人问您要不要回信，您就说您什么也不知道，但您要等着。”

我希望她会给我回信。

我们这些人是多么可怜，多么软弱啊！

在约瑟夫去送信的那段时间内，我心情激动到了顶点。一会儿我想起了玛格丽特是怎样委身于我的，我自问我究竟有什么权利写这样一封唐突无礼的信给她，她可以回答我说不是G先生欺骗了我，而是我欺骗了G先生，一些情人众多的女人都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一会儿我又想起了这个姑娘的

誓言，我要使自己相信我的信写得还是太客气，那里面并没有什么严厉的字句足以惩罚一个玩弄我纯洁的爱情的女人。随后，我又想还是不给她写信，而是在白天到她家里去的好，这样我就会因为看到她掉眼泪而感到痛快。

最后我寻思她将怎样答复我，我已经准备接受她即将给我的解释。

约瑟夫回来了。

“怎么样？”我问他。

“先生，”他回答我说，“夫人在睡觉，还没有醒，但是只要她拉铃叫人，就会有人把信给她，如果有回信，他们会送来的。”

她还睡着哪！

有多少次我几乎要派人去把这封信取回来，但是我总是这样想：

“信可能已经交给她了，如果我派人去取信的话，就显得我在后悔了。”

越是接近应该收到她回信的时刻，我越是后悔不应该写那封信。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都敲过了。

十二点的时候，我几乎要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去赴约会了，最后我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来挣脱这个使我窒息的束缚。

像有些心中有所期待的人一样，我也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只要我出去一会儿，回来时就会看到回信。因为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的回信总是在收信人不在家的时候送到的。

我借口吃午饭上街去了。

我平时习惯在街角的富瓦咖啡馆用午餐，今天我却没有去，而宁愿穿过昂坦街，到王宫大街去吃午饭。每逢我远远看到一个妇人，就以为是纳尼娜给我送回信来了。我经过昂坦街，却没有碰到一个送信人。我到了王宫大街，走进了韦利饭店，侍者侍候我吃饭，更可以说他把能想到的菜全给我端来了，因为我没有吃。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墙上的时钟看。

我回到家里，深信马上就会收到玛格丽特的回信。

看门人什么也没有收到。我还希望信已经交给仆人，但是他在我出门后没有看到有谁来过。

如果玛格丽特给我写回信的话，她早就该给我写了。

于是，我对那封信里的措辞感到后悔了，我本来应该完全保持缄默，这样她可能会感到不安而有所行动；因为她看到我没有去赴上一天讲好的约会就会问我失约的原因，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能把原因告诉她；这样一来，她除了为自己辩解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而我所要的也就是她的辩解。我已经觉得，不管她提出什么辩解的理由，我都会相信的，只要能再见到她，我什么都愿意。

我还以为她会亲自登门，但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她并没有来。

玛格丽特的确与别的女人不一样，因为很少女人在收到像我刚才写的那样一封信以后会毫无反应。

五点钟，我奔向香榭丽舍大街。

“如果我遇到她的话，”我心里想，“我要装出一副满不在

乎的样子，那么她就会相信我已经不再想她了。”

在王宫大街拐角上，我看见她乘着车子经过，这次相遇是那么突然，我的脸都发白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出我内心的激动；我是那么慌张，只看到了她的车子。

我不再继续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而去浏览剧院的海报：我还有一个看到她的机会。

在王宫剧院，有一次首场演出，玛格丽特是必去无疑的。

我七点钟到了剧院。

所有的包厢都坐满了，但是玛格丽特没有来。

于是，我离开了王宫剧院，凡是她经常去的剧院我一家一家都跑遍了：歌舞剧院、杂耍剧院、喜剧歌剧院。

到处都找不到她的影踪。

要么我的信使她过于伤心，她连戏都不想看了；要么她怕跟我见面，免得作一次解释。

这些都是我走在大街上时由虚荣心引起的想法。突然我碰到了加斯东，他问我从哪儿来。

“从王宫剧院来。”

“我从大歌剧院来，”他对我说，“我还以为您也在那里呢。”

“为什么？”

“因为玛格丽特在那儿。”

“啊！她在那儿吗？”

“在那儿。”

“一个人吗？”

“不是，跟一个女朋友在一起。”

“没有别人吗？”

“G 伯爵到她包厢里待了一会儿，但是她跟公爵一块儿走了。我一直以为您也会去的。我旁边有一个位子今天晚上一直空着，我还以为这个座位是您订下的呢。”

“但是为什么玛格丽特到那儿去，我也得跟着去呢？”

“因为您是她的情人嘛，不是吗？”

“那是谁对您说的？”

“普律当丝呀，我是昨天遇到她的。我祝贺您，我亲爱的，这可是一个不太容易到手的漂亮情妇哪，别让她跑了，她会替您争面子的。”

加斯东这个简单的反应，说明我的敏感有多么可笑。

如果我昨天就遇到他，而且他也跟我这样讲的话，我肯定不会写早上那封愚蠢的信。

我几乎马上想到普律当丝家里去，要她去对玛格丽特说我有话对她说，但是我又怕她为了报复而拒绝接待我。于是，我又经过昂坦街回到了家里。

我又问了看门人有没有给我的信。

没有！

我躺在床上想：“她大概要看看我还会耍什么新花样，看看我是不是想收回我今天早上的信。但是她看到我没有再给她写信，明天她就会写信给我的。”

那天晚上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莫及，我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不能入睡，心里烦躁不安，妒火中烧。想当初如果听任事情自然发展的话，我此刻大概正偎依在玛格丽特的身旁，听着她的绵绵情话，这些话我总共才听到过两次，每

当我一个人想起这些话时，我都会两耳发热。

那时候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理智告诉我是我错了；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想，都应该说玛格丽特是爱我的。第一，她准备跟我两个人单独到乡下去避暑；第二，没有任何原因迫使她做我的情妇。我的财产是不够她日常开销的，甚至还满足不了她一时兴起的零星开支。因此，她唯一有希望在我身上得到的是一种真诚的感情。她的生活充满了商业性的爱情，这种真诚的感情能使她得到休息；我却在第二天就毁了她这种希望，她两夜的恩情换来的是我无情的嘲笑。因此我的行为不但很可笑，而且很粗暴。我又没有付过她一个钱，哪有权利来谴责她的生活？我第二天就溜之大吉，这不就像一个情场上的寄生虫，生怕别人拿帐单要他付饭钱么？怎么！我认识玛格丽特才三十六个小时，做她的情人才二十四个小时，我就在跟她怄气了！她能分身来爱我，我非但不感到幸福，还想一人独占她，强迫她一下子就割断她过去的一切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她今后的生活来源。我凭什么可以责备她？一点也没有。她完全可以和某些大胆泼辣的女人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她要接待另外一个情人，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写信对我说她不舒服。我没有相信她信里的话，我没有到除了昂坦街以外的巴黎各条街道上去溜达，我没有跟朋友们一起去消磨这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在她指定的时间再去会她，却扮演起奥赛罗[①]的角色来了，我窥视她的行动，自

① 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主角，后比喻所有嫉妒、多疑和凶暴的丈夫。

以为不再去看她是对她的惩罚。实际上恰恰相反，她应该为这种分离感到高兴，她一定觉得我愚蠢到极点，她的沉默甚至还谈不上是怨恨我，而是看不起我。

那么我是不是该像对待一个妓女似的送玛格丽特一件礼物，别让她怀疑我吝啬刻薄，这样我们之间就两讫了；但是我不愿我们的爱情沾上一点点铜臭味，否则的话，即使不是贬低了她对我的爱情，至少也是玷污了我对她的爱情。再说既然这种爱情是那么纯洁，容不得别人染指，那么更不能用一件礼品—— 不论这件礼品有多么贵重—— 来偿付它赐予的幸福—— 无论这个幸福是多么短暂。

这就是我那天晚上翻来覆去所想的，也是我随时准备要去向玛格丽特说的。

一直到天亮我还没有睡着，我发烧了，除了玛格丽特外我什么都不想。

您也懂得，必须做出果断的决定：要么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要么从此不再多心猜疑，如果她仍然肯接待我的话。

但是您也知道，在下决心以前总是要踌躇再三的。我在家里呆不住，又不敢到玛格丽特那里去，我就想法子去接近她，一旦成功的话，就可以说是出于偶然，这样我的面子也能保住了。

九点钟到了，我匆匆赶到普律当丝家里，她问我一清早去找她有什么事。

我不敢直率地告诉她我是为什么去的，我只是告诉她我一大早出门是为了在去 C 城的公共马车上订一个座位：我父亲住在 C 城。

“能在这样的好天气离开巴黎，”她对我说，“您真是好福气。”

我望望普律当丝，寻思她是不是在讥笑我。

但是她脸上的神态是一本正经的。

“您是去向玛格丽特告别吗？”她又接着说，脸上还是那么严肃。

“不是的。”

“这样很好。”

“您以为这样好吗？”

“当然啦，既然您已经跟她吹了，何必再去看她呢？”

“那么您知道我们吹了？”

“她把您的信给我看了。”

“那么她对您说什么啦？”

“她对我说：‘亲爱的普律当丝，您那位宝贝不懂礼貌，这种信只能在心里想想，哪能写出来呢。’”

“她是用什么语气对您说的？”

“是笑着说的，她还说：‘他在我家里吃过两次夜宵，连上门道谢都还没有来过呢。’”

这就是我的信和我的嫉妒所产生的结果。我在爱情方面的虚荣心受到了残酷的损伤。

“昨天晚上她在干什么？”

“她到大歌剧院去了。”

“这我知道，后来呢？”

“她在家里吃夜宵。”

“一个人吗？”

“我想，是跟G伯爵一起吧。”

这样说来我和她的决裂丝毫没有改变玛格丽特的习惯。

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就会对您说：

“决不要再去想这个不爱您的女人了。”

我勉强笑了笑说：“好吧，看到玛格丽特没有为我而感到难过，我很高兴。”

“她这样做是很合情理的。您已经做了您应该做的事，您比她更理智些，因为这个姑娘爱着您，她一张口就谈到您，她是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的。”

“既然她爱我，为什么不给我写回信呢？”

“因为她已经知道她是不该爱您的。再说女人们有时候能容忍别人在爱情上欺骗她们，但决不允许别人伤害她们的自尊心，尤其是一个人做了她两天情人就离开她，那么不管这次决裂原因何在，总是要伤害一个女人的自尊心的。我了解玛格丽特，她宁死也不会给您写回信的。”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就此拉倒，她会忘记您，您也会忘记她，你们双方谁也别埋怨谁。”

“但是如果我写信求她饶恕呢？”

“千万不要这样做，她可能会原谅您的。”

我差一点跳起来搂普律当丝的脖子。

一刻钟以后，我回到家里，接着就给玛格丽特写信。

有一个人对他昨天写的信表示后悔，假使您不宽恕他，他明天就要离开巴黎，他想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拜倒在您脚下，倾诉他的悔恨。

什么时候您可以单独会见他？因为您知道，做忏悔的时候是不能有旁人在场的。

我把这封用散文写的情诗折了起来，差约瑟夫送去，他把信交给了玛格丽特本人，她回答说她过一会儿就写回信。

我一直没有出门，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出去了一会儿，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我还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我不能再这样痛苦下去了，决定明天就动身。

由于下了这个决心，我深知即便躺在床上，我也是睡不着的，我便动手收拾行李。

十五

我和约瑟夫为我动身做准备，忙了将近一个小时，突然有人猛拉我家的门铃。

“要不要开门？”约瑟夫问我。

“开吧，”我对他说，心里在嘀咕谁会在这种时候上我家来，因为我不敢相信这会是玛格丽特。

“先生，”约瑟夫回来对我说，“是两位太太。”

“是我们，阿尔芒，”一个嗓子嚷道，我听出这是普律当丝的声音。

我走出卧室。

普律当丝站着观赏我会客室里的几件摆设，玛格丽特坐在沙发椅里沉思。

我进去以后径直向她走去，跪下去握住她的双手，激动万分地对她说："原谅我吧。"

她吻了吻我的前额对我说：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原谅您了。"

"否则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的来访凭什么要改变您的决定呢？我不是来阻止您离开巴黎的。我来，是因为我白天没有时间给您写回信，又不愿意让您以为我在生您的气。普律当丝还不让我来呢，她说我也许会打扰您的。"

"您，打扰我？您，玛格丽特！怎么会呢？"

"当然罗！您家里可能有一个女人，"普律当丝回答说。"她看到又来了两个可不是好玩的。"

在普律当丝发表她的高论时，玛格丽特注意地打量着我。

"我亲爱的普律当丝，"我回答说，"您简直是在胡扯。"

"您这套房间布置得很漂亮，"普律当丝抢着说，"我们可以看看您的卧室吗？"

"可以。"

普律当丝走进我的卧室，她倒并非真要参观我的卧室，而是要赎补她刚才的蠢话，这样就留下玛格丽特和我两个人了。

于是我问她："您为什么要带普律当丝来？"

"因为看戏时她陪着我，再说离开这里时也要有人陪我。"

"我不是在这儿吗？"

"是的，但是一方面我不愿意麻烦您，另一方面我敢肯定您到了我家门口就会要求上楼到我家，而我却不能同意，我不愿意因我的拒绝而使您在离开我时又有了一个埋怨我的权

利。”

“那么您为什么不能接待我呢？”

“因为我受到严密的监视，稍不注意就会铸成大错。”

“仅仅是这个原因吗？”

“如果有别的原因，我会对您说的，我们之间不再有什么秘密了。”

“嗳，玛格丽特，我不想拐弯抹角地跟您说话，老实说吧，您究竟有些爱我吗？”

“爱极了。”

“那么，您为什么欺骗我？”

“我的朋友，倘若我是一位什么公爵夫人，倘若我有二十万利弗尔年金，那么我在做了您的情妇以后又有了另外一个情人的话，您也许就有权利来问我为什么欺骗您；但是我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我有的是四万法郎的债务，没有一个铜子的财产，而且每年还要花掉十万法郎，因此您的问题提得毫无意义，我回答您也是白费精神。”

“真是这样，”我的头垂在玛格丽特的膝盖上说，“但是我发疯似地爱着您。”

“那么，我的朋友，您就少爱我一些，多了解我一些。您的信使我很伤心，如果我的身子是自由的，首先我前天就不会接待伯爵，即使接待了他，我也会来求您原谅，就像您刚才求我原谅一样，而且以后除了您我也不会再有其他情人了。有一阵子我以为我也许能享受到六个月的清福，您又不愿意，您非要知道用的是什么方法，啊，天哪！用什么方法还用问吗？我采用这些方法时所作的牺牲比您想象的还要大，我本来可以对您说：我需要两万法郎；您眼下正在爱我，兴许会

筹划到的，等过后可能就要埋怨我了。我情愿什么都不麻烦您，您不懂得我对您的体贴，因为这是我的一番苦心。我们这些女人，在我们还有一点良心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和做的事都有深刻的含义，这是别的女人所不能理解的；因此我再对您说一遍，对玛格丽特·戈蒂埃来说，她所找到的不向您要钱又能还清债务的方法是对您的体贴，您应该默不作声地受用的。如果您今天才认识我，那么您会对我答应您的事感到非常幸福，您也就不会盘问我前天干了些什么事。有时候我们被迫牺牲肉体以换得精神上的满足，但当精神上的满足也失去了以后，我们就更加觉得痛苦不堪了。”

我带着赞赏的心情听着和望着玛格丽特。当我想到这个人间尤物，过去我曾渴望吻她的脚，现在她却让我看到了她的思想深处，并让我成为她生活中的一员，而我现在对此却还不满意，我不禁自问，人类的欲望究竟还有没有个尽头。我这样快地实现了我的梦想，可我又在得寸进尺了。

“这是真的，”她接着说，“我们这些受命运摆布的女人，我们有一些古怪的愿望和不可思议的爱情。我们有时为了某一件事，有时候又为了另一件事而委身于人。有些人为我们倾家荡产，却一无所得，也有些人只用一束鲜花就换得了我们。我们凭一时高兴而随心所欲，这是我们仅有的消遣和唯一的借口。我委身于你[①] 比谁都快，这我可以向你起誓，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我吐血就握住我的手，还流了眼泪，因

① 在法语对话中一般用第二人称复数（您）代替第二人称单数（你），表示客气；但对亲密的人仍用第二人称单数（你）。本书中对称时，“您”、“你”有时换用，视当时讲话者的心情和场合而定。

为你是唯一真正同情我的人。我要告诉你一个笑话：从前我有一只小狗，当我咳嗽的时候，它总是用悲哀的神气瞅着我，它是我唯一喜爱过的动物。

“它死的时候，我哭得比死了亲娘还要伤心，我的的确确挨了我母亲十二年的打骂。就这样，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你，就像爱上了我的狗一样。如果男人们都懂得用眼泪可以换到些什么，他们就会更讨人的喜爱，我们也不会这样挥霍他们的钱财了。

“你的来信暴露了你的真相,这封信告诉我你的心里并不明白，从我对你的爱情来说，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事，也没有比这封信给我的伤害更大的了，要说这是嫉妒的结果，这也是真的，但是这种嫉妒是很可笑的，也是很粗暴的。当我收到你来信时，我已经够难受的了，本来我打算到中午去看你，和你一起吃午饭，只有在看到你以后，我才能抹掉始终纠缠在我脑海里的一些想法，而在认识你以前，这些事我是根本不当一回事的。

“而且，”玛格丽特继续说，“我相信也只有在你面前，我才可以推诚相见，无所不谈。那些围着像我一样的姑娘转的人都喜欢对她们的一言一语寻根究底，想在她们无意的行动里找出什么含义来。我们当然没有什么朋友，我们有的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情人，他们挥霍钱财并非像他们所说的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虚荣心。

“对于这些人，当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快乐；当他们要吃夜宵的时候，我们必须精力充沛；当他们疑神疑鬼的时候，我们也要疑神疑鬼。我们这些人是不能有什么良心的，

否则就要被嘲骂，就要被诋毁。

“我们已经身不由己了，我们不再是人，而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他们要满足自尊心时最先想到的是我们，但他们又把我们看得比谁都不如。我们有一些女朋友，但都是像普律当丝那样的女朋友，她们过去也是妓女，挥霍惯了，但现在人老了，不允许她们这样做了，于是，她们成了我们的朋友，更可以说成了我们的食客。她们的友情甚至到了可供驱使的地步，但从来也到不了无私的程度。她们总是给我们出些怎样捞钱的点子。只要她们能借此赚到一些衣衫和首饰，能经常乘着我们的车子出去逛逛，能坐在我们的包厢里看戏，我们即使有十几个情人也不关她们的事。她们拿去了我们前一天用过的花束，借用我们的开司米披肩。即使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她们也要求我们双倍的谢礼，否则她们是不会为我们效劳的。那天晚上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普律当丝给我拿来了六千法郎，这是我请她到公爵那里替我要来的。她向我借去了五百法郎，这笔钱她是永远不会还我的，要么还我几顶用不着她们破费一个子儿的帽子。

“因此我们，或者不如说我，只能够有一种幸福，这就是找一个地位高的男人。像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日夜受病痛折磨的苦命人，唯一的幸福也就是找到一个因其超脱而不来过问我的生活的男人，他能成为一个重感情轻肉欲的情人。我过去找到过这个人，就是公爵，但公爵年事已高，既不能保护我又不能安慰我。我原以为能够接受他给我安排的生活，但是你叫我怎么办呢？我真厌烦死了。假如一个人注定要受煎熬而死，跳到大火中去烧死和用煤气来毒死不都是一个样吗！

“那时候，我遇到了你，你年轻、热情、快乐，我想使你成为我在表面热闹实际寂寞的生活中寻找的人。我在你身上所爱的，不是现在的人，而是以后应该变成的人。你不接受这个角色，认为这个角色对你不适合而拒不接受，那么你也不过是一个一般的情人；你就像别人一样付钱给我吧，别再谈这些事了。”

说过这段长长的表白后，玛格丽特很疲乏，她靠在沙发椅背上，为了忍住一阵因虚弱而引起的阵咳，她把手绢按在嘴唇上，甚至把眼睛都蒙上了。

“原谅我，原谅我，”我喃喃地说，“一切我自己也已经明白了，但是我愿意听你把这些说出来，我最最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们只要记住一件事，把其余的丢在脑后吧；那就是我们永不分离，我们年纪还很轻，我们相亲相爱。

“玛格丽特，随便你把我怎样都行，我是你的奴隶，你的狗；但是看在上天的份上，把我写给你的信撕掉吧，明天别让我走，否则我要死的。”

玛格丽特把我给她的信从她衣服的胸口里取出来，还给了我，她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对我说：

“看，我把信给你带来了。”

我撕掉了信，含着眼泪吻着她向我伸过来的手。

这时候普律当丝又来了。

“您说，普律当丝，您知道他要求我什么事？”玛格丽特说。

“他要求您原谅。”

“正是这样。”

“您原谅了吗？”

“当然罗，但是他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他要和我们一起吃夜宵。”

“您同意了吗？”

“您看呢？”

“我看你们两个都是孩子，都很幼稚，但是我现在肚子已经很饿了，你们早一点讲好，我们就可以早一点吃夜宵。”

“走吧，”玛格丽特说，“我们三个人一齐坐我的车子去好啦。”“喂！”她转身对我说，“纳尼娜就要睡觉了，您拿了我的钥匙去开门，注意别再把它丢了。”

我紧紧地拥抱着玛格丽特，差一点把她给闷死。

这时候约瑟夫进来了。

“先生，”他自鸣得意地说，“行李捆好了。”

“全捆好了吗？”

“是的，先生。”

“那么，打开吧，我不走了。”

十六

阿尔芒接下去对我说：“我本来可以把我们结合的起因简单扼要地讲给您听，但是我想让您知道是通过了哪些事件、经历了哪些曲折，我才会对玛格丽特百依百顺，玛格丽特才会把我当作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伴侣。”

就在她来找我的那个晚上的第二天，我把《玛侬·莱斯科》送给了她。

从此以后，因为我不能改变我情妇的生活，就改变我自己的生活。首先我不让脑子有时间来考虑我刚才接受的角色，因为一想到这件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十分难受。过去我的生活一直是安静清闲的，现在突然变得杂乱无章了。别以为一个不贪图钱财的妓女的爱情，花不了您多少钱。她有千百种嗜好：花束、包厢、夜宵、郊游，这些要求对一个情妇是永远不能拒绝的，而又都是很费钱的。

我对您说过了，我是没有财产的。我父亲过去和现在都是C城的总税务官，他为人正直，名声极好，因此他借到了担任这个职位所必需的保证金。这个职务给他每年带来四万法郎的收入，十年做下来，他已偿还了保证金，并且还替我妹妹攒下了嫁妆。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我母亲去世后留下六千法郎的年金，他在谋到他所企求的职务那天就把这笔年金平分给我和我妹妹了。后来在我二十一岁那年，父亲又在我那笔小小的收入上增加了一笔每年五千法郎的津贴费，我就有了八千法郎一年。他对我说，如果在这笔年金收入之外，我还愿意在司法界或者医务界里找一个工作的话，那么我在巴黎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很舒服。因此我来到了巴黎，攻读法律，得到了律师的资格，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把文凭放在口袋里，让自己稍许过几天巴黎那种懒散的生活。我非常省吃俭用，可是全年的收入只够我八个月的花费。夏天四个月我在父亲家里过，这样合起来就等于有一万两千法郎的年金收入，还赢得了一个孝顺儿子的美誉，而且我一个铜

子的债也不欠。

这就是我认识玛格丽特时候的景况。

您知道我的日常开销自然而然地增加了，玛格丽特是非常任性的。有些女人把她们的生活寄托在各种各样的娱乐上面，而且根本不把这些娱乐看作是什么了不起的花费。玛格丽特就是这样的女人。结果，为了尽可能跟我在一起多呆些时间，她往往上午就写信约我一起吃晚饭，并不是到她家里，而是到巴黎或者郊外的饭店。我去接她，再一起吃饭，一起看戏，还经常一起吃夜宵，我每天晚上要花上四五个路易，这样我每月就要有二千五百到三千法郎的开销，一年的收入在三个半月内就花光了，我必须借款，要不然就得离开玛格丽特。

可是我什么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接受这后一种可能性。

请原谅我把这么许多琐碎的细节都讲给您听，可是您下面就会看到这些琐事和以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我讲给您听的是一个真实而简单的故事，我就让这个故事保持它朴实无华的细节和它简单明了的发展过程。

因此我懂得了，由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忘掉我的情妇，我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应付我为她而增加的花费。而且，这个爱情已使我神魂颠倒，只要我离开玛格丽特，我就度日如年，我感到需要投身于某种情欲来消磨这些时间，要让日子过得异常迅速来使我忘却时间的流逝。

我开始在我的小小的本金中挪用了五六千法郎，我开始赌钱了。自从赌场被取缔以后，人们到处都可以赌钱。从前人们一走进弗拉斯卡第赌场，就有发财的机会。大家赌现钱，

输家可以自我安慰地说他们也有赢的机会；而现在呢，除了在俱乐部里，输赢还比较认真以外，换了在别的地方，如果赢到一大笔钱，几乎肯定是拿不到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赌钱的人，总是那些开支浩大又没有足够的钱维持他们所过的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赌钱的结果必然是这样的：如果他们赢了，那么输家就替那些先生的车马和情妇付钱，这是很难堪的。于是债台高筑，赌桌绿台布周围建立起来的友谊在争吵中宣告破裂，荣誉和生命总要受到些损伤；如果您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么您就会被一些更加诚实的年轻人搞得不名一文，这些年轻人没有别的错误，只不过是少了二十万利弗尔的年金收入。

至于那些在赌钱时做手脚的人，我也不必跟您多说了，他们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迟早会得到惩罚。

我投身到这个紧张、混乱和激烈的生活中去了，这种生活我过去连想想都觉得害怕，现在却成了我对玛格丽特爱情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哪天夜晚我不去昂坦街，一个人呆在家里的话，我是睡不着的。我妒火中烧，无法入睡，我的思想和血液如同在燃烧一般，而赌博可以暂时转移我心中燃烧着的激情，把它引向另一种热情，我不由自主地投身到里面去了，一直赌到我应该去会我情妇的时间为止。因此，从这里我就看到了我爱情的强烈，不管是赢是输，我都毫不留恋地离开赌桌，并为那些仍旧留在那里的人感到惋惜，他们是不会像我一样在离开赌桌的时候带着幸福的感觉的。

对大部分人来说，赌博是一种需要，对我来说却是一服

药剂。

如果我不爱玛格丽特，我也不会去赌博。

因此，在赌钱的过程中，我能相当冷静，我只输我付得出的钱，我只赢我输得起的钱。

而且，我赌运很好。我没有欠债，但花费却要比我没有赌钱以前多三倍。这样的生活可以让我毫无困难地满足玛格丽特成千种的任性要求，但要维持这种生活却是不容易的。就她来说，她一直跟以前一样地爱我，甚至比以前更爱我了。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开始的时候她只在半夜十二点到第二天早晨六点之间接待我，接着她允许我可以经常进入她的包厢，后来她有时还来跟我一起吃晚饭。有一天早晨我到八点钟才离开她，还有一天我一直到中午才走。

在期待着玛格丽特精神上的转变时，她的肉体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曾经设法替她治病，这个可怜的姑娘也猜出了我的意图，为了表示她的感谢就听从了我的劝告。我没有费什么周折就使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她的老习惯。我让她去找的那一位医生对我说，只有休息和安静才能使她恢复健康，于是我对她的夜宵订出了合乎卫生的饮食制度，对她的睡眠规定了一定的时间。玛格丽特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她自己也感到这种生活方式对她的健康有益。有几个晚上她开始在自己家里度过，或者遇到好天气的时候，就裹上一条开司米披肩，罩上面纱，我们像两个孩子似的在香榭丽舍大街昏暗的街道上漫步。她回来的时候有些疲劳，稍许吃一些点心，弹一会儿琴，或者看一会儿书便睡觉了。这样的事她过去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从前我每次听到都使我感到心

痛的那种咳嗽几乎完全消失了。

六个星期以后，伯爵已经不成问题，被完全抛在脑后了，只是对公爵我不得不继续隐瞒我跟玛格丽特的关系；然而当我在玛格丽特那里的时候，公爵还是经常被打发走的，借口是夫人在睡觉，不准别人叫醒她。

结果是养成了玛格丽特需要和我待在一起的习惯，这甚至变成了一种需要，因此我能正好在一个精明的赌徒应该滑脚的时候离开赌台。总之，因为总是赢钱，我发现手里已有万把法郎，这笔钱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产。

习惯上我每年要去探望父亲和妹妹的时间来到了，但是我没有去，因此我经常收到他们两人要我回家的信。

对这些催我回家的来信，我全都婉转得体地一一答复，我总是说我身体很好，我也不缺钱花。我认为这两点或许能使父亲对我迟迟不回家探亲稍许得到些安慰。

在这期间，一天早上，玛格丽特被强烈的阳光照醒了，她跳下床来问我愿不愿意带她到乡下去玩一天。

我们派人去把普律当丝找来，玛格丽特嘱咐纳尼娜对公爵说，她要趁这阳光明媚的天气跟迪韦尔诺瓦太太一起到乡下去玩。随后我们三人就一起走了。

有迪韦尔诺瓦在场，可以使老公爵放心，除此之外，普律当丝好像生来就是一个专门参加郊游的女人。她整天兴致勃勃，加上她永远满足不了的胃口，有她作伴决不会有片刻烦闷，而且她还精通怎样去订购鸡蛋、樱桃、牛奶、炸兔肉以及所有那些巴黎郊游野餐必不可少的传统食物。

我们只要知道上哪儿去就行了。

这个使我们踌躇不决的问题又是普律当丝替我们解决了。

“你们是不是想到一个名副其实的乡下去呀？”她问。

“是的。”

“那好，我们一起去布吉瓦尔[①]，到阿尔努寡妇的曙光饭店去。阿尔芒，去租一辆四轮马车。”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到了阿尔努寡妇的饭店。

您也许知道这个饭店，它一个星期有六天是旅馆，星期天是咖啡馆。它有一个花园，有一般二层楼那么高，在那里远眺，风景非常优美。左边是一望无际的马尔利引水渠，右边是连绵不断的小山岗；在加皮荣平原和克罗瓦西岛之间，有一条银白色的小河，它在这一带几乎是停滞的，像一条宽大的白色波纹缎带似的向两面伸展开去。两岸高大的杨树在随风摇曳，柳树在喃喃细语，不停地哄着小河入睡。

远处矗立着一片红瓦白墙的小房子，还有些工厂，它们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至于这些工厂枯燥无味的商业化特点，由于距离较远就无法看清了。

极目远眺，是云雾笼罩下的巴黎。

就像普律当丝对我们讲的那样，这是一个真正的乡村，而且，我还应该这样说，这是一顿真正的午餐。

倒不是因为我感谢从那里得到了幸福才这样说的。可是布吉瓦尔，尽管它的名字难听，还是一个理想的风景区。我旅行过不少地方，看见过很多壮丽的景色，但是没有看到过

① 布吉瓦尔：巴黎西部的一个小村镇。

比这个恬静地坐落在山脚下的小乡村更优美的地方了。

阿尔努夫人建议我们去泛舟游河，玛格丽特和普律当丝高兴地接受了。

人们总是把乡村和爱情联系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比这明亮的田野或者寂静的树林里的蓝天、芳草、鲜花和微风更能和您心爱的女人相配了。不论您多么爱一个女人，不论您多么信任她，不论她过去的行为可以保证她将来的忠实，您多少总会有些妒意的。如果您曾经恋爱过，认认真真地恋爱过，您一定会感到必须把您想完全独占的人与世界隔绝。不管您心爱的女人对周围的人是如何冷若冰霜，只要她跟别的男人和事物一接触，似乎就会失去她的香味和完整。这是我比别人体会更深的。我的爱情不是一种普通的爱情，我像一个普通人恋爱时所能做的那样恋爱着，但是我爱的是玛格丽特·戈蒂埃，这就是说在巴黎，我每走一步都可能碰到一个曾经做过她情人的人，或者是即将成为她情人的人。至于在乡下，我们完全置身于那些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也不关心我们的人中间，在这一年一度春意盎然的大自然怀抱中，在远离城市的喧闹声的地方，我可以倾心相爱，而用不到带着羞耻、怀着恐惧地去爱。

妓女的形象在这里渐渐消失了。我身旁是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年轻美貌的女人，我爱她，她也爱我，过去的一切已经没有痕迹，未来是一片光明。太阳就像照耀着一个最纯洁的未婚妻那样照耀着我的情妇。我们双双在这富有诗意的地方散步，这些地方仿佛造得故意让人回忆起拉马丁[①] 的诗句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

和斯居杜[1] 的歌曲。玛格丽特穿一件白色的长裙，斜依在我的胳臂上。晚上，在繁星点点的苍穹下，她向我反复絮叨着她前一天对我说的话。远处，城市仍在继续它喧闹的生活，我们的青春和爱情的欢乐景象丝毫不受它的沾染。

这就是那天灼热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空隙给我带来的梦境。我们的游船停在一个孤岛上，我们躺在小岛的草地上，割断了过去的一切人间关系，我听任自己思潮起伏，憧憬着未来。

从我所在的地方，我还看到岸边有一座玲珑可爱的三层楼房屋，外面有一个半圆形的铁栅栏，穿过这个栅栏，在房屋前面有一块像天鹅绒一样平整的翠绿色的草地，在房子后面有一座神秘莫测的幽静的小树林。这块草地上，头天被踏出的小径，第二天就被新长出来的苔藓淹没了。

一些蔓生植物的花朵铺满了这座空房子的台阶，一直延伸到二楼。

我凝望着这座房子，最后我竟以为这座房子是属于我的了，因为它是多么符合我的梦想啊。我在这座房子里看到了玛格丽特和我两人，白天在这座山岗上的树林之中，晚上一起坐在绿草地上，我心里在想，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的吗？

“多么漂亮的房子！”玛格丽特对我说，她已经随着我的视线看到了这座房子，可能还有着和我同样的想法。

“在哪里？”普律当丝问。

---

① 斯居杜（1806—1864）：法国十九世纪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那边。”玛格丽特指着那所房子。

“啊！真美，”普律当丝接着说，“您喜欢它吗？”

“非常喜欢。”

“那么，对公爵说要他把房子给您租下来，我肯定他会同意的，这件事我负责。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来办。”

玛格丽特望着我，似乎在征求我对这个意见的看法。

我的梦想已经随着普律当丝最后几句话破灭了，我突然一下子掉落在现实之中，被摔得头晕眼花。

“是啊，这个主意真妙，”我结结巴巴地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那么，一切由我来安排，”玛格丽特握着我的手说，她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理解我的话的，“快去看看这座房子是不是出租。”

房子空着，租金是两千法郎。

“您高兴到这里来吗？”她问我说。

“我肯定能到这儿来吗？”

“如果不是为了您，那么我躲到这儿来又是为了谁呢？”

“好吧，玛格丽特，让我自己来租这座房子吧。”

“您疯了吗？这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危险，您明知道我只能接受一个人的安排，让我来办吧，傻小子，别多说了。”

“这样的话，如果我一连有两天空闲，我就来和你们一起住。”普律当丝说。

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踏上了去巴黎的道路，一面还在谈着这个新的计划。我把玛格丽特搂在怀里，以致在我下车的时候，已经能稍许平心静气地来考虑我情妇的计划了。

十七

第二天，玛格丽特很早就打发我走了，她对我说公爵一大早就要来，并答应我公爵一离开就写信通知我像每天晚上那样都要相会的时间和地点。

果然，我在白天就收到了这封信。

我和公爵一起到布吉瓦尔去了；晚上八点到普律当丝家里等我。

玛格丽特准时回来了，并到迪韦尔诺瓦太太家里来会我。

“行啦，一切都安排好了，”她进来的时候说。

“房子租下来了吗？”普律当丝问道。

“租下来了，一说他就同意了。”

我不认识公爵，但是像我这样欺骗他，我感到羞耻。

“不过还没有完哪！”玛格丽特又说。

“还有什么事？”

“我在考虑阿尔芒的住处。”

“不是跟您住在一起吗？”普律当丝笑着问道。

“不，他住在我和公爵一起吃午饭的曙光饭店里。在公爵观赏风景的时候，我问阿尔努太太，她不是叫阿尔努太太吗？我问她有没有合适的房间可供出租，她正好有一套，包括客厅、会客室和卧室。我想，这样就什么都不缺了，六十法郎一个月，房间里的陈设即使一个生忧郁病的人看了也会高兴起来的。我租下了这套房间，我干得好吗？”

我紧紧拥抱玛格丽特。

“这真太妙了，”她继续说，“您拿着小门上的钥匙，我答应把栅栏门的钥匙给公爵，不过他不会要的，因为他即使来也只是在白天。说实在的，我想他对我突然要离开巴黎一段时间的想法一定觉得很高兴，这样也可以使他家里少说些闲话。但是他问我，我这么热爱巴黎，怎么会决定隐居到乡下去的。我告诉他说，因为我身体不好，要到乡下去休养，他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这个可怜的老头儿经常听到有人说闲话，所以我们要多加小心，我亲爱的阿尔芒。因为他会派人在那儿监视我的，我不单要他为我租一座房子，我还要他替我还债呢，因为倒霉得很，我还欠着一些债。您看这样安排对您合适吗？”

“合适，”我回答说，我对这样的生活安排总觉得不是滋味，但我忍住不说出来。

“我们仔仔细细地参观了这座房子，将来我们住在那里一定非常称心。公爵样样都想到了。啊！亲爱的，”她快乐得像疯了似的搂住我说，“您真福气，有一个百万富翁为您铺床呢。”

“那您什么时候搬过去？”普律当丝问。

“越早越好。”

“您把车马也带去吗？”

“我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搬去，我不在家时您替我看家。”

一星期以后，玛格丽特搬进了乡下那座房子，我就住在曙光饭店。

从此便开始了一段我很难向您描述的生活。

刚在布吉瓦尔住下的时候，玛格丽特还不能完全丢掉旧

习惯，她家里天天像过节一样，所有的女朋友都来看她，在整整一个月里面，每天总有十来个人在玛格丽特家里吃饭，普律当丝也把她的相识全带来了，还请他们参观房子，就像房子是她自己的一样。

就像您想象的一样，所有的开销都是公爵支付的，然而普律当丝却不时以玛格丽特的名义向我要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您知道我赌钱时赢了一些，我急忙把玛格丽特托她向我要的钱交给她，还生怕我的钱不够她的需要，于是我就到巴黎去借了一笔钱，数目和我过去曾经借过的相同，当然过去那笔钱我早已及时如数还清了。

于是我身边又有了一万左右法郎，我的津贴费还不算在内。

玛格丽特招待朋友的兴致稍稍有点低落，因为这种消遣开支巨大，尤其是因为有时还不得不向我要钱。公爵把这座房子租下来给玛格丽特休养，自己却不再在这里露面了，他总是怕在这里碰到那一大群嘻嘻哈哈的宾客，他是不愿被她们看到的。尤其是因为有一天，他来与玛格丽特两人共进晚餐，却碰到有十四五个人在玛格丽特家里吃午饭，这顿午饭在他觉得可以进晚餐的时候还没有吃完。当他打开饭厅的大门时，一阵哄笑冲他而来，这是他万万意料不到的，在这些姑娘肆无忌惮的欢笑声中，他不得不立即就退了出去。

玛格丽特离开餐桌，来到隔壁房间来找公爵，竭力劝慰，想使他忘记这个不愉快的场面，但是老头儿的自尊心已经受到了损伤，心里十分恼火。他冷酷地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说，他不愿再拿出钱来给一个女人肆意挥霍，因为这个女人甚至在

她家里都不能让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他怒气冲冲地走了。

从这天起，我们就不再听到他的消息。玛格丽特后来虽然已经杜门谢客，改变了原来的习惯，公爵还是杳无音讯。这样一来倒成全了我，我的情妇完全属于我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玛格丽特再也离不开我，她全然不顾后果如何，公开宣布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就待在她家里不走了。仆人们称我为先生，正式把我当作他们的主人。

对这种新的生活，普律当丝曾竭力警告过玛格丽特，但是玛格丽特回答说，她爱我，她生活里不能没有我，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不会放弃和我朝夕相处的幸福，还说谁要是看不惯，尽可以不再到这里来。

这些话是有一天普律当丝对玛格丽特说她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告诉她，她们两人关在房间里窃窃私语，我在房门外面听时听到的。

过了些时候普律当丝又来了。

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花园里，她没有看见我。我看到玛格丽特向她迎上前去的模样，就怀疑有一场跟我上次听到的同样性质的谈话又将开始，我想和上次一样再去偷听。

两个女人关在一间小客厅里，我就在门外听。

“怎么样？”玛格丽特问。

“怎么样？我见到了公爵。”

“他对您说什么了？”

“他原谅您第一件事情，但是他已经知道您公开跟阿尔芒·迪瓦尔先生同居了。这件事是他不能原谅的。他对我说，‘只要玛格丽特离开这个小伙子，那么我就像过去一样，她要

什么我就给她什么；否则她就不应该再向我要求任何东西。’”

“您是怎样回答的？”

“我说我会把他的决定告诉您，而且我还答应要让您明白事理。亲爱的孩子，您考虑一下您失去的地位，这个地位阿尔芒是永远也不能给您的。阿尔芒一门心思地爱您，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财产来满足您的需要，他总有一天要离开您的，到那时候就太晚了。公爵再也不肯为您做什么事了，您要不要我去向阿尔芒说？”

玛格丽特似乎在考虑，因为她没有答复，我的心怦怦乱跳，一面在等待她的回答。

“不，”她接着说，“我决不离开阿尔芒，我也不再隐瞒我和他的同居生活。这样做可能很傻，但是我爱他！有什么办法呢？而且他现在毫无顾虑地爱我已经成了习惯，一天里面哪怕要离开我一小时，他也会觉得非常痛苦。再说我也活不了多久，不愿意再自找苦吃，去服从一个老头子的意志；只要一见他，我觉得自己也会变老。让他把钱留着吧，我不要了。”

“但是您以后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普律当丝大概还想说什么话，可是我突然冲了进去，扑倒在玛格丽特的脚下，眼泪沾湿了她的双手，这些眼泪是因为我听到她这么爱我而高兴得流出来的。

“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玛格丽特，你不再需要那个老公爵了，我不是在这儿吗？难道我会抛弃你吗？你给我的幸福难道我能报答得了吗？不再有约束了，我的玛格丽特，我们

相亲相爱！其余的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

"啊！是呀，我爱你，我的阿尔芒！"她用双臂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柔声说道，"我爱你爱得简直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们会幸福的，我们要安静地生活，我要和那种使我现在感到脸红的生活告别。你一定不会责备我过去的生活的，是吗？"

我哭得话也讲不出来了，我只能把玛格丽特紧紧地抱在怀里。

"去吧，"她转身向普律当丝颤声说道，"您就把这一幕情景讲给公爵听，再跟他说我们用不着他了。"

从这一天起，公爵已经不成问题，玛格丽特不再是我过去认识的姑娘了。凡是会使我想起我当时遇到她时她所过的那种生活的一切，她都尽量避免。她给我的爱是任何一个做妻子的都比不上的，她给我的关心是任何一个做姐妹的所没有的。她体弱多病，容易动感情。她断绝了朋友来往，改变了过去的习惯，她的谈吐变了样，也不像过去那样挥金如土了。人们看到我们从屋里出来，坐上我买的那只精巧的小船去泛舟游河，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穿着白色长裙，头戴大草帽，臂上搭着一件普通的用来抵御河上寒气的丝绸外衣的女人就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就是她，四个月以前曾因奢侈糜烂而名噪一时。

天哪！我们忙不迭地享乐，仿佛已经料到我们的好日子是长不了的一样。

我们甚至有两个月没有到巴黎去了。除了普律当丝和我跟您提到过的那个朱利·迪普拉，也没有人来看过我们。现

在在我这儿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日记，就是玛格丽特后来交给朱利的。

我整天整天地偎依在我情妇的身旁。我们打开了面向花园的窗子，望着鲜花盛开的夏景，我们在树荫下并肩享受着这个不论是玛格丽特还是我，都从来也没有尝到过的真正的生活。

这个女人对一些很小的事情都会表现出孩子般的好奇。有些日子她就像一个十岁的女孩子那样，在花园里追着一只蝴蝶或者蜻蜓奔跑。这个妓女，她过去花在鲜花上的钱比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快快活活地过日子的钱还要多。有时候她就坐在草坪上，甚至坐上整整一个小时，凝望着她用来当作名字[①] 的一朵普通的花。

就在那段日子里，她经常阅读《玛依·莱斯科》。我好几次撞见她在这本书上加注，而且老是跟我说，一个女人在恋爱的时候肯定不会像玛依那样做的。

公爵写了两三封信给她，她认出是公爵的笔迹，连看也不看就把信交给了我。

有几次信里的措辞使我流下了眼泪。

公爵原来以为，把玛格丽特的财源掐断以后，就会使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办法毫无用处的时候，就坚持不下去了，他一再写信，要求她像上次一样同意他回来，不论什么条件他都可以答应。

我看完这些翻来覆去、苦苦哀求的信以后，便把它们全

① 法语中“玛格丽特”是雏菊花的意思。

撕了，也不告诉玛格丽特信的内容，也不劝她再去看看那位老人。尽管我对这个可怜的人的痛苦怀着怜悯的感情，但是我怕再劝玛格丽特仍旧像以前那样接待公爵的话，她会以为我是希望公爵重新负担这座房子的开销，不管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都会对她的生活负责的，我最怕的就是她以为我也许会逃避这个责任。

最后公爵因收不到回信也就不再来信了。玛格丽特和我照旧在一起生活，根本不考虑以后怎么办。

十八

要把我们新生活中的琐事详详细细地告诉您是不容易的。这种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一些孩子般的嬉戏，我们觉得十分有趣，但是对听我讲这个故事的人来说，却是不值一提的。您知道爱一个女人是怎么一回事，您知道白天是怎么匆匆而过，晚上又是怎样地相亲相爱，难舍难分。您不会不知道共同分享和相互信赖的热烈爱情，可以把一切事物搁置脑后；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自己爱恋着的女人，其他似乎全属多余。我在后悔过去曾经在别的女人身上用过一番心思；我看不到除了自己手里捏着的手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去握别人的手。我的头脑里既不思索，也不回忆，心里唯有一个念头，凡是可能影响这个念头的思想都不能接受。每天我都会在自己情妇身上发现一种新的魅力和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人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不断的欲望，灵魂只不过是维持

爱情圣火的守灶女神。[1]

到了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可以俯视我们房子的小树林里，倾听着夜晚和谐悦耳的天籁，同时两人都在想着不久又可相互拥抱直到明天。有时我们整天睡在床上，甚至连阳光都不让透进房来。窗帘紧闭着，外界对于我们来说，暂时停止了活动。只有纳尼娜才有权打开我们的房门，但也只是为了送东西给我们吃；我们就在床上吃，还不停地痴笑和嬉闹。接着又再打一会儿瞌睡。我们就像沉没在爱河之中的两个顽强的潜水员，只是在换气的时候才浮出水面。

但是，有时候玛格丽特显得很忧愁，有几次甚至还流着眼泪，这使我感到奇怪。我问她为什么忽然这么悲伤，她回答我说：

"我们的爱情不是普通的爱情，我亲爱的阿尔芒。你就像我从来没有失身于别人似的爱我，但是我非常害怕你不久就会对你的爱情感到后悔，把我的过去当作罪恶。我怕你强迫我去重操你曾让我脱离的旧业。想想现在我尝到的新生活的滋味，要我再去过从前的生活，我会死的。告诉我你永远不再离开我了。"

"我向你发誓！"

听到这句话，她仔细地端详着我，似乎要从我眼睛里看出我的誓言是不是真诚，随后她扑在我的怀里，把头埋在我的心窝里，对我说：

"你真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

---

① 罗马灶神庙中拿着圣火日夜守伺的童贞女。

一天傍晚，我们靠在窗台的栏杆上，凝望着浮云掩映着的月亮，倾听着被阵风摇曳着的树木的沙沙声，我们手握着手，沉默了好一阵子，突然玛格丽特对我说：

“冬天快到了，我们离开这儿吧，你说好吗？”

“到哪里去？”

“到意大利去。”

“那么你觉得在这儿呆腻了？”

“我怕冬天，我更怕回到巴黎去。”

“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

她没有告诉我她惧怕的原因，却突然接下去说：

“你愿意离开这里吗？我把我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一起到那里去生活，丝毫不留下我过去的痕迹。谁也不会知道我是谁。你愿意吗？”

“玛格丽特，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走吧，我们去作一次旅行。”我对她说，“但是有什么必要变卖东西呢？你回来时看到这些东西不是很高兴吗？我没有足够的财产来接受你这种牺牲，但是像像样样地作一次五、六个月的旅行，我的钱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要能讨你哪怕是一丁点儿喜欢的话。”

“还是不去的好，”她离开窗子继续说，一面走过去坐在房间阴暗处的长沙发椅上，“到那里去花钱有什么意思？我在这儿已经花了你不少钱了。”

“你是在埋怨我，玛格丽特，这可不公道啊！”

“请原谅，朋友，”她伸手给我说，“这种暴风雨天气使我精神不愉快；我讲的并不是我心里想的话。”

说着她吻了我一下，随后又陷入沉思。

类似这样的情景发生过好几次，虽然我不知道她产生这些想法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很清楚玛格丽特是在担忧未来。她是不会怀疑我的爱情的，因为我越来越爱她了。但是我经常看到她忧心忡忡，她除了推诿说身体不佳之外，从来不告诉我她忧愁的原因。

我怕她对这种过于单调的生活感到厌倦，就建议她回到巴黎去，但她总是一口拒绝，并一再对我说没有地方能比乡下使她感到更加快乐。

普律当丝现在不常来了，但是她经常来信，虽然玛格丽特一收到信就心事重重，我也从来没有要求看看这些信，我猜不出这些信的内容。

一天，玛格丽特在她房间里，我走了进去，她正在写信。

“你写信给谁？”我问她。

“写给普律当丝，要不要我把信念给你听听？”

一切看来像是猜疑的事情我都很憎恶，因此我回答玛格丽特说，我不需要知道她写些什么，但是我可以断定这封信能告诉我她忧愁的真正原因。

第二天，天气非常好，玛格丽特提出要乘船去克罗瓦西岛玩，她似乎非常高兴。我们回家时已经五点钟了。

“迪韦尔诺瓦太太来过了，”纳尼娜看见我们进门就说。

“她走了吗？”玛格丽特问道。

“走了，坐夫人的车子走的，她说这是讲好了的。”

“很好，”玛格丽特急切地说，“吩咐下去给我们开饭。”

两天以后，普律当丝来了一封信，以后的两周里，玛格

丽特已经不再那么莫名其妙地发愁了，而且还不断地要求我为这件事原谅她。

但是马车没有回来。

“普律当丝怎么不把你的马车送回来？”有一天我问。

“那两匹马里有一匹病了，车子还要修理。反正这里用不着坐车子，趁我们还没有回巴黎之前把它修修好不是很好吗？”

几天以后，普律当丝来看望我们，她向我证实了玛格丽特对我讲的话。

两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当我向她们走去的时候，她们就把话题扯开去了。

晚上普律当丝告辞的时候，抱怨天气太冷，要求玛格丽特把开司米披肩借给她。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一个月里玛格丽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乐，也更加爱我了。

但是马车没再回来，披肩也没有送回来。凡此种种不由得使我起了疑心。我知道玛格丽特存放普律当丝来信的抽屉，趁她在花园里的时候，我跑到这个抽屉跟前。我想打开看看，但是打不开，抽屉锁得紧紧的。

接着我开始搜寻那些她平时盛放首饰和钻石的抽屉，这些抽屉一下就打开了，但是首饰盒不见了，盒子里面的东西不用说也没有了。

一阵恐惧猛地袭上了我的心头。

我想去问玛格丽特这些东西究竟到哪儿去了，但是她肯定不会对我说实话的。

“我的好玛格丽特，”于是我这样对她说，“我来请求你允许我到巴黎去一次。我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我在哪里，我父亲也该来信了，他一定在挂念我，我一定要给他写封回信。”

“去吧，我的朋友，”她对我说，“但是要早点回来。”

我走了。

我立即跑到普律当丝的家里。

“啊，”我开门见山地跟她说，“您老实告诉我，玛格丽特的马车到哪儿去了？”

“卖掉了。”

“披肩呢？”

“卖掉了。”

“钻石呢？”

“当掉了。”

“是谁去替她卖的？是谁去替她当的？”

“是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玛格丽特不准我告诉您。”

“那您为什么不向我要钱呢？”

“因为她不愿意。”

“那么这些钱派了什么用场呢？”

“还账。”

“她还欠人家很多钱吗？”

“还欠三万法郎左右。啊！我亲爱的，我不是早就跟您讲过了吗？您不肯相信我的话，那么现在总该相信了吧。原来由公爵作保的地毯商去找公爵的时候吃了闭门羹，第二天公

爵写信告诉他说他不管戈蒂埃小姐的事了。这个商人来要钱，只好分期付给他，我向您要的那几千法郎就是付给他的。后来一些好心人提醒他说，他的债务人已经被公爵抛弃了，她正在跟一个没有财产的青年过日子；别的债权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他们也来讨债，来查封玛格丽特的财产。玛格丽特本来想把什么都卖掉，但是时间来不及，何况我也反对她这样做。帐是一定得还的，为了不向您要钱，她卖掉了马匹和开司米披肩，当掉了首饰。您要不要看看买主的收据和当铺的当票？”

于是普律当丝打开一只抽屉给我看了这些票据。

“啊！您相信了吧！”她用有权利说“我是有理的”那种女人的洋洋自得的口气接着说，“啊！您以为只要相亲相爱就够了吗？您以为只要一起到乡下去过那种梦一般的田园生活就行了吗？不行的，我的朋友，不行的。除了这种理想生活，还有物质生活，最纯洁的决心都会有一些庸俗可笑、但又是铁铸成的链索把它拴在这个地上，这些链索是不容易挣断的。如果说玛格丽特从来不骗您，那是因为她的性格与众不同。我劝她并没有劝错，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一个可怜的姑娘吃尽当光。她不听我的话！她回答我说她爱您，绝不欺骗您。这真是太美了，太富有诗意了，但这些都不能当作钱来还给债主的呀。我再跟您说一遍，眼下她没有三万法郎是没法过门的。”

“好吧，这笔钱我来付。”

“您去借吗？”

“是啊，老天。”

“您可要干出好事来了，您要跟您父亲闹翻的，他会断绝

您的生活来源,再说三万法郎也不是一两天内筹划得到的。相信我吧,亲爱的阿尔芒,我对女人可比您了解得多。别干这种傻事,总有一天您会后悔的。您要理智一些,我不是叫您跟玛格丽特分手,不过您要像夏天开始时那样跟她生活。让她自己去设法摆脱困境。公爵慢慢地会来找她的。N伯爵昨天还在对我说,如果玛格丽特肯接待他的话,他要替她还清所有的债务,每月再给她四五千法郎。他有二十万利弗尔的年金。这对她来说可算是一个依靠,而您呢,您迟早要离开她的;您不要等到破了产再这样做,何况这位N伯爵是个笨蛋,您完全可以继续做玛格丽特的情人。开始时她会伤心一阵子的,但最后还是会习惯的,您这样做了,她总有一天会感谢您的。您就把玛格丽特当作是有夫之妇,您欺骗的是她的丈夫,就是这么回事。

"这些话我已经跟您讲过一遍了,那时候还不过是一个忠告,而现在已几乎非这样做不行了。"

普律当丝讲的话虽然难听,但非常有道理。

"就是这么回事,"她一面收起刚才给我看的票据,一面继续对我说,"做妓女的专等人家来爱她们,而她们永远也不会去爱人;要不然,她们就要攒钱,以便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她们就可以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情人这么个奢侈品而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早知今日有多好啊,我!总之,您什么也别跟玛格丽特说,把她带回巴黎来。您和她已经一起过了四五个月了,这已经够好的了;眼开眼闭,这就是对您的要求。半个月以后她就会接待N伯爵。今年冬天她节约一些,明年夏天你们就可以再过这种生活。事情就是这么干的,我亲爱的。"

普律当丝似乎对她自己的一番劝告很得意，我却恼怒地拒绝了。

不单是我的爱情和我的尊严不允许我这样做，而且我深信玛格丽特是宁死也不肯再过以前那种人尽可夫的生活了。

“别开玩笑了，”我对普律当丝说，“玛格丽特到底需要多少钱？”

“我跟您讲过了，三万法郎左右。”

“这笔款子什么时候要呢？”

“两个月以内。”

“她会有的。”

普律当丝耸了耸肩膀。

“我会交给您的，”我继续说，“但是您要发誓不告诉玛格丽特是我给您的。”

“放心好了。”

“如果她再托您卖掉或者当掉什么东西，您就来告诉我。”

“不用操心，她已什么也没有了。”

我先回到家里看看有没有我父亲的来信。

有四封。

十九

在前三封信里，父亲因我没有去信而担忧，他问我是什么原因。在最后一封信里，他暗示已经有人告诉他我生活上的变化，并通知我说不久他就要到巴黎来。

我素来很尊敬我的父亲，并对他怀有一种很真挚的感情。

因此我就回信给他说我所以不回信是因为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并请他预先告诉我他到达的日期，以便我去接他。

我把我乡下的地址告诉了我的仆人，并嘱咐他一接到有C城邮戳的来信就送给我，随后我马上又回到布吉瓦尔。

玛格丽特在花园门口等我。

她的眼神显得很忧愁。她一把搂住我，情不自禁地问我：

“你遇到普律当丝了吗？”

“没有。”

“你怎么在巴黎呆了这么久？”

“我收到了父亲的几封信，我必须写回信给他。”

不一会儿，纳尼娜气喘吁吁地进来了。玛格丽特站起身来，走过去和她低声说了几句。

纳尼娜一出去，玛格丽特重新坐到我身旁，握住我的手对我说：

“你为什么骗我？你到普律当丝家里去过了。”

“谁对你说的？”

“纳尼娜。”

“她怎么知道的？”

“她刚才跟着你去的。”

“是你叫她跟着我的吗？”

“是的。你已经有四个月没有离开我了，我想你到巴黎去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我怕你发生了什么不幸，或是会不会去看别的女人。”

“孩子气！”

“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你刚才做了些什么，但是我还不

知道别人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把父亲的来信给玛格丽特看。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到普律当丝家里去。”

“去看看她。”

“你撒谎，我的朋友。”

“那么我是去问她你的马好了没有，你的披肩，你的首饰她还用不用。”

玛格丽特的脸刷地红了起来，但是她没有回答。

“因此，”我继续说，“我也就知道了你把你的马匹、披肩和钻石派了什么用场。”

“那么你怪我了吗？”

“我怪你怎么没有想到向我要你需要的东西。”

“像我们这样的关系，如果做女人的还有一点点自尊心的话，她就应该忍受所有可能的牺牲，也决不向她的情人要钱，否则她的爱情就跟卖淫无异。你爱我，这我完全相信。但是你不知道那种爱我这样女人的爱情有多么脆弱。谁能料到呢？也许在某一个困难或者烦恼的日子里，你会把我们的爱情想象成一件精心策划的买卖。普律当丝喜欢多嘴。这些马我还有什么用？把它们卖了还可以省些开销，没有马我日子一样过，还可以省去一些饲养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始终不渝的爱情。即使我没有马，没有披肩，没有钻石，你也一定会同样爱我的。”

这些话讲得泰然自若，我听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但是，我的好玛格丽特，”我深情地紧握着我情妇的手

回答说，“你很清楚，你这种牺牲，我总有一天会知道的，那时我怎么受得了。”

“为什么受不了呢？”

“因为，亲爱的孩子，我不愿意你因为爱我而牺牲你的首饰，哪怕牺牲一件也不行。我同样也不愿意在你感到为难或者厌烦的时候会想到，如果你跟别人同居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我不愿意你因为跟了我而感到有一分钟的遗憾。几天以后，你的马匹、你的钻石和你的披肩都会归还给你，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就像空气对生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也许是很可笑的，但是你生活得奢华比生活得朴素更使我心爱。”

“那么说，你不再爱我了。”

“你疯了！”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让我用我的方式来爱你，不然的话，你就只能继续把我看成一个奢侈成性的姑娘，而老觉得不得不给我钱。你羞于接受我对你爱情的表白。你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总有一天要离开我，因此你小心翼翼，唯恐被人疑心，你是对的，我的朋友，但是我原来的希望还不仅于此。”

玛格丽特动了一下，想站起来，我拉住她对她说：

“我希望你幸福，希望你没有什么可以埋怨我的，就这些。”

“那么我们就要分手了！”

“为什么，玛格丽特？谁能把我们分开？”我大声说道。

“你，你不愿让我知道你的景况，你要我保留我的虚荣心来满足你的虚荣心，你想保持我过去的奢侈生活，你想保持我们思想上的差距；你，总之，你不相信我对你的无私的爱

情，不相信我愿意和你同甘共苦，有了你这笔财产我们本来可以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是你宁愿把自己弄得倾家荡产,你这种成见真是太根深蒂固了。你以为我会把你的爱情和车子、首饰相比吗？你以为我会把虚荣当作幸福吗？一个人心中没有爱情的时候可以满足于虚荣，但一旦有了爱情，虚荣就变得庸俗不堪了。你要代我偿清债务，把自己的钱花完，最后你来供养我！就算这样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两三个月？那时候再依我的办法去生活就太迟了，因为到那时你什么都得听我的，而一个正人君子是不屑于这样干的。现在你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年金，有了这些钱我们就能过日子了。我卖掉我多余的东西，每年就会有两千利弗尔的收入。我们去租一套漂漂亮亮的小公寓，两个人住在里面。夏天我们到乡下玩玩，不要住像现在这样的房子，有一间够两个人住的小房间就行了。你无牵无挂，我自由自在，我们年纪还轻，看在上天的份上，阿尔芒，别让我再去过我从前那种迫不得已的生活吧。”

我无法回答，感激和深情的泪水糊住了我的眼睛，我扑在玛格丽特的怀抱之中。

“我原来想，”她接着说，“瞒着你把一切都安排好，把我的债还清，叫人把我的新居布置好。到十月份，我们回到巴黎的时候，一切都已就绪；不过既然普律当丝全都告诉你了，那你就得事前同意而不是事后承认……你能爱我到这般地步吗？”

对如此真挚的爱情是不可能拒绝的，我狂热地吻着玛格丽特的手对她说：

“我一切都听你的。”

她所决定的计划就这样讲定了。

于是她快乐得像发了疯似的，她跳啊、唱啊，为她简朴的新居而庆祝，她已经和我商量在哪个街区寻找房子，里面又如何布置等等。

我看她对这个主意既高兴又骄傲，似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永不分离似的。

我也不愿意白受她的恩情。

转眼之间我就决定了今后的生活，我把我的财产作了安排，把我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年金赠给玛格丽特，为了报答我所接受的牺牲，这笔年金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我自己留下了我父亲给我的每年五千法郎津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靠它来过日子也足够了。

我瞒着玛格丽特作了这样的安排。因为我深信她一定会拒绝这笔赠与的。

这笔年金来自一座价值六万法郎的房子的抵押费。这座房子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每一季度，我父亲的公证人——我家的一位世交——都要凭我一张收据交给我七百五十法郎。

在玛格丽特和我回巴黎去找房子的那天，我找了这位公证人，问他我要把这笔年金转让给另外一个人我应该办些什么手续。

这位好心人以为我破产了，就询问我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因为我迟早得告诉他我这次转让的受益人是谁，我想最好还是立即如实告诉他。

作为一个公证人或者一个朋友，他完全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他毫无异议，他向我保证他一定尽量把事情办好。

我当然叮嘱他在我父亲面前要严守秘密。随后我回到玛格丽特身边，她在朱利·迪普拉家里等我。她宁愿到朱利家去而不愿意去听普律当丝的说教。

我们开始找房子。我们所看过的房子，玛格丽特全都认为太贵，而我却觉得太简陋。不过我们最后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在巴黎最清静的一个街区租一幢小房子，这幢小房子是一座大房子的附属部分，但是是独立的。

在这幢小房子后面还附有一个美丽的小花园，花园四周的围墙高低适宜，既能把我们跟邻居隔开，又不妨碍视线。

这比我们原来希望的要好。

我回家去把我原来那套房子退掉，在这期间，玛格丽特到一个经纪人那儿去了。据她说，这个人曾经为她的一个朋友办过一些她现在去请他办的事。

她非常高兴地又回到普罗旺斯街来找我。这个经纪人同意替她了清一切债务，把结清的帐单交给她，再给她两万法郎，作为她放弃所有家具的代价。

您已经看到了，从出售的价格来看，这个老实人大概赚了他主顾三万多法郎。

我们又欢欢喜喜地回到布吉瓦尔去，继续商量今后的计划。由于我们无忧无虑，特别是我们情深似海，我们总觉得前景无限美好。

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正当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纳尼娜突然进来对我说，我的仆人要见我。

我叫他进来。

“先生，”他对我说，“您父亲已经到巴黎来了，他请您马上回家，他在那里等您。”

这个消息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玛格丽特和我听了却面面相觑。

我们猜想有大祸临头了。

因此，尽管她没有把我们所共有的想法告诉我，我把手伸给她，回答她说：

“什么也别怕。”

“你尽量早点回来，”玛格丽特吻着我喃喃地说，“我在窗口等你。”

我派约瑟夫去对我父亲说我马上就到。

果然，两小时以后，我已经到了普罗旺斯街。

二十

我父亲穿着晨衣，坐在我的客厅里写信。

从他抬起眼睛看我进去的神情，我立即就知道了他要谈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但是我装作没有看到，走上前去抱吻了他。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爸爸？”

“昨天晚上。”

“您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下车就到我这里来的吗？”

“是的。”

“我很抱歉没有去接您。”

讲了这几句话以后我就等着父亲的训导，这从他冷冰冰的脸上是看得出来的。但是他什么也不说，封上他刚写好的那封信，交给约瑟夫去寄掉。

当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时，父亲站起来，靠在壁炉上对我说：

“亲爱的阿尔芒，我有些严肃的事情要跟你谈谈。”

“我听着，爸爸。”

“你答应我说老实话吗？”

“我从来不说假话。”

“你在跟一个叫做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女人同居，这是真的吗？”

“真的。”

“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吗？”

“一个妓女。”

“就是为了她，你今年才忘了来看你妹妹和我两个人吗？”

“是的，爸爸，我承认。”

“那么你很爱这个女人罗？”

“这您看得很清楚，爸爸，正是由于她才使我没有尽到一个神圣的义务，所以我今天来向您请罪。”

我父亲无疑没有料到我会这样爽快地回答他，因为他似乎考虑了一会儿，后来他对我说：

“你难道真不知道你是不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的吗？”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心，爸爸，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你应该知道，”我父亲用一种比较生硬的语气继续说，“我是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

“我想只要我不败坏门风，玷辱家誉，我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过日子，正是这些想法才使我稍许安心了些。”

爱情在和感情作激烈的对抗，为了保住玛格丽特，我准备反抗一切，甚至反抗我父亲。

“那么现在是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啊，为什么呢？爸爸。”

“因为你正在做一些败坏你家庭名声的事，而且你也认为是应该保持这个名声的。”

“我不明白您这些话的意思。”

“我马上跟你解释。你有一个情妇，这很好，你像一个时髦人那样养着一个妓女，这也无可非议；但是为了她你忘记了最最神圣的职责，你的丑闻一直传到了我们外省的家乡，玷辱了我家的门楣，这是不行的，以后不准这样。”

“请听我说，爸爸，那些把我的事情告诉您的人不了解情况。我是戈蒂埃小姐的情人，我和她同居，这些事极其普通。我并没有把从您那儿得到的姓氏给戈蒂埃小姐，我在她身上花的钱是我的收入允许的。我没有欠债，总之我的行动没有任何一点值得一个做父亲的向他儿子说您刚才对我说的这番话。”

“看到儿子不走正道，做父亲的总是有权把他拉回来的。你还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你以后会做的。”

“爸爸！”

“先生，对于人生我总比您有经验些。只有真正贞洁的女人才谈得上真正纯洁的爱情。任何一个玛侬都会有一个德·格里欧的。现在时代和风尚都不同了，人要是年纪大了仍不

长进，那他也只能算是虚度岁月了。您必须离开您的情妇。”

“很遗憾我不能听从您，爸爸，这是不可能的。”

“我要强迫您同意。”

“不幸的是,爸爸,放逐妓女的圣玛格丽特岛已经没有了,而且即使它还存在，您又能把她发送到那里去的话，我也会随着戈蒂埃小姐一起去的。您说怎么办？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只有在做这个女人的情人时才感到有幸福。”

“啊，阿尔芒，您要睁大眼睛看看清楚，您得承认您父亲一直在爱着您，他一心盼望您得到幸福。您像做丈夫似的跟一个和大家都睡过的姑娘同居，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只要她以后不再跟别人睡，爸爸，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这个姑娘爱我,只要她由于我们相互的爱情而得到新生,总之，只要她已经改邪归正，那又有什么关系！”

“啊！先生，那么您认为一个有身分的男人，他的任务就是使妓女改邪归正吗？难道您相信天主赋予人生的竟是这么一个怪诞的使命吗？一个人心里就不该有其他方面的热情吗？到您四十岁的时候，这种神乎其神的治疗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将对您今天讲的话又会有些什么想法？如果这种爱情在您已经度过的岁月中还没有留下太深的痕迹，如果到时候您还笑得出来的话,您自己也会对这种爱情感到可笑的。如果您父亲过去也跟您一样想法，听任他的一生被这类爱情冲动所摆布,而不是以荣誉和忠诚的思想去成家立业的话,您现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您想一想吧，阿尔芒，别再讲这些蠢话了。好吧，离开这个女人吧，您的父亲恳求您。”

我什么也不回答。

“阿尔芒，”我父亲继续说，“看在您圣洁的母亲份上，相信我，放弃这种生活，您马上会把它丢到脑后的，比您现在想象的还要快些。您对待这种生活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您已经二十四岁，想想您的前途吧。您不可能永远爱这个女人，她也不会永远爱您的。你们两个都把你们的爱情夸大了。您断送了一生的事业。再走一步您就会陷入泥坑不能自拔，一辈子都会为青年时期的失足而后悔。走吧，到您妹妹那里去，过上一两个月。休息和家庭的温暖很快就会把您这种狂热医好，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狂热而已。

“在这段时间里，您的情妇会想通的，她会另外找一个情人，而当您看到您差一点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跟您父亲闹翻，失去他的慈爱，您就会对我说，我今天来找您是很有道理的，您就会感谢我的。

“好吧，阿尔芒，你会离开她的，是吗？”

我觉得我父亲的话对所有其他的女人来说是对的，但是我深信他的话对玛格丽特来说却是错的。然而他跟我说最后几句话的语气是那么温柔，那么恳切，我都不敢回答他。

“怎么样？”他用一种激动的声音问我。

“怎么样，爸爸，我什么也不能答应您。”我终于说道，“您要求我做的事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请相信我，”我看见他作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我继续说道，“您把这种关系的后果看得过于严重了。玛格丽特并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姑娘。这种爱情非但不会把我引向邪路，相反能在我身上发展成最最崇高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始终是使人上进的，不管激起这种爱情的女人是什么人。如果您认识玛格丽特，您就会明白我

没有任何危险。她像最高贵的女人一样高贵。别的女人身上有多少贪婪，她身上就有多少无私。”

“这倒并不妨碍她接受您全部财产，因为您把从母亲那儿得到的六万法郎全都给了她。这六万法郎是您仅有的财产，您要好好记住我对您讲的话。”

我父亲很可能有意把这句威胁的话留在最后讲，当作对我的最后一击。

我在威胁面前比在婉言恳求面前更加坚强。

“谁对您说我要把这笔钱送给玛格丽特的？”我接着说。

“我的公证人。一个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能不通知我就办这样一件事吗？好吧，我就是为了不让您因一个姑娘而做败家子才到巴黎来的。您母亲在临死的时候给您留下的这笔钱是让您规规矩矩地过日子，而不是让您在情妇面前摆阔气的。”

“我向您发誓，爸爸，玛格丽特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玛格丽特，这个受到您污蔑的女人，这个您要我抛弃的女人，为了和我同居牺牲了她所有的一切。”

“而您接受了这种牺牲？那么您算是什么人呢？先生，您竟同意一位玛格丽特小姐为您牺牲什么东西吗？好了，够了。您必须抛弃这个女人。刚才我是请求您，现在我是命令您。我不愿意在我家里发生这样的丑事。把您的箱子收拾好，准备跟我一起走。”

“请原谅我，爸爸，”我说，“我不走。”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到了可以不再服从一个命令的年龄了。”

听到这个回答，我父亲的脸色都变白了。

“很好，先生，”他又说，“我知道我该怎么办。”

他拉铃。

约瑟夫走了进来。

“把我的箱子送到巴黎旅馆去，”他对我的仆人说，一面走进他的卧室里去穿衣服。

他出来时，我向他迎了上去。

“爸爸，”我对他说，“别做什么会使玛格丽特感到痛苦的事，您能答应我吗？”

我父亲站定了，轻蔑地看着我，只是回答我说：

“我想您是疯了。”

讲完他就走了出去，把身后的门使劲地关上了。

我也跟着下了楼，搭上一辆双轮马车回布吉瓦尔去了。

玛格丽特在窗口等着我。

二十一

“总算来了！”她嚷着向我扑来搂着我，“你来了，你脸色有多么苍白啊！”

于是我把我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了她。

“啊！天哪！我也想到了，”她说，“约瑟夫来通知我们说你父亲来了的时候，我像大祸临头一样浑身哆嗦。可怜的朋友！都是我让你这么痛苦的。也许你离开我要比跟你父亲闹翻好一些。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惹着他呀。我们安安静静地过

日子，将来的日子还要安静。他完全知道你需要一个情妇，我做你的情妇，他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我爱你，了解你的景况，也不会向你提出过分的要求。你有没有对他说过我们将来的计划？”

“讲过了，最惹他生气的正是这件事，因为他在我们这个主意里面看到了我们相爱的证据。”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待在一起，我好心的玛格丽特，让这场暴风雨过去吧。”

“能过去吗？”

“一定会过去的。”

“但是你父亲会就此罢休吗？”

“你说他会怎么办？”

“我怎么能知道呢？一个父亲为了使他儿子服从他的意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为了让你抛弃我，会使你想起我过去的生活，也许承他情再替我编出一些新鲜事来。”

“你当然清楚我是爱你的。”

“是的，但是我也知道你迟早总得听从你父亲的，最后你也许会被他说服的。”

“不会的，玛格丽特，最后将是我说服他。他是听了几个朋友的闲话才发这么大脾气的；但是他心肠很好，为人正直，他还是会回心转意的。再说，总而言之，这和我又有什么相干！”

“别这么说，阿尔芒，我什么都愿意，就是不愿意让别人以为是我在撺掇你和你家庭闹翻的；今天就算了，明天你就

回巴黎去。你父亲会像你一样从他那方面再好好考虑考虑的，也许你们会相互很好地谅解。不要触犯他的原则，装作对他的愿望作些让步；别显得太关心我，他就会让事情就这么过去的。乐观一些吧，我的朋友，对一件事情要有信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的玛格丽特总是你的。”

“你向我发誓吗？”

“需要我向你发誓吗？”

听从一个心爱的声音的规劝是多么温柔甜蜜啊！玛格丽特和我两个一整天都在反复谈论我们的计划，就像我们已经懂得了必须更快地实现这些计划，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期待发生什么事。幸而这一天总算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新情况。

第二天，我十点钟就出发，中午时分，我到了旅馆。

我父亲已经出去了。

我回到了自己家里，希望他可能也上那里去了。没有人来过。我又到公证人家里，也没有人。

我重新回到旅馆，一直等到六点钟，父亲没有回来。

我又回布吉瓦尔去了。

我看到了玛格丽特，她并没有像前一天那样在等我，而是坐在炉火旁边，那时的天气已经需要生炉子了。

她深深地陷在沉思之中。我走近她的扶手椅她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连头也没有回，当我把嘴唇贴在她的额头上时，她哆嗦了一下，就好像是被这下亲吻惊醒了似的。

“你吓了我一跳。”她对我说，“你父亲呢？”

“我没有见到他。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论在旅馆里，还是在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不到他。”

“好吧，明天再去。”

“我想等他派人来叫我。我想所有我应该做的我都做了。”

“不，我的朋友，这样做远远不够，一定要回到你父亲那儿去，尤其是明天。”

“为什么非要是明天而不是别的日子呢？”

“因为，”玛格丽特听到我这样问，脸色微微发红，说道，“因为越是你要求得迫切，我们将越快地得到宽恕。”

这一天里，玛格丽特总是茫然若失，心不在焉，忧心忡忡。为了得到她的回答，我对她说话，总得重复两遍。她把这种心事重重的原因归诸于两天以来发生的事情和对前途的担忧。

整个晚上我都在安慰她，第二天她带着我无法理解的焦躁不安催我动身。

像头天一样，我父亲不在，但是他在出去的时候给我留下了这封信：

如果您今天又来看我，等我到四点钟，如果四点钟我还不回来，那么明天跟我一起来吃晚饭，我一定要跟您谈谈。

我一直等到信上指定的时间；父亲没有来，我便走了。

上一天我发现玛格丽特愁眉苦脸，这一天我看玛格丽特像是在发烧，情绪非常激动。看到我进去，她紧紧搂住我，在我的怀里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问她怎么会突然觉得这样悲伤。可是她越来越伤心，使

我感到惊奇万分。她没有告诉我任何讲得通的理由，她说的话，都是一个女人不愿意说真话时所提出的借口。

等她稍许平静了一些后，我把这次奔波的结果告诉了她，又把父亲的信给她看，要她注意，根据信上所说，我们可以想得乐观一些。

看到这封信，想到我所做的一切，她更是泪如泉涌，以致我不得不把纳尼娜叫来。我们怕她神经受了刺激，就把这个一句话也不说，光是痛哭流涕的可怜的姑娘扶到床上让她躺下，但是她握住我的双手不住地吻着。

我问纳尼娜，在我出门的时候，她的女主人是不是收到过什么信，或者有什么客人来过，才使她变成现在这般模样，可纳尼娜回答我说没有来过什么人，也没有人送来过什么东西。

但是，从昨天起一定发生过什么事，玛格丽特越是瞒我，我越是感到惶惶不安。

傍晚，她似乎稍许平静了一些。她叫我坐在她的床脚边，又絮絮叨叨地对我重复着她对爱情的忠贞。随后，她又对我嫣然一笑，但很勉强，因为无论她怎样克制，她的眼睛里总是含着眼泪。

我想尽办法要她把伤心的真实原因讲出来，但她翻来覆去地对我讲一些我已经跟您讲过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理由。

她终于在我怀里睡着了，但是这种睡眠非但不能使她得到休息，反而在摧残她的身体，她不时地发出一声尖叫，突然惊醒。等她肯定我确实还在她身边之后，她便要我起誓永远爱她。

这种持续的痛苦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上，我一点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接着玛格丽特迷迷糊糊睡着了。她已有两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

这次休息的时间也不长。

十一点左右，玛格丽特醒来了，看到我已经起身，她茫然四顾，喊了起来。

“你这就要走了吗？”

“不，”我握住她的双手说，“可是我想让你再睡一会儿，时间还早着呢。”

“你几点钟到巴黎去？”

“四点钟。”

“这么早？在去巴黎之前你一直陪着我是吗？”

“当然罗，我不是一直这样的吗？”

“多幸福啊！”

“我们去吃午饭好吗？”她心不在焉地接着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随后一直到你离开，你都搂着我好吗？”

“好的，而且我尽量早些回来。”

“你还回来吗？”她用一种惊恐的眼光望着我说。

“当然啦。”

“是的，今天晚上你要回来的，我像平时一样等着你，你仍然爱我，我们还是像我们认识以来一样地幸福啊。”

这些话说得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她似乎心里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致我一直在担心玛格丽特会不会发疯。

“听我说，”我对她说，“你病了，我不能这样丢下你，我

写信给我父亲要他别等我了。”

“不，不，”她突然嚷了起来，“不要这样，你父亲要怪我的，在他要见你的时候，我不让你到他那儿去；不，不，你一定得去，必须去，再说我也没有病，我身体很好，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恶梦，我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呢！”

从这时起，玛格丽特强颜欢笑，她不再哭了。

时间到了，我一定得走了，我吻了她，问她是不是愿意陪我到车站去，我希望散散步可以使她心里宽慰一些；换换空气会使她舒服一些。

我特别想跟她一起多待一会儿。

她同意了，披上一件大衣，和纳尼娜一起陪我去，免得回家时孤身一人。

我有多少次差不多都决定不走了，但是那种快去快来的想法和那种怕引起我父亲对我不满的顾虑支持着我。我终于乘上火车走了。

“晚上见，”在分手的时候我对玛格丽特说。

她没有回答我。

对这句话不作回答，她以前也有过一次。而那一次，您还记得吧，G 伯爵就在她家里过的夜；但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我好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如果说我害怕发生什么事的话，肯定也不会再是玛格丽特欺骗我这样的事了。

到了巴黎，我直奔普律当丝家，请她去看看玛格丽特，希望她热情和快活的脾气能给玛格丽特解解闷。

我未经通报就闯了进去，普律当丝正在梳妆间里。

“啊！”她不安地对我说，“玛格丽特跟您一起来的吗？”

“没有。”

“她身体好吗？”

“她有些不舒服。”

“那么她今天不来了吗？”

“她一定得来吗？”

迪韦尔诺瓦太太脸红了，她稍微有些尴尬地回答我说：“我是想说，既然您到巴黎来了，难道她就不来这儿和您会面了？”

“她不来了。”

我瞧着普律当丝，她垂下眼睛，从她的神色上可以看出她似乎怕我赖着不走。

“我就是来请您去陪她的，亲爱的普律当丝，如果您没有什么事，请您今晚去看看玛格丽特，您去陪陪她，您可以睡在那里。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她像今天这个样子，我真怕她要病倒了。”

“今天晚上我要在城里吃晚饭，”普律当丝回答我说，“不能去看玛格丽特了，不过我明天可以去看她。”

我向迪韦尔诺瓦太太告辞，她仿佛跟玛格丽特一样心事重重；我到了父亲那儿，他第一眼就把我仔细端详了一番。

他向我伸出手来。

“您两次来看我使我很高兴，阿尔芒，”他对我说，“这就使我有了希望，您大概像我为您一样也为我考虑过了。”

“我可不可以冒昧地请问您，爸爸，您考虑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我的孩子，我过于夸大了传闻的严重性，我答

应对你稍许宽容一些。”

“您说什么？爸爸！”我快乐地嚷着。

“我说，亲爱的孩子，每个年轻人都得有个情妇，而且根据我新近知道的情况，我宁愿知道你的情妇是戈蒂埃小姐而不是别人。

“我多好的父亲！您使我多么快乐！”

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会儿，随后一起吃了饭。整个晚餐期间我父亲都显得很亲切。

我急于要回布吉瓦尔去把这个可喜的转变告诉玛格丽特。我一直在望着墙上的时钟。

“你在看时间，”我父亲对我说，“你急于想离开我。呵，年轻人啊！你们总是这样，牺牲真诚的感情去换取靠不住的爱情。”

“别这样说，爸爸！玛格丽特爱我，这是我坚信不疑的。”

我父亲没有回答，他看上去既不怀疑，也不相信。

他一直坚持要我跟他一起度过那个夜晚，让我第二天再走。但是我撇下的玛格丽特在生病，我把这个对他说了，接着我请求他同意我早些回去看她，并答应他第二天再来。

天气很好，他要一直陪我到站台，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快活过，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未来生活终于来到了。

我从来也没有这样爱过我的父亲。

在我就要动身的时候，他最后又一次要我留下来，我拒绝了。

“那么你很爱她吗？”他问我。

“爱得发疯！”

“那么去吧！”他用手拂了一下前额，仿佛要驱走一个什么念头似的，随后他张开嘴巴仿佛要跟我讲什么事，但是他还是只握了握我的手，突然地离开了我，一面对我大声说道：

“好吧，明天见！”

二十二

我觉得火车开得太慢，仿佛不在走一样。

十一点钟我到了布吉瓦尔。

那座房子所有的窗户都没有亮光，我拉铃，没有人回答。

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后来总算园丁出来了，我走了进去。

纳尼娜拿着灯向我走来。我走进了玛格丽特的卧室。

“太太呢？”

“太太到巴黎去了，”纳尼娜回答我说。

“到巴黎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去的？”

“您走后一个小时。”

“她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吗？”

“没有。”

纳尼娜离开我走了。

“她可能有什么疑虑，”我想，“也许是到巴黎去证实我对她说的去看父亲的事究竟是不是一个借口，为的是得到一天自由。

“或者是普律当丝有什么重要事情写信给她了，”当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想：“但是在我去巴黎的时候已经见到过普律当丝，在她跟我的谈话里面我一点也听不出她曾给玛格丽特写过信。”

突然我想起了当我对迪韦尔诺瓦太太说玛格丽特不舒服时，她问了我一句话：“那么她今天不来了吗？”这句话似乎泄露了她们有约会，同时我又想起了在她讲完这句话我望她的时候，她的神色很尴尬。我又回忆起玛格丽特整天眼泪汪汪，后来因为我父亲接待我很殷勤，我就把这些事给忘了。

想到这里，这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围绕着我的第一个怀疑打转，使我的疑心越来越重。所有一切，一直到父亲对我的慈祥态度都证实了我的怀疑。

玛格丽特几乎是逼着我到巴黎去的，我一提出要留在她身边，她就假装平静下来。我是不是落入了圈套？玛格丽特是在欺骗我吗？她是不是本来打算要及时回来，不让我发现她曾经离开过，但由于发生了意外的事把她拖住了呢？为什么她什么也没对纳尼娜说，又不给我写几个字呢？这些眼泪，她的出走，这些神秘莫测的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我惶惶不安地想着以上这些问题。我眼睛盯着墙上的时钟，时针已指着半夜，似乎在告诉我，要想再见到我的情妇回来，时间已经太晚了。

然而，不久前我们还对今后的生活作了安排；她作出了牺牲，我也接受了。难道她真的在欺骗我吗？不会的。我竭力要丢开我刚才的那些设想。

也许这个可怜的姑娘为她的家具找到了一个买主，她到

巴黎接洽去了。这件事她不想让我事前知道，因为她知道，尽管这次拍卖对于我们今后的幸福十分必要，而且我也同意了，但这对我来说总是很难堪的。她怕在向我谈这件事时会伤了我的自尊心，损害我的感情。她宁愿等一切都办妥了再跟我见面。显而易见，普律当丝就是为了这件事在等她，而且在我面前泄漏了真相。玛格丽特今天大概还不能办完这次交易，她睡在普律当丝家里，也许她一会儿就要回来了，因为她应该想到我在担忧，肯定不会把我就这样丢在这里的。

但是她为什么要流泪呢？无疑是不管她怎样爱我，这个可怜的姑娘要放弃这种奢侈生活，到底还是舍不得的。她已经过惯了这种生活，并且觉得很幸福，别人也很羡慕她。

我非常体谅玛格丽特这种留恋不舍的心情。我焦急地等着她回来，我要好好地吻吻她，并对她说，我已经猜到了她神秘地出走的原因。

然而，夜深了，玛格丽特仍旧没有回来。

我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心里紧张得很。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她是不是受伤了，病了，死了！也许我马上就要看见一个信差来通知我什么噩耗，也许一直到天亮，我仍将陷在这同样的疑惑和忧虑之中。

玛格丽特的出走使我惊慌失措，我提心吊胆地等着她，她是否会欺骗我呢？这种想法我一直没再有过。一定是有一种她作不了主的原因把她拖住了，使她不能到我这里来。我越是想，越是相信这个原因只能是某种灾祸。啊，人类的虚荣心呵！你的表现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一点钟刚刚敲过，我心里想我再等她一个小时，倘使到

了两点钟玛格丽特还不回来，我就动身到巴黎去。

在等待的时候，我找了一本书看，因为我不敢多想。

《玛侬·莱斯科》翻开在桌子上，我觉得书页上有好些地方似乎被泪水沾湿了。在翻看了一会以后，我把书又合上了。由于我疑虑重重，书上的字母对我来说似乎毫无意义。

时间慢慢在流逝，天空布满了乌云，一阵秋雨抽打着玻璃窗，有时空荡荡的床铺看上去犹如一座坟墓，我害怕起来了。

我打开门，侧耳静听，除了树林里簌簌的风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路上车辆绝迹，教堂的钟凄凉地在敲半点钟。

我倒反而怕有人来了，我觉得在这种时刻，在这种阴沉的天气，要有什么事情来找我的话，也决不会是好事。

两点钟敲过了，我稍等了一会儿，唯有那墙上时钟的单调的滴答声打破寂静的气氛。

最后我离开了这个房间，由于内心的孤独和不安，在我看来这个房间里连最小的物件也都蒙上了一层愁云。

在隔壁房间里我看到纳尼娜扑在她的活计上面睡着了。听到门响的声音，她惊醒了，问我是不是她的女主人回来了。

“不是的，不过如果她回来，您就对她说我实在放心不下，到巴黎去了。”

“现在去吗？”

“是的。”

“可怎么去呢，车子也叫不到了。”

“我走着去。”

“可是天下着雨哪！”

“那有什么关系？”

“太太要回来的，再说即使她不回来，等天亮以后再去看她是让什么事拖住了也不迟啊。您这样在路上走会被人谋害的。”

“没有危险的，我亲爱的纳尼娜，明天见。”

这位忠厚的姑娘把我的大衣找来，披在我肩上，劝我去叫醒阿尔努大娘，向她打听能不能找到一辆车子；但是我不让她去叫她，深信这是白费力气，而且这样一折腾所费的时间比我赶一半路的时间还要长。

再说我正需要新鲜的空气和肉体上的疲劳。这种肉体上的劳累可以缓和一下我现在的过度紧张的心情。

我拿了昂坦街上那所房子的钥匙，纳尼娜一直陪我到铁栅栏门口，我向她告别后就走了。

起初我是在跑步，因为地上刚被雨淋湿，泥泞难行，我觉得分外疲劳。这样跑了半个小时后，我浑身都湿透了，我不得不停了下来。我歇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每时每刻都怕撞到路旁的树上去，这些树突然之间呈现在我眼前，活像一些向我直奔而来的高大的魔鬼。

我碰到一二辆货车，很快我就把它们甩到后面去了。

一辆四轮马车向布吉瓦尔方向疾驰而来，在它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心头突然出现一个希望：玛格丽特就在这辆马车上。

我停下来叫道：“玛格丽特！玛格丽特！”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马车继续赶它的路，我望着它渐渐远去，我又接着往前走。

我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星形广场[①] 的栅栏门。

看到巴黎我又有了力量，我沿着那条走过无数次的长长的坡道跑了下去。

那天晚上路上连个行人也没有。

我仿佛在一个死去的城市里散步。

天色渐渐亮了。

在我抵达昂坦街的时候,这座大城市已经在蠕蠕而动,即将苏醒了。

当我走进玛格丽特家里时,圣罗克教堂的大钟正敲五点。

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看门人，他以前拿过我好些每枚值二十法郎的金币，知道我有权在清晨五点钟到戈蒂埃小姐的家中去。

因此我顺利地进去了。

我原来可以问他玛格丽特是不是在家，但是他很可能给我一个否定的答复，而我宁愿多猜疑上几分钟，因为在猜疑的时候总还是存在一线希望。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想听出一点声音，听出一点动静来。

什么声音也没有，静得似乎跟在乡下一样。

我开门走了进去。

所有的窗帘都掩得严严实实的。

我把餐室的窗帘拉开，向卧室走去，推开卧室的门。我跳到窗帘绳跟前，使劲一拉。

窗帘拉开了，一抹淡淡的日光射了进来，我冲向卧床。

① 星形广场：凯旋门四周的广场。

床是空的！

我把门一扇一扇地打开，察看了所有的房间。

一个人也没有。

我几乎要发疯了。

我走进梳妆间，推开窗户连声呼唤普律当丝。

迪韦尔诺瓦太太的窗户一直关闭着。

于是我下楼去问看门人，我问他戈蒂埃小姐白天是不是来过。

“来过的，”这个人回答我说，“跟迪韦尔诺瓦太太一起来的。”

“她没有留下什么话给我吗？”

“没有。”

“您知道她们后来干什么去了？”

“她们又乘马车走了。”

“什么样子的马车。”

“一辆私人四轮轿式马车。”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拉了拉隔壁房子的门铃。

“您找哪一家，先生？”看门人把门打开后问我。

“到迪韦尔诺瓦太太家里去。”

“她还没有回来。”

“您能肯定吗？”

“能，先生，这里还有她一封信，是昨天晚上送来的，我还没有交给她呢。”

看门人把一封信拿给我看，我机械地向那封信瞥了一眼。

我认出了这是玛格丽特的笔迹。

我拿过信来。

信封上写着：

烦请迪韦尔诺瓦夫人转交迪瓦尔先生。

“这封信是给我的，”我对看门人说，我把信封上的字指给他看。

“您就是迪瓦尔先生吗？”这个人问我。

“是的。”

“啊！我认识您，您经常到迪韦尔诺瓦太太家来的。”

一到街上，我就打开了这封信。

即使在我脚下响起了一个霹雷也不会比读到这封信更使我觉得惊恐的了。

在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阿尔芒，我已经是别人的情妇了，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

回到您父亲跟前去，我的朋友，再去看看您的妹妹，她是一个纯洁的姑娘，她不懂得我们这些人的苦难。在您妹妹的身旁，您很快就会忘记那个被人叫做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堕落的姑娘让您受到的痛苦。她曾经一度享受过您的爱情，这个姑娘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时刻就是您给她的，她现在希望她的生命早点结束。

当我念到最后一句话时，我觉得我快要神经错乱了。

有一忽儿我真怕要倒在街上了。我眼前一片云雾，热血在我太阳穴里突突地跳动。

后来我稍许清醒了一些，我环视着周围，看到别人并不关心我的不幸，他们还是照常生活，我真奇怪透了。

我一个人可承受不了玛格丽特给我的打击。

于是我想到了我父亲正与我在同一个城市，十分钟后我就可以到他身边了，而且他会分担我的痛苦，不管这种痛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像个疯子、像个小偷似的奔跑着，一直跑到巴黎旅馆，看见我父亲的房门上插着钥匙，我开门走了进去。

他在看书。

看到我出现在他面前，他并不怎么惊奇，仿佛正在等着我似的。

我一句话也不说就倒在他怀抱里，我把玛格丽特的信递给他，听任自己跌倒在他的床前，我热泪纵横地嚎啕大哭起来。

二十三

当生活中的一切重新走上轨的时候，我不能相信新来的一天对我来说跟过去的日子会有什么两样。有好几次我总以为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的事情使我没有能在玛格丽特家里过夜，而如果我回布吉瓦尔的话，就会看到她像我一样焦急地等着我，她会问我是谁把我留住了，使她望眼欲穿。

当爱情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再要想改变这种习惯而不同时损害生活中所有其他方面的联系，似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不得不经常重读玛格丽特的信，好让自己确信不是在做梦。

由于精神上受到刺激，我的身体几乎已经垮了。心中的焦虑，夜来的奔波，早晨听到的消息，这一切已使我精疲力竭。我父亲趁我极度衰弱的时候要我明确地答应跟他一起离开巴黎。

他的要求我全部同意了，我没有力量来进行一场争论，在刚遭到那么些事情以后，我需要一种真挚的感情来帮助我活下去。

我父亲非常愿意来医治我所遭到的这种创伤，我感到十分幸福。

我能记得起来的就是那天五点钟光景，他让我跟他一起登上了一辆驿车。他叫人替我准备好行李，和他的行李捆在一起放在车子后面，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就把我带走了。

我茫然若失。当城市消失在后面以后，旅程的寂寞又勾起了我心中的空虚。

这时候我的眼泪又涌上来了。

我父亲懂得，任何言语，即使是他说的也安慰不了我，他一句话也不跟我讲，随我去哭。只是有时候握一下我的手，似乎在提醒我有一个朋友在身边。

晚上我睡了一会儿，在梦里我见到了玛格丽特。

我突然惊醒了，弄不懂我怎么会坐在车子里面的。

随后我又想到了现实情况，我的头垂在胸前。

我不敢跟父亲交谈，总是怕他对我说："我是不相信这个女人的爱情的，你看我说对了吧。"

他倒没有得理不让人，我们来到了 C 城，一路上他除了跟我讲些与我离开巴黎的原因毫不相干的话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提。

当我抱吻我的妹妹时，我想起了玛格丽特信里提到的有关她的话。但是我立即懂得了无论我妹妹有多么好，她也不可能使我忘掉我的情妇。

狩猎季节开始了，我父亲认为这是给我解闷的好机会，因此他跟一些邻居和朋友组织了几次狩猎活动，我也参加了。我既不反对也无热情，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气，自从我离开巴黎以后，我的一切行动都是没精打采的。

我们进行围猎，他们叫我守在我的位置上，我卸掉了子弹把猎枪放在身旁，人却陷入了沉思。

我看着浮云掠过，听任我的思想在寂寞的原野上驰骋。我不时地听到有个猎人在叫我，向我指出离我十步远的地方有一只野兔。

所有这些细节都没有逃过我父亲的眼睛，他可没有因为我外表的平静而被蒙骗过去。他完全知道，不管我的心灵受了多大的打击，总有一天会产生一个可怕、还可能是危险的反作用，他一面尽量装得不像在安慰我，一面极力设法给我消愁解闷。

我妹妹当然不知道个中奥秘，但是她弄不懂为什么我这个一向是心情愉快开朗的人突然一下子会变得如此郁郁寡欢，心事重重。

有时候我正在黯然伤神，突然发现我父亲在忧心忡忡地瞅着我，我伸手过去握了握他的手，似乎在默默无言地要求他原谅我无法自主地给他带来的痛苦。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但我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玛格丽特的形象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我过去和现在都深深地爱着这个女人，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她丢在脑后，我要么爱她，要么就恨她，尤其是无论是爱她还是恨她，我必须再见到她，而且要立即见到她。

我心里一有了这个念头就牢牢地生了根，这种顽强的意志在我久无生气的躯体里面又重新出现了。

这并不是说我想在将来，在一个月以后或者在一个星期以后再看到玛格丽特，而是在我有了这个念头的第二天我就要看到她；我跟父亲讲我要离开他，巴黎有些事等着我去办理，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他一定猜到了我要去巴黎的原因，因为他坚持不让我走；但是看到我当时满腔怒火，如果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抱吻了我，几乎流着眼泪要求我尽快地回到他的身边。

在到达巴黎之前，我根本没有睡过觉。

巴黎到了，我要干些什么呢？我不知道，首先当然是要看看玛格丽特怎么样了。

我到家里换好衣服，因为那天天气很好，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到了香榭丽舍大街。

半个小时以后，我远远地看到了玛格丽特的车子从圆形广场向协和广场驶来。

她的马匹已经赎回来了，车子还是老样子，不过车上却没有她。

一看到她不在马车里，我就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玛格丽特正由一个我过去从未见过的女人陪着徒步走来。

在经过我身旁的时候，她脸色发白，嘴唇抽了一下，浮现出一种痉挛性的微笑。而我呢，我的心剧烈地跳动，冲击着我的胸膛，但是我总算还保持了冷静的脸色，淡漠地向我过去的情妇弯了弯腰，她几乎立即就向马车走去，和她的女朋友一起坐了上去。

我了解玛格丽特，这次不期而遇一定使她惊慌失措。她一定晓得我已经离开了巴黎，因此她对我们关系破裂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后果放下了心。但是她看到我重新回来，而且劈面相逢，我脸色又是那么苍白，她一定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有意图的，她一定在猜想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如果我看到玛格丽特日子不怎么好过，如果我可以给她一些帮助来满足我的报复心理，我可能会原谅她，一定不会再想给她什么苦头吃。但是我看到她很幸福，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别人已经取代了我供应她那种我不能继续供应的奢侈生活。我们之间关系的破裂是她一手造成，因此带有卑鄙的性质，我的自尊心和我的爱情都受到了侮辱，她必须为我受到的痛苦付出代价。

我不能对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淡然处之；而最能使她感到痛苦的，也许莫过于我的无动于衷；不但在她眼前，而且在其他人眼前，我都必须装得若无其事。

我试着装出一副笑脸，跑到了普律当丝家里。

她的女用人进去通报我来了，并要我在客厅里稍候片刻。

迪韦尔诺瓦太太终于出现了，把我带到她的小会客室里；当我坐下的时候，只听到客厅里开门的声音，地板上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随后楼梯平台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我打扰您了吗？”我问普律当丝。

“没有的事，玛格丽特刚才在这儿，她一听到通报是您来了，她就逃了，刚才出去的就是她。”

“这么说，现在她怕我了？”

“不是的，她是怕您见到她会觉得讨厌。”

“那又为什么呢？”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竭力使呼吸自然一些，接着又漫不经心地说，“这个可怜的姑娘为了重新得到她的车子、她的家具和她的钻石而离开了我，她这样做很对，我不应该责怪她，今天我已经看到过她了。”

“在哪里？”普律当丝说，她打量着我，似乎在揣摩我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她过去认识的那个多情种子。

“在香榭丽舍大街，她跟另外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是谁啊？”

“什么模样的？”

“一头鬈曲的金黄色头发，身材苗条，蔚蓝色的眼睛，长得非常漂亮。”

“啊，这是奥林普，的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她现在有主吗？”

“没有准主儿。”

“她住在哪里？”

“特隆歇街……号，啊，原来如此，您想打她的主意吗？”

“将来的事谁也不知道。”

“那么玛格丽特呢？”

“要说我一点也不想念她，那是撒谎。但是我这个人非常讲究分手的方式，玛格丽特那么随随便便地就把我打发了，这使我觉得我过去对她那么多情是太傻了，因为我以前的确非常爱这个姑娘。”

您猜得出我是用什么样的声调来说这些话的，我的额上沁出了汗珠。

“她是非常爱您的，嗳，她一直是爱您的。她今天遇到您以后马上就来告诉我，这就是证据。她来的时候浑身发抖，像在生病一样。”

“那么她对您说什么了？”

“她对我说，‘他一定会来看您的，’她托我转达，请您原谅她。”

“您可以对她这样说，我已经原谅她了。她是一个好心肠的妓女，但只不过是一个妓女；她这样对待我，我本来是早该预料到的，我甚至还感谢她有这样的决心。因为今天我还在自问我那种要跟她永不分离的想法会有什么后果。那时候我简直荒唐。”

“如果她知道您已和她一样认为必须这么做，她一定会十分高兴。亲爱的，她当时离开您正是时候。她曾经提过要把她的家具卖给他的那个混蛋经纪人，已经找到了她的债主，问他们玛格丽特到底欠了他们多少钱；这些人害怕了，准备过两天就进行拍卖。”

“那么现在呢，都还清了吗？”

“差不多还清了。”

“是谁出的钱？”

“N 伯爵，啊！我亲爱的！有些男人是专门干这事的。一句话，他给了两万法郎；但他也终于达到目的了。他很清楚玛格丽特并不爱他，他却并不因此而亏待她。您已经看到了，他把她的马买了回来，把她的首饰也赎回来了，他给她的钱跟公爵给她的一样多；如果她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个人倒不是朝三暮四的。”

“她在干些什么呢？她一直住在巴黎吗？”

“自从您走了以后，她怎么也不愿意回布吉瓦尔。所有她那些东西还是我到那儿去收拾的，甚至还有您的东西，我把它们另外包了一个小包，回头您可以叫人到这儿来取。您的东西全在里面，除了一只小皮夹子，上面有您名字的起首字母。玛格丽特要它，把它拿走了，现在在她家里，假使您一定要的话，我再去向她要回来。”

“让她留着吧，”我讷讷地说，因为在想到这个我曾经如此幸福地待过的村子，想到玛格丽特一定要留下一件我的东西作纪念，我不禁感到一阵心酸，眼泪直往外冒。

如果她在这个时候进来的话，我可能会跪倒在她脚下的。我那复仇的决心也许会烟消云散。

“此外，”普律当丝又说，“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她像现在这副模样，她几乎不再睡觉了，她到处去跳舞，吃夜宵，有时候甚至还喝得醉醺醺的。最近一次夜宵后，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医生刚允许她起床，她又不要命地重新开始这样的生活，您想去看看她吗？”

“有什么必要呢？我是来看您的，您，因为您对我一直很亲切，我认识您比认识玛格丽特早。就是亏了您，我才做了她的情人；也就是亏了您，我才不再做她的情人了，是不是这样？”

“啊，天哪，我尽了一切可能让她离开您，我想您将来就不会埋怨我了。”

“这样我得加倍感激您了，”我站起来又接着说，“因为我讨厌这个女人，她把我对她说的话太当真了。”

“您要走了吗？”

“是的。”

我已经了解得够多了。

“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您？”

“不久就会见面的，再见。”

“再见。”

普律当丝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我回到家里，眼里含着愤怒的泪水，胸中怀着复仇的渴望。

这样说来玛格丽特真的像别的姑娘一样啦；她过去对我的真挚爱情还是敌不过她对昔日那种生活的欲望，敌不过对车马和欢宴的需要。

晚上我睡不着，我就这么想着。如果我真能像我装出来的那么冷静，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可能会在玛格丽特这种新的火热的生活方式里看出她在希望以此来摆脱一个纠缠不休的念头，消除一个难以磨灭的回忆。

不幸的是那股邪恶的激情一直纠缠着我，我一门心思想找一个折磨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方法。

喔！男人在他那狭隘的欲望受到伤害时，变得有多么渺小和卑鄙啊！

我见到过的那个跟玛格丽特在一起的奥林普，如果不是玛格丽特的女朋友的话，至少也是她回到巴黎以后来往最密切的人。奥林普正要举行一次舞会，我料到玛格丽特也会去参加，我就设法去弄到了一张请帖。

当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舞会时，舞会上已相当热闹了。大家跳着舞，甚至还大声叫喊。在一次四组舞里，我看见玛格丽特在跟N 伯爵跳舞，N 伯爵对自己能炫耀这样一位舞伴显得很神气，他似乎在跟大家说：

“这个女人是我的。”

我背靠在壁炉上，正好面对着玛格丽特，我看着她跳舞。她一看见我就不知所措，我看看她，随随便便地用手和眼睛向她打了个招呼。

当我想到在舞会结束以后，陪她走的不再是我而是这个有钱的笨蛋时；当我想到在他们回到她家里以后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时，血涌上了我的脸，我要破坏他们的爱情。

女主人美丽的肩膀和半裸着的迷人的胸脯展现在全体宾客的面前，在四组舞以后，我走过去向她致意。

这个姑娘很美，从身材来看比玛格丽特还要美些。当我跟奥林普讲话的时候，从玛格丽特向她投过来的那些眼光更使我明白了这一点。一个男人做了这个女人的情人就可以和N 先生感到同样的骄傲，而且她的姿色也足以引起玛格丽特过去在我身上引起过的同样的情欲。

她这时候没有情人。要做她的情人并不难，只要有钱摆

阔，引她注意就行了。

我下决心要使这个女人成为我的情妇。

我一边和奥林普跳舞，一边开始扮演起追求者的角色。

半个小时以后，玛格丽特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她穿上皮大衣，离开了舞会。

二十四

这已经够她受的了，但还不行。我知道我有力量控制这个女人，我卑鄙地滥用了这种力量。

如今我想到她已经死了，我自问天主是不是会原谅我给她所受的痛苦。

夜宵时热闹非凡，夜宵以后开始赌钱。

我坐在奥林普身旁，我下注的时候那么大胆，不能不引起她的注意。不一会儿，我就赢了一两百个路易，我把这些钱摊在我面前，她贪婪地注视着。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赌博上，而是在观察她。整个晚上我一直在赢钱，我拿钱给她赌，因为她已经把她面前的钱全都输光了，也许把她家里的钱也全都输光了。

清晨五点钟大家告辞了。

我赢了三百个路易。

所有的赌客都已经下楼，谁也没有发觉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后面，因为那些客人里面没有一位是我的朋友。

奥林普亲自在楼梯上照亮，当我正要和大家一样下楼时，我转身向她走去对她说：

“我要跟您谈谈。”

“明天吧，”她说。

“不，现在。”

“您要跟我谈什么呢？”

“您就会知道的。”

我又回到了房间里。

“您输了，”我对她说。

“是的。”

“您把家里的钱全都输光了吧。”

她迟疑着没有回答。

“说实话吧。”

“好吧，真是这样。”

“我赢了三百路易，全在这里，如果您愿意我留下来的话。”

同时我把金币扔在桌子上。

“您为什么提出这种要求？”

“老天！因为我爱您呀。”

“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您爱着玛格丽特，您是想做我的情人来报复她。我这样的女人是不会受欺骗的。遗憾的是我太年轻，太漂亮了，接受您要我扮演的角色是不合适的。”

“这么说，您拒绝了？”

“是的。”

“难道您宁愿白白地爱我吗？那我是不会接受的。您想，亲爱的奥林普，我本来可以派一个人带着我的条件来代我送上这三百个路易，这样您可能会接受的。可是我还是喜欢和

您当面谈。接受吧，别管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您说您长得漂亮，那么我爱上您也就不足为奇了。”

玛格丽特像奥林普一样是个妓女，但我在第一次看见她时决不敢对她说我刚才对这个女人说的话。这说明了我爱玛格丽特，这说明了我感到在玛格丽特身上有一些这个女人身上所缺少的东西。甚至就在我跟她谈这次交易的时候，尽管她长得千娇百媚，我还是非常讨厌这个和我谈生意的女人。

当然啦，她最后还是接受了。中午我从她家里出来时我已经是她的情人了。为了我给她的六千法郎，她认为不能不好好地和我说些情话，亲热一番；但是我一离开她的床，就把这一切抛在脑后去了。

然而也有人为了她而倾家荡产的。

从这一天起，我每时每刻都在虐待玛格丽特。奥林普和她不再见面了，原因您也可想而知。我送了一辆马车和一些首饰给我新结交的情妇。我赌钱，最后我就像一个爱上了奥林普这样一个女人的男人一样做了各种各样的荒唐事，我又有了新欢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普律当丝也上了当，她终于也相信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玛格丽特。对玛格丽特来说，要么她已经猜到了我这样做的动机，要么她和别人一样受骗了。她怀着高度的自尊心来对付我每天给她的侮辱。不过她看上去很痛苦，因为不论我在哪里遇到她，我看到她的脸色总是一次比一次苍白，一次比一次忧伤。我对她的爱情过于强烈以致变成了仇恨，看到她每天都这样痛苦，我心里很舒服。有几次在我卑鄙残酷地折磨她时，玛格丽特用她苦苦哀求的眼光望着我，以致我对自己

扮演的那种角色感到脸红，我几乎要求她原谅我了。

但是这种内疚的心情转瞬即逝，而奥林普最后把自尊心全都撇在一边，她知道只要折磨玛格丽特就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她需要的一切。她不断地挑唆我和玛格丽特为难，一有机会她就凌辱玛格丽特,像一个后面有男人撑腰的女人一样,她的手段总是非常卑劣的。

玛格丽特最后只能不再去参加舞会,也不去戏院看戏了,她害怕在那些地方遇到奥林普和我。这时候写匿名信就代替了当面挑衅,只要是见不得人的事,都往玛格丽特身上栽;让我情妇去散布，我自己也去散布。

只有疯子才会做出这些事情来，那时候我精神亢奋，就像一个灌饱了劣酒的醉汉一样，很可能手里在犯罪，脑子里还没有意识到。在于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痛苦的。面对我这些挑衅，玛格丽特的态度是安详而不轻蔑，尊严而不鄙视，这使我觉得她比我高尚，也促使我更加生她的气。

一天晚上，不知道奥林普在哪里碰到了玛格丽特，这一次玛格丽特没有放过这个侮辱她的蠢姑娘，一直到奥林普不得不让步才罢休。奥林普回来时怒气冲冲，玛格丽特则在昏厥中被抬了回去。

奥林普回来以后，对我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她对我说，玛格丽特看到她只有一个人就想报仇，因为她做了我的情妇。奥林普要我写信告诉她，以后不管我在不在场，她都应该尊敬我所爱的女人。

不用多说，我同意这样做了。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挖苦

的、羞辱的和残忍的话一古脑儿全写在这封信里面，这封信我当天就寄到了她的家里。

这次打击太厉害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不能再默默地忍受了。

我猜想一定会收到回信的。因此我决定整天不出门。

两点钟光景有人拉铃，我看到普律当丝进来了。

我试着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问她来找我有什么事。这天迪韦尔诺瓦太太可一丝笑容也没有，她用一种严肃而激动的声调对我说，自从我回到巴黎以后，也就是说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我没有放过一次机会不折磨玛格丽特，因此她生病了。昨天晚上那场风波和今天早晨我那封信使她躺倒在床上。

总之，玛格丽特并没有责备我，而是托人向我求情，说她精神上和肉体上再也忍受不了我对她的所作所为。

“戈蒂埃小姐把我从她家里赶走，”我对普律当丝说，“那是她的权利，但是她要侮辱一个我所爱的女人，还借口说这个女人是我的情妇，这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我的朋友，”普律当丝对我说，“您受了一个既无头脑又无心肝的姑娘的影响了；您爱她，这是真的，但这不能成为可以欺凌一个不能自卫的女人的理由呀。”

“让戈蒂埃小姐把她的 N 伯爵给我打发走，我就算了。”

“您很清楚她是不会这样干的。因此，亲爱的阿尔芒，您让她安静点吧。如果您看到她，您会因为您对待她的方式感到惭愧。她脸色苍白，她咳嗽，她的日子不长了。”

普律当丝伸手给我，又加了一句：

“来看看她吧，您来看她，她会非常高兴的。”

“我不愿碰到N 先生。”

“N 先生决不会在她家里，她受不了他。”

“倘使玛格丽特一定要见我，她知道我住在哪儿，让她来好啦，我是不会再到昂坦街去了。”

“那您会好好接待她吗？”

“一定招待周到。”

“好吧，我可以肯定她会来的。”

“让她来吧。”

“今天您出去吗？”

“整个晚上我都在家。”

“我去对她说。”

普律当丝走了。

我甚至没有给奥林普写信，告诉她我不到她那里去了，对这个姑娘我是随随便便的。一星期我难得和她过上一夜。我相信她会从大街上随便哪一家戏院的男演员那儿得到安慰的。

我吃晚饭时出去了一下，几乎马上就赶了回来。我吩咐把所有的炉子都点上火，还把约瑟夫打发走了。

我无法把我等待着的那一个小时里的种种想法告诉您，我心情太激动了。当我在九点左右听到门铃声的时候，我百感交集，心乱如麻，以致去开门的时候，不得不扶着墙壁以防跌倒。

幸好会客室里光线暗淡，不容易看出我那变得很难看的脸色。

玛格丽特进来了。

她穿了一身黑衣服，还蒙着面纱，我几乎认不出她在面纱下的脸容。

她走进客厅，揭开了面纱。

她的脸像大理石一样惨白。

"我来了，阿尔芒，"她说，"您希望我来，我就来了。"

随后，她低下头，双手捂着脸痛哭起来。

我向她走去。

"您怎么啦？"我对她说，我的声音都变了。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回答我的话，因为她已经泣不成声。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一些，就对我说：

"您害得我好苦，阿尔芒，而我却没有什么对不起您。"

"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吗？"我带着苦笑争辩说。

"除了环境逼得我不得不做的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看到玛格丽特时心里所产生的感觉，不知道在您的一生中是否感受过，或者在将来是否会感受到。

上次她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她就是坐在她刚坐下的地方。只不过从此以后，她已成为别人的情妇；她的嘴唇不是被我，而是被别人吻过了，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嘴唇凑了上去。我觉得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爱着这个女人，可能比以前爱得还要热烈些。

然而我很难开口谈为什么叫她到这里来的理由，玛格丽特大概了解了我的意思，因为她接着又说：

"我打扰您了，阿尔芒，因为我来求您两件事：原谅我昨天对奥林普小姐说的话；别再做您可能还要对我做的事，饶

了我吧。不论您是不是有意的，从您回来以后，您给了我很多痛苦，我已经受不了啦，即使像我今天早晨所受的痛苦的四分之一，我也受不了啦！您会可怜我的，是不是？而且您也明白，像您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还有很多比对一个像我这样多愁多病的女人报复更加高尚的事要干呢。您摸摸我的手，我在发烧，我离开卧床不是为了来向您要求友谊，而是请您别再把我放在心上了。”

我拿起玛格丽特的手，她的手果然烧得烫人，这个可怜的女人裹在天鹅绒大衣里面，浑身哆嗦。

我把她坐着的扶手椅推到火炉边上。

“您以为我就不痛苦吗？”我接着说，“那天晚上我先在乡下等您，后来又到巴黎来找您，我在巴黎只是找到了那封几乎使我发疯的信。

“您怎么能欺骗我呢，玛格丽特，我以前是多么爱您啊！”

“别谈这些了，阿尔芒，我不是来跟您谈这些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像仇人似的见面，仅此而已。我还要跟您再握一次手，您有了一位您喜欢的、年轻美貌的情妇，愿你俩幸福，把我忘了吧。”

“那么您呢，您一定是幸福的啦？”

“我的脸像一个幸福的女人吗？阿尔芒，别拿我的痛苦来开玩笑，您比谁都清楚我痛苦的原因和程度。”

“如果您真像您所说的那样不幸，那么您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取决于您自己呀。”

“不，我的朋友，我的意志犟不过客观环境，您似乎是说我顺从了我做妓女的天性。不是的，我服从了一个严肃的需

要，这些原因您总有一天会知道的，您也会因此原谅我。”

“这些原因您为什么不在今天就告诉我呢？”

“因为告诉了您这些原因也不可能使我们重归于好，也许还会使您疏远您不应该疏远的人。”

“这些人是谁？”

“我不能跟您说。”

“那么您是在撒谎。”

玛格丽特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当我在心里把这个形容枯槁、哭哭啼啼的女人和当初在喜剧歌剧院嘲笑我的姑娘作比较时，我不能看着她的沉默和痛苦的表情而无动于衷。

“您不能走，”我拦在门口说。

“为什么？”

“因为，尽管您这样对待我，我一直是爱您的，我要您留在这里。”

“为了在明天赶我走，是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两个人的缘分已经完了，别再想破镜重圆了；否则您可能会轻视我，而现在您只是恨我。”

“不，玛格丽特，”我嚷道，一面觉得一遇上这个女人，我所有的爱和欲望都复苏了，“不，我会把一切都忘记的，我们将像过去曾经相许过的那么幸福。”

玛格丽特疑惑地摇摇头，说道：

“我不就是您的奴隶，您的狗吗？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把我拿去吧，我是属于您的。”

她脱掉大衣，除下帽子，把它们全都扔在沙发上，突然

她开始解连衣裙上衣的搭扣，由于她那种疾病的一种经常性的反应，血从心口涌上头部，使她透不过气来。

接着是一阵嘶哑的干咳。

“派人去关照我的车夫，”她接着说，“把车子驶回去。”

我亲自下楼把车夫打发走了。

当我回来的时候，玛格丽特躺在炉火前面，冷得牙齿格格直响。

我把她抱在怀里，替她脱衣服，她一动也不动，全身冰冷，我把她抱到了床上。

于是我坐在她身边，试着用我的爱抚来暖和她，她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只是对我微笑着。

喔！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玛格丽特的生命几乎全部倾注在她给我的狂吻里面。我是这样地爱她，以致在我极度兴奋的爱情之中，我曾想到是不是杀了她，让她永远不会属于别人。

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像这样地爱上一个月的话，就只能剩下一具躯壳了。

天亮了，我们两人都醒了。

玛格丽特脸色灰白。她一句话也不说，大颗的泪珠不时从眼眶里滚落在她的面颊上，像金刚钻似的闪闪发光，她疲乏无力的胳臂不住地张开来拥抱我，又无力地垂落到床上。

有一时我想我可以把离开布吉瓦尔以来的事统统忘记掉，我对玛格丽特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让我们一起离开巴黎。”

“不，不，”她几乎带着恐惧地说，“我们以后会非常不幸

的，我不能再为你的幸福效劳，但只要我还剩下一口气，你就可以把我随心所欲，不管白天或者黑夜，只要你需要我，你就来，我就属于你的，但是不要再把你的前途和我的前途连在一起，这样你会非常不幸，也会使我非常不幸。

“我眼下还算是一个漂亮姑娘，好好享用吧，但是别向我要求别的。”

在她走了以后，我感到寂寞孤单，非常害怕。她走了已有两个小时了，我还是坐在她适才离开的床上，凝视着床上的枕头，上面还留着她头形的皱褶，一面考虑着在我的爱情和嫉妒之间我将变成什么样子。

五点钟，我到昂坦街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要上那儿去干什么。

替我开门的是纳尼娜。

“夫人不能接待您，”她尴尬地对我说。

“为什么？”

“因为N 伯爵先生在这里，他不让我放任何人进去。”

“是啊，”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忘了。”

我像个醉汉似的回到了家里，您知道在我那嫉妒得发狂的一刹那间我干了什么？这一刹那就足够我做出一件可耻的事，您知道我干了什么？我心想这个女人在嘲笑我，我想象她在跟伯爵两人促膝谈心，对他重复着她昨天晚上对我讲过的那些话，还不让打扰他们。于是我拿起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写了下面这张纸条一起给她送了去。

今天早晨您走得太匆忙了，我忘了付钱给您。这

是您的过夜钱。

当这封信被送走以后，我就出去了，仿佛想逃避做了这件卑鄙的事情以后出现的一阵内疚。

我到奥林普家里去，我见到她在试穿衣服，当我们只剩下两个人时，她就唱些下流的歌曲给我散心。

这个女人完全是一个不知羞耻、没有心肝、没有头脑的妓女的典型，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也许有别的男人会跟她一起做我跟玛格丽特一起做过的那种美梦。

她问我要钱，我给了她，于是就可以走了，我回到了自己家里。

玛格丽特没有给我回信。

不用跟您说第二天我是在怎样激动的心情下度过的。

六点半，一个当差给我送来了一封信，里面装着我那封信和那张五百法郎的钞票，此外一个字也没有。

“是谁把这封信交给您的？”我对那个人说。

“一位夫人，她和她的使女一起乘上了去布洛涅的驿车，她吩咐我等驿车驶出庭院之后再把信送给您。”

我跑到玛格丽特家里。

“太太今天六点钟动身到英国去了。”看门人对我说。

没有什么可以再把我留在巴黎了，既没有恨也没有爱。由于受到这一切冲击我已精疲力竭。我的一个朋友要到东方去旅行，我对父亲说我想陪他一起去；我父亲给了我一些汇票和介绍信。八九天以后，我在马赛上了船。

在亚历山大[1]，我从一个我曾在玛格丽特家里见过几面的大使馆随员那里，知道了这个可怜的姑娘的病况。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她写给我一封回信，我是在土伦[2] 收到的，您已经看到了。

我立刻就动身回来，以后的事您都知道了。

现在您只要读一下朱利·迪普拉交给我的那些日记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对您讲的故事的不可缺少的补充。

二十五

阿尔芒的长篇叙述，经常因为流泪而中断。他讲得很累，把玛格丽特亲手写的几页日记交给我以后，他就双手捂着额头，闭上了眼睛，可能是在凝思，也可能是想睡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发出了一阵比较急促的呼吸声，这说明阿尔芒已经睡着了，但是睡得不那么熟，一点轻微的声音就会把他惊醒的。

下面就是我看到的内容，我一字不改地抄录了下来：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已经病了三四天了。今天早晨我躺在床上，天色阴沉，我心情忧郁；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在想您，阿尔芒。而您呢，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您在哪里啊？有人告诉我说，您在离巴黎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您已经忘记了玛格丽特。总之，愿您幸福，我一生中仅有的

① 亚历山大：埃及的一个重要港口。

② 土伦：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

一些欢乐时刻是您给我的。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过去的行为给您作一番解释,我已经给您写过一封信了，但是一封由我这样一个姑娘写的信，很可能被看作是满纸谎言；除非我死了，由于死亡的权威而使这封信神圣化；除非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一份忏悔书，才会有人相信。

今天我病了，我可能就此一病至死。因为我一直预感到我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我母亲是生肺病死的，这种病是她留给我的唯一遗产;而我那一贯的生活方式只会使我的病加重。我不愿意悄悄死去而不让您弄清楚关于我的一切事情，万一您回来的时候，您还在留恋那个您离开以前爱过的那个可怜姑娘的话。

以下就是这封信的内容，为了给我的辩解提供一个新的证明，我是非常高兴把它再写一遍的。

阿尔芒，您还记得吗？在布吉瓦尔的时候，您父亲到来的消息是怎样把我们吓了一跳的吧；您还记得您父亲的到来引起我不由自主的恐惧吧；您还记得您在当天晚上讲给我听的关于您和他之间发生的事情吧。

第二天，当您还在巴黎等着您父亲、可是总不见他回来的时候，一个男子来到我家里，交给我一封迪瓦尔先生的来信。

这封信我现在附在这里，它措辞极其严肃地要求我第二天借故把您遣开，以便接待您的父亲;您父亲有话要和我谈，他特别叮嘱我一点也不要把他的举动讲给您听。

您还记得在您回来以后，我是怎样坚持要您第二天再到

巴黎去的吧。

您走了一个小时以后，您父亲就来了。他严峻的脸色给我的印象也不用我对您多说了。您父亲满脑子都是旧观念，他认为凡是妓女都是一些没有心肝、没有理性的生物，她们是一架榨钱的机器，就像钢铁铸成的机器一样，随时随地都会把递东西给它的手压断，毫不留情、不分好歹地粉碎保养它和驱使它的人。

您父亲为了要我同意接待他，写了一封很得体的信给我；但他来了以后却不像他信上所写的那样客气。谈话开始的时候，他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甚至还带着威胁的口吻，以致我不得不让他明白这是在我的家里，要不是为了我对他的儿子有真挚的感情，我才没有必要向他报告我的私生活呢。

迪瓦尔先生稍许平静了一些，不过他还是对我说他不能再听任他儿子为我弄得倾家荡产。他说我长得漂亮，这是事实，但是不论我怎么漂亮，也不应该凭借我的姿色去挥霍无度，去牺牲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对这个问题只能用一件事来回答，是不是？我只有提出证据说明，自从我成为您的情妇以来，为了对您保持忠实，而又不再向您要求过超出您经济能力的钱财，我不惜作出了一切牺牲。我拿出当票来给他看，有些我不能典当的东西我卖掉了，我把买主的收条给他看，我还告诉您父亲，为了跟您同居而又不要成为您一个过重的负担，我已经决定变卖我的家具来还债。我把我们的幸福，您对我讲过的一个比较平静和比较幸福的生活讲给他听，他终于明白了，把手伸向我，要我原谅他开始时对我耍的态度。

接着他对我说：

“那么，夫人，这样的话我就不是用指责和威胁，而是用请求来请您作出一种牺牲，这种牺牲比您已经为我儿子所作的牺牲还要大。”

我一听这个开场白就全身颤抖。

您父亲向我走来，握住我两只手，亲切地接着说：

“我的孩子，请您别把我就要跟您讲的话往坏的方面想；不过您要懂得生活对于心灵有时是残酷的，但这是一种需要，所以必须忍受。您心地好，您的灵魂里有很多善良的想法是一般女人所没有的，她们也许看不起您，但却及不上您。不过请您想一想，一个人除了情妇之外还有家庭；除了爱情之外还有责任；要想到一个人在生活中经过了充满激情的阶段以后就到了需要受人尊敬的阶段，这就需要有一个稳固的靠得住的地位。我儿子没有财产，然而他准备把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过户给您。如果他接受了您即将作出的牺牲，他也许出于荣誉和尊严就要把他这笔财产给您作为报答。您有了这笔财产，生活就永远不会受苦。但是您的这种牺牲他不能接受，因为社会不了解您，人们会以为同意接受您的牺牲可能出自于一个不光彩的原因，以致玷辱我家的门楣。人们可不管阿尔芒是不是爱您，您是不是爱他；人们可不管这种相互之间的爱情对他是不是一种幸福，对您是不是说明在重新做人；人们只看到一件事，就是阿尔芒·迪瓦尔竟然能容忍一个妓女，我的孩子，请原谅我不得不对您说的这些话，容忍一个妓女为了他而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往后的日子就是埋怨和懊悔，相信这句话吧，对您和别人都一样，你们两

个人就套上了一条你们永远不能砸碎的锁链。那时候你们怎么办呢？你们的青春将要消逝，我儿子的前途将被断送；而我，他的父亲，我原来等待着两个孩子的报答，却只能有一个孩子来报答我了。

“您年轻漂亮，生活会给您安慰的；您是高贵的，做一件好事可以赎清您很多过去的罪过。阿尔芒认识您才六个月，他就忘记了我。我给他写了四封信，他一次也没有想到写回信给我，也许我死了他还不知道呢！

“阿尔芒是那么爱您，不管您怎样下决心今后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他也决不会因他的景况不佳而让您过苦日子的，而清苦生活跟您的美貌是不相称的。到那时候，谁知道他会干出些什么事来！我知道他已经在赌钱了，我也知道他没有对您讲过；但是他很可能在感情冲动的时候，把我多年积蓄起来的钱输掉一部分。这些钱是为了替我女儿置嫁妆，也是为了阿尔芒，也是为了我老来能有一个安静的晚年而储存起来的，还得准备对付其他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情。

“再说您是不是可以肯定您再也不会留恋为了他而抛弃的那种生活呢？您过去是爱他的，您是不是能肯定以后决不再爱别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爱情的梦想让位于对事业的勃勃雄心，你们的关系就会给您情人的生活带来某些您可能无法逾越的障碍，到那时候，难道您不觉得痛苦吗？夫人，这一切您要考虑考虑，您爱阿尔芒，您就只能用这个方式向他证明您的爱情：为他的前途而牺牲您的爱情。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但是以后会发生的，可能比我预料的还要糟。阿尔芒可能会嫉妒一个曾经爱过您的人，他会向

他挑衅，会和他决斗，最后他还会被杀死。您想想，到那时候，在我面前，在这个要求您为他儿子生命负责的父亲面前，您将会感到多么痛苦啊！

“总之，我的孩子，把一切全告诉了您吧，因为我还没有把一切全说出来，要知道我是为什么到巴黎来的，我有一个女儿，我刚才跟您提到过她，她年轻漂亮，像一个天使那样纯洁。她在恋爱，她同样也在把这种爱情当作她一生的美梦。我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阿尔芒了，但是他的全部心思都在您身上，他没有给我写回信。现在我的女儿快要结婚了，她要嫁给她心爱的男人，她要走进一个体面的家庭，这个家庭希望能门当户对。我未来的女婿家庭知道了阿尔芒在巴黎的行为，向我宣称，如果阿尔芒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他们将收回前言。一个女孩子的前途就掌握在您手里了，她可从来没有冒犯过您啊，而且她是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您有权利去破坏她未来的美好生活吗？您下得了手吗？既然您爱阿尔芒，既然您痛悔前非，玛格丽特，把我女儿的幸福给我吧。”

我的朋友，面对这些过去我也曾反复考虑过的情况，我只能吞声饮泣，而且这些事情出自于您父亲嘴里，这就更加证明了它们是非常现实的。我心里想着所有那些您父亲已经多次到了嘴边，但又不敢对我讲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妓女，不管我讲得多么有理，这种关系看起来总是像一种自私的打算；我过去的生活已经使我没有权利来梦想这样的未来，那么我必须对我的习惯和名誉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总之，我爱您，阿尔芒。迪瓦尔先生对我像父亲般的态度，我对他产

生了纯洁的感情,我就要赢得的这个正直的老人对我的尊敬,我相信以后也必定会得到的您对我的尊敬，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里激起了一个崇高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我在自己心目中变得有了价值,并使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圣洁的自豪感。当我想到这个为了他儿子的前途而向我恳求的老年人，有一天会告诉他女儿要把我的名字当作一个神秘的朋友的名字来祈祷，我的思想境界就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我的内心充满了骄傲。

一时的狂热可能夸大了这些印象的真实性，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朋友，对和您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的回忆也在从另一边劝我，但有了这些新的感情以后，我也就顾不上这些劝告了。

“好吧，先生,”我抹着眼泪对您父亲说,“您相信我爱您的儿子吗？”

“相信的。”迪瓦尔先生说。

“是一种无私的爱情吗？”

“是的。”

“我曾经把这种爱情看作我生活的希望，梦想和安慰。您相信吗？”

“完全相信。”

“那么先生，就像吻您女儿那样地吻我吧，我向您发誓。这个我所得到的唯一真正纯洁的吻会给我战胜爱情的力量，一个星期以内，您儿子就会回到您身边，他可能会难受一个时期，但他从此就得救了。”

“您是一位高贵的姑娘。”您父亲吻着我的前额说,“您要

做的是一件天主也会赞许的事，但是我很怕您对我儿子将毫无办法。”

“喔，请放心，先生，他会恨我的。”

我们之间必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我，也为了您。

我写信给普律当丝，告诉她我接受了N伯爵先生的要求，要她去对伯爵说，我将和他们两人一起吃夜宵。

我封好信，也不跟您父亲说里面写了些什么，我请他到巴黎以后叫人把这封信按地址送去。

不过他还是问我信里写了些什么？

“写的是您儿子的幸福。”我回答他说。

您父亲最后又吻了我一次。我感到有两滴感激的泪珠滴落在我的前额上，这两滴泪珠就像对我过去所犯的错误的洗礼。就在我刚才同意委身于另一个男人的时候，一想到用这个新的错误所赎回的东西时我自豪得满脸生光。

这是非常自然的，阿尔芒；您曾经跟我讲过您父亲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迪瓦尔先生坐上马车走了。

可我毕竟是个女人，当我重新看见您时，我忍不住哭了，但是我没有动摇。

今天我病倒在床上，也许要到死才能离开这张床。我心里在想：“我做得对吗？”

当我们不得不离别的时刻越来越近时，我的感受您是亲眼看到的。您父亲已经不在那里，没有人支持我了。一想到您要恨我，要看不起我，我有多么惊慌啊，有一忽儿我几乎

要把一切都说给您听了。

有一件事您可能不会相信，阿尔芒，这就是我请求天主给我力量。天主赐给了我向他祈求的力量，这就证明了他接受了我的牺牲。

在那次吃夜宵的时候，我还是需要有人帮助，因为我不愿意知道我要做些什么，我多么怕我会失掉勇气啊！

有谁会相信我，玛格丽特·戈蒂埃，在想到又要有一个新情人的时候，竟然会如此的悲伤？

为了忘却一切，我喝了好多酒，第二天醒来时我睡在伯爵的床上。

这就是全部事实真相，朋友，请您评判吧。原谅我吧，就像我已经原谅了您从那天起所给我的一切苦难一样。

二十六

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夜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您跟我一样清楚，但是在我们分离以后我所受的痛苦您却是不知道，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我知道您父亲已把您带走，但是我不太相信您能离开我而长期这样生活下去，那天我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您时我很激动，但是我并不感到意外。

然后就开始了那一连串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您每天都要想出点新花样来侮辱我，这些侮辱可以说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除了这种侮辱是您始终爱我的证据以外，我似乎觉得您越是折磨我，等到您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您眼里也

就会显得越加崇高。

不要为我这种愉快的牺牲精神感到惊奇，阿尔芒，您以前对我的爱情已经把我的心灵向着崇高的激情打开了。

但是我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坚强的。

在我为您作出牺牲和您回来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不让自己发疯，为了在我投入的那种生活中去自我麻醉，我需要求助于肉体上的疲劳。普律当丝已经对您讲了，是不是？我一直像在过节一样，我参加所有的舞会和宴饮。

在这样过度的纵情欢乐之后，我多么希望自己快些死去；而且，我相信这个愿望不久就会实现的，我的健康无疑是越来越糟了。在我请迪韦尔诺瓦太太来向您求饶的时候，我在肉体上和灵魂上都已极度衰竭。

阿尔芒，我不想向您提起，在我最后一次向您证明我对您的爱情时，您是怎样报答我的，您又是用什么样的凌辱来把这个女人赶出巴黎的。这个垂死的女人在听到您向她要求一夜恩爱的声音时感到无法拒绝，她像一个失去理智的人，曾一时以为这个夜晚可以把过去和现在重新连接起来。阿尔芒，您有权做您做过的事，别人在我那里过夜，出的价钱并不总是那么高的！

于是我抛弃了一切，奥林普在N先生身边代替了我，有人对我说，她已经告诉了他我离开巴黎的原因。G伯爵在伦敦，他这种人对于跟像我这样的姑娘的爱情关系只不过看作一种愉快的消遣。他和跟他相好过的女人总是保持着朋友关系，既不怀恨在心，也不争风吃醋，总之他是一位阔老爷，他

只向我们打开他心灵的一角，但是他的钱包倒是向我们敞开的。我立即想到了他，就去找了他，他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但是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情妇，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他怕与我之间的事情张扬出去对他不利，便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他们请我吃夜宵，吃过夜宵，其中有一个人就把我带走了。

您要我怎么办呢，我的朋友？

自杀吗？这可能给您应该是幸福的一生带来不必要的内疚；再说，一个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还要自杀呢？

我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思想的东西，我行尸走肉般地过了一段时期这样的生活，随后我又回到巴黎，打听您的消息，这我才知道您已经出远门去了。我得不到任何支持，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两年前我认识您时一样了，我想再把公爵找回来，但是我过分地伤了这个人的心，而老年人都是没有耐心的，大概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是长生不老的。我的病况日益严重，我脸色苍白，我心情悲痛，我越来越瘦，购买爱情的男人在取货以前是要先看看货色的。巴黎有的是比我健康、比我丰满的女人，大家有点把我忘记了，这些就是今天以前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已经完全病倒了。我已写信给公爵问他要钱，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而债主们都来了，他们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带着借据逼我还帐。公爵会给我回信吗？阿尔芒，您为什么不在巴黎啊！如果您在的话，您会来看我的，您来了会使我得到安慰。

十二月二十日

天气很可怕，又下着雪，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家里，三天来我一直在发高烧，没有跟您写过一个字。没有什么新情况，我的朋友，每天我总是痴心妄想能收到您一封信，但是信没有来，而且肯定是永远不会来的了。只有男人才硬得起心肠不给人宽恕。公爵没有给我回信。

普律当丝又开始上当铺了。

我不停地咳血。啊！如果您看见我，一定会难受的。您在一个阳光明媚，气候温和的环境中是很幸福的，不像我这样，冰雪的严冬整个压在我胸口上。今天我起来了一会儿，隔着窗帘，我看到了窗外的巴黎生活，这种生活我已经跟它绝缘了。有几张熟脸快步穿过大街，他们欢乐愉快，无忧无虑，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望望我的窗口。但是也有几个年轻人来过，留下了姓名。过去曾有过一次，在我生病的时候，您每天早晨都来打听我的病况，而那时候您还不认识我，您只是在我第一次认识您的时候从我那里得到过一次无礼的接待。我现在又病了，我们曾在一起过了六个月，凡是一个女人的心里能够容纳得下和能够给人的爱情，我都拿出来给了您。您在远方，您在咒骂我，我得不到您一句安慰的话。但这是命运促成您这样遗弃我的，这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如果您在巴黎，您是不会离开我的床头和我的房间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的医生不准我天天写信。的确，回首往事只能使我的热度升高。但是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使我感到舒服

了些，这封信所表达的感情要比它给我带来的物质援助更让我高兴。因此我今天可以给您写信了。这封信是您父亲寄来的。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内容。

夫人：

我刚刚知道您病了，如果我在巴黎的话，我会亲自来探问您的病情，如果我儿子在身旁的话，我会叫他去打听您的消息的；但是我不能离开 C 城，阿尔芒又远在六七百法里之外。请允许我跟您写封简单的信吧。夫人，对您的病我感到非常难过，请相信我，我诚挚地祝愿您早日痊愈。

我一位好朋友 H 先生要到您家里去，请接待他。我请他代我办一件事，我正焦急地等待着这件事的结果。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我接到的那封信，您父亲有一颗高贵的心，您要好好爱他，我的朋友，因为世界上值得爱的人不多，这张签着他姓名的信纸比我们最著名的医生开出的所有的药方要有效得多。

今天早晨，H 先生来了，他对迪瓦尔先生托付给他的微妙的任务似乎显得很为难，他是专门来代您父亲带一千埃居给我的。起先我是不想要的，但是 H 先生对我说，如果我不收下的话会使迪瓦尔先生不高兴，迪瓦尔先生授权他先把这笔钱给我，随后再满足我其他的需要。我接受了这个帮助，这个来自您父亲的帮助不能算是施舍。如果您回来的时候我已

经死了，请把我刚才写的关于他的那一段话给他看，并告诉他，他好心给她写慰问信的那个可怜的姑娘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并为他向天主祈祷。

一月四日

我刚捱过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日子。我从来没想到肉体会使人这样痛苦。呵！我过去的生活啊！今天我加倍偿还了。

每天夜里都有人照料我，我喘不过气来。我可怜的一生剩下来的日子就这样在说胡话和咳嗽中度过。

餐室里放满了朋友们送来的糖果和各式各样的礼物。在这些人中间，肯定有些人希望我以后能做他们的情妇。如果他们看到病魔已经把我折磨成了什么样子，我想他们一定会吓得逃跑的。

普律当丝用我收到的新年礼物来送礼。

天气冷得都结冰了，医生对我说如果天气一直晴朗下去的话，过几天我可以出去走走。

一月八日

昨天我坐着我的车子出门，天气很好。香榭丽舍大街人头攒动，真是一个明媚的早春。四周一片欢乐的气象。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我还能在阳光下找到昨天那些使人感到喜悦、温暖和安慰的东西。

所有的熟人我几乎全碰到了，他们一直是那么笑逐颜开，忙于寻乐。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有那么多啊！奥林普坐在一辆N 先生送给她的漂亮的马车里经过，她想用眼光来侮辱

我。她不知道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虚荣心了。一个好心的青年，我的老相识，问我是不是愿意去跟他一起吃夜宵，他说他有一个朋友非常希望认识我。

我苦笑了笑，把我烧得滚烫的手伸给他。

我从未见过谁的脸色有他那么惊惶的。

我四点钟回到家里，吃晚饭时胃口还相当好。

这次出门对我是有好处的。

一旦我病好起来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有一些人在前一天还灵魂空虚，在阴沉沉的病房里祈求早离人世，但是在看到了别人的幸福生活以后居然也产生了一种想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一月十日

希望病愈只不过是一个梦想。我又躺倒了，身上涂满了灼得我发痛的药膏。过去千金难买的身躯今天恐怕是一钱不值了！

我们一定是前世作孽过多,再不就是来生将享尽荣华,所以天主才会使我们这一生历尽赎罪和磨炼的煎熬。

一月二十日

我一直很难受。

N 伯爵昨天送钱给我，我没有接受。这个人的东西我都不要，就是为了他才害得您不在我身边。

哦！我们在布吉瓦尔的日子有多美啊！此刻您在哪里啊？

如果我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我一定要去朝拜那座我们

一起住过的房子，但看来我只能被抬着出去了。

谁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写信给您？

一月二十五日

已经有十一个夜晚我没法安睡了，我闷得透不过气来，每时每刻我都以为我要死了。医生嘱咐不能再让我动笔。朱利·迪普拉陪着我，她倒允许我跟您写上几行。难道在我死以前您就不会回来了吗？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此永远完了吗？我似乎觉得只要您来了，我的病就会好的。可是病好了又有什么用呢？

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早晨我被一阵很大的声音惊醒了。睡在我房里的朱利马上跑到餐室里去。我听到朱利在跟一些男人争吵，但没有用处，她哭着回来了。

他们是来查封的。我对朱利说让他们去干他们称之为司法的事吧。执达吏戴着帽子走进了我的房间。他打开所有的抽屉，把他看见的东西都登记下来，他仿佛没有看见床上有一个垂死的女人，幸而法律仁慈，这张床总算设给查封掉。

他走的时候总算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在九天之内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留下了一个看守！我的天啊，我将变成什么啦！这场风波使我的病加重了。普律当丝想去向您父亲的朋友要些钱，我反对她这样做。

一月三十日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您的来信，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您是

不是能及时收到我的回信？您还能见到我吗？这是一个幸福的日子，它使我忘记了六个星期以来我所经受的一切，尽管我写回信的时候心情悒郁，我还是觉得好受一些了。

总之，人总不会永远不幸的吧。

我还想到也许我不会死，也许您能回来，也许我将再一次看到春天，也许您还是爱我的，也许我们将重新开始我们去年的生活！

我真是疯了！我几乎拿不住笔了，我正用这支笔把我心里的胡思乱想写给您。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是非常爱您，阿尔芒，如果我没有这种爱情的回忆和重新看到您在我身旁的渺茫的希望支持我的话，我可能早已离开人世了。

二月四日

G 伯爵回来了。他的情妇欺骗了他，他很难过，他是很爱她的。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事业不太妙，尽管这样，他还是付了一笔钱给我的执达吏，并遣走了看守。

我向他讲起了您，他答应我向您谈谈我的情况。在这个时候我竟然忘记了我曾经做过他的情妇，而他也想让我把这件事忘掉！他的心肠真好！

昨天公爵派人来探问我的病情，今天早上他自己来了。我不知道这个老头儿是怎么活下来的。他在我身边呆了三个小时，没有跟我讲几句话。当他看到我苍白得这般模样的时候，两大颗泪珠从他的眼睛里滴落下来。他一定是想到了他女儿

的死才哭的。他就要看到她死第二次了，他伛偻着背，脑袋耷拉着，嘴唇下垂，目光黯淡。他衰朽的身体背负着年老和痛苦这两个重负，他没有讲一句责备我的话。别人甚至会说他在暗暗地庆幸疾病对我的摧残呢。他似乎为他能够站着觉得骄傲，而我还年纪轻轻，却已经被病痛压垮了。

天气又变坏了，没有人来探望我，朱利尽可能地照料着我。普律当丝因为我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给她那么多钱，就开始借口有事不肯到我这里来了。

不管医生们怎么说，现在我快死了。我有好几个医生，这证明了我的病情在恶化。我几乎在后悔当初听了您父亲的话，如果我早知道在您未来的生活中我只要占您一年的时间，我可能不会放弃跟您一起度过这一年的愿望，至少我可以握着我朋友的手死去。不过如果我们在一起度过这一年，我也肯定不会死得这么快的。

天主的意志是不可违逆的！

二月五日

喔！来啊，来啊，阿尔芒，我难受死了。我要死了，我的天。昨天我是多么悲伤，我竟不想待在家里，而宁愿到别处去度过夜晚了，这个夜晚会像前天夜晚一样漫长。早晨公爵来了，这个被死神遗忘了的老头子一出现就仿佛在催我快点儿死。

尽管我发着高烧，我还是叫人替我穿好了衣服，乘车到歌舞剧院去。朱利替我抹了脂粉，否则我真有点儿像一具尸体了。我到了那个我第一次跟您约会的包厢；我一直把眼睛

盯在您那天坐的位置上，而昨天那里坐着的却是一个乡下佬，一听到演员的插科打诨，他就粗野地哄笑着。人们把我送回家时，我已经半死不活。整个晚上我都在咳嗽吐血。今天我话也说不出，我的胳膊几乎都抬不起来了。我的天！我的天！我就要死了。我本来就在等死，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简直无法忍受的痛苦，如果……

从这个字开始，玛格丽特勉强写下的几个字母已看不清楚了。是朱利·迪普拉接着写下去的。

二月十八日

阿尔芒先生：

自从玛格丽特坚持要去看戏的那天起，她的病势日渐加重，嗓子完全失音，接着四肢也不能动弹了。我们那可怜的朋友所忍受的痛苦是无法描述的。我可没经受过这样的刺激，我一直感到害怕。

我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身边，她几乎一直在说胡话，但不论是在昏迷还是在清醒的时候，只要她能讲出几个字来，那就是您的名字。

医生对我说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自从她病危以来，老公爵没有再来过。

他对医生说过，这种景象使他太痛苦了。

迪韦尔诺瓦太太的为人真不怎么样。这个女人一向几乎完全是靠着玛格丽特生活的，她以为在玛格丽特那里还可以搞到更多的钱，曾欠下了一些她无力偿还的债。当她看到她的邻居对她已毫无用处的时候，她甚至连看也不来看她了。所

有的人都把她抛弃了。G 先生被债务逼得又动身到伦敦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又给我们送了些钱来；他已经尽力而为了。可是又有人来查封了，债主们就等着她死，以便拍卖她的东西。

我原来想用我仅剩的一些钱来阻止他们查封，但是执达吏对我说这没有用，而且他还要执行别的判决。既然她就要死了，那还是把一切都放弃了的好，又何必去为那些她不愿意看见，而且从来也没有爱过她的家属保留下什么东西呢。您根本想象不出可怜的姑娘是怎样在外表富丽、实际穷困的境况中死去的。昨天我们已经一文不名了。餐具，首饰，披肩全都当掉了，其余的不是卖掉了就是被查封了。玛格丽特对她周围发生的事还很清楚。她肉体上、精神上和心灵上都觉得非常痛苦，豆大的泪珠滚下她的两颊，她的脸那么苍白又那么瘦削，即使您能见到的话，您也认不出这就是您过去多么喜爱的人的脸庞。她要我答应在她不能再写字的时候写信给您，现在我就在她面前写信。她的眼睛望着我，但是她看不见我，她的目光被行将来临的死亡遮住了，可她还在微笑，我可以断定她的全部思想、整个灵魂都在您身上。

每次有人开门，她的眼睛就闪出光来，总以为您要进来了，随后当她看清来人不是您，她的脸上又露出了痛苦的神色，并渗出一阵阵的冷汗，两颊涨得血红。

二月十九日午夜

今天这个日子是多么凄惨啊，可怜的阿尔芒先生！早上玛格丽特窒息了，医生替她放了血，她稍许又能发出些声音。医生劝她请一个神父，她同意了，医生就亲自到圣罗克教堂

去请神父。

这时，玛格丽特把我叫到她床边，请求我打开她的衣橱；她指着一顶便帽，一件镶满了花边的长衬衣，声音微弱地对我说：

“我做了忏悔以后就要死了，那时候你就用这些东西替我穿戴上：这是一个垂死女人的化妆打扮。”

随后她又哭着拥抱我，她还说：

“我能讲话了，但是我讲话的时候憋得慌，我闷死了！空气啊！”

我泪如雨下，我打开窗子，过不多久神父进来了。

我向神父走去。

当他知道他是在谁的家里时，他似乎很怕受到冷待。

“大胆进来吧，神父，”我对他说。

他在病人的房间里没有待多久，他出来的时候对我说：

“她活着的时候是一个罪人，但她将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

过不多久他又回来了，陪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唱诗班的孩子，手里擎着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在他们前面还走着一个教堂侍役，摇着铃，表示天主来到了临终者的家里。

他们三个一起走进了卧室，过去在这个房间里听到的都是些奇怪的语言，如今这个房间却成了一个圣洁的神坛。

我跪了下来，我不知道这一幕景象给我的印象能保持多久；但是我相信，在那以前，人世间还没有发生过使我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事情。

神父在临终者的脚上、手上和前额涂抹圣油，背诵了一

段短短的经文，玛格丽特就此准备上天了，如果天主看到了她生时的苦难和死时的圣洁，她无疑是可以进天堂的。

从那以后她没有讲过一句话，也没有做过一个动作，如果我没有听到她的喘气声，我有好多次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二月二十日下午五时

一切都结束了。

玛格丽特半夜两点钟光景进入弥留状态。从来也没有一个殉难者受过这样的折磨,这可以从她的呻吟声里得到证实。有两三次她从床上笔直地坐起来，仿佛想抓住她正在上升到天堂里去的生命。

也有这么两三次，她叫着您的名字，随后一切都寂静无声，她精疲力竭地又摔倒在床上，眼泪默默地从她的眼里流出来，她死了。

于是我向她走去，喊着她的名字，她没有回音，我就合上了她的眼皮，吻了吻她的额头。

可怜的、亲爱的玛格丽特啊，我但愿是一个女圣徒，好使这个吻把你奉献给天主。

随后，我就按照她生前求我做的那样，给她穿戴好，我到圣罗克教堂去找了一个神父，我为她点了两支蜡烛，我在教堂里为她祈祷了一个小时。

我把她剩下的一点钱施舍给了穷人。

我是不大懂得宗教的，但是我相信善良的天主会承认我的眼泪是真挚的,我的祈祷是虔诚的,我的施舍是诚心的,天主将怜悯她，她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就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来

为她合上眼睛，为她入殓。

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举行安葬。玛格丽特的很多女朋友都到教堂里来了，有几个还真诚地哭了，当送葬的队伍向蒙马特公墓走去的时候，只有两个男人跟在后面 :G 伯爵，他是专门从伦敦赶来的；还有公爵，两个仆人搀扶着他。

我是在她家里含着眼泪，在灯光下把全部详细经过写下来告诉您的。在那点燃着惨淡的灯火旁边放着一份晚餐，您想象得到我是一口也吃不下的，这是纳尼娜吩咐为我做的，因为我已经有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

这些惨象是不会长期留在我记忆中的，因为我的生命并不是属于我的，就像玛格丽特的生命不属于她的一样，因此我就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把这些事情告诉您，生怕时间一长，我就不能在您回来的时候把这些惨象确切地讲给您听。

二十七

“您看完了吗？”当我看完这些手稿以后阿尔芒问我。

“如果我所读到的全是真的话，我的朋友，我明白您经受的是些什么样的痛苦！”

“我父亲的一封来信也向我证实了这一切。”

我们又谈论了一会儿这个刚刚结束的悲惨命运，然后我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儿。

阿尔芒一直很伤心，但是在讲了这个故事以后，他心情

稍许轻松了一些，并很快恢复了健康，我们一起去拜访了普律当丝和朱利·迪普拉。

普律当丝刚刚破了产，她对我们说是玛格丽特害得她破产的，说玛格丽特在生病期间向她借了很多钱，因此她开出了很多她无力偿付的期票，玛格丽特没有还她钱就死了，又没有给她收据，因此她也算不上是债权人。

迪韦尔诺瓦太太到处散布这个无稽之谈，作为她经济困难的原因，她向阿尔芒要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阿尔芒不相信她说的是真话，但是他宁愿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他对一切和他情妇有过关系的人和事都怀有敬意。

随后我们到了朱利·迪普拉家里，她向我们讲述了她亲眼目睹的惨事，在想起她朋友的时候流下了真诚的眼泪。

最后我们到玛格丽特的坟地上去，四月里太阳的初辉已经催开了绿叶的嫩芽。

阿尔芒还有最后一件必须要办的事情，就是到他父亲那儿去。他还希望我能陪他去。

我们一起抵达了 C 城，在那里我见到了迪瓦尔先生，他就像他儿子对我描述的一样：身材高大，神态威严，性情和蔼。

他含着幸福的眼泪欢迎阿尔芒，亲切地和我握手。我很快就发现了在这个税务官身上，父爱高于一切。

他女儿名叫布朗什，她眼睛明亮，目光明澈，安详的嘴唇表明她灵魂里全是圣洁的思想，嘴里讲的全是虔诚的话语。看见她哥哥回来她满脸微笑，这个纯洁的少女一点也不知道，仅仅为了维护她的姓氏，一个在远处的妓女就牺牲了自己的

幸福。

我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住了几天，全家都为这个给他们带来一颗治愈了的心的人忙碌着。

我回到巴黎，依照我听到的那样写下了这篇故事。这篇故事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它的真实性，不过也许会引起争论。

我并没有从这个故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像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都能像她一样地为人；远非如此，但是我知道她们之中有一位姑娘，在她的一生中曾产生过一种严肃的爱情，她为了这个爱情遭受痛苦，直至死去。我把我听到的事讲给读者听，这是一种责任。

我并不是在宣扬淫乱邪恶，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听到有这种高贵的受苦人在祈求，我都要为他作宣传。

我再重复一遍，玛格丽特的故事是罕见的，但是如果它带有普遍性的话，似乎也就不必把它写出来了。

茶　　　花　　　女

（话　剧）

茶　花　女

（五 幕 剧）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首场演出于巴黎杂耍剧院

人 物 表

阿尔芒·迪瓦尔
乔治·迪瓦尔
加斯东·里厄
圣戈当
居斯塔夫
德·吉雷伯爵
阿尔蒂尔·德·瓦尔维勒
医生
送信人
男仆两人

玛格丽特·戈蒂埃
妮谢特
普丽当丝
纳尼娜
奥琳普
阿尔图尔
阿娜依丝
男女宾客

剧情发生于一八四八年。

第 一 幕

巴黎。玛格丽特的小客厅。

第 一 场

[纳尼娜在做活计；瓦尔维勒坐在壁炉前面。门铃声响

瓦尔维勒 有人按铃。
纳尼娜 瓦朗坦会去开的。
瓦尔维勒 一定是玛格丽特。
纳尼娜 还不到时间呢；她要到十点半才能回来，现在刚到十点。（妮谢特进来）唷，是妮谢特小姐。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妮谢特

妮谢特 玛格丽特不在吗？
纳尼娜 不在，小姐。您想见她吗？
妮谢特 我经过这儿，想上楼来亲亲她。既然她不在，那我就走了。

纳尼娜　请稍等一会儿，她就要回来了。
妮谢特　我没时间，居斯塔夫在下面等我。她好吗？
纳尼娜　总是老样子。
妮谢特　您告诉她，这几天里我还会来看她。再见，纳尼娜。—— 再见，先生。
[行礼，下。

第 三 场

[纳尼娜，瓦尔维勒

瓦尔维勒　这位姑娘是谁？
纳尼娜　她是妮谢特小姐。
瓦尔维勒　妮谢特！这是小猫的名字，不像是女人的名字。
纳尼娜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绰号；大家这样叫她，因为她烫着头发，脑袋瓜小得像只小猫。她从前和太太在同一家商店里干活。
瓦尔维勒　玛格丽特在商店里干过？
纳尼娜　她是卖布制品的。
瓦尔维勒　唔！
纳尼娜　您过去不知道吗？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瓦尔维勒　她很漂亮，这个小妮谢特。
纳尼娜　也很聪明！
瓦尔维勒　还有那位居斯塔夫先生呢？
纳尼娜　什么居斯塔夫先生？

瓦尔维勒　就是她刚才谈起的，在下面等她的那位居斯塔夫先生。

纳尼娜　那是她的丈夫。

瓦尔维勒　那么是妮谢特先生罗？

纳尼娜　现在他还不是她的丈夫，可是将来会成为她的丈夫的。

瓦尔维勒　一句话，这是她的情人。好，好！她很聪明，可是她有一个情人。

纳尼娜　他只爱她，就像她只爱他而且从来就只爱他一样；而且他会娶她的，这句话是我对您说的。妮谢特小姐是一位非常规矩的姑娘。

瓦尔维勒　（站起来，向纳尼娜走去）总之，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我这里的事没有进展。

纳尼娜　一点也没有。

瓦尔维勒　一定得承认，玛格丽特……

纳尼娜　怎么样？

瓦尔维勒　有一个怪念头，她想牺牲所有的人，为了那个德·莫里亚克先生，他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纳尼娜　可怜的人啊！这是他唯一的幸福。他是她的父亲，或者说，差不多是她的父亲。

瓦尔维勒　这里面有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不幸的是……

纳尼娜　不幸的是什么？

瓦尔维勒　我不相信有这种事。

纳尼娜　（站起来）请听我说，瓦尔维勒先生，关于我们的夫人，她的真事也多得说不完，还要说什么假话呢？有

一件事我可以向您担保是真的，因为是我亲眼目睹的。天主知道夫人可没有关照过我什么，因为她没有任何理由要欺骗您，她既不想跟您好，也不想跟您不好。那是在两年以前，夫人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很多日子，后来她去温泉疗养，是我陪她去的。在温泉疗养院那些病人中间，有一个姑娘和她年龄差不多，生的病也一样，只是已经第三期了；她们两人像得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那个姑娘就是莫里亚克小姐，公爵的女儿。

瓦尔维勒　莫里亚克小姐已经死了。

纳尼娜　是的。

瓦尔维勒　而那位悲痛欲绝的公爵，在玛格丽特的容貌、年纪，甚至在她的疾病中发现了他女儿的形象；他要求玛格丽特接待他，允许他像爱他的女儿那样爱她。这时候，玛格丽特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身分告诉了他。

纳尼娜　因为夫人从来不说谎。

瓦尔维勒　那当然！可是虽说玛格丽特有莫里亚克小姐那样的容貌，可是在品德方面却大相径庭；所以公爵提出，只要她肯改变生活方式，他可以满足她的任何要求。玛格丽特同意了这个条件，可是一回到巴黎以后，她当然又把她的诺言丢在脑后了；而公爵呢，因为她只给了他一半幸福，他也就把原来答应给她的钱减去了一半，以致玛格丽特今天欠下了五万法郎的债。

纳尼娜　您是想替她还这笔债，而人家宁愿欠别人的钱，也不愿意欠您的情。

瓦尔维勒　再说这儿还有个德·吉雷伯爵。

纳尼娜　您这人简直叫人受不了！不管怎样我要对您说，公爵的故事是真的。我可以发誓；至于伯爵呢，不过是个朋友。

瓦尔维勒　您再说说清楚。

纳尼娜　是的，一个朋友！您的嘴里总没有什么好话！——有人按铃了。是夫人回来了，要把您刚才说的话都讲给她听吗？

瓦尔维勒　千万别讲！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对纳尼娜）去吩咐他们准备夜宵；奥琳普和圣戈当就要来了。我刚才在歌剧院遇到他们的。（对瓦尔维勒）您，您在这儿！（她走去坐在壁炉旁）

瓦尔维勒　难道我不是命中注定要等您的吗？

玛格丽特　难道我是命中注定总要见到您的吗？

瓦尔维勒　除非您禁止我上您的门，我总是要来的。

玛格丽特　是啊，我没有一次回家不看到您在这儿的。您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呢？

瓦尔维勒　这您是很清楚的。

玛格丽特　总是这一套！您真叫人腻味，瓦尔维勒！

瓦尔维勒　我爱您，这也是我错了吗？

玛格丽特　真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亲爱的，如果我一定得听所有爱我的人对我讲话，也许我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了。我第一百次再对您说一遍，您这是白白地浪费时间。我让您到这儿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我在家，您就进来；我不在家，您就等我，我也不太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可是，如果您一定得不停地谈您的爱情，那么以后就不准您进门。

瓦尔维勒　可是，玛格丽特，去年在巴涅尔时，您曾经给过我一点儿希望的。

玛格丽特　唉，亲爱的，那是在巴涅尔，我那时在生病，心里很苦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身体好些了，心里也不苦闷了。

瓦尔维勒　我能够想像，因为您得到了莫里亚克公爵的爱。

玛格丽特　傻瓜！

瓦尔维勒　而且您还爱着德·吉雷先生……

玛格丽特　我愿意爱谁就爱谁，这跟任何人都不相干，跟您更不相干；如果您没有别的话要说，那么我再说一遍，请走吧。（瓦尔维勒还在来回踱步）
您不想走吗？

瓦尔维勒　不想走！

玛格丽特　那么请坐到钢琴前面去吧：钢琴，是您唯一擅长的东西。

瓦尔维勒　弹些什么呢？

[他在钢琴上试音时，纳尼娜回了进来。

玛格丽特　您愿意弹什么就弹什么。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纳尼娜

玛格丽特　夜宵吩咐下去了吗？

纳尼娜　吩咐下去了，夫人。

[玛格丽特向瓦尔维勒走去。

玛格丽特　瓦尔维勒，您这是在弹什么？

瓦尔维勒　罗斯兰的梦幻曲。

玛格丽特　真美啊！……

瓦尔维勒　请听我说，我有八万法郎的年金。

玛格丽特　而我，我有十万呢。（对纳尼娜）你见到普丽当丝了吗？

纳尼娜　见到了，夫人。

玛格丽特　她今天晚上来不来？

纳尼娜　来的，夫人，她一回来就来……妮谢特小姐也来过了。

玛格丽特　她怎么走了？

纳尼娜　因为有居斯塔夫先生在楼下等她。

玛格丽特　可爱的姑娘！

纳尼娜　大夫来过了。

玛格丽特　他说什么来着？

纳尼娜　他嘱咐夫人要好好休息。

玛格丽特　真是个好心的大夫！还有什么事？

纳尼娜　没有了，夫人；有人送来一束花。

瓦尔维勒　那是我让人送来的。

玛格丽特　（拿起这束花）玫瑰和白丁香。把这束花放到你的房间里去。

[纳尼娜下。

瓦尔维勒　（停止弹钢琴）您不喜欢这束花吗？

玛格丽特　大家是怎么叫我的？

瓦尔维勒　玛格丽特·戈蒂埃。

玛格丽特　我的外号是什么？

瓦尔维勒　茶花女。

玛格丽特　为什么叫我茶花女呢？

瓦尔维勒　因为您身上总是戴着这种花。

玛格丽特　也就是说我只爱这种花，送我别的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如果您以为我会为您破例，那您就错了。我闻了花香会生病的。

瓦尔维勒　我真不走运。再见了，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再见！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奥琳普，圣戈当，纳尼娜

纳尼娜　（上）夫人，奥琳普小姐和圣戈当先生来了。

玛格丽特　到底来啦，奥琳普！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奥琳普　这是圣戈当的错。
圣戈当　是的，永远是我的错。—— 您好，瓦尔维勒。
瓦尔维勒　您好，亲爱的朋友。
圣戈当　您跟我们一起吃夜宵吗？
玛格丽特　不，不。
圣戈当　（对玛格丽特）那么您呢，亲爱的小乖乖，您身体怎么样？
玛格丽特　很好。
圣戈当　唷，太好了！待会儿这里是不是要热闹一番？
奥琳普　只要有您在，总会热闹的。
圣戈当　鬼丫头！—— 啊！这位亲爱的瓦尔维勒先生不和我们一起吃夜宵，真叫我痛苦万分。（对玛格丽特）在走过金屋饭店时，我让他们送点牡蛎和只供应给我的香槟酒来。味道真是妙极了！真是妙极了！
奥琳普　（低声对玛格丽特说）你为什么没有邀请爱德蒙？
玛格丽特　为什么你没有带他来？
奥琳普　那么圣戈当怎么样？
玛格丽特　他对这种事还不习惯吗？
奥琳普　还没有呐，亲爱的；到了他这种年纪，是很难养成习惯的，尤其是一种好习惯。
玛格丽特　（叫纳尼娜）夜宵该准备好了吧。
纳尼娜　再过五分钟就好。夜宵摆在哪儿？摆在餐厅里吗？
玛格丽特　不，摆在这儿；这儿可以舒服些。—— 怎么，瓦尔维勒，您还没有走吗？

瓦尔维勒　我这就走。

玛格丽特　（走到窗口呼喊）普丽当丝！

奥琳普　普丽当丝就住在对面吗？

玛格丽特　可以说她就住在这幢房子里，你也知道，我们两家的窗户几乎都是可以望得见的，中间只隔着一个小院子；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叫她过来非常方便。

圣戈当　喔，原来如此！她是干什么的，这个普丽当丝？

奥琳普　她是经营女帽的。

玛格丽特　可只有我才买她的帽子。

奥琳普　而你却从来不戴。

玛格丽特　这些帽子真是糟透了！不过这个女人很不错，而且她又缺钱用。（呼唤）普丽当丝！

普丽当丝　（从外面传来的声音）我在这儿！

玛格丽特　您已经回来了，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

普丽当丝　我来不了啦。

玛格丽特　谁不让您来？

普丽当丝　我家里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要请我吃夜宵。

玛格丽特　那么就带他们到这儿来吃夜宵吧，反正是一回事。他们俩叫什么名字？

普丽当丝　有一位是您认识的，叫加斯东·里厄。

玛格丽特　我当然认识！——还有一位呢？

普丽当丝　另一位是他的朋友。

玛格丽特　这就行了，快来吧……今天晚上很冷……（她有点儿咳嗽）瓦尔维勒，请在炉子里加点儿木柴，这

儿真冷；您既然不能讨人喜欢，至少也要让人觉得您还有点儿用处吧！

[瓦尔维勒顺从地照办。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加斯东，阿尔芒，普丽当丝，一个男仆

男仆 （通报）加斯东先生，阿尔芒·迪瓦尔先生，迪韦尔诺瓦夫人到！

奥琳普 真有气派！你们这儿都是这样通报的吗？

普丽当丝 我还以为有什么贵客呢。

圣戈当 迪韦尔诺瓦夫人开始社交活动了。

加斯东 （毕恭毕敬地对玛格丽特）夫人，您好吗？

玛格丽特 （同样神态）好；您呢，先生？

普丽当丝 这儿的人讲话怎么这副模样？

玛格丽特 加斯东已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了；而且，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讲话，欧仁妮也许会挖掉我的眼睛。

加斯东 可是欧仁妮的手太小，您的眼睛又太大。

普丽当丝 别故作风雅了。——亲爱的玛格丽特，请允许我把阿尔芒·迪瓦尔先生介绍给您（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相互致礼），他是全巴黎最爱慕您的一个人。

玛格丽特 （对普丽当丝）那么你去吩咐他们再加两副刀叉；因为我相信这种爱情是不会妨碍这位先生吃夜宵的。

[她把手伸给阿尔芒，阿尔芒吻她的手。

圣戈当　（对走到他面前的加斯东）啊，亲爱的加斯东，看到您我真高兴啊！

加斯东　您总是这么年轻，我的老朋友圣戈当。

圣戈当　当然罗。

加斯东　那么您那些情人呢？

圣戈当　（指指奥琳普）您瞧。

加斯东　我祝贺您。

圣戈当　我真怕在这儿遇到阿芒达。

加斯东　这个可怜的阿芒达，她是多么爱您啊！

圣戈当　她太爱我了；而且她还不得不经常去看望一个年轻人，那是一个银行家。（笑）为了我，她也许会失去她那个有钱的情人，因为她真心爱我。太妙了！可是有时候我得在衣橱里藏身，在楼梯上徘徊，在街头等待……

加斯东　您的风湿痛就是这么得的。

圣戈当　那倒不是，时代不同了，青春一去不复返。这个可怜的瓦尔维勒不和我们一起吃夜宵，我心里怪难受的。

加斯东　（走近玛格丽特）他真是风度翩翩！

玛格丽特　只有老人才不会再老了。

圣戈当　（向奥琳普刚介绍给他的阿尔芒）先生，您是不是税务官迪瓦尔先生的亲戚？

阿尔芒　是的，先生，那是家父，您认识他吗？

圣戈当　从前我在德·内尔塞男爵夫人家里认识他的，还有

令堂大人迪瓦尔夫人，她是一位风姿绰约、和蔼可亲的夫人。

阿尔芒　她已经去世三年了。

圣戈当　请原谅，先生，我使您又想起了这件伤心的事情。

阿尔芒　任何时候都可以谈起我的母亲。伟大而纯洁的爱自有其美妙之处；那就是在感受到这种爱的时候是幸福的，在回忆这种爱的时候，也是幸福的。

圣戈当　您是独生子吗？

阿尔芒　我有一个妹妹……

[他们一面交谈一面走向舞台深处。

玛格丽特　（低声对加斯东）他很英俊，您这位朋友。

加斯东　那还用说！而且，他爱您爱得发疯；普丽当丝，您说是不是？

普丽当丝　什么？

加斯东　我刚才对玛格丽特说，阿尔芒爱她爱得发疯。

普丽当丝　这倒是真话，您简直想象不到这是怎么回事。

加斯东　他爱您，亲爱的，爱得都不敢对您说出来。

玛格丽特　（对始终在弹钢琴的瓦尔维勒）您别弹了，瓦尔维勒！

瓦尔维勒　是您要我一直弹钢琴的嘛。

玛格丽特　那是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现在人多了，就别弹了！

奥琳普　你们在谈些什么呀，声音这么轻？

玛格丽特　你听呀，听了就知道了。

普丽当丝　（轻声地）这个爱情已经持续两年了。

玛格丽特　那该已经是个老头儿了。

普丽当丝　阿尔芒现在的生活就是到居斯塔夫和妮谢特家里去听他们谈论你。

加斯东　一年以前，在您去巴涅尔疗养之前，您因病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面，不是有人对您说，有一个年轻人每天都来探听您的病情，可是又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吗？

玛格丽特　我想起来了……

加斯东　就是他。

玛格丽特　这件事，真是太美了。（呼唤）迪瓦尔先生！

阿尔芒　夫人？……

玛格丽特　您知道他们在对我说什么？他们对我说，在我生病的时候，您每天都来探听我的病情。

阿尔芒　是这么回事，夫人。

玛格丽特　我真应该感谢您。瓦尔维勒，您听到了吗？可是您，您从来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瓦尔维勒　我认识您还不到一年呢……

玛格丽特　可这位先生认识我才五分钟……您怎么尽说些蠢话。

［纳尼娜上，后面的两名男仆抬上摆好夜宵的桌子。

普丽当丝　快吃吧，我都要饿死了！

瓦尔维勒　再见吧，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什么时候再见呢？

瓦尔维勒　到您想见我的时候。

玛格丽特　那就永别吧！

瓦尔维勒　（一面点头致意，一面往外走）各位……

奥琳普　再见，瓦尔维勒！再见，我的好朋友！

[此时，两名男仆已把桌子摆好，准备完毕。宾主围桌而坐。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除瓦尔维勒

普丽当丝　亲爱的孩子，您对男爵真是太凶了。

玛格丽特　他惹人讨厌！他好几次对我说要替我存款生利息。

奥琳普　您就为这个生气？我还巴不得他来对我说这样的话哩。

圣戈当　（对奥琳普）听了你这样的话可叫人够舒服的。

奥琳普　首先，朋友，我请您别跟我这样“你你我我”的套近乎；我；我根本就不认识您。

玛格丽特　孩子们，请吧！吃吧！喝吧！可是别闹气，要闹也只能小闹闹，可以马上和好。

奥琳普　（对玛格丽特）您知道我过生日那天，他送了我什么？

玛格丽特　谁？

奥琳普　圣戈当呗。

玛格丽特　不知道。

奥琳普　他送了我一辆四轮马车！

圣戈当　那可是贝代车行的产品。

奥琳普　是的；可是我磨破了嘴皮也没能让他送我几匹马。

普丽当丝　这总是一辆马车呀！
圣戈当　我已经破产了，要爱就爱我这个人吧！
奥琳普　这倒是个好差使！
普丽当丝　（指着一盘菜）这是些什么小动物？
加斯东　小山鹑。
普丽当丝　给我一只。
加斯东　她一次只要一只，真是好胃口！大概就是她弄得圣戈当破产的吧？
普丽当丝　她！她！跟一个女人是这样讲话的吗？在我年轻的时候……
加斯东　啊，再说下去就要说到路易十五的时代了。——玛格丽特，替阿尔芒斟些酒；他闷闷不乐的，就像一曲令人伤感的饮酒歌。
玛格丽特　喂，阿尔芒先生，请为我的健康干杯。
众人　为玛格丽特的健康干杯！
普丽当丝　讲到饮酒歌，我们就边喝酒边唱一段好不好？
加斯东　总是这一套。我可以肯定，普丽当丝在酒窖歌社（酒窖歌社：一七三七年初成立于巴黎布西街的一个民间歌谣爱好者的社团，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均有活动。）有过一个相好。
普丽当丝　好啦！好啦！
加斯东　总是在吃夜宵时唱歌，真是莫名其妙。
普丽当丝　可是我喜欢这样，这可以活跃气氛。来，玛格丽特，给我们唱唱菲洛仁纳的歌；他是一位做诗的诗人。

加斯东 诗人不做诗你要他干什么？

普丽当丝 可是他专门为玛格丽特做诗；这是他的专业。好了，唱吧！

加斯东 我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名义表示抗议！

普丽当丝 让我们来表决！（除了加斯东外，大家都举手赞成）表决通过。加斯东，你就为少数派做个好榜样吧。

加斯东 好吧。可是我不喜欢菲洛仁纳的诗，我知道那是些什么诗。既然一定要唱，我就唱吧。（唱）

一

穆罕默德通过他的信徒，
奉献给我们一个天堂；
但他许给我们的乐趣，
还远未达到我们的期望。
我们什么也别相信，
除非手中之物，
已经抓得稳稳当当；
天堂是靠不住的，
比起它来，我更爱的是
映在我杯中的目光。

二

天主制造出爱情和美酒，
因为他爱上了人间苍茫；

有时候有人会说，
我们的生活过于轻狂；
随他去说什么，
随他去干什么，
这个严厉的检查员；
倘若他透过我们的杯子看世界，
一切都会显得那么美好，
一切都会充满希望！

加斯东　（坐下）这倒是真的；生活是快乐的，就像普丽当丝是肥胖的一样。
奥琳普　她三十年以前就这样胖了。
普丽当丝　这个玩笑该结束了。你看我有几岁？
奥琳普　我想你足足有四十岁了吧。
普丽当丝　她还算好，只猜我有四十岁！我去年才三十五岁。
加斯东　那就是说，你今年已经三十六岁了。我用名誉担保，你看上去最多不过四十岁！
玛格丽特　喂，圣戈当，讲到年龄，有人对我讲过一个关于您的故事。
奥琳普　也对我讲过。
圣戈当　什么故事？
玛格丽特　关于一辆黄色马车的故事。
奥琳普　是的，亲爱的。
普丽当丝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那辆黄色马车的故事吧！
加斯东　好的，可是请让我坐到玛格丽特旁边去吧；我坐在

普丽当丝旁边坐得腻烦了。

普丽当丝 多么有教养的小伙子！

玛格丽特 加斯东，您就乖乖地坐在那儿吧。

圣戈当 啊，多可口的夜宵啊！

奥琳普 我看他又要来老一套了，他是想岔开那个马车的故事……

玛格丽特 黄色的！

圣戈当 喔，这对我是一回事。

奥琳普 好吧，请你们想想看，那时候圣戈当正爱着阿芒达。

加斯东 我太激动了，我一定得吻一下玛格丽特。

奥琳普 亲爱的，您真叫人受不了！

加斯东 奥琳普生气了，因为我打断了她的话头。

玛格丽特 奥琳普没错，加斯东和瓦尔维勒一样叫人讨厌，我们罚他到小桌子上去吃，就像对待淘气的孩子一样。

奥琳普 对，您坐到那儿去吧。

加斯东 这得有个条件，吃完后，每位夫人都要吻我一下。

玛格丽将 那么先由普丽当丝吻我们，再由她代替我们大家吻您。

加斯东 不行！不行！我要您亲自吻我。

奥琳普 好吧，吻您就是了；去坐下吧，别说话了——有一天，不，有一天晚上……

加斯东 （在钢琴上弹起了马尔布鲁克的曲子）这架钢琴走调了。

玛格丽特 别睬他。

加斯东　这个故事使我讨厌。

圣戈当　加斯东讲得对。

加斯东　再说，您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而且像普丽当丝一样老掉牙了，它能说明什么呢？这个故事无非是说，有一次圣戈当跟在一辆黄色的马车后面走，一直跟到阿芒达家的门口，看到从马车上走下来的是阿热诺尔；这证明了阿芒达欺骗了圣戈当。这有什么新鲜的呢！谁没有被欺骗过呢？大家都知道，人们总是受朋友和情妇的欺骗；到最后总是在一曲《敦刻尔克的钟声》中结束。

[他在钢琴上奏起了钟声曲。

圣戈当　而且我那时心里完全清楚，阿芒达在和阿热诺尔相好，就像我现在也很清楚，奥琳普在和爱德蒙相好一样。

玛格丽特　好样的，圣戈当！圣戈当真是个英雄！我们都要爱圣戈当，而且要爱得发狂！凡是爱圣戈当爱得发狂的夫人们举起手来！（所有的夫人都举起了手）多么一致！圣戈当万岁！加斯东，弹些什么，让我们和圣戈当跳舞。

加斯东　我只会弹一支波尔卡。

玛格丽将　那么，就弹波尔卡。来，圣戈当和阿尔芒，把桌子搬开。

普丽当丝　我，我还没有吃完呢。

奥琳普　先生们听啊，玛格丽特已经光叫阿尔芒的名字了。

加斯东　（弹琴）你们快一点；这一段我总是弹不好。

奥琳普 是不是我跟圣戈当跳？

玛格丽特 不，我，我跟他跳。—— 来，我的小圣戈当，来！

奥琳普 来，阿尔芒，来！

[玛格丽特跳了一会儿波尔卡舞，突然停住不跳了。

圣戈当 您怎么啦？

玛格丽特 没什么，我有点儿气喘。

阿尔芒 （走近玛格丽特）夫人，您不舒服吗？

玛格丽特 噢，没事，我们继续跳吧。

[加斯东使出全部力气弹奏着，玛格丽特又勉强跳起来，可是又一次停住了。

阿尔芒 别弹了，加斯东。

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病了。

玛格丽特 （喘着气）请给我一杯水。

普丽当丝 您怎么啦？

玛格丽特 总是老毛病。不过，我对你们说，没有关系。你们到那边房间里去玩吧，抽一支雪茄；过一会儿我就可以和你们一起玩了。

普丽当丝 让她一个人呆着吧，每次患病她总是喜欢一个人呆着。

玛格丽特 去吧，我就来找你们。

普丽当丝 来吧！（旁白）在这儿没有一分钟能玩得起来。

阿尔芒 可怜的姑娘。

[和其他人一起下。

第九场

玛格丽特　（单独一人，竭力使自己的呼吸恢复正常）唉！（照镜子）我的脸色是多么苍白啊！……唉！……

［她双手掩面，手肘支在壁炉上。

第十场

［玛格丽特，阿尔芒

阿尔芒　（上）夫人，您怎么样啦？

玛格丽特　是您，阿尔芒先生！谢谢，我好些了……再说，我也习惯了……

阿尔芒　您这是在自杀！我愿意成为您的朋友，您的亲戚，好不让您这样糟蹋您自己。

玛格丽特　这您是办不到的。喂，过来，您怎么啦？

阿尔芒　我看到……

玛格丽特　噢，您的心真好！请看看其他的人，他们是不是管我。

阿尔芒　因为他们不像我这样爱您。

玛格丽特　是啊，我已经把这伟大的爱情忘了。

阿尔芒　您嘲笑这种爱情？

玛格丽特　愿天主保佑我！我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一套；我已经不再嘲笑这些事了。

阿尔芒　就算是这样。不过，凭我这种爱，求您答应我一件事总可以吧。

玛格丽特　什么事？

阿尔芒　要关心您自己。

玛格丽特　关心我自己！这可能吗？

阿尔芒　为什么不可能？

玛格丽特　唉，亲爱的，要是我关心我自己，我会死的。现在支持着我的,就是我目前过的这种狂热的生活。而且，关心自己，是上流社会女人的事，她们有家庭，有朋友；而我们呢，一旦我们不能再供人家寻欢作乐，满足人家的虚荣心，他们便会抛弃我们；于是，白天长得没有个尽头，接下去又是漫漫长夜。这种事我是一清二楚的，算了吧；我那次病倒在床上两个月，三个星期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看我了。

阿尔芒　的确，我和您非亲非故，可是，如果您愿意的话，玛格丽特，我会像一个亲哥哥般地来关心您，我将不再离开您，让您恢复健康。到您恢复精力以后，如果您以为您现在过的生活对您有益，您就再去过这种生活好了；可是我相信，到那时候，您也许会喜欢一种平静的生活了。

玛格丽特　您这是酒后发愁。

阿尔芒　您难道没有心吗？

玛格丽特　心！正因为有心，我才故意让自己沉溺在这狂浪的生活里。（稍停片刻）那么，您讲的话都是真的

罗？

阿尔芒　非常认真。

玛格丽特　那么说普丽当丝没有骗我，她对我说您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这么说，您是会关心我的罗？

阿尔芒　是的。

玛格丽特　您每天都呆在我的身边吗？

阿尔芒　只要您不讨厌我，我就永远呆着。

玛格丽特　您把这叫做什么？

阿尔芒　忠贞不渝。

玛格丽特　这种忠贞不渝是从哪儿来的呢？

阿尔芒　从我对您的一种不可克制的同情心来的。

玛格丽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阿尔芒　已经有两年了，从我看见您在我前面经过的那天起，您那天非常美丽，神情高傲，笑容满面。从那一天起，我就永远地、悄悄地注视着您的生活。

玛格丽特　这些话您怎么直到今天才对我说啊？

阿尔芒　我以前不认识您嘛，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那就该认识啊。在我生病的时候，既然您经常不断地来探听我的病情，为什么您不上楼到我这儿来呢？

阿尔芒　我凭什么权利到您家里来呢？

玛格丽特　跟我这样的女人打交道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阿尔芒　跟女人打交道总是有点儿不好意思的……而且……

玛格丽特　而且什么？

阿尔芒　我还怕您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

玛格丽特　那么说，您爱上我了！

阿尔芒　（瞧瞧她，看到她笑了起来）即使我要对您说这句话，也不是今天说。

玛格丽特　那就永远也别对我说了。

阿尔芒　为什么？

玛格丽特　因为如果您对我作了这样的表白，那就只能产生两种结果：要么我不相信，那您就要恨我；要么我相信，那您就有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朋友，一个神经质的、病恹恹的，或者快活起来比忧虑还要痛苦的女人。一个一年要挥霍十万法郎的女人，这对一个像公爵那样的大财主来说是件好事，可是对一个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很令人讨厌的。好了，我们说的都是些孩子气的话！把手伸给我，我们回到餐厅里去吧；别让人知道我们刚才说了些什么。

阿尔芒　您要去就去吧，我呢，请您允许我留在这儿。

玛格丽特　为什么？

阿尔芒　因为您的快乐使我难受。

玛格丽特　您愿意听我一个劝告吗？

阿尔芒　请说。

玛格丽特　如果您对我讲的是真话，请快坐上马车走吧；或者就像一个好朋友那么爱我，可是不要有其他想法。您可以来看我，我们一起谈笑，可是别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一钱不值。您这个人心肠很好，您需要有人爱您；您还太年轻、太感情

用事，不适合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生活；去爱别的女人，或者就去结婚。您看得出我是一个好姑娘，我是在推心置腹地和您谈。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普丽当丝

普丽当丝　（把门推开）唷！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玛格丽特　我们在谈正经事；让我们再呆会儿，我们马上就到你们那儿去。
普丽当丝　好，好，你们谈吧，孩子们。

第十二场

[玛格丽特，阿尔芒

玛格丽特　怎么样，我们讲好了，您不再爱我了吗？
阿尔芒　我接受您的劝告，我这就走。
玛格丽特　到这程度了吗？
阿尔芒　是的。
玛格丽特　有很多人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可是他们谁也没有走。
阿尔芒　那是因为您又留住了他们。
玛格丽特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阿尔芒　那么您从来没有爱过什么人吗？
玛格丽特　感谢天主，从来没有！
阿尔芒　喔，真是谢谢您！
玛格丽特　谢我什么？
阿尔芒　谢您刚才对我说的话，没有比这些话更能使我快乐的了。
玛格丽特　真是个怪人！
阿尔芒　如果我对您说，玛格丽特，我曾经整夜整夜地在您窗下度过；六个月前您手套上掉下一颗扣子，我至今还保存着。
玛格丽特　我不相信您的话。
阿尔芒　您说得对，我是个疯子；取笑我吧，这样做人再好不过了……再见了。
玛格丽特　阿尔芒！
阿尔芒　您叫我回来吗？
玛格丽特　我不愿意看到您生着气走。
阿尔芒　对您生气，这怎么可能呢？
玛格丽特　您说，在您刚才对我说的话里面，有一点点是真的吗？
阿尔芒　这还要问我吗？
玛格丽特　那么，请跟我握握手，经常来看看我，我们可以再谈谈。
阿尔芒　这太过分了，可是我却觉得还不够。
玛格丽特　那么您自己作主吧。既然我好像欠您什么，您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吧。

阿尔芒　请别这样说，我不愿意再看到您拿正经事打哈哈了。

玛格丽特　我不再打哈哈了。

阿尔芒　请回答我。

玛格丽特　说吧。

阿尔芒　您愿意被人爱吗？

玛格丽特　这要看情况，被谁爱。

阿尔芒　被我。

玛格丽特　再有呢？

阿尔芒　被一种深挚的、永恒的爱情所爱，您愿意吗？

玛格丽特　永恒的？……

阿尔芒　永恒的。

玛格丽特　要是我现在马上就相信您的话，您会说些什么呢？

阿尔芒　（热情地）我会说……

玛格丽特　您会像别人一样地说我。这有什么关系？既然我的生命比别人短，我当然应该比别人更快地享受生活。可是请您放心，无论您的爱情多么永恒，我的生命多么短促，我还是会活得比您爱我的时间长的。

阿尔芒　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暂且别说这些，您现在很激动，声音很真诚，您对自己说的话很有信心；所有这一切，值得给您些东西……请把这朵花拿去。

［她递给他一株花。

阿尔芒　我把它怎么办？

玛格丽特　您以后再把它送回给我。

阿尔芒　什么时候？
玛格丽特　等它枯萎以后。
阿尔芒　这朵花枯萎要多少时间？
玛格丽特　跟其他花一样，一个晚上或是一个上午的工夫吧。
阿尔芒　啊，玛格丽特，我是多么幸福啊！
玛格丽特　那么再对我说一遍您爱我。
阿尔芒　好，我爱您！
玛格丽特　现在，您走吧。
阿尔芒　（倒退着向外走去）我走了。
[他又走回来，又一次吻了吻她的手，后台传来笑声和歌声。

第 十 三 场

[玛格丽特，随后是加斯东，圣戈当，奥琳普，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　（独自一人，看看刚关上的门）为什么不爱呢？—— 爱情有什么用呢？—— 我的生命就在这两句话中消磨掉了。
加斯东　（把门半开）村民合唱！（唱）

这是幸福的一天！
在这美好的日子，
聚集起婚礼的火把，

用鲜花……

圣戈当　迪瓦尔先生和迪瓦尔夫人万岁！
奥琳普　婚礼的舞会，开始吧！
玛格丽特　让我来带你们跳舞。
圣戈当　我是多么高兴啊！

[普丽当丝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加斯东戴上一顶女人的帽子；其他人也各自打扮。—— 跳舞。

第 二 幕

巴黎。玛格丽特的梳妆间

第 一 场

[玛格丽特，普丽当丝，纳尼娜

玛格丽特 （坐在梳妆台前面，对进来的普丽当丝）晚安，亲爱的；您见到公爵了吗？

普丽当丝 见到了。

玛格丽特 他给您了吗？

普丽当丝 （递给玛格丽特几张钞票）这就是。—— 您能借我三四百法郎吗？

玛格丽特 您拿吧……您对公爵说了我想去乡下吗？

普丽当丝 说了。

玛格丽特 他说什么？

普丽当丝 他说您这样做很对，到乡下去对您只会有好处。您要去吗？

玛格丽特 我希望能去；今天我还去看了那座房子。

普丽当丝 要多少租金？

玛格丽特 四千法郎。

普丽当丝 啊！真是谈恋爱了，亲爱的。

玛格丽特　我真是有点怕！也许这是一种激情，也许只是一时冲动；我只知道这一次有点儿不同寻常。

普丽当丝　他昨天来了吗？

玛格丽特　这您还用问吗？

普丽当丝　今晚他还要来吗？

玛格丽特　他就要来了。

普丽当丝　这我知道！他已经在我家里呆了三四个小时了。

玛格丽特　他对您谈起我了吗？

普丽当丝　您要他对我谈什么呢？

玛格丽特　他对您谈了些什么？

普丽当丝　说他爱您罗，还能说什么？

玛格丽特　您认识他已经很久了吗？

普丽当丝　是的。

玛格丽特　以前您看到他恋爱过吗？

普丽当丝　从来没有。

玛格丽特　您说话当真！

普丽当丝　千真万确。

玛格丽特　您知道，他的心肠真是好极了，他谈起他的父亲和妹妹时是多么亲切！

普丽当丝　这样的好人就是没有每年十万法郎,多么不幸啊！

玛格丽特　恰恰相反！我看是幸好他没有；因为对这样的人，我们至少可以确信，我们爱的是他们本人。（拉过普丽当丝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您摸摸！

普丽当丝　怎么了？

玛格丽特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您摸不出吗？

普丽当丝　您为什么心跳？
玛格丽特　因为十点钟到了，他要来了。
普丽当丝　您已经爱到这样的程度了吗？我得快走。嗨，如果传染上可不得了！
玛格丽特　（向正在走来走去收拾东西的纳尼娜）纳尼娜，去开门！
纳尼娜　没有人按门铃。
玛格丽特　我说有人。

第 二 场

[普丽当丝，玛格丽特

普丽当丝　亲爱的，我去替您祈祷吧。
玛格丽特　为什么？
普丽当丝　因为您现在很危险。
玛格丽特　有可能。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阿尔芒

阿尔芒　玛格丽特！
[他向玛格丽特跑去。
普丽当丝　没良心的东西，您也不跟我说一声晚安吗？

阿尔芒 对不起，亲爱的普丽当丝，您好吗？

普丽当丝 问得真是时候！……孩子们，我走了，家里有人等我。—— 再见！（下）

第 四 场

［阿尔芒，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到这儿来，先生。

阿尔芒 （跪到她的膝前）还有什么？

玛格丽特 您总是那么爱我吗？

阿尔芒 不！

玛格丽特 怎么？

阿尔芒 我比以前更爱您一千倍了，夫人。

玛格丽特 您今天都做了些什么？……

阿尔芒 我去看过普丽当丝，居斯塔夫和妮谢特，我去过所有可以听到谈起玛格丽特的地方。

玛格丽特 晚上呢？

阿尔芒 我父亲曾来过信说他要在图尔车站等我，我写了一封回信请他别等了。要不我现在该是在去图尔的车上了！……

玛格丽特 不过，您千万别跟您的父亲关系搞坏。

阿尔芒 没事。您呢，您干了些什么啊！……

玛格丽特 我吗，我在想您。

阿尔芒 真的吗？

玛格丽特　真的！我设想了一些美好的计划。
阿尔芒　是吗？
玛格丽特　是的。
阿尔芒　那您就讲给我听听！
玛格丽特　以后再说吧。
阿尔芒　为什么不马上就说？
玛格丽特　也许你还爱得我不够；等到这些计划可以实现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你只要知道，我这都是为了你。
阿尔芒　为了我？
玛格丽特　是的，为了你，因为我太爱你了。
阿尔芒　那么，是些什么计划？
玛格丽特　有什么必要讲出来呢？
阿尔芒　我求你了！
玛格丽持　（犹豫片刻）我对你还能隐瞒些什么呢？
阿尔芒　你说吧。
玛格丽特　我想出了一个计划。
阿尔芒　什么计划？
玛格丽特　我只能把这个计划的结果告诉你。
阿尔芒　什么结果？
玛格丽特　要是你能跟我一起到乡下去避暑,你是不是高兴？
阿尔芒　这还用问吗？
玛格丽特　那么,如果我的计划成功了,我想一定会成功,那么半个月以后我就自由了；我什么牵挂也没有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乡下过夏天了。

阿尔芒　而你不能告诉我用的是什么办法？……

玛格丽特　不能。

阿尔芒　那么这个计划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吗？

玛格丽特　你这是什么话！

阿尔芒　告诉我吧。

玛格丽特　好吧，是我一个人。

阿尔芒　那么，也将由你一个人实行吗？

玛格丽特　（再次犹豫片刻）我一个人。

阿尔芒　（站起身来）玛格丽特，您看过《玛侬·莱斯科》这本小说吗？

玛格丽特　看过，我客厅里就有一本。

阿尔芒　您瞧得起德·格里欧吗？

玛格丽特　您为什么问这个？

阿尔芒　因为有一阵子，玛侬也想出了一个计划，那就是让德·B公爵给她钱，让她跟德·格里欧一起花用。玛格丽特，您比玛侬心肠好，而我呢，我也要比德·格里欧有骨气！

玛格丽特　这是什么意思？

阿尔芒　这就是说，如果您的计划是这一类的，我是不会接受的。

玛格丽特　好吧，我的朋友，我们就别再说了……（稍顷）今天天气真好，是吗？

阿尔芒　是的，很好。

玛格丽特　香榭丽舍林荫大道上一定有很多人吧？

阿尔芒　很多。

玛格丽特　是不是一直到没有月亮的时候人还这么多？

阿尔芒　（生气地）唉，月亮跟我有什么关系？

玛格丽特　您要我跟您说什么呢？跟您说我爱您，要向您证明我对您的爱情时，您倒不高兴了；那么，我只好跟您谈谈月亮了。

阿尔芒　玛格丽特，有什么办法呢？你只要有一点点想到别人，我便嫉妒得要命。你刚才对我提的那件事……

玛格丽特　我们又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吗？

阿尔芒　天啊，是的，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是这样的，你刚才对我提的那件事使我高兴得发疯，可是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的这些神秘莫测的事……

玛格丽特　我说，我们再来谈谈……你是爱我的，你也想和我一起离开这个可怕的巴黎，到一个清静的角落去过些日子。

阿尔芒　是的，这我愿意。

玛格丽特　我也一样，我爱你，我也有同样的愿望；可是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得到我没有的东西。你并不嫉妒公爵，你知道公爵对我的感情有多么纯洁，这件事你就让我来办吧。

阿尔芒　可是……

玛格丽特　我爱你，好吧，就这样说定了吧。

阿尔芒　还没有呢。

玛格丽特　那么，你明天来看我；我们再谈。

阿尔芒　怎么，我明天来看你？你已经要打发我走了？

玛格丽特　我不是打发你走。你可以再坐一会儿。

阿尔芒　再坐一会儿？你在等人吧？

玛格丽特　你又来了！

阿尔芒　玛格丽特，你在骗我！

玛格丽特　我认识你有多久了？

阿尔芒　四天。

玛格丽特　我有什么义务要接待你？

阿尔芒　没有。

玛格丽特　如果我不爱你，我有没有权利把你赶走，就像我赶走瓦尔维勒和许多其他人一样？

阿尔芒　当然有。

玛格丽特　那么，我的朋友，你就让我爱你吧，别抱怨了。

阿尔芒　对不起，一千个对不起！

玛格丽特　如果你老是这样，我一生就只能用来原谅你了。

阿尔芒　不会的，这是最后一次。瞧，我这就走了。

玛格丽特　那太好了。明天中午来，我们一起吃午饭。

阿尔芒　那么，明天见。

玛格丽特　明天见。

阿尔芒　中午吗？

玛格丽特　中午。

阿尔芒　你保证……

玛格丽特　保证什么？

阿尔芒　保证你不是在等什么人。

玛格丽特　又来了！我保证我爱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个人！

阿尔芒　再见！

玛格丽特 再见，大孩子！

［阿尔芒犹豫片刻，终于走了。

第五场

［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独自一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个星期以前，谁会想到，这个我根本不知道的人，竟会如此快地在我的心中和思想里占有了这么大的位置？再说，他究竟爱我吗？我又爱不爱他呢？我这个人可从来没有爱过人啊。可是为什么要牺牲这种乐趣呢？心里想干的事为什么不去干呢？—— 我是什么？一个偶然的创造物罢了！那么就听凭偶然去一手包办吧。—— 这是无关紧要的，反正我似乎觉得我已经比任何时候都幸福了。这也许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们这些女人，我们总是向往着有人来爱我们，而我们却从来不爱人家，所以一旦沾上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恋爱病，我们就不知所措了。

第六场

［玛格丽特，纳尼娜，德·吉雷伯爵

纳尼娜　（通报伯爵到来；伯爵上）伯爵先生到。

玛格丽特　（端坐不动）晚上好，伯爵……

伯爵　（上前吻玛格丽特的手）晚上好，亲爱的，今天晚上身体好吗？

玛格丽特　很好。

伯爵　（走去坐在壁炉前面）这鬼天气真冷得要命！您写信要我十点钟来，您看我有多么准时。

玛格丽特　谢谢，我们有些事情要谈谈，亲爱的伯爵。

伯爵　您吃过夜宵吗？……

玛格丽特　怎么啦？……

伯爵　因为如果您还没有吃过夜宵，我们可以边吃边谈。

玛格丽特　您饿了吗？

伯爵　到了吃夜宵的时候总是有些饿的，再说我刚才在俱乐部的晚餐吃得不好。

玛格丽特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伯爵　我走的时候他们在赌钱。

玛格丽特　圣戈当输了吗？

伯爵　他输了二十五个路易，可是他叫得像输了一千个埃居一样。

玛格丽特　那晚上，他跟奥琳普一起在这儿吃的夜宵。

伯爵　还有谁？

玛格丽特　加斯东·里厄。您还认识他吗？

伯爵　认识。

玛格丽特　还有阿尔芒·迪瓦尔先生。

伯爵　阿尔芒·迪瓦尔先生是什么人？

玛格丽特　他是加斯东的朋友。再就是普丽当丝和我，我们一起吃的夜宵……大家玩得很高兴。

伯爵　如果我知道，我也会来的。顺便问问，刚才是不是有人从这儿出去，就在我进来前一会儿？

玛格丽特　不，没有人。

伯爵　就在我下马车时，有一个人向我跑来，好像是要看看我是什么人；看清我以后就走了。

玛格丽特　（旁白）会不会是阿尔芒？（按铃）

伯爵　您有事吗？

玛格丽特　是的，我要跟纳尼娜讲句话。（对纳尼娜轻声说）到楼下去。到了街上，装作没事一样，瞧瞧阿尔芒·迪瓦尔先生在不在那儿，随后上来告诉我。

纳尼娜　是，夫人。（下）

伯爵　有一个新闻。

玛格丽特　什么新闻。

伯爵　加古基结婚了。

玛格丽特　是我们那位波兰亲王吗？

伯爵　就是他。

玛格丽特　他娶的是谁？

伯爵　您猜猜。

玛格丽特　我怎么猜得出。

伯爵　他娶的是小阿黛尔。

玛格丽特　阿黛尔不该嫁给他的。

伯爵　不，是他不该娶阿黛尔……

玛格丽特　亲爱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娶一个像阿黛尔这

样的姑娘，并不能说是这个男人干了一件蠢事，而是这个姑娘做了一件亏本生意。您那个波兰人已经破产了，他已经声名狼藉；他之所以娶阿黛尔，为的是您替阿黛尔一笔一笔攒起来的那一万五千法郎的年金。

纳尼娜　（上，低声对玛格丽特）没有，夫人，一个人也没有。

玛格丽特　伯爵，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吧。

伯爵　正经事！我倒宁愿谈些轻松愉快的事情。

玛格丽特　那就要看您待会儿能不能轻松愉快地对待这件事了。

伯爵　您讲吧。

玛格丽特　您有现钱吗？

伯爵　我吗？从来没有现钱。

玛格丽特　那就得想想办法了。

伯爵　这么说，您需要钱用？

玛格丽特　唉，要一万五千法郎呢！

伯爵　见鬼！数目可不小。为什么正好是一万五千法郎呢？

玛格丽特　因为我欠人家这么多。

伯爵　您现在怎么还起债来了？

玛格丽特　是他们催着要我还。

伯爵　一定得还？……

玛格丽特　一定得还。

伯爵　那么……好吧，我去想办法。

第七场

[前场人物，纳尼娜

纳尼娜　（上）夫人，刚才有人送信来，说要马上交给您。
玛格丽特　谁这么晚还给我写信？(拆开信）阿尔芒！这是什么意思？(读信)“即使在我心爱的女人的身旁，我也不愿意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就在我走出您家大门时，我看到德·吉雷伯爵进去了。我的年纪没有圣戈当那么大，脾气也没有他那么好。请原谅我这唯一的过错，那就是我没有百万家私。让我们两人都忘了我们曾经相识，而且有一会儿还自以为相爱过。在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巴黎了。阿尔芒。”
纳尼娜　夫人有回信吗？
玛格丽特　没有：我说这样也好。
[纳尼娜下。

第八场

[伯爵，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自言自语）好啦，美梦一场！真遗憾！
伯爵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玛格丽特　怎么回事？亲爱的，这对您来说可是个好消息。

伯爵　怎么？

玛格丽特　有了这封信，您赚了一万五千法郎！

伯爵　一封信让我赚了这么多钱，这还是头一回。

玛格丽特　刚才向您要的钱，我现在不再需要了。

伯爵　您那些债主把您欠他们的债勾销了吗？啊！他们可真是好心肠！

玛格丽特　不是的，是我爱上了人，亲爱的。

伯爵　您？

玛格丽特　是的。

伯爵　天啊，爱上了谁？

玛格丽特　爱上了个并不爱我的人，这种事是经常有的；爱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人，这种事更多。

伯爵　噢，是啊！你们女人总以为有了这样的爱情便可显得自己比别人高贵些。

玛格丽特　这是他写给我的信。（把信递给伯爵）

伯爵　（读信）“我亲爱的玛格丽特……”噢，噢！信是迪瓦尔先生写来的，这位先生，醋劲够大的。啊！我现在知道您要这笔钱的用处了；真有您的！您对我耍的那套把戏可真妙！（把信还给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按铃，把信扔在桌上）您刚才说要请我吃夜宵，是吗？

伯爵　我现在还是请您。您怎么也吃不掉一万五千法郎的，这笔钱我肯定可以省下来了。

玛格丽特　好吧，我们去吃夜宵；我需要去透透空气。

伯爵　这件事看来有点严重；您太激动了，亲爱的。

玛格丽特　没事。（对进来的纳尼娜）把披肩和帽子给我。

纳尼娜　夫人，什么样的？

玛格丽特　帽子随便哪一顶，披肩挑一条轻一些的。（对伯爵）我们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可怜的朋友。

伯爵　噢！对这些事，我们是早已习惯了。

纳尼娜　（递上披肩）夫人会着凉的！

玛格丽特　不会的。

纳尼娜　要等夫人回来吗？

玛格丽特　不用了，你睡吧；我也许回来得很晚……伯爵，您走吗？

[两人下。

第 九 场

[纳尼娜

纳尼娜　（独自一人）大概出什么事了，夫人这么激动。大概是刚才那封信引起的，（取信）就是这封信。（读信）见鬼！阿尔芒先生办事真是干净利落。刚上任两天，今天便辞职不干了；来得快去得快，就像玫瑰花和国家要人一样……唷！（普丽当丝上）迪韦尔诺瓦夫人来了。

第 十 场

[纳尼娜，普丽当丝，男仆 (后上)

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出去了吗？
纳尼娜　刚出去。
普丽当丝　她去哪儿了？
纳尼娜　去吃夜宵了。
普丽当丝　是跟德·吉雷先生一起去的吗？
纳尼娜　是的。
普丽当丝　她刚才收到过一封信吗？……
纳尼娜　是阿尔芒先生写来的。
普丽当丝　她看了以后怎么说？
纳尼娜　什么也没说。
普丽当丝　她就回来吗？
纳尼娜　大概要很晚才回来。我还以为您早已睡下了呢。
普丽当丝　我是早已睡了，而且已经睡熟了，突然被一阵阵门铃唤醒，我就去开门。

[有人敲门。

纳尼娜　进来。
一名男仆　夫人叫我来要一件皮大衣，她有点儿冷。
普丽当丝　夫人在下面吗？
男仆　是的，夫人在车子里。
普丽当丝　请她上来，告诉她是我请她上来的。

男仆　可是夫人车子里还有人。

普丽当丝　没有关系，去吧！

[男仆下。

阿尔芒　（窗外）普丽当丝！

普丽当丝　（打开窗子）好吧！现在那一位倒急起来了！唉，这些爱吃醋的情人啊，他们都是一个样。

阿尔芒　（窗外）怎么样啦？

普丽当丝　见鬼！您等等，过一会儿我叫您。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玛格丽特，纳尼娜（后上）

玛格丽特　亲爱的普丽当丝，您叫我有什么事？

普丽当丝　阿尔芒在我家里。

玛格丽特　这关我什么事？

普丽当丝　他要跟您谈谈。

玛格丽特　可是我呢，我不想见他，再说，我也没法见他，有人在下面等我。您就这样告诉他。

普丽当丝　我可不敢当这个差。他会去向伯爵挑衅的。

玛格丽特　是吗！他想干吗？

普丽当丝　我怎么知道？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一个在恋爱的男人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很清楚的。

纳尼娜　（手里拿着皮大衣）夫人要皮大衣吗？

玛格丽特　不，现在不要了。

普丽当丝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

玛格丽特　我到头来总要被这个年轻人害苦的。

普丽当丝　那么，亲爱的，别再见他了。——这件事我看还是就这样搁着的好。

玛格丽特　这是您的意见，是吗？

普丽当丝　是啊！

玛格丽特　（稍过片刻）他还对您说了些什么？

普丽当丝　算了，您还是想让他来，我去找他。那么伯爵怎么办？

玛格丽特　伯爵！他会等的。

普丽当丝　还是把他打发走了的好。

玛格丽特　您说得对。——纳尼娜，下去对德·吉雷先生说，我身体又不舒服了，我不去吃夜宵了；请他原谅。

纳尼娜　是，夫人。

普丽当丝　（向窗外）阿尔芒！来罢！啊！他用不到我喊第二遍。

玛格丽特　他来了以后，您也别走。

普丽当丝　不行。——待会儿您还是要叫我走的，我还不如马上就走。

纳尼娜　（上）夫人，伯爵先生走了。

玛格丽特　他没说什么吗？

纳尼娜　没说什么。（下）

第十二场

〔玛格丽特、阿尔芒、普丽当丝

阿尔芒 （上）玛格丽特，终于又看见您了！

普丽当丝 孩子们，我走了。（下）

第十三场

〔玛格丽特，阿尔芒，普丽当丝

阿尔芒 （跪在玛格丽特的脚前）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您要干吗？

阿尔芒 我要您原谅我。

玛格丽特 原谅您，您不配！（阿尔芒吃了一惊）如果您嫉妒了，写一封措词激烈的信给我，那还说得过去；可是您却写了一封语言刻薄的放肆无礼的信。您使我非常伤心，非常痛苦。

阿尔芒 那么您呢，您不是也使我非常伤心，非常痛苦吗？

玛格丽特 要是我让您痛苦了，并不是我有意伤害您。

阿尔芒 当我看到伯爵来了以后，当我想到您是为了他打发我走的以后，我真是气疯了，连一点理智也没有了，才写了那封信。我原来希望得到您的回信的，可是您却没有给我回信，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对纳尼

娜说这样也好；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如果我再也见不到您，我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觉得自己陷身于孤独之中。玛格丽特，请您别忘记，我和您相识虽然只有几天，但我爱上您却已经有两年了。

玛格丽特　那么，朋友，您已经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阿尔芒　什么决定？

玛格丽特　离开巴黎的决定呗。您不是在信上写了吗？

阿尔芒　我怎么做得到呢？

玛格丽特　可是必须这样做。

阿尔芒　必须这样做吗？

玛格丽特　是的；这不仅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我的处境不允许我再见您，更不必说爱您了。

阿尔芒　玛格丽特，您还是有点儿爱我的吧？

玛格丽特　我过去爱您。

阿尔芒　那么现在呢？

玛格丽特　现在，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过去那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阿尔芒　可是，如果您过去曾经爱过我，您就不会接待伯爵，尤其是今天晚上。

玛格丽特　所以说嘛，我们还不如到此为止的好。我年轻，我美丽，我中您的意，我是个好姑娘，您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把我身上好的东西拿走，坏的东西留下，其他的事您就别管了。

阿尔芒　您刚才可不是这样对我说的，玛格丽特，您刚才对我说，您可以和我一起到远离巴黎，远离人群的地

方去过几个月清静的日子；就因为看到了伯爵，从希望中跌到了现实里，我才这样痛苦。

玛格丽特 （忧伤地）是的；我曾经这样想过："稍许休息一下，对我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他关心我的身体；如果有办法到乡下去，在一个林木幽深的地方，和他一起安安静静地过一个夏天，这总也能算得上是苦日子里的一点收获。"三四个月以后，我们回到巴黎，我们好好地拉拉手，靠这爱情剩下来的感情交个朋友，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人们对像我这样的人的爱情，不论口头上如何山誓海盟，到头来甚至连交个朋友的感情也不会留下。可你却不愿意这样做，你的心像个大老爷，什么也不肯接受！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你到这儿来了四天，你在我家里吃过夜宵；派人拿上你的名片送一件首饰给我，我们的帐就算结清了。

阿尔芒 玛格丽特，你疯了！我爱你！这并不是因为你长得美，你可以使我快活上三四个月。你是我的全部希望，全部思想，全部生活；总而言之我爱你！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对你说的呢？

玛格丽特 是啊，你说得对，最好从现在起我们就别再见面了。

阿尔芒 当然罗，因为你不爱我，你！

玛格丽特 因为……你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阿尔芒 那么，你说为什么？

玛格丽特 为什么？你想知道吗？因为有些时候，当我开始

了这个梦想，我便要梦想到底；因为有些日子我厌倦了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我隐隐约约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因为在我们这种吵吵闹闹、乱糟糟的生活里，我们的脑袋、我们的自尊，我们的感官还活着，可是我们的心在膨胀，无处去发泄，以致使我们窒息。表面上我们很幸福，而且还有人羡慕我们。我们的确有些情人破产了，可是这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们的虚荣；在为他们挣面子时，我们占第一位，可是我们是他们最最瞧不起的人。我们也有些朋友，一些像普丽当丝那样的朋友，他们对我们的友谊，可以达到卑躬屈膝的地步，可是从来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做些什么他们是不会关心的，只要让人看到他们坐在我们的包厢和马车里就行了。因此，在我们周围，看到的总是破产、耻辱和欺骗。于是，我有时候便会梦想，可是从来不敢对人说，我梦想有一个有教养的男人，他对我的情况一概不问，而又愿意做我理想的情人。这个人，我在公爵身上找到了；可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既不能保护我，也不能安慰我，而且我的心灵上还有其他的要求。这时候，我遇见了你，你，年轻、热情、幸福；我看到你为我流下的眼泪，你对我健康的关心，在我生病期间你神秘的来访，你的坦率、你的热心，这一切都让我看到了，你就是我在表面热闹内心空虚的时候所呼唤

的那个人。在一分钟里面，我便像个疯子似的把我整个未来都建筑在你的爱情上面了。我梦想着乡下，纯洁的爱情，我回忆起我的童年，——任何人都有一个童年，不管他将来变成怎么样的人；——可这是痴心妄想，根本是不可能的；你的那封信便向我证明了这一点……你想知道全部真相，你现在知道了吧。

阿尔芒　你以为你讲了这些话以后我便会离开你吗？幸福正在向我们走来，而我们都要在它前面逃掉？不，玛格丽特，不，你的梦想会实现的，我向你保证。我们什么道理也别说了，我们年轻、我们相爱、跟着我们的爱情前进吧。

玛格丽特　阿尔芒，别欺骗我，你要想想，如果受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我会送命的；你要想到我是什么人，我是干什么的。

阿尔芒　你是个天使，我爱你！

纳尼娜　（在门外敲门）夫人……

玛格丽特　什么事？

纳尼娜　有人送来一封信！

玛格丽特　（笑）哈哈！今天夜里真是跟信打上交道了！……是谁写来的？

纳尼娜　是伯爵先生写来的。

玛格丽特　他要回信吗？？

纳尼娜　要回信，夫人。

玛格丽特　（搂着阿尔芒的脖子）那么，你就说没有回信。

第　三　幕

奥特伊。一座乡村别墅的客厅内。舞台深处的壁炉上面是一面没有涂锡的镜子。壁炉两旁各有一扇门。可以看到屋外花园里的景色。

第 一 场

[纳尼娜（午餐刚结束，拿走一只茶盘），普丽当丝，阿尔芒

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在哪儿？

纳尼娜　夫人跟妮谢特小姐和居斯塔夫在花园里，他们两位刚同夫人一起吃了午饭，要在这里呆一天呢。

普丽当丝　我去找他们。

阿尔芒　（纳尼娜下，阿尔芒上）普丽当丝，我有话跟您说。两星期以前，您是坐着玛格丽特的马车离开这儿的吗？

普丽当丝　是的。

阿尔芒　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那辆马车和那些马。一星期以前，您从这里走的时候似乎有点儿怕冷，玛格丽特把一件开司米大衣借给您，您也没有还来过。还有昨天，她交给您一些手镯和钻石，说是让您去

镶嵌的。—— 这些马、车、开司米大衣和钻石，都到哪儿去了？

普丽当丝　您要我说实话吗？

阿尔芒　我求您说实话。

普丽当丝　车马退给车行，他们用半价收回。

阿尔芒　开司米大衣呢？

普丽当丝　卖了。

阿尔芒　钻石呢？

普丽当丝　今天早上当掉了。—— 我现在是来送当票的。

阿尔芒　为什么您没有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不让我说。

阿尔芒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卖掉当掉呢？

普丽当丝　为的是还债呗—— 哼，亲爱的，您以为只要能够相爱，能够离开巴黎，到这儿来过天堂里的田园生活就够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这种诗情画意的生活旁边，还有现实的生活呢。我刚才去看过公爵，因为我想尽可能减少些玛格丽特的牺牲，可是公爵一个子儿也不肯再给了，除非她离开您；可是玛格丽特是绝对不愿意的！

阿尔芒　好心肠的玛格丽特啊！

普丽当丝　是的，好心肠的玛格丽特；真是太好心肠了，因为谁知道这件事将如何结束呢？还有呢，为了还清她剩下的债，她想放弃她所有现在手里还有的东西。我口袋里有一份她的拍卖计划，是她的经纪人刚才交给我的。

阿尔芒　一共要多少钱？

普丽当丝　至少五万法郎。

阿尔芒　您去请那些债主宽限两个星期；两星期以后，我全部付清。

普丽当丝　您去借？……

阿尔芒　是的。

普丽当丝　这可太妙了！和您的父亲闹翻，将来的事将更加难办。

阿尔芒　我早就猜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已经给我的公证人写了信。说我要把从我母亲那儿得到的那份财产移转给别人。我刚才收到回信，说是契约已经准备好，还有几项手续要办。今天白天我就要去巴黎签约。在这以前，请别让玛格丽特……

普丽当丝　那么我带来的拍卖计划怎么办？

阿尔芒　等我走了以后您就交给她，就像您什么也没跟我说一样，因为决不能让她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话。她来了，别说了！

第二场

[玛格丽特，妮谢特，阿尔芒，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进来时，把一个手指按在嘴上，示意普丽当丝别多嘴。

阿尔芒　（对玛格丽特）亲爱的！你替我骂骂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　为什么？

阿尔芒　我昨天请求她顺便到我家去看看有没有信给我捎来，因为我离开巴黎已经有半个月了；可是她却听过就忘了，所以我现在不得不离开这儿一两个小时。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给我父亲写信了。没有人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连我的仆人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愿意有人来打扰我。今天天气很好，又有妮谢特和居斯塔夫陪着你；我这就跳上一辆马车回家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玛格丽特　去吧，亲爱的，去吧，如果你没有写信给你的父亲，这可不是我的错。我跟你讲过好几次要跟他写信。快些回来，你回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妮谢特、居斯塔夫和我一起在这儿边谈边干活。

阿尔芒　一小时以后就回来。（玛格丽特送他到门口；回来时对普丽当丝）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吗？

普丽当丝　安排好了。

玛格丽特　单子呢？

普丽当丝　在这儿。经纪人过会儿来跟您商量；我，我饿死了，我要吃饭去了。

玛格丽特　您去吧；您想吃什么纳尼娜都会给您的。

第三场

［前场人物，除阿尔芒和普丽当丝

玛格丽特　（对妮谢特和居斯塔夫）你们看，三个月以来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

妮谢特　你幸福吗？

玛格丽特　那还用问！

妮谢特　我不是早对你说过，玛格丽特，真正的幸福在于舒适安宁，心安理得……我和居斯塔夫不知说过多少次："什么时候玛格丽特才能爱上一个人，过上平静的生活呢？"

玛格丽特　现在你们的祝愿已经实现了；我心有所爱，我很幸福；就因为我看到了你们两人相爱的幸福才使我产生了羡慕之情。

居斯塔夫　事实上我们两人是幸福的，妮谢特，是不是？

妮谢特　那当然，而且用不了多少钱。你，你是个贵妇人，你从来也不来看看我们；如果你来看了，你就会乐意和我们一样生活了。你以为这儿的生活很简单，可如果你看了我们在布朗什街上的两个小房间，还不知你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个小房间在六层楼上，窗户朝着花园，可是花园的主人从来不到花园里去散散步。——有了自己的花园却不到里面去散步，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居斯塔夫　我们好像生活在一本德国小说或是歌德的一部田园诗里，还有舒伯特的音乐伴奏。

妮谢特　噢，我劝你开开玩笑，因为玛格丽特在这儿。在只有我们两人时，你不开玩笑，温和得像头绵羊，柔顺得像只小斑鸠。（对玛格丽特）你不知道他还想让

我搬家呢，他觉得我们的生活过于单调了。

居斯塔夫　不，我只是觉得我们住的地方太高了。

妮谢特　你只要不出门，也就不清楚住在几层楼上了。

玛格丽特　你们两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妮谢特　他说他有六千法郎年金，要我别再工作了；还说今后要替我买一辆马车。

居斯塔夫　这一天也许终究会来的。

妮谢特　我们不用着急；首先要等你伯父改变对我的看法，接受你做他的继承人，接受我做他的侄媳妇。

居斯塔夫　他已经开始改变看法了。

玛格丽特　这是因为他不了解你；如果他了解你，他一定会发疯般地喜欢你。

妮谢特　不，他的伯父从来也不愿意见我。他伯父那一代人以为小女工总是会害得像他侄子那样的人倾家荡产的；他想让他的侄子娶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我，我难道就不是这个社会上的人吗？

居斯塔夫　他会变得开通些的；自从我当上律师以后，他对我已宽容多了。

妮谢特　噢，是啊！我忘了告诉你：居斯塔夫已经当上律师了。

玛格丽特　那么一旦我要打官司，就请他。

妮谢特　他已经出庭为人辩护过了，我还去旁听的呢。

玛格丽特　他打赢了吗？

居斯塔夫　我打输了，彻底输了。我那个被告被判了十年徒刑。

妮谢特　真运气！

玛格丽特　为什么还说是运气呢？

妮谢特　他给辩护的那个当事人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律师这个行当真滑稽！如果一个律师敢于自夸："我手里有个杀害了亲生父母和孩子的罪犯；可是我就有这样的才能，可以让法庭宣告他无罪，把这个社会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还给它。'那么他一定是个名满天下的大律师。

玛格丽特　既然他已经做律师了，我们马上便可以参加你们的婚礼了吗？

居斯塔夫　如果我结婚的话。

妮谢特　怎么，先生，如果您结婚？我当然希望您结婚，而且是跟我结婚！您再也娶不到比我更好、更爱您的女人了。

玛格丽特　那么，什么时候呢？

妮谢特　快了。

玛格丽特　你真幸福！

妮谢特　你将来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玛格丽特　你要我嫁给谁呢？

妮谢特　阿尔芒呗。

玛格丽特　阿尔芒？他有权利爱我，但没有权利娶我；我当然希望得到他的心，但我永远也得不到他的姓氏。有些事情，一个女人干了以后永远也洗刷不清。你知道，妮谢特，这样的女人就不该嫁人，免得她丈夫今后有权利责备她。如果我要阿尔芒娶我，他

明天就会娶我；可是因为我太爱他了，不能求他作出这样的牺牲！—— 居斯塔夫先生，我说得对不对？

居斯塔夫　您真是个好姑娘，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不，只不过一个诚实的男人也会像我这么想的。我总是这样的。我现在很高兴，因为我正在享受的是我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幸福。我感谢天主，再也不敢对上天有什么非分之想了。

妮谢特　居斯塔夫是在夸大其辞。他，如果他是阿尔芒，他会娶你的；居斯塔夫，是不是？

居斯塔夫　可能会的；再说，女人的贞洁属于她们第一个恋人；而不属于她们第一个情人。

妮谢特　除非她们的第一个情人就是她们的第一个恋人；这样的例子有的是。

居斯塔夫　（握妮谢特的手）而且不是远在天边，是吗？

妮谢特　（对玛格丽特）总之，只要你能幸福就行，其他有什么关系！

玛格丽特　我很幸福。以前谁会想到，我，玛格丽特·戈蒂埃，有朝一日会全身心地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爱情里面，整天整天地坐在他身旁干活、看书，听他说话呢？

妮谢特　像我们一样。

玛格丽特　我可以跟你们坦率地讲；因为你们两人是相信我的，是怀着真诚的感情听我说话的。有时候我会忘记我从前是怎样一个女人，从前的我和今天的

我之间的距离真是太远了，变成了两个判若云泥的女人，现在的这个女人几乎已记不起从前的那个女人了。当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戴着大草帽，胳膊上搭着准备晚上御寒的皮大衣，和阿尔芒一起登上小船，小船顺流而下，一直漂到附近小岛上的柳树底下时，谁也不会想到，甚至连我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个白色的人影会是玛格丽特·戈蒂埃。过去我买花付的钱，比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日常开销还要多；可是现在呢，阿尔芒今天早上给我的这朵花，足够我闻上整整一天的。再说，你们也完全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时间仿佛缩短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就这样不知不觉、逍遥自在地过去了。是的，我很幸福，可是我还想更加幸福；因为有些事你们还不知道……

妮谢特　什么事？

玛格丽特　你们刚才说我从前的生活跟你们不一样；这句话你们不会对我再说很长时间了。

妮谢特　怎么回事？

玛格丽特　我要把我巴黎那套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我甚至都不想再去住在那儿了，这件事阿尔芒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我要把我所有债都还清，在你们家附近租一座小房子，买几件简单的家具；我们将就这样生活，把一切都忘掉，也让别人忘掉我们。夏天我们再到乡下来，不过住房要比这儿简朴些。谁在问什么是幸福？你们已经告诉过我

了；而现在，如果他们需要，我也可以告诉他们。

纳尼娜　夫人，有一位先生要见您，说是有话跟您说……

玛格丽特　（对妮谢特和居斯塔夫）大概是经纪人，我正在等他；你们去花园里等我，我马上就来。随后我和你们一起去巴黎……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办完。（对纳尼娜）请他进来。

［玛格丽特向正在走出去的妮谢特和居斯塔夫打过招呼以后，向门口走去；来人上。

第四场

［迪瓦尔先生、玛格丽特、纳尼娜（后上）

迪瓦尔先生　（站在门口）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吗？

玛格丽特　是我，先生，请问阁下是谁？

迪瓦尔先生　我是迪瓦尔先生。

玛格丽特　迪瓦尔先生？

迪瓦尔先生　是的，小姐；阿尔芒的父亲。

玛格丽特　（不知所措）阿尔芒不在，先生。

迪瓦尔先生　小姐，这我知道！……我来是想跟您谈谈。请听我说。——小姐，我的儿子为了您已经名誉扫地了，快要破产了。

玛格丽特　先生，您搞错了。感谢天主，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谈起我了，我也不接受阿尔芒任何东西。

迪瓦尔先生　这就是说，因为您的穷奢极侈是无人不晓的；这

就是说，我的儿子已经下流到和您一起挥霍起您从其他人那儿搞来的钱了？

玛格丽特　先生，请原谅我；因为我是个女人，而且我是在自己家里，这两条理由都站在我这边，所以请您对我客气一些。您跟我讲话用的那种语气，不像是一个我第一次见到的上流社会的人所应有的，因此……

迪瓦尔先生　因此什么？

玛格丽特　因此请允许我要失陪了，这样做对我好，对您更好。

迪瓦尔先生　是啊，听到您这些话，看到您这种态度，很难说这些话是借用别人的，这种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人家早已对我说过，您是个危险的人。

玛格丽特　是的，先生，我是危险的；可是只对我自己危险，而不是对别人。

迪瓦尔先生　不管是不是危险，小姐，阿尔芒为了您就要破产了，这可假不了！

玛格丽特　我再对您说一遍，先生，出于我对阿尔芒父亲的尊敬，我再说一遍，您搞错了。

迪瓦尔先生　那么，我公证人写来的这封信又说明了什么呢；他通知我说，阿尔芒为了您，要移转一笔年金。

玛格丽特　我向您保证，先生，如果阿尔芒做了这件事，也是瞒着我做的；因为他很清楚，他为我作出的这种牺牲，我是不会接受的。

迪瓦尔先生　可是，您以前并不总是这样说话的。

玛格丽特　是的，先生；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爱上什么人。

迪瓦尔先生　那么现在呢？

玛格丽特　现在天主可怜我，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现在正在用一个女人能在心底深处找到的最最纯洁的感情在爱一个人。

迪瓦尔先生　讲起漂亮话来了。

玛格丽特　请听我说，先生……天主啊，我知道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的誓言的。可是我还是要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以我对阿尔芒的爱情，向您发誓说，他这样做，我是不知道的。

迪瓦尔先生　可是，小姐，您总得靠什么维持生活吧？

玛格丽特　我本来是不愿意对您说的，可是您现在逼我非说出来不可，先生；可是因为我非常看重阿尔芒父亲对我的看法，我就说出来吧。自从我认识您的儿子，为了不让我的爱情有片刻跟以往发生在我身边的所谓的爱情有所相像，我当掉了或者卖掉了我的开司米衣服、钻石、首饰和马车；刚才有人对我说有个人要见我，我还以为是我的经纪人呢，我正要让他去把我所有的家具、油画、挂毯，还有您刚才指责我的奢侈生活中的其他东西统统卖掉。总之，如果您不相信我说的话，这就是一份清单，我事先并不知道您要来，先生，因此，您总不至于以为这张单子是我预先准备好要给您看的吧；如果您有怀疑，就请看吧！

[玛格丽特把刚才普丽当丝交给她的那张拍卖单子递给迪瓦尔先生。

迪瓦尔先生　一份卖掉您家具的契约，买主负责替您还债，并把多余钱款付给您。（惊奇地看着玛格丽特）难道是我搞错了吗？

玛格丽特　是的，先生，您搞错了；更可以说，您刚才搞错了。是的，我过去是个放荡的女人；是的，我有一个不光彩的过去。自从我爱上了阿尔芒，为了洗刷我过去的污点，我真愿意流尽我最后一滴血。唉，不管别人在您面前说了些什么，我总还是个有良心的好人；等您慢慢了解我以后，您会看出来的……是阿尔芒改变了我！—— 他从前爱我，现在还在爱我。您是他的父亲，您应该跟他一样好心肠。我求您了，别对他说我的坏话；他会相信您的，因为他爱您；而我呢，我尊敬您，我也爱您，因为您是他的父亲。

迪瓦尔先生　对不起，夫人，我刚才太鲁莽了。我以前不了解您，因此不能预见到我现在在您身上发现的所有这些高尚的品质。我来的时候非常生气，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写信给我，忘记了父亲，我把这些都怪罪于您了；夫人，真是对不起。

玛格丽特　先生，我非常感谢您说了这么许多美好的话。

迪瓦尔先生　那么，我是不是能求您，以您崇高的感情的名义，给阿尔芒一个您能给他的最最伟大的证据吗？

玛格丽特　啊，先生，我求您别说了。您将要要求我的是一件可怕的事，这件事我早就料到了，所以更加显得可怕。您早应该来了，我已经够幸福了。

迪瓦尔先生　我现在已经不再生气了。我们可以推心置腹地一起谈谈，虽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可是我们的感情是相同的。我们两人都争着要向我们所爱的人证明这种感情，是不是？

玛格丽特　是的，先生，是的。

迪瓦尔先生　您的心灵中有很多女人所没有的豁达大度；因此，玛格丽特，我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为了他两个孩子的幸福的父亲跟您谈话的。

玛格丽特　他两个孩子的幸福？

迪瓦尔先生　是的，玛格丽特，他两个孩子的幸福。我有一个女儿，漂亮、纯洁得像个天使。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而且她，她也是把这种爱情当成了她一生的希望；可是，她是有权利得到这种爱情的。我就要让她出嫁了，我已经写信告诉阿尔芒了，可是阿尔芒整天在您这儿，甚至连我的信也没有收到；也许我死了他也不会知道，好吧，现在说说我的女儿，可爱的布朗什，她就要嫁给一个正派的人了，她将进入一个体面的家庭，这个家庭也要我们这个家庭像他们一样洁白无瑕。上流社会的要求是很苛刻的，尤其是外省的上流社会。不管您在阿尔芒的眼中是多么纯洁，而且由于您刚才流露出的感情，我

也认为您很纯洁，可是在社会上其他人眼里，您却并不纯洁，他们将永远只看到您的过去，而冷酷无情地把您拒之门外。我未来女婿的家人已经知道了阿尔芒现在的生活作风，他们已向我宣称，如果阿尔芒不改变现在的生活，他们就要退婚了。一个跟您无怨无仇的年轻姑娘的终身大事也许就要毁在您的手里了。玛格丽特，请以您的爱情的名义，把我女儿的幸福给我吧。

玛格丽特　您真好，先生，肯这样跟我说话，如此真诚的请求我怎么能拒绝呢？是的，我懂得您的心思；您说得很有道理，我要离开巴黎，我将跟阿尔芒分开一段时间。离别是痛苦的，可是我愿意为了您而这样做，为了不让您对我有任何抱怨，……而且，久别重逢的乐趣会使我忘掉离别时的悲伤。您总会允许他有时候给我写写信吧，一直到他的妹妹出嫁以后……

迪瓦尔先生　谢谢，玛格丽特，谢谢；可是我还有别的事情要求您呢。

玛格丽特　别的事情！您还能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呢？

迪瓦尔先生　请好好听我说，我的孩子，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一下子做了干净；暂时的离别是不够的。

玛格丽特　您要我跟阿尔芒一刀两断吗？

迪瓦尔先生　必须这样做！

玛格丽特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相爱得有多深，您难道不知道吗？我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家

庭，您难道不知道吗？我的过去，阿尔芒已经原谅我了，那时候他对我发誓说他将代替这一切，我也就把我整个生命交托给他了，您难道不知道吗？最后还有，我已经得了不治之症，没有几年可以活了，您难道不知道吗？离开阿尔芒，先生，那就是立刻要我的命啊！

迪瓦尔先生 好啦，好啦，安静点吧，别说得太过分了……您还年轻，您还漂亮；您说的病，只不过是因为生活不安定有点儿累罢了。不到人们乐意去死的年纪您是不会死的。我向您要求的那种牺牲是非常大的，这我知道，可是您却非这样做不可。请听我说。您认识阿尔芒才三个月，而您说您爱他！可是这么短时间的爱情是没有权利毁掉一个人前途的。如果您还跟他呆在一起，我儿子的整个前途就要被您毁了！您能肯定这种爱情是永恒的吗？您是不是已经发现被欺骗了呢？如果有一天，您突然发现您并不爱我的儿子，您是不是再去爱另一个人，这样就太迟了。玛格丽特，请您原谅，可是过去的事情使我有权作这些猜想。

玛格丽特 这决不可能，先生，我以前从来没有爱过什么人，今后也不会像我现在爱阿尔芒一样爱别人。

迪瓦尔先生 算了，可是，如果不是您搞错了，也许是他搞错了。在他这种年纪，能许下诺言而永远不变心吗？人心里的感情不是永远在变化吗？同样

是一颗心，在做儿子时爱父母胜过一切，做丈夫时爱妻子胜过爱父母，做了父亲后，爱子女胜过爱父母、妻子和情妇。大自然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因为它什么都给了我们。所以说，也许你们两人都弄错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您是否愿意看看面前的现实和肯定要发生的情况呢？您在听我说，是吗？

玛格丽特　我当然在听，我的天主！

迪瓦尔先生　您现在准备为我的儿子牺牲一切，可是如果他接受了您的牺牲，他能有什么同样的牺牲以用作给您的回报呢？他占有了您的青春，随后，当他感到厌烦的时候，因为人总会感到厌烦的，到那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他是个普通的人，那他便会对着您的脸辱骂您的过去，随后便弃您而去，说他这样只是按别人的做法做罢了；如果他是个正派的人，那么他就要娶您，或者至少把您留在他身边，这种关系，或者说这种婚姻，既没有贞洁做基础，也没有宗教可依靠，也没有家庭可以当作归宿。这种事对年轻人来说还可得到原谅，可是如果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呢？他还能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他还能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为了儿子的幸福我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我还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安慰呢？你们的相爱并不是两人纯洁的感情的果实，也不是两人天真的爱情的结合，而

是人间最最普通的狂热，是从一个人的任性和另一个人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到你们两人都老了以后，这种狂热还能剩下些什么呢？谁敢对您说等您年纪老了他仍会像过去一样对待您？谁敢对您说他的幻想不会随着您的青春一起消失呢？

玛格丽特 唉，真是这样！

迪瓦尔先生 您现在便可以想象到，等您将来老了以后，将会感到多么凄凉，多么孤独，多么一无用处。您将会留下些什么回忆呢？您能得到些什么好处呢？您和我儿子要走的是两条完全相反的路，出于偶然，这两条路暂时连接在一起，可是理智将使两条路永远分开。在你们过着这种一心为自己安排的生活时，你们不可能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你们已经幸福了三个月，既然这种幸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就别去玷污它吧；把这种幸福保存在您心里吧，但愿这种幸福能使您坚强起来，您有权向它要求的也只有这些了。将来总有一天，您将会为您所做过的事情而自豪，您一生都会觉得自己是值得尊重的。这是一个了解人生的人在对您说话，这是一个父亲在向您哀求。好吧，玛格丽特，请向我证明您是真心爱我的儿子的，拿出勇气来吧！

玛格丽特 （自言自语）一个人不管做了什么，跌倒以后是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天主也许会原谅您，可是世人

却是毫不宽容的啊！的确如此，你有什么权利到别人家里去占据一个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占有的位子呢？……你爱他！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真是一条响亮的理由！不管你拿出多少理由来证明这种爱情，别人都是不会相信的，而这却是公理。而你还来对我们说什么爱情和未来呢？这些新名词是什么意思？看看你肮脏的过去吧！哪个男人愿意把你叫作是他的妻子？哪个孩子愿意把你叫作是他的母亲？您说得不错，先生，所有您说的话，我早已胆战心惊地对自己说过好几次了；不过，因为我总是独自一人在心里想，所以总是不能一直想到底。现在您也对我讲这些话，那就是说事情的确如此，一定得服从。您以您儿子的名义，以您女儿的名义对我说话，您对我提起这两个名字真是太好了。那么，先生，请您以后有一天告诉您这位美丽而纯洁的女儿，因为我是为了她才同意牺牲我自己的幸福的；您对她说，在某个地方有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一个思想，一个梦想，可是因为有人以她的名义提出了要求，这个女人便放弃了所有这一切，并用她的双手捏碎了自己的心，并因此而死了，因为我一定会心碎而死的，先生，到那时候，天主也许会原谅我的。

迪瓦尔先生　（不由得非常感动）可怜的女人！

玛格丽特　您可怜我，先生，我相信您还哭了；谢谢您这些

眼泪，这些眼泪会使我像您希望的那样坚强起来。为了您儿子的安宁，为了他的幸福，为了他的前途，您要求我跟他断绝关系；那么我该怎么做呢？请下命令吧，我已准备好了。

迪瓦尔先生　您一定得对他说您不再爱他了。

玛格丽特　（苦笑）他不会相信的。

迪瓦尔先生　一定得离开这儿。

玛格丽特　他会跟着去的。

迪瓦尔先生　那么……

玛格丽特　好啦，先生，您相信我爱阿尔芒，而且是一种非常真诚的爱，是吗？

迪瓦尔先生　是的，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您相信我把我一生的全部欢乐和忏悔都放在这种爱情里了，是不是？

迪瓦尔先生　我相信是这样。

玛格丽特　那么，先生，请您像抱吻您女儿一样抱吻我一次，我向您保证，这个吻，这个我所受到的唯一的真正纯洁的吻，将帮助我战胜我的爱情，您的儿子在一星期内就可回到您的身边，也许会痛苦一段时间，但是他将永远也不会爱我了；此外我还向您保证，刚才我们两人的谈话，他也永远不会知道。

迪瓦尔先生　（抱吻玛格丽特）您是一个品格非常高尚的姑娘，玛格丽特，可是我很怕……

玛格丽特　噢！什么也别怕，先生；他会恨我的。（按铃，纳

尼娜上）去请迪韦尔诺瓦夫人来。

纳尼娜　是，夫人。（下）

玛格丽特　（对迪瓦尔先生）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先生！

迪瓦尔先生　请说，夫人，请说！

玛格丽特　几个小时以后，阿尔芒将经受一次他今生从未经受过的痛苦。他需要有一个爱他的人在他身边；先生，到时候请您到这儿来，来陪伴他，现在让我们分手吧，他随时都可能回来，如果让他看见了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迪瓦尔先生　可是您打算怎么办呢？

玛格丽持　如果我告诉了您，先生，那么您为了尽到自己的义务，就不得不阻止我去那样做了。

迪瓦尔先生　那么，我能做些什么事来报答您呢？

玛格丽特　我总有一天要死的，在我死了以后，您可以在阿尔芒想起我并骂我的时候告诉他，我是非常爱他的，并且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听到有声音，别了，先生。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祝您幸福！

［迪瓦尔先生下。

第五场

［玛格丽特，普丽当丝（后上）

玛格丽特　（旁白）天主啊，请给我力量吧！（写信）

普丽当丝 （上）亲爱的玛格丽特，是您派人叫我吗？
玛格丽特 是的，我想请您办件事情。
普丽当丝 什么事？
玛格丽特 送一封信。
普丽当丝 送给谁？
玛格丽特 您看吧！(普丽当丝看到信封上写的地址，大吃一惊）别说了！马上就去吧。

第 六 场

[玛格丽特，阿尔芒 (后上)

玛格丽特 (独自一人，继续写信）现在要写一封信给阿尔芒。我要对他说些什么呢？我大概是疯了，要不我就是在做梦。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不能要求一个人做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阿尔芒 (这时候阿尔芒已经进来，并走到了玛格丽特的身旁）玛格丽特，你在干什么？
玛格丽特 (一边站起来一边把信揉成一团）阿尔芒！……我没有干什么，亲爱的！
阿尔芒 你在写信吗？
玛格丽特 不，不，……是的。
阿尔芒 你为什么这样紧张，脸色这么苍白？玛格丽特，你写信给谁？把信给我。

玛格丽特　这封信是写给你的，阿尔芒；可是我以上天的名义求你，答应我现在不把信交给你。

阿尔芒　我想我们之间已经不应该再有什么秘密和隐私了吧？

玛格丽特　好像更不应该有猜疑了吧。

阿尔芒　对不起！可是我自己心里也是一团糟。

玛格丽特　为什么？

阿尔芒　我父亲来了。

玛格丽特　你看见他了吗？

阿尔芒　没有，可是他在我家里留下了一封口气严厉的信。他已经知道我住在这儿跟你同居。他可能今天晚上要来。看来总要作一番冗长的解释，因为天知道人家对他说了些什么，我怎样才能对他说清楚；不过他会见到你的，只要他一见到你，他便会喜欢你的！再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我现在靠他为生，可是，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去找工作的。

玛格丽特　（旁白）他是多么爱我啊！（高声）亲爱的，你一定不能跟你父亲闹翻。你不是跟我说他就要来了吗？那么，我先避一避，不让他一开始便见到我，随后我再来，来到你的身边。我将扑到他的脚下，苦苦哀求他，直到他同意不拆散我们。

阿尔芒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玛格丽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听了我带来的消息你不至于这样激动，你几乎快倒下了。这儿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这封信……（伸手拿信）。

玛格丽特 （止住他）这封信里写着一件我现在不能对你说的事情，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当面讲的，即使写在纸上也不能当面念的。这封信是我对你的爱的一个证据，亲爱的阿尔芒，这我可以用我们的爱情来向你保证，你别再追问我了。

阿尔芒 那么你就留着这封信吧，玛格丽特，一切我都知道了。今天上午普丽当丝全告诉我了，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去巴黎的。我知道了你想为我作的牺牲。就在你为我们的爱情操碎心的时候，我也同样在操心。现在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这就是你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吧！亲爱的玛格丽特，你那一片深情厚意，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呢？

玛格丽特 那么，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可以让我走了。

阿尔芒 走！

玛格丽特 我至少要离开一会儿吧！你父亲不是随时都会来吗？我只是离开你几步远，在花园里，跟居斯塔夫和妮谢特在一起；你要我回来只要叫我一声就行了。我怎么能离开你呢？如果你父亲生气，你就劝他消气，随后我们的计划就可以成功了，是不是？我们两人将一起生活，像过去一样相亲相爱；像三个月以来一样幸福快乐！因为你是幸福的，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谴责我的，是不是？你告诉我吧，这会使我心里觉得好受的。可是，如果我曾经使你痛苦过，那就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爱你胜过任何人。你也一样，你爱我，是不

是？那么，不管我给你的爱情证明是什么，你也不会轻视我，咒骂我……

阿尔芒　你为什么要落眼泪呢？

玛格丽特　我刚才是有点儿想哭；而现在，你看，我已经平静了。我要去找妮谢特和居斯塔夫了。我在那儿，我永远是你的，我随时准备到你这儿来，我永远爱你。你瞧，我不是在微笑吗？回头见，我永远也不会变的！

[玛格丽特边向外走边向阿尔芒送飞吻。

第七场

[阿尔芒，纳尼娜（后上）

阿尔芒　亲爱的玛格丽特！只不过想到要分开一会儿，她便害怕到这样的程度！（按铃）她是多么爱我啊！（对刚上的纳尼娜）纳尼娜，如果有一位先生要见我，他是我的父亲，请马上带到这儿来。

纳尼娜　是，先生！

阿尔芒　其实我用不着这样惊慌失措的，我父亲会理解我的。过去的事已经死了。而且，玛格丽特和其他的女人有多么不同啊！我刚才遇到的那个奥琳普，她总是想着吃喝玩乐 这些什么人也不爱的女人心灵空虚，一定要用喧闹来填补。几天以后，她要举行一次舞会。她邀请了我，还有玛格丽特。就好像玛格丽特

和我注定要回到那个社会里去似的！啊，当玛格丽特不在的时候，时间过得多慢啊！……这本是什么书？《玛依·莱斯科》！玛依，一个心中有爱的女人是不会干你干的这种事的！……这本书怎么会在这儿的呢？（纳尼娜拿进一盏灯来，随后下）“我向你发誓，我亲爱的骑士，你是我心中的偶像；在这个世界上，能像我这样爱你的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难道没有看见，我可怜的亲爱的灵魂，在我们现在这样的处境里，忠实是一种愚蠢的美德？难道你以为，一个人在缺少面包时难道还能温情脉脉？饥饿会使我犯致命的错误；有一天我发出最后一声叹息时还以为发出的是爱情的叹息呢。我爱你，请相信这一点吧；可是请给我一点时间来安排我们的命运吧。让那个快要落进我罗网的人倒霉吧！我的工作是为了使我的骑士富有和幸福！我的哥哥会把你的玛依的消息告诉你的，他也将告诉你，她也曾为了不得不离开你而哭泣过……”（神色忧郁地把书推开，随后忧心忡忡地呆了一会儿）她的话很有道理，可是她并不是在爱，因为爱情是不讲什么道理的……（向窗口走去）看这本书叫人难受，它写得不真实！……（按铃）七点钟了，我父亲今天晚上不来了。（对进来的纳尼娜）请夫人进来。

纳尼娜　（神色尴尬）夫人不在，先生。

阿尔芒　她在哪儿？

纳尼娜　她在路上；她要我对先生说，她很快便要回来的。

阿尔芒　迪韦尔诺瓦夫人跟她一起走的吗？
纳尼娜　迪韦尔诺瓦夫人比她早走一会儿。
阿尔芒　很好……（自言自语）有可能她去巴黎照料她的拍卖事项！幸好我已关照过普丽当丝了，普丽当丝会设法阻止她的！……（向窗外张望）我好像看见花园里有个影子，大概是她。（呼叫）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没有人！……（走到室外去叫）纳尼娜！纳尼娜！……（回到室内，按铃）纳尼娜也不在，她没有回答。这是什么意思？这种空虚使我浑身发冷。这种寂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幸的事。为什么我让玛格丽特走呢？她有些事情瞒着我。她不是还哭了吗？是她欺骗了我吗？……她，欺骗我！就在她想为我牺牲一切的时候……可是她也许遇到了什么意外！……她也许受伤了！也许死了！我一定得搞清楚……

[他向花园走去。刚走到门口，便碰上了正要进来的送信人。

第八场

[阿尔芒，送信人

送信人　阿尔芒·迪瓦尔先生住在这儿吗？
阿尔芒　就是我。
送信人　这儿有一封给您的信。
阿尔芒　是从哪里来的？

送信人　从巴黎来的。

阿尔芒　是谁要您送来的？

送信人　一位夫人。

阿尔芒　您怎么会一直走到里面来的呢？

送信人　花园的栅栏门开着，我一个人也没遇到，后来我看见这儿有灯光，我想……

阿尔芒　好啦，您走吧！

〔送信人下。

第 九 场

〔阿尔芒，迪瓦尔先生（后上）

阿尔芒　这封信是玛格丽特写来的……为什么我心里这么乱？也许她在什么地方等我，写信给我要我去找她……（拆信）我在发抖。唉，我真孩子气！（迪瓦尔先生上，站在阿尔芒背后；阿尔芒读信）“阿尔芒，在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突然怒吼一声，一回头看见他的父亲，便扑在父亲的怀里呜咽起来）啊，爸爸！爸爸！

第　四　幕

奥琳普家里一个布置雅致的客厅。——乐队演奏的声音；有人在跳舞；气氛活跃；灯火辉煌。

第 一 场

［加斯东，阿尔图尔，医生，普丽当丝，阿娜依丝，众宾客

［圣戈当和奥琳普（后上）

加斯东　（正在做庄玩牌）来啊，各位先生。

阿尔图尔　庄家有多少钱？

加斯东　一百个路易。

阿尔图尔　我在右边压五法郎。

加斯东　下五法郎注还要问我有多少钱！

阿尔图尔　那么我压十路易，不过没现钱，先记在账上，好不好？

加斯东　别，别，别。（对医生）那么您呢，大夫，您不玩玩吗？

医生　我不玩。

加斯东　您在那儿干什么？

医生　我跟这些迷人的姑娘们谈谈，让她们跟我熟悉熟悉。

加斯东　跟她们熟悉您的好处可大着呢！

医生　我也只要这点儿好处。

[桌子旁边的人有说有笑。

加斯东　如果这样玩牌，我也不想做庄了。

普丽当丝　等等，我压十法郎。

加斯东　钱呢？

普丽当丝　在我钱袋里。

加斯东　（笑）我出十五个法郎，你让我瞧瞧怎么样？

普丽当丝　唷，我忘了带钱袋了。

加斯东　这只钱袋可真是太妙了。喏，拿去吧，这是二十法郎。

普丽当丝　我会还给你的。

加斯东　别说蠢话了。（发牌）我九点。（把桌上下的赌注全都收进）

普丽当丝　他总是赢。

阿尔图尔　我已经赢了五十路易了。

阿娜依丝　大夫，请您治治阿尔图尔这种惹人讨厌的病。

医生　这是一种年轻人的毛病，年纪大了就会好的。

阿娜依丝　他说输了一千法郎，可是他来的时候钱包里只有两个路易。

阿尔图尔　您怎么知道的？

阿娜依丝　要知道你钱包里有多少钱，难道一定要打开你的钱包看？

阿尔图尔　这又能说明什么？这只不过说明我欠了九百六十法郎罢了。

阿娜依丝　我真可怜你那些债主。

阿尔图尔　您错了，我欠债总是还的，您是很清楚的。

加斯东　好了，先生们，下注吧！我们到这儿来不光是耍嘴皮子的。

奥琳普　（和圣戈当一起上）你们一直在玩吗？

阿尔图尔　一直在玩。

奥琳普　圣戈当，给我十个路易，让我也玩一会儿。

加斯东　奥琳普，您的晚会可真迷人。

阿尔图尔　圣戈当知道这个晚会花了他多少钱。

奥琳普　他是不知道的，他的夫人才知道呢！

圣戈当　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啊，您在这儿，大夫。（低声）您得给我看看病；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头晕。

医生　当然可以！

奥琳普　他说什么？

医生　他认为他脑子里有病。

奥琳普　瞎说！圣戈当，我输了，替我玩一会儿，设法替我赢回来。

普丽当丝　圣戈当，请借我三个路易……

　　[圣戈当把钱给她。

阿娜依丝　圣戈当，去替我弄一些冰淇淋来。

圣戈当　等一会儿！

阿娜依丝　那么，就请给我们讲讲黄色的马车那个故事吧。

圣戈当　我去！我去！

普丽当丝　（对加斯东）你还记得那个黄色的马车的故事吗？

加斯东　我当然记得；我想是有一次在玛格丽特家里，奥琳

普讲给我们听的。对了，玛格丽特今天来了没有？

奥琳普　她要来的。

加斯东　阿尔芒呢？

普丽当丝　阿尔芒不在巴黎……那么您不知道发生的事吗？

加斯东　不知道。

普丽当丝　他们吹了。

阿娜依丝　嗯！

普丽当丝　是的，玛格丽特把他甩了！

加斯东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阿娜依丝　已经有一个月了，这件事玛格丽特做得很对！

加斯东　为什么？

阿娜依丝　女人总该在男人甩掉她以前甩掉男人。

阿尔图尔　喂，各位先生，你们倒是还玩不玩啊？

加斯东　哎呀，你这人真叫人讨厌！为了你这五个法郎，你以为我就该磨破手指为你分牌吗？所有姓阿尔图尔的人都是这样，幸亏你是最后一个阿尔图尔了。

圣戈当　（回来）阿娜依丝，你要的冰淇淋来了。

阿娜依丝　您去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可怜的老朋友；不过也难，您这么大年纪……

加斯东　（站起来）各位先生，我的庄不做了。——你们倒是想想，如果有人对我说："加斯东，我的朋友，给你五百法郎让你分一夜牌，"我肯定不会干的。可是我现在分了两个小时的牌反而输了两千法郎！啊，赌钱这行当可真妙！

［另一个宾客接替他做庄。

圣戈当　您不玩了吗？
加斯东　不玩了。
圣戈当　（指指在舞厅深处打双人牌的两位赌客）我们两人来打赌。这两位先生谁输谁赢？
加斯东　我可信不过您，这两个人会不会是您请来的？
圣戈当　他们是奥琳普的朋友。她是在国外时认识他们的。
加斯东　他们真漂亮啊！
普丽当丝　瞧，阿尔芒来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阿尔芒

加斯东　（对阿尔芒）刚才我们还在说你呢。
阿尔芒　你们在说我些什么？
普丽当丝　我们刚才说您在图尔，您今天不会来了。
阿尔芒　你们猜错了。
加斯东　你什么时候到的？
阿尔芒　一小时以前。
普丽当丝　那么，亲爱的阿尔芒，您有什么新闻说给我们听听？
阿尔芒　什么也没有，亲爱的，您呢？
普丽当丝　您见过玛格丽特吗？
阿尔芒　没见过。
普丽当丝　她就要来了。

阿尔芒 （冷冷地）噢，那我就要见到她了。

普丽当丝 您怎么这样说话！

阿尔芒 您要我怎么说？

普丽当丝 您的心已经痊愈了么？

阿尔芒 痊愈了。

普丽当丝 那么，您已经不再想她了？

阿尔芒 要说一点也不想也不是实话；可玛格丽特把我打发走的方式是那么干脆利落，使我感到我从前那么爱她简直是太傻了；因为我那时的确非常爱她。

普丽当丝 她也非常爱您,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有点儿爱您的，不过那时候她再不离开您也不行了；她家里的东西都要被拍卖了。

阿尔芒 那么现在呢，债都付清了吗？

普丽当丝 全付清了。

阿尔芒 是德·瓦尔维勒先生借钱给她的吧？

普丽当丝 是的。

阿尔芒 那么，一切顺利罗。

普丽当丝 有些男人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总之，德·瓦尔维勒先生可算是如愿以偿了！……要说幸福，玛格丽特可算是幸福的了。

阿尔芒 她回巴黎来了吗？

普丽当丝 那还用说？亲爱的，从您走了以后，她就再也不愿意去奥特伊了。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去取回来的，还有您的呢。这倒使我想起了我有一些东西要交给您；您可以派人到我家里去拿。只有一只

上面绣着您的名字的小皮夹子,玛格丽特想留下;如果您一定想要回去,我再去向她要。

阿尔芒 (有点儿激动)让她留着吧!

普丽当丝 再有,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像现在这样的;她几乎不再睡觉了,总是去参加舞会,一跳就一个通宵。最近还有一次吃了夜宵以后,一病就是三天;在医生让她起床以后,她又不顾死活地重新开始这种生活。如果她再这样下去,她也活不了多久了。您打算去看看她吗?

阿尔芒 不,我甚至不想听她作任何解释。往事就当它是得了中风死去了,如果往事也有灵魂的话,就让天主去照管吧!

普丽当丝 好啊,您变得通情达理了,我听了很高兴。

阿尔芒 (见到居斯塔夫)亲爱的普丽当丝,这儿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我有些事要跟他谈谈,您允许吗?

普丽当丝 这是哪儿的话?(走向牌桌)我压十法郎!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居斯塔夫

阿尔芒 终于见到你了,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居斯塔夫 收到了,你看我不是来了吗?

阿尔芒 这样的舞会你是很少来的,你一定不明白我为什么请你来吧?

居斯塔夫　我是有些不明白。

阿尔芒　你已经有很久没有见到玛格丽特了吧？

居斯塔夫　从上次跟你一起见过她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

阿尔芒　那么你一无所知？

居斯塔夫　一无所知；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阿尔芒　你那时相信玛格丽特是爱我的，是不是？

居斯塔夫　我今天还这样相信。

阿尔芒　（把玛格丽特的信递给他）你看吧！

居斯塔夫　（看完信）这是玛格丽特写的吗？

阿尔芒　是她。

居斯塔夫　什么时候写的？

阿尔芒　一个月以前。

居斯塔夫　你是怎么答复她的？

阿尔芒　你要我怎么答复呢？这次打击太出乎意料了，我都以为我要发疯了。你能理解吗？她，玛格丽特！欺骗我！而我是这么爱她！这些姑娘儿肯定是没有灵魂的。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我需要一种真正的感情帮助我活下去。我像一个没有知觉的东西被我的父亲带走了。我们去了图尔。起先我以为我能在那儿生活下去，可这是不可能的；我再也睡不着，我感到烦闷。我过去太爱那个女人了，以致不可能一下子便把她丢在脑后；我要么爱她，要么恨她！总之，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如果我再不见她一次，听她亲口把她写在信上的话对我再说一遍，我好像就要死了。我今天到这儿来，因为她也就要来了。将

要发生什么事，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可是肯定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所以我可能需要有一个朋友在我身边。

居斯塔夫　亲爱的阿尔芒，我听候你的吩咐；可是，看在上天的面上，你是在跟一个女人打交道；伤害一个女人总像是一种卑怯的行为。

阿尔芒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她有一个情人，她的情人总会要求我解释的。如果我做了什么卑怯的事，我的血总足够作出补偿的！

男仆　（通报）玛格丽特·戈蒂埃到！德·瓦尔维勒男爵先生到！

阿尔芒　他们来了！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瓦尔维勒，玛格丽特

奥琳普　（向玛格丽特迎去）你这么晚才来！

瓦尔维勒　我们刚才从歌剧院出来。

［瓦尔维勒跟在场的男宾一一握手。

普丽当丝　（对玛格丽特）您好吗？

玛格丽特　很好！

普丽当丝　（低声）阿尔芒在这儿。

玛格丽特　（慌乱）阿尔芒吗？

普丽当丝　是的。

〔这时候已走到牌桌旁的阿尔芒瞅着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怯生生地向他笑了笑；阿尔芒冷冰冰地向她点头还礼。

玛格丽特 （对普丽当丝）我不该来参加这个舞会。

普丽当丝 我看该来。您和阿尔芒总有一天会见面的，迟见面不如早见面。

玛格丽特 他跟您谈过话了吗？

普丽当丝 谈过了。

玛格丽特 谈到我了吗？

普丽当丝 那还用说。

玛格丽特 那么他对您说？……

普丽当丝 他对我说他不怨恨您，说您做得很对。

玛格丽特 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太好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他对我点头时太冷淡了。脸色白得怕人。

瓦尔维勒 （低声对玛格丽特）玛格丽特，迪瓦尔先生在这儿。

玛格丽特 我知道。

瓦尔维勒 您能保证在来这儿以前不知道他在这儿吗？

玛格丽特 我向您保证。

瓦尔维勒 您能答应我不跟他说话吗？

玛格丽特 我答应您；可是如果他跟我说话，我可不能答应您不回答他。——普丽当丝，请您陪着我。

医生 （对玛格丽特）晚安，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啊，是您，大夫。您怎么这样看我。

医生 我想在您面前时，我也只能这样了。

玛格丽特 您觉得我变了，是不是？

医生 您要保重身体，我求您要保重身体。我明天去看您，要

好好地训您一顿。

玛格丽特　是啊，训我一顿，我更要喜欢您了。您这就要走了吗？

医生　不是马上就走，不过很快就要走了。六个月以来，我每天都要在同一个时间，去看同一个病人。

玛格丽特　多么善良啊！

［医生跟她握手后走开。

居斯塔夫　（走近玛格丽特）晚安，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啊，好心的居斯塔夫，看到您我真高兴！妮谢特来了吗？

居斯塔夫　没有来。

玛格丽特　对不起！妮谢特是不应该来这儿的。——好好地爱她吧，居斯塔夫。被人爱是多么幸福呀！（擦眼泪）

居斯塔夫　您怎么啦？

玛格丽特　唉，我很痛苦。

居斯塔夫　好了，好了，您别哭了！您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玛格丽特　我现在还能自己作主吗？再说，我还不该来自我麻醉一下吗？

居斯塔夫　那么好吧，如果您相信我，赶快离开这儿吧。

玛格丽特　为什么？

居斯塔夫　因为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阿尔芒……

玛格丽特　阿尔芒恨我，看不起我，是不是？

居斯塔夫　不，阿尔芒爱您。您看他有多么激动！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可能他跟德·瓦尔维勒先生之间

会发生什么事。您还是借口身体不舒服，离开这儿吧。

玛格丽特　为了我，瓦尔维勒要和阿尔芒决斗！是啊，我得走。（站起来）

瓦尔维勒　（走到玛格丽特身边）您去哪儿？

玛格丽特　亲爱的，我有点不舒服，我想走了。

瓦尔维勒　不，您没有不舒服，玛格丽特；您是因为迪瓦尔先生在这儿，又好像没有注意您才想离开的。可是您要懂得，我可不愿意，也不应该因为他在而离开这儿。我们是来参加舞会的，我们就要留在这儿。

奥琳普　（高声）今天晚上歌剧院上演什么剧目啊？

瓦尔维勒　《宠妃》。

阿尔芒　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欺骗了她的情人。

普丽当丝　哼，老一套！

阿娜依丝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编出来的；根本没有欺骗情人的女人。

阿尔芒　我向您保证，这种女人是有的。

阿娜依丝　在哪儿？

阿尔芒　到处都有。

奥琳普　是的，可是要看是什么情人。

阿尔芒　也要看是什么女人。

加斯东　啊，你怎么啦，阿尔芒，你这样下注不要命啦！

阿尔芒　那是为了看看这句俗话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情场失意，赌场得意。"

加斯东　啊，看来你在情场上非常失意，所以才会在赌场上如此得意的。

阿尔芒　亲爱的，我是想在今天晚上发财的；等我赢了足够的钱，我要到乡下去过日子。

奥琳普　一个人去吗？

阿尔芒　不，同一个女人一起去。这个女人已经陪我去过一回，后来又扔下了我。也许等我的钱多些以后……（旁白）她总是不跟我搭话。

居斯塔夫　别说了，阿尔芒！看看这个可怜的姑娘的脸色已经变得怎么样了。

阿尔芒　这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我一定得讲给你们听听。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位先生最后要出场，这个人就像天上出现的大救星一样可爱。

瓦尔维勒　先生！

玛格丽特　（低声对瓦尔维勒）如果您向迪瓦尔先生挑衅，您这一辈子就别想再见我了。

阿尔芒　您想和我说话吗，先生？

瓦尔维勒　是的，先生。您赌钱的手气这么好，使我看了非常眼红；而且我还知道您赢了钱后拿去干什么用，所以我急于看到您多赢一些，建议跟您赌一次。

阿尔芒　（盯着瓦尔维勒看）先生，我非常高兴接受您的建议。

瓦尔维勒　（走到阿尔芒面前）我压一百路易，先生。

阿尔芒　（惊奇、蔑视）就一百路易吧？压哪一边，先生？

瓦尔维勒　压你不压的那边。

阿尔芒　我一百路易压左边。

瓦尔维勒 我一百路易压右边。

加斯东 右边四点；左边九点。阿尔芒赢了！

瓦尔维勒 那么再压两百路易。

阿尔芒 就两百吧；可是请当心，先生，如果俗话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那也就是说："情场得意，赌场失意。"

加斯东 六点！八点！又是阿尔芒赢了！

奥琳普 好啦！好啦！迪瓦尔先生去乡下的钱要由男爵付了。

玛格丽特 （对奥琳普）天主啊，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奥琳普 （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来吧，各位先生；入席吧，夜宵已经摆好了。

阿尔芒 先生，我们还继续玩吗？

瓦尔维勒 不，现在不玩了。

阿尔芒 我该让您翻本；怎样赌，请您决定。

瓦尔维勒 您放心吧，先生，我会领您的情的。

奥琳普 （拉住阿尔芒的胳膊）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阿尔芒 啊！我赢了钱你就跟我套近乎了。

瓦尔维勒 玛格丽特，您一起来吗？

玛格丽特 等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要跟普丽当丝说。

瓦尔维勒 如果过十分钟您还不来，我就到这儿来找您，玛格丽特，这件事我先跟您说明白了。

玛格丽特 好，您先去吧！

第 五 场

[普丽当丝，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去找阿尔芒,用最神圣的名义去请他来听我说话；我一定得跟他说几句话。

普丽当丝　如果他不肯来呢？

玛格丽特　他不会不肯来的。他太恨我了，因此他不会放弃这个出气的机会的。去吧。

第 六 场

[玛格丽特，(单独一人)

玛格丽特　(独白) 我要尽量保持平静；一定得继续让他相信他相信的事情。对他父亲许下的诺言，我还有没有力量守下去呢？天主啊，请让他蔑视我吧，恨我吧，既然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避免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他来了！

第 七 场

[玛格丽特，阿尔芒

阿尔芒　夫人，是您叫我吗？

玛格丽特　是的，我有话对您说。

阿尔芒　讲吧，我听着。您是想为自己辩解吗？

玛格丽特　不，阿尔芒，不是这么回事。我甚至要请您别再提从前的事情了。

阿尔芒　您说得对，谈从前的事对您来说太丢脸了。

玛格丽特　请别侮辱我，阿尔芒。请既不要怨恨生气，也不要对我不屑一顾地听我说。好啦，阿尔芒，请伸出手来让我们握握手吧。

阿尔芒　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夫人！如果您要对我讲的就是这些话，那么……（要向外走）

玛格丽特　想当初谁会相信有一天您竟会拒绝我向您伸出的手？可是我并不是为了跟您说这个才请您来的，阿尔芒，您一定得离开这儿。

阿尔芒　要我离开这儿？

玛格丽特　是的！要您回到您父亲那儿去，而且马上就去。

阿尔芒　夫人，这是为什么呢？

玛格丽特　因为德·瓦尔维勒先生会向您挑衅，而我不愿意您为了我而遭到什么不幸。我要一个人来忍受。

阿尔芒　那么您是劝我面对挑衅而逃跑！您是要劝我做一个懦夫！是啊，对您这样一个女人来说，还能给人什么其他的劝告呢？

玛格丽特　阿尔芒，我向您发誓，这一个月以来，我是多么痛苦，痛苦得我几乎没有力量把它说出来了；我清楚地感到我的病在加重，在我的身体里面燃烧。

阿尔芒，请看在我们过去的爱情的份上，看在我还将受到的痛苦的份上，看在您母亲和您妹妹的份上，赶快离开我吧，回到您父亲的身边去，忘掉我，如果可能的话，把我的名字也忘了吧！

阿尔芒　夫人，我懂：您发抖是为了您的情人，他是您的财富。我可以一枪一剑便让您破产。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玛格丽特　您会被杀死的，阿尔芒，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啊！

阿尔芒　我死我活跟您有什么关系呢！当您写信告诉我："阿尔芒，忘掉我吧，我已是别人的情妇了！"那时候您曾想到我的生死吗？如果我看了这封信以后还没有死，那是因为我还要报仇呢。哼，您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吗？您以为您撕碎了我的心，我就不跟您和您的同谋算帐了吗？不，夫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回巴黎来，那是因为在德·瓦尔维勒先生和我之间有一场血腥的战斗！即使您会为他伤心而死，我也要杀死他，我向您发誓！

玛格丽特　德·瓦尔维勒先生跟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

阿尔芒　您爱他，夫人！仅这一点就足够我恨他了。

玛格丽特　您很清楚我并不爱他，而且我也不可能爱这个人！

阿尔芒　那么您为什么投入了他的怀里？

玛格丽特　请您别问我，阿尔芒！我不能告诉您。

阿尔芒　那么让我来对您说吧，您投入他的怀里，因为您是一个没有心肝、不讲情义的娼妓；因为您的爱情是属于付钱给您的人的，因为您是把良心当作商品的；

因为当您面对您将要为我作出的牺牲时，您失去了勇气，您的妓女的本能占了上风；因为那个愿意把生命和名誉都奉献给您的男人，对您来说，还不如您的车马和您脖子上的钻石值钱。

玛格丽特 那么，好吧，这一切我都已做了。是的，我是一个鲜廉寡耻的女人，我本来就不爱你，我欺骗了你。不过，我既然这样下流，你就更不该把我当回事，更不该为了我而去把你的生命和爱你的人的生命去冒险啊。阿尔芒，我跪下来求你了，走吧，离开巴黎，头也别回地离开巴黎吧！

阿尔芒 我很愿意这样做，可是有个条件。

玛格丽特 无论是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阿尔芒 你跟我一起走。

玛格丽特 （后退）永远办不到！

阿尔芒 永远办不到？

玛格丽特 啊，天主！请给我勇气吧！

阿尔芒 （奔到门口，又退回来）听着，玛格丽特，我已经疯了，我在发烧，我的血在燃烧，我的脑子在沸腾，我的情绪已经激动到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的地步，不管是什么丑事。有一阵子我以为促使我到你这儿来的是怨恨，现在才知道是爱情，是不可克制的爱情，是使人生气，使人哀怨，加上悔恨和羞惭的爱情；因为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以后，我竟然还在爱你，我觉得很羞惭。好吧，请对我说一句表示后悔的话吧，把你的错误归之于偶然，归之于命运，归之于你的

软弱，那么我就可以忘掉一切。这个男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恨他只是因为你爱他。你只要告诉我你还在爱着我，那我就会原谅你。玛格丽特，让我们逃离巴黎，也就是逃离过去，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逃到世界的尽头，一直到我们再也遇不到一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和我们的爱情的地方去。

玛格丽特　（身心衰竭）你所说的幸福生活，只要能过上一个小时，我也宁愿用我的生命去换取，可是这种幸福生活是不可能得到的啊。

阿尔芒　又是这一套！

玛格丽特　有一道深渊把我们隔开了；如果我们在一起，会遭到不幸的。我们已不可能再相爱了；走吧，忘掉我，一定得这样做，我已经发誓要这样做了。

阿尔芒　向谁发的誓？

玛格丽特　向有权要求我发这个誓的人。

阿尔芒　（越来越生气）向德·瓦尔维勒先生，是不是？

玛格丽特　是的。

阿尔芒　（抓紧玛格丽特的胳膊）向您爱的德·瓦尔维勒先生？对我说一声您爱他，我就走。

玛格丽特　好吧，是的，我爱德·瓦尔维勒先生。

阿尔芒　（把玛格丽特推倒在地，愤怒地举起双手，随后冲向门口。向正在另一个客厅里的宾客们呼叫）大家都进来！

玛格丽特　您要干吗？

阿尔芒　你们看见这个女人吗？

众人　玛格丽特·戈蒂埃！……

阿尔芒　是的，玛格丽特·戈蒂埃。你们知道她干了些什么吗？她以前是多么爱我，为了和我生活在一起，她卖掉了她所有的一切。这很美，是不是？那么我呢，你们知道我干了什么？我的行为简直像个无赖。我接受了她的牺牲，却什么也没有给过她。不过时间还不算太晚，我感到了内疚，我现在回来作补救。你们大家都是我的证人，我再也不欠这个女人什么了。

[阿尔芒把许多钞票向玛格丽特扔去。

玛格丽特　（惨叫一声，仰面倒下）

瓦尔维勒　（把手套扔在阿尔芒的脸上，——表示要与阿尔芒决斗——一面轻蔑地对他说）没说的，先生，您肯定是个懦夫！

[大家冲上去把他们分开。

第　五　幕

玛格丽特的卧室。—— 床在舞台深处，窗帘拉开一半。—— 壁炉在右面，壁炉前面有一张长沙发，加斯东躺在上面。—— 舞台上只有一盏昏暗的守夜灯的亮光。

第 一 场

[玛格丽特 (躺在床上睡觉)，加斯东

加斯东　(抬起头来，静听) 我刚才迷糊了一会儿，……但愿她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事，用不到我。不会的，她还睡着呢……几点钟了？七点钟……天还没有亮呢……我去把火拨旺。(拨火)

玛格丽特　(醒来) 纳尼娜，给我水喝。

加斯东　来了，亲爱的。

玛格丽特　(抬起头来) 谁在这儿？

加斯东　(准备一杯汤药) 是我，加斯东。

玛格丽特　您怎么会在我房间里的？

加斯东　(把汤药递给她) 你先喝，过会儿我就告诉你。——够甜了吗？

玛格丽特 够了。

加斯东 我天生就是做护士的。

玛格丽特 纳尼娜在哪里？

加斯东 她睡了。我昨天晚上十一点来探听你病情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姑娘快累倒了；而我倒是精神焕发。你那时已经睡着了，我就叫她去睡了。我就呆在这儿，躺在壁炉旁边的长沙发上，舒舒服服地过了一个晚上。听到你睡着了我心里很高兴，就像我自己睡着了一样。今天早上你觉得怎么样？

玛格丽特 很好，我的好加斯东，可是要您这么受累有什么用呢？……

加斯东 我在舞会上过的夜晚已经够多的了！守着病人过几夜不也很好吗？—— 而且我还有些话要对你说呢。

玛格丽特 您要对我说什么？

加斯东 你不太方便吧？

玛格丽特 什么不方便？

加斯东 是的，你需要钱用。我昨天来的时候，看到客厅里有一个要帐的，我把钱给了他把他打发走了。可是你不光欠了这一笔债，这儿已没有钱了，而你必须有。我呢，我的钱也不多。我赌钱输了不少，为了过年我买了一大堆华而不实的东西。（抱吻玛格丽特）我还要祝你新年快乐……不过我还有二十五个路易，我这就去放在你的抽屉里。用完了以后还会有的。

玛格丽特 （很激动）您的心肠真好！偏偏还是您，一个被叫

作“糊涂蛋”的人，您从来也只不过是我的朋友，倒来陪我，关心我……

加斯东　事情总是这样的……现在，你猜猜我们要去干什么？

玛格丽特　您说吧。

加斯东　今天天气好极了！你已经足足睡了八个小时，你还可以睡一会儿。下午一点到三点，太阳最暖和的时候，我来接你，你多穿点衣服，我们乘车兜风去，那么今天晚上谁能睡一个好觉呢？肯定是玛格丽特。现在我要去看看我的母亲，已经有半个多月我没有见到她了，天知道她将会怎样接待我！我同她一起吃过午饭以后，一点钟到这里，你说这样行吗？

玛格丽特　我尽量休息好，到时候可以有些力气……

加斯东　你会有的，你会有的！（纳尼娜上）请进，纳尼娜，进来吧！玛格丽特醒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纳尼娜

玛格丽特　可怜的纳尼娜，你大概累坏了吧？

纳尼娜　有一点，夫人。

玛格丽特　把窗子打开，放点阳光进来。我要起来了。

纳尼娜　（打开窗子，看看街上）夫人，大夫来了。

玛格丽特　好心的大夫！他每天第一个看望的病人总是我。——加斯东，你走出去的时候别关门。——

纳尼娜，扶我起来。

纳尼娜 可是，夫人……

玛格丽特 我想起来。

加斯东 回头见。（下）

玛格丽特 回头见。

〔玛格丽特坐起来又倒下去；后来终于在纳尼娜搀扶之下往长沙发走去。医生正巧这时候进来，帮着扶她坐下。

第 三 场

〔玛格丽特，纳尼娜，医生

玛格丽特 您好，亲爱的大夫；您一清早便想到来看我，真是太好了！——纳尼娜，去看看有没有信。

医生 把手给我。（替玛格丽特诊脉）您觉得怎么样？

玛格丽特 也好也不好！身体不好，精神倒好了些。昨天晚上，我是多么怕我快要死了，以致我派人去找一个教士来。我是那么忧伤，失望，我怕死。这时候那个教士进来了，他跟我谈了一个小时，他走的时候把我的失望、恐惧和懊悔全都带走了。后来我便睡着了，我刚刚醒。

医生 一切都很好，夫人，我相信，到开春您的病就会好的。

玛格丽特 谢谢您，大夫……您这样讲是您的责任。当天主说撒谎是一种罪恶时，他是不把医生包括在内的；只要医生是去看望病人，他总是可以撒谎的。（对

进来的纳尼娜）你拿来的是什么东西？

纳尼娜　都是些礼物，夫人。

玛格丽特　噢，是啊，今天是元旦！……这一年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啊！一年以前，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吃饭，我们在唱歌，我们微笑着迎接新来的一年，就像我们刚才微笑着送走过去的一年一样；我的好大夫，我们曾经欢笑过的时间到哪里去了？（打开一包包的礼物）一只指环，连带圣戈当的名片。真是好心人啊！一只手镯，里面是德·吉雷伯爵的名片，他这是从伦敦给我寄来的。——如果他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一定会吃惊得大叫的……还有糖果……行啊，人们还不像我想的那样健忘！大夫，您有个小侄女吧？

医生　是的，夫人。

玛格丽特　把这些糖果带给她，带给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吧。我，我已经有很久不吃糖果了。（对纳尼娜）全在这儿了吗？

纳尼娜　还有一封信。

玛格丽特　谁会写信给我呢？（拿过信来拆，一边对纳尼娜）把这只包裹拿下去，放在大夫的车子上。（读信）“我的好玛格丽特，我已经去看了你二十次了，可是一次也未能见到你；可是我不能不让你知道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事情。我于元旦结婚，这是居斯塔夫替我准备的一份年礼，我希望你不是最后一个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婚礼是相当简单的，一

点也不讲究排场；上午九点在玛德莱娜教堂的圣戴莱丝祭台前面举行。我非常快乐地用全部力量吻你。妮谢特。”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得到幸福的，除了我！算了吧，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大夫，请把这扇窗关上，我有点儿冷；再请把写信的纸笔等东西给我。

[玛格丽特双手捧住垂下的头；医生在壁炉台上取下墨水瓶，连同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一起递给玛格丽特。

纳尼娜 （医生离开玛格丽特以后，纳尼娜轻声对他说）大夫，她怎么样？……

医生 （摇摇头）情况很糟！

玛格丽特 （旁白）他们以为我听不到呢…… （高声）大夫，请帮我办一件事情，您走的时候，请把这封信送到妮谢特结婚的教堂里，请他们在婚礼结束以后交给她。（写信，写完信把信折好放入信封，再把信封封好）拿去，谢谢。（与医生握手）请别忘记，如果可能的话，请过一会儿再来……

[医生下。

第 四 场

[玛格丽特，纳尼娜

玛格丽特 现在，把房间稍许整理一下。（门铃响）有人按铃，去开门。

[纳尼娜下。

纳尼娜　（回来）是迪韦尔诺瓦夫人，她要见夫人。
玛格丽特　让她进来。

第五场

[前场人物，普丽当丝

普丽当丝　怎么样，亲爱的玛格丽特，今天早晨您好些吗？
玛格丽特　好些了，亲爱的普丽当丝，谢谢您。
普丽当丝　请您让纳尼娜出去一会儿；我有话要跟您说，跟您一个人谈。
玛格丽特　纳尼娜，你到那边房间里去收拾；我有事再叫你……

[纳尼娜下。

普丽当丝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想请您帮个忙。
玛格丽特　您说吧。
普丽当丝　您手上有钱吗？
玛格丽特　您知道我最近手头也比较紧；不过，您说吧。
普丽当丝　今天是元旦，我要送几份礼，急需两百法郎，您能借我吗？我月底就还您。
玛格丽特　（抬头望天）月底！
普丽当丝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
玛格丽特　那儿有点钱，不过我也有点用……

普丽当丝　那么，我们就别再谈这件事了。

玛格丽特　没有关系，您去把这个抽屉打开！

普丽当丝　哪一只？(先后打开好几只抽屉) 啊 !是当中一只。

玛格丽特　里面有多少？

普丽当丝　五百法郎。

玛格丽特　那么，把您需要的两百法郎拿去吧。

普丽当丝　剩下的您够用了吗？

玛格丽特　我有办法，您别管我了。

普丽当丝　(拿钱) 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玛格丽特　太好了，亲爱的普丽当丝！

普丽当丝　我走了，我会再来看您的，您的气色真好。

玛格丽特　是的，我是好些了。

普丽当丝　好天气就要来了，您到乡下去换换空气，身体会好的。

玛格丽特　是的。

普丽当丝　(向外走去) 再一次谢谢！

玛格丽特　请把纳尼娜替我叫来。

普丽当丝　好的。(下)

纳尼娜　(上) 她又来向您借钱了吗？

玛格丽特　是的。

纳尼娜　您借给她了吗？……

玛格丽特　钱又算得了什么呢，而且她说非常缺钱用。当然我们也需要，要送年礼。把这只刚才寄来的镯子拿去卖了，快些回来。

纳尼娜　可是我走了就没有人了……

玛格丽特　我一个人不要紧，我什么也不需要，再说，你也去不了多久的，去那个商人家的路你也很熟，三个月以来他已经买下我不少东西了。

第 六 场

玛格丽特　（从胸口里掏出一封信，开始念）“夫人，我知道了阿尔芒和德·瓦尔维勒先生进行决斗的事情了；这不是我儿子告诉我的，因为他甚至没有向我告别就到国外去了。我起初还把这次决斗和他出走的事怪罪于您呢，夫人，您相信吗？感谢天主，德·瓦尔维勒先生脱离了危险，我才知道了一切。您用超人的力量信守自己的诺言，一连串的打击损害了您的健康。我已写信把全部真相告诉了阿尔芒。他现在离得很远，但是他会回来求您宽恕的，也为了我求您宽恕，因为我也曾不得不损害过您，我现在也想弥补我的过失。好好保重您的身体吧，别悲观失望。您是这样的勇敢，又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您该有个美好的未来；您会得到的，我向您保证。在此之前，请先接受我对您的同情，尊敬和诚挚的感情吧。乔治·迪瓦尔。——十一月十五日。’我收到这封信已经六个星期了，我经常不断地读它，为的是能给我一点勇气。即使我能得到阿尔芒的一句话也好，但愿我能等到春天！（站起来照照镜子）我的变化有多

大啊！可是医生倒是答应能治愈我的，我本来是会有耐心的，可是刚才他跟纳尼娜说的话，不是已经给我判决了吗？我听到了他的话，他说我的情况很糟。很糟！那就是还有一点希望，那就是还有几个月好活，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阿尔芒回来了，那我就得救了。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抱一点希望总还是可以的吧，再说我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真的已经病危，加斯东也不会像刚才那样在我床边嘻嘻哈哈的了；医生也不会离开我了。（走到窗口）别人的家里是多么快乐啊！唷！这个漂亮的孩子，手里捧着玩具，一面笑，一面跳，我真想亲亲这个孩子。

第 七 场

［纳尼娜，玛格丽特

纳尼娜　（把拿来的钱放在壁炉台上以后，向玛格丽特走来）夫人……

玛格丽特　纳尼娜，什么事？

纳尼娜　今天您觉得好些了，是不是？

玛格丽特　是的，怎么样？

纳尼娜　请答应我，您一定不要激动。

玛格丽特　发生什么事了？

纳尼娜　我想跟您先打个招呼……突然喜出望外，一个病人

也是很难经受得住的。

玛格丽特　你说，喜出望外？

纳尼娜　是的，夫人。

玛格丽特　阿尔芒！你看见阿尔芒了？……阿尔芒来看我了！……（纳尼娜点头作答；玛格丽特奔向门口）阿尔芒！（阿尔芒进来，脸色显得有点苍白；玛格丽特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和他紧紧拥抱）啊！不可能是你，天主是不可能这么仁慈的啊！

第 八 场

［玛格丽特，阿尔芒

阿尔芒　是我，玛格丽特，是我。我是多么懊悔，多么担心，多么内疚，所以我都不敢跨进这儿的门槛。如果不是在街上遇到了纳尼娜，我怕我现在还呆在那儿祈祷和哭泣呢。玛格丽特，请别怨我！我的父亲已经写信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那时在离你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到哪儿去倾吐我的爱情和悔恨……我像个疯子似的踏上了旅程。白天黑夜赶路，没有休息，也不停顿，我也睡不着觉，始终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好像在远处看到你的房子前面挂着黑纱。啊，如果我回来看不到你，我也活不成了，因为是我杀了你！我还没有见到我的父亲。玛格丽特，请对我说，你宽恕了我们父子两人。啊，现在又见到了你，

这该有多好啊！

玛格丽特　亲爱的，要我宽恕你吗?只有我才是有罪的啊!可是，我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希望你能得到幸福，即使要损害我的幸福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你的父亲不会再拆散我们了，是不是？你现在见到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玛格丽特了，可是我还年轻，我还会变得美丽起来的，既然我现在很幸福。你要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从今天起，我们要重新开始生活。

阿尔芒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听着，玛格丽特，我们要马上离开这座房子。我们将永远离开巴黎。我父亲已经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了，他会把你当作他儿子的守护神一样爱你的。我妹妹已经出嫁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玛格丽特　啊！对我说下去吧！对我说下去吧！我觉得我的灵魂随着你的说话又回来了，我的健康在你的气息之下又恢复了。我今天早上还讲过，只有你回来才能救我；我对此已不抱什么希望了，而你竟然回来了！我们别再耽误时间了，去吧，既然生命在我面前经过，我就要把它抓住。妮谢特结婚了，今天上午她要嫁给居斯塔夫了，你不知道吗？我们去看看她。到教堂里去，向天主祈祷，共享别人的幸福，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新年第一天天主就让我遇上了这么许多意想不到的好事情！你再对我说一声你爱我吧！

阿尔芒　是的，我爱你，玛格丽特，我整个生命都属于你的。
玛格丽特　（对进来的纳尼娜）纳尼娜，把我出门穿的衣服拿给我。
阿尔芒　我的好纳尼娜！您把她照顾得真是太好了，谢谢您！
玛格丽特　我们两人每天都谈起你，因为别人谁也不敢再提起你的名字了。是她总是安慰我，说我们会再见面的！她没有骗我。这次旅行你见到了很多美丽的地方，将来你也带我去。（踉跄）
阿尔芒　你怎么啦，玛格丽特？你的脸色这么苍白！……
玛格丽特　（勉强地）没什么，亲爱的，没什么！你知道，一颗久已枯萎的心中，突然漏进了这么多的幸福，总会觉得有点儿经受不住的。
[玛格丽特坐下，头往后仰。
阿尔芒　玛格丽特，跟我说话呀！玛格丽特，我求你跟我说话呀！
玛格丽特　（苏醒过来）亲爱的，别怕！你知道，我经常会这样一时晕过去的，不过很快就会醒来的；看，我又笑了，我又有力气了，放心吧！这是因为看到自己又能活下去了，心里一激动而引起的！
阿尔芒　（握着她的手）你在发抖！
玛格丽特　没有关系！——喂，纳尼娜，给我一块披肩，一顶帽子……
阿尔芒　（恐惧地）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玛格丽特　（走了几步以后，又生气地除下披肩）我不行！
[玛格丽特倒在长沙发上。

阿尔芒 纳尼娜，快去请大夫来！

玛格丽特 对，对，告诉他说，阿尔芒回来了，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 （纳尼娜下）不过如果你这次回来还救不了我，那么我就没有救了。人是怎么生的，就该怎么死，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我因爱情而生，我也将因爱情而死。

阿尔芒 别说了，玛格丽特；你会活下去的，你一定得活下去！

玛格丽特 你坐在我的身边，尽量靠近些；我的阿尔芒，好好听我说。我刚才有一会儿对死亡生了气，我现在很后悔；死是不可避免的，我敬爱它，因为它一直等到让我见到了你以后再来打击我。要不是我肯定要死，你父亲也不会写信要你回来了……

阿尔芒 听着，玛格丽特，别再这么说了，你真要使我发疯了。别再对我说你就要死了，告诉我你不相信会死，不可能死，也不愿意死！

玛格丽特 亲爱的，即使我不愿意死，可是天主要我死，我也不得不死啊！如果我是一个圣洁的姑娘，如果我的一生都是清白的，那么一想到我即将离开一个你还存在的世界，我也许会哭的，因为我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我的过去使我有权抱有希望。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么你对我的回忆将是纯洁的，如果我再活下去，那么在我们的爱情上面终将留有污点……请相信我的话，天主做的事情是不会错的。

阿尔芒　（站起来）啊，我喘不过气来了。

玛格丽特　（拉住他）怎么！难道还要我来给你勇气吗？好啦，听我的话吧。拉开这只抽屉，把里面的一枚像章拿出来……这是我的肖像，是我最美丽的时候的肖像！这是我叫人专门为你制作的；把这个留着吧，以后你想念我时可以看看它。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爱上了你，你娶了她——这也是应该的，我也希望如此——如果她看到了这枚像章，请你告诉她，这是你一位女朋友的肖像，如果天主允许她在天国最隐蔽的角落里占一个位置，她正在每天为你们俩祈祷呢。如果她嫉妒过去的事情——这在我们这些女人家也是常事——，如果她要求你毁掉这枚像章，你就为她而毁掉好了，你既不要恐慌，也不要懊丧；这样做是公正的，我现在预先就原谅你了。——一个爱上男人的女人如果觉得自己不被这个男人所爱，那真是太痛苦了……你听到了吗？我的阿尔芒，你完全听懂了吗？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纳尼娜，妮谢特，居斯塔夫和加斯东（后上）

[妮谢特丧魂落魄地走进来，后来看到玛格丽特在向她微

笑，阿尔芒在玛格丽特的身边，才逐渐放下心来。

妮谢特　我的好玛格丽特，你写信告诉我说你快要死了，可是我看到你在微笑，而且已经起床了。

阿尔芒　（低声）啊，居斯塔夫，我真是不幸啊！

玛格丽特　我是快要死了，可是我也觉得很幸福，是我的幸福掩盖了我的死亡。——你们两人终于结婚了！你们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多么古怪，你们第二阶段的生活又将如何呢？……你们将比以前更加幸福。你们有时候会谈起我的，是不是？阿尔芒，把你的手给我……我向你保证，死并不是很困难的。（加斯东上）啊，是加斯东接我来了……我的好加斯东，能再见到您我真高兴。一个人幸福了就会变得忘恩负义：我刚才已经把您忘了……（对阿尔芒）他待我很好……啊，真奇怪！（站起来）

阿尔芒　怎么啦？

玛格丽特　我不再感到难受了。好像是我又活过来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这样舒服过……我要活下去了……啊，我多么舒服啊！

［玛格丽特坐下，仿佛要睡着了。

加斯东　她睡了。

阿尔芒　（开始时感到不安，后来感到惊慌）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大叫一声，用力将手从玛格丽特的手中抽出）啊！（惊慌失措地后退）死了！（向居斯塔夫奔去）天主啊！天主啊！我该怎么办呢？……

居斯塔夫　（对阿尔芒）她真是非常爱你，可怜的姑娘！

妮谢特　（跪下）安息吧，玛格丽特！你是那么地富有爱心，天主一定会宽恕你的！

（剧　终）

茶　　花　　女[※]

（歌　剧）

拉特拉维阿塔
（薇奥莱塔）

※ 歌剧《茶花女》于1853年在威尼斯首演时，剧名为《拉特拉维阿塔》（意大利语：意为走上邪路的女人）；1864年在巴黎上演时，改名为《薇奥莱塔》；在中国上演时，仍用小说译名《茶花女》。

茶　花　女

（歌 剧 脚 本）[※]

※《拉特拉维阿塔》的脚本系意大利作家皮阿威所写；后由法国作家爱德华·迪普雷译成法文，改名为《薇奥莱塔》，本书脚本根据法译本译出。

第 一 幕

薇奥莱塔·德·圣依丝家的客厅

[舞台深处有一扇门，两侧有边门；右边有一只壁炉，上面有一面镜子；中间有一张摆满丰盛酒菜的桌子；家具陈设豪华。

第 一 场

薇奥莱塔、医生、克拉拉、男爵、侯爵以及男女宾客

[幕启：薇奥莱塔坐在沙发上，在跟医生和另外几位朋友交谈，其他人走向门口去迎接后来的宾客；其中有男爵和挽着侯爵胳膊的克拉拉。

第一群宾客　欢庆会上少了老朋友！……
　　你们将终生负咎！
第二群宾客　（上场）
　　欢乐像长着翅膀，
　　把我们带来这个地方。
薇奥莱塔　（向克拉拉和其他宾客迎上前去）
　　克拉拉！……各位美丽的夫人，

鲜花，黄金……还有甜蜜的微笑！
一切都使人赏心悦目，
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

啊，我要在我的生日……

众人　什么！您说在您的生日？

薇奥莱塔　是啊，我要在我的生日，和大家一起举杯同庆；
我活着就要欢欢喜喜，
生活中不能缺少爱情。

众人　是啊，夫人，人生短暂如浮萍，
何不付于欢乐和爱情。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埃米尔子爵、罗多尔夫·多尔贝勒

[仆人们在餐桌上安排用餐。

埃米尔　（把罗多尔夫介绍给薇奥莱塔）
这位是罗多尔夫·多尔贝勒，
请您允许他留在身边；
他梦寐以求想一亲芳泽，
以便跟您经常见面；

他说，他是您的朋友，
早已对您一见钟情……

薇奥莱塔 是吗？子爵。

那么他有一颗和您一样的心？

[薇奥莱塔把手伸给罗多尔夫，罗多尔夫在她的手上吻了一下。

侯爵 (握住罗多尔夫的手)

这位亲爱的朋友！

罗多尔夫 (握住侯爵的手)

侯爵，我的友情请您接受！

埃米尔 (对薇奥莱塔)

夫人，在您的石榴裙下，

这是另一颗心在向您问候。

[仆人们准备完毕。

薇奥莱塔 替我们上菜吧！大家请坐，

让美酒来暖暖我们的心窝。

众人 我们的心，除非是冰雪所做，

您将会看到它们热情似火。

[大家入席。薇奥莱塔坐在罗多尔夫和埃米尔中间，对面是克拉拉；克拉拉两旁是男爵和侯爵；其他人随便坐。在仆人上菜时静场片刻。薇奥莱塔和埃米尔在低声交谈。

埃米尔 (对薇奥莱塔)

是的，罗多尔夫是多么爱您……

薇奥莱塔 他疯了！

埃米尔 您生病时他每天都来，

闷闷不乐，愁眉不展。

薇奥莱塔 (插嘴)

太好了！可是说到爱，
爱我？……真是奇谈！

埃米尔　什么！您说什么？

薇奥莱塔　（对罗多尔夫）
先生，您为我的身体担忧，可是真情？

罗多尔夫　难道您不相信？

薇奥莱塔　请别见怪。（对男爵）
您呢，男爵，您也会像他那样对我关心？

男爵　我，我来这儿才一年时间。

薇奥莱塔　而他，他认识我才一个钟点。

克拉拉　（对男爵）
她在跟您找碴儿。

男爵　（低声对克拉拉）
这个自以为漂亮的青年让我讨厌！……

克拉拉　这是为什么？
说真的，他倒很讨我喜欢。

埃米尔　（对罗多尔夫）
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

侯爵　（对薇奥莱塔）
好啦，夫人，有什么事，请吩咐！

薇奥莱塔　（为宾客斟酒）
我是赫柏，（赫柏：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宙斯和赫拉的女儿；赫柏在奥林匹斯山向众神斟仙酒，献神食。）
我来斟酒，大家干杯！

罗多尔夫　啊，但愿您就是赫柏，
　　　　　斟出的是琼浆玉液！
众人　干杯！干杯！大家干杯！
埃米尔　（对男爵）
　　　　亲爱的男爵，让我们来同享欢乐，
　　　　请您唱一首轻快的饮酒歌。
男爵　（对罗多尔夫）
　　　罗多尔夫，您来唱？
罗多尔夫　我现在没有兴致。
埃米尔　您不是诗人吗？
罗多尔夫　（对薇奥莱塔）
　　　　　夫人，您可要我唱？
薇奥莱塔　我要您唱。
罗多尔夫　要我唱？……那我就唱。
侯爵　请大家安静！
众人　安静！让我们洗耳恭听。［唱饮酒歌。
罗多尔夫　喝吧，朋友们，
　　　　　美酒能使我们陶醉！
　　　　　喝吧，朋友们，
　　　　　把一切烦恼都丢开！

　　　　　尽情地喝个痛快，
　　　　　把所有忧愁都忘怀！
　　　　　干杯！干杯！
　　　　　为一时的异想天开干杯！

干杯！干杯！
为瞬息即逝的幻想干杯！
干杯！干杯！
为昙花一现的欢乐干杯！

薇奥莱塔　喝吧，朋友们，
别虚度了我们的青春！
喝吧，朋友们，
我们的生命由欢乐和爱情组成！

明天会怎样，
谁都难预见；
无论多么美丽的花儿，
鲜艳的日子也不过几天！

企盼，遐想，憧憬，
都将是黄粱一梦……
干杯！……玻璃杯的叮当声，
决不会吓走爱神！

众人　干杯，玻璃杯的叮当声，
决不会吓走爱神。

薇奥莱塔　（对罗多尔夫）
这样的生活真是美好……

罗多尔夫　是的，爱您的人是多么快活。

薇奥莱塔　谁会爱我呢？……我根本不知道。

罗多尔夫　是我，我这是在劫难逃。

[歌声：干杯，等等。

众人　这是什么声音？

薇奥莱塔　这是华尔兹，

舞曲的声音。

众人　有了华尔兹，必定有爱情！

薇奥莱塔　我们去跳舞吧！

[薇奥莱塔刚起步又突然站住，像是身体不舒服。

天哪！

众人　（殷勤地）

您怎么啦？

薇奥莱塔　（尽力稳住自己）

我吗？……没事，没事。

众人　夫人，您怎么啦，

连站都站不稳？

罗多尔夫　您感到不舒服吗？

众人　啊，可怜的女人！

薇奥莱塔　我好些了……完全好了。

众人　总算没事了，夫人！

[众宾客散开，走向另外几个客厅。

第三场

薇奥莱塔、罗多尔夫、埃米尔（后上）

薇奥莱塔　（以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照镜子）
我脸色有多么苍白啊！（在镜子里看到了罗多尔夫）
您怎么在这儿？
罗多尔夫　您感到难受……
所以我呆在这儿。
薇奥莱塔　我稍许有点不舒服！
罗多尔夫　不……不是的！
您一定感到很难受，
您身心都有病……
这样的生活不能太久。
薇奥莱塔　我的生命又值得什么？
罗多尔夫　对我来说，金银财宝，
我都无所祈求，
我只是企盼天主，
将您身上的病魔驱走。
薇奥莱塔　您讲什么蠢话……见鬼！
我的病痛很快便会消除。
罗多尔夫　您在咒骂神明……
但愿您得到天主的宽恕。
薇奥莱塔　（沉思）是的，伟大的天主！……
罗多尔夫　您什么人也不爱？
薇奥莱塔　是的，我只会寻欢作乐，
我什么人也不爱。
薇奥莱塔　什么人也不爱！

难道您真的不会动情？

薇奥莱塔　动情……可能会，

可这何用您来操心？

罗多尔夫　要是我向您献上一份纯洁的爱，

您是不是会跟我心心相印？

薇奥莱塔　您感受到有这种爱？

罗多尔夫　这种爱已钻入了我的心灵。

薇奥莱塔　您还没有认识我便爱上了我？

罗多尔夫　我早已对您一见钟情！

（二重唱）

一天，我看到您美丽的身影，

心中顿时充满了对您的爱怜；

您似乎不像人间的女子，

倒像是仙女下凡来到人间；

我心中在暗暗寻思，

刚才是谁摄走了我的灵魂；

究竟是一位天使，

还是一个普通女人？

对于这个谜团，

我最终也未能解开；

只是从那天开始，

我心中产生了纯洁的爱。

薇奥莱塔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

如果您表达的都是真情：
“离我远远的吧！”
死去的心儿难以苏醒。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可是不要再谈什么爱情；
我的心中根本没有爱，
对谁都不可能忠心。

罗多尔夫　喔！不，决不要亵渎神明！
有一颗高贵的心在爱您；
如果您想过幸福的生活，
请您同样献出您的爱情。

薇奥莱塔　爱情，爱情，多么美妙的词儿，
不过这是痴心妄想；
如果我受了您的诱惑，
到头来必将是美梦一场。

埃米尔　（出现在门口）
嗨，你们在干什么事情？

薇奥莱塔　（笑）
我们在谈内心的感情。

埃米尔　那么就胆子放大一些，
我走了，让你们安安静静。

［他回到在跳舞的大厅里。

薇奥莱塔　朋友，您看，我的想法，
已经完全对您讲清楚。

罗多尔夫　您讲得很坦率；我要走了。

薇奥莱塔　请把这朵花儿拿去，以后再还我。

[薇奥莱塔从缀在晚礼服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花，递给罗多尔夫。

罗多尔夫　什么时候还您？

薇奥莱塔　它什么时候枯萎？

罗多尔夫　那么说明天就要还？

薇奥莱塔　是的，明天就要还。

罗多尔夫　啊，我的生命有了归宿！……

薇奥莱塔　您不必那么激动；
　　　　　不要发誓，也不要保证。

罗多尔夫　我已经对您发了誓，
　　　　　我已经对天主作了保证！

薇奥莱塔　（伸手给罗多尔夫）
　　　　　再见！

罗多尔夫　再见！
　　　　　我走了，我真幸福！……
　　　　　再见！

薇奥莱塔　再见！

[罗多尔夫下。

第 四 场

薇奥莱塔、众宾客　（跳完舞后，微微喘着气从跳舞大厅回来）

众人　曙光已经显现，
　　白天即将来临；
　　昨夜玩得真是痛快，
　　从来也没有这么高兴。

　　天色微明，该收场了，
　　但愿这样的晚会；
　　永远不会结束，
　　生活永远有如朝晖。

[他们告辞后离去；薇奥莱塔目送他们出去，独个儿陷入沉思。

第 五 场

薇奥莱塔　(独自一人)

[乐曲。

薇奥莱塔　(说白)
　　我究竟怎么了？
　　我怎么会这样激动？……
　　我软弱的心刚才被打动，
　　尽管全力克制也没有用。

　　这是真的吗？我竟然还能去爱！……

这一生我还能有好日子受用。
我的爱情被纯化，
灵魂也有了高尚的冲动；
我究竟是在做梦，
还是真的发了疯？……

（歌）
我心里犹豫不决，
在无力地跟我的软弱争斗；
这究竟是不是爱情？……
我刚才总算逃过了他的追求。

什么！我竟然要在一天之中，
给自己套上锁链，失去自由。
啊，不论我们有多么高傲，
讨人喜欢心中才能好受。

有一种世人偏爱的财富，
它能在幸福之中注入美酒；
这种唯一的财富就是真正的爱情，
它能使人生活幸福，尽情享受。

仁慈的天主什么都能看到，
他看到了我是多么孤独；
他要赐给我他祝福过的爱情，

让我能得到安慰和幸福。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放荡的生活就此了结；
在今天这个命中注定的日子，
罗多尔夫要我向耻辱告别。

过去的一切欢乐和感情，
都是虚假的幻影；
抛开这些表面的荣华，
只剩下一种真正的感情。

有一种世人偏爱的财富，
它能在幸福中注入美酒；
这种财富就是真正的爱情，
它能使人生活幸福，尽情享受。

啊！我的想法真是荒唐！
难道是我失去了理智？
什么！自由！……什么！爱情！
可是我成了一个白痴？

我要牺牲一切爱好，
甚至我的欢乐！
我要抛弃所有乐趣，

再也不能随心所欲！
而得到的会是什么呢？
也许只是长吁短叹，闷闷不乐？……

（咏叹调）
啊，不行，不行！……
你这一生已经命中注定！
你的生活不能缺少欢乐，
但决不会得到真正的爱情！

啊，你这个可怜的女人，
早已被世人无情抛弃；
你的日子已经不长，
还是及时行乐，逢场作戏。

是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能像电光一闪，昙花一现。
我要正视现实，接受命运，
不去为梦中的爱情冒险。

（罗多尔夫在薇奥莱塔窗下唱歌的场外音）
去寻求你真正的幸福，
百折不挠，决不回头。
过去的一切欢乐和感情，
今后必将化为乌有。

有一种世人偏爱的财富，
它能在幸福中注入美酒；
这种唯一的财富就是真正的爱情，
它能使人生活幸福，尽情享受！

第　二　幕

一所乡村别墅的内院

［左面凸出一座小楼的一角，窗子对着观众，楼门朝向院子。正面和右面是小楼的侧墙；近台处是栅栏门，漂亮的栅栏门上攀满了绿色的藤蔓，通过栅栏门可以看到里面的楼房。在左面小楼前面放着花园里用的桌椅，前台右侧有一条长凳。

第 一 场

罗多尔夫·多尔贝勒

罗多尔夫　（说白）

不，不！如果离开了她，
任何欢乐都是粪土，
爱情要我留在这里，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三个月来她对我温柔体贴，
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娱；
我心中再也离不开她，

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仙女。

我的世界，我的天堂，
全部都在她的眼里。
她对我说："我的生活，
可以从今天算起，
你要宽宏大量一些……
把过去的一切全都忘记。

你心中的气息，
能净化我的灵魂；
有了你神圣的爱情，
我将获得新生。"

（舒缓的行板）
是啊，亲爱的天使，
一切都在向我叙述；
你的心灵已经有了变化，
不再像从前那样轻浮。

我肯定可以得到，
一种纯净的幸福。
我毫不怀疑地相信，
我已得到了你的宽恕！

爱情能净化一切，
你的誓言使我信任。
在这里，我什么也不用忧虑，
因为我是你的心上人。

第二场

罗多尔夫、阿内特　(穿着出门服装到来)

罗多尔夫　阿内特，您从哪里来？
阿内特　我从巴黎来。
罗多尔夫　可是采购东西？
阿内特　不……不是采购东西。
罗多尔夫　那您去巴黎干吗？
阿内特　夫人想卖掉她的马车……
她的马具……和她的骏马。
罗多尔夫　她怎么会要卖掉她的马车？
阿内特　她的马是多么美丽，
马车的装备又多么豪华！
罗多尔夫　是啊，她究竟是怎么啦？
阿内特　她这样做是否明智？
罗多尔夫　当然不！……这样做过于鲁莽。
阿内特　可是她欠了两万法郎！
罗多尔夫　去，马上去告诉夫人，
她的债我来清偿；

是的，不用多少时光……

[阿内特下。

第 三 场

薇奥莱塔、阿内特、莫里斯 (后上)

薇奥莱塔　罗多尔夫在哪里？

阿内特　他去了巴黎。

薇奥莱塔　他可就要回来？

阿内特　嗯，天黑以前可能回来……

薇奥莱塔　是吗？

[莫里斯托银盘上，并把银盘里的一封信递给薇奥莱塔。

莫里斯　夫人，这是给您的信。

薇奥莱塔　谢谢。

(对阿内特)

要是有人求见，我在客厅。

第 四 场

薇奥莱塔、莫里斯、乔治·多尔贝勒 (两人后上)

薇奥莱塔　(读刚才收到的信)

啊，是克拉拉的来信，

我的隐居处被她发现了！

她说她在等我，
要我去跳舞……她真是疯了！

莫里斯 （引乔治·多尔贝勒上）
先生，是的……这位就是夫人！

薇奥莱塔 （转过头来）
什么事？他是什么人？

［莫里斯放好两把椅子后退下。

多尔贝勒 （坐下）
这里没有别人吗？

薇奥莱塔 （惊异）
是啊，怎么啦？

多尔贝勒 罗多尔夫，我的儿子，
他会听到我们的谈话吗？……

薇奥莱塔 您是？……

多尔贝勒 我是他的父亲，
我到您这里来，
要把使我脸红的儿子，
从您手里夺回来。

薇奥莱塔 先生，您是在我的家里，
而且我是个女人；
不要忘记了我的权利，
别逼得我忍无可忍。

多尔贝勒 您说得不错，可是……

薇奥莱塔 我相信您有了误会。

多尔贝勒 夫人，不管怎么说，

您已害得他破了产。

薇奥莱塔　啊，真是可怕，

可是这怎么会……

[把手里拿着的几张纸给多尔贝勒看。

您看看这几张纸，

马上便会明白。

多尔贝勒　（迅速地扫视这几张纸）

难道会有这样的事？

薇奥莱塔　我所爱的财富在他的心里。

多尔贝勒　（看完这几张纸）

天主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啊？

请接受我由衷的歉意；

为了他，您甘愿倾家荡产，

而我还要来对您发脾气。

啊！过去的事就这样不复存在？……

薇奥莱塔　是的，由于我忠贞不贰意志坚，

我对罗多尔夫的爱情，

自会消除您对我的偏见。

多尔贝勒　那么，请给我一个证明！

您能不能为他牺牲毫无怨尤？

薇奥莱塔　罗多尔夫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忠诚。

多尔贝勒　能不能请您听听一个父亲的请求！

薇奥莱塔　（止住他）

别，别！……先生，我感到害怕！

因为我已猜到了您的隐衷，

您所要求我的东西，
很可能比我的生命更加贵重。

多尔贝勒 是的，我对您的要求，
关系到我女儿和儿子的前途……
他们是我的命根，
也是我的财富。

是啊，我女儿像朵圣洁的花，
被天主选中赐给了我。
让我在风烛残年，
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唉，她总是那么单纯，
压根儿还不知道，
那颗爱上了她的心，
是多么多情和高超，
让我可以在我孩子身上，
看到我们的日子无限美好。

别让她迷人的脸庞，
沾上任何污点吧，
您能像个姐姐那样，
爱这纯净如水的孩子吗？

薇奥莱塔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
我知道您要求我的是什么。

您要我暂时避开他……
好吧，我服从……还有什么？

多尔贝勒　避开他还远远不够，

薇奥莱塔　怎么，避开他还不够？

多尔贝勒　夫人，您一定得……和他分手。

薇奥莱塔　我？我怎么能和他分手？

多尔贝勒　可怜可怜吧，……您一定要答应我的要求。

薇奥莱塔　啊，不……这样的事万万不能！
我爱他全心全意，
我们两人的生命
已经融合在一起。

我的诺言和我的责任
难道您要我忘掉？
不！要我们分手，
只有天主才能做到！

唉，我的痴情有什么用，
人一死就一了百了！
您看得很清楚，
我身体单薄，经常发烧。

请相信我，这件事很快便会结束，
我一离开人世，一切都会烟散云消；
唉！您为什么就不能等等呢，

请把他留给我吧，我已经是残阳夕照。

多尔贝勒　不，您不会这么年轻就死，

爱情使人精神振奋，

灵魂也能得到解脱……

活下去吧，决不能意志消沉！

薇奥莱塔　可是您要我为谁活下去呢？

没有他，我在世界上便是孤身一人；

我所感受到的只能是痛苦，

剩下的只能是叹息和泪痕。

多尔贝勒　我们不能抗拒天意，

您这是在亵渎神明！……

为了忏悔您的过去，

您一定要爱惜您的生命。

薇奥莱塔　先生！……

多尔贝勒　总有一天，我亲爱的姑娘，

这一天自会来到不用心急；

到时候任何真诚的爱情，

都不过是个美好的回忆。

但愿您那多情的芳心，

能忘记这一时的冲动，

因为对您这样的结合，

天主决不会赐福赞同。

薇奥莱塔　的确如此！

多尔贝勒　唉！您好好地想想吧……

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您不必履行您虚假的誓言，
因为更重要的是您的责任！

薇奥莱塔　这个誓言永远束缚着我，
如果违背它，是一种罪过；
到了那命中注定的一天，
我怎么对得起罗多尔夫？

薇奥莱塔　（二重唱）
啊，您看我是多么惊慌，
您看我痛苦得热泪盈眶；
可怜可怜我，请行行好吧，
您行的善事天主会记在心上。

请您让我活下去吧，
靠了我心中燃烧的爱情；
有一天……总有一天，
我的死可以把一切了结干净。

多尔贝勒　（二重唱）
您一哭我就心酸，
您的眼泪都滴在我的心上；
连天主也会感到不安，
因为他在天堂里向我们眺望。

薇奥莱塔　您要我怎么办？

多尔贝勒　离开他……再也不要见他。

薇奥莱塔　他会跟着我去的。

多尔贝勒　这话倒也不假。
薇奥莱塔　因为他太爱我了。
多尔贝勒　还有什么办法？
薇奥莱塔　我就认命了吧！……
　　　　　请拥抱我，给我力量，使我坚强；
　　　　　我把我全部幸福都送给您，
　　　　　面对您的祝愿，我只有投降……
　　　　　为了您我将放弃一切，
　　　　　但愿天主能将您原谅。
多尔贝勒　可是，夫人，您将怎么办？……
　　　　　以后的事您将如何排解？
薇奥莱塔　先把他的誓言还给他，
　　　　　随后我便走向另一个世界。
多尔贝勒　您有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
薇奥莱塔　至少要让他知道，我至死
　　　　　没有改变对他的爱情，
　　　　　可是又不能让他知道，
　　　　　我心中的痛苦，像在受酷刑。
多尔贝勒　不，我的女儿，您要活下去，
　　　　　天主看到您如此痛心；
　　　　　为了爱您，为了赐福给您，
　　　　　会给您一个美满的家庭。
薇奥莱塔　（二重唱）
　　　　　是啊，我在等待仁慈的天主，

他会赐给我幸福永恒；
他会让我过快乐和安宁的生活，
来回报我作出的重大牺牲。

多尔贝勒　（二重唱）
是啊，您要等待仁慈的天主，
他会赐给您幸福永恒；
他会让您过快乐和安宁的生活，
来回报您作出的重大牺牲。

薇奥莱塔　您走吧，有人来了……

多尔贝勒　愿天主赐福给您，再见了……

薇奥莱塔　谢谢……从现在起，
我的生命和所有一切，
全都属于天主了，
再见！

[多尔贝勒从花园门下。

第 五 场

薇奥莱塔　（单独一人）；阿内特　（后上）；罗多尔夫（最后上）

薇奥莱塔　啊，我的天主，请给我力量！

[薇奥莱塔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写信，随后按铃。

阿内特　您叫我吗？

薇奥莱塔　你过来……

把这封信送去。

阿内特 送到哪儿去？

薇奥莱塔 你自己看吧。

[阿内特看信上的地址，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

别说了，送信去吧！

[阿内特下。

今天的事情干完了。

[薇奥莱塔开始写信。

唉，还得写信给他……

罗多尔夫 （悄没声儿地上场）

我来了！

薇奥莱塔 （急忙把正在写的信藏起来）

天哪！

罗多尔夫 亲爱的天使！

薇奥莱塔 （旁白）他怎么来了！

罗多尔夫 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在写些什么？

薇奥莱塔 我吗？……

没有写什么。

罗多尔夫 我可以看看吗？

薇奥莱塔 啊，不行！

罗多尔夫 可是你这么惊慌失措，

像是已经丧魂落魄。

薇奥莱塔 请多多原谅。

罗多尔夫 告诉我……

我的父亲……

薇奥莱塔　他来了吗？

罗多尔夫　还没有来；可是他的信我已经收到啦！

我在等他……对他你不必害怕。

薇奥莱塔　亲爱的，你心里明白，

我很怕见到他。

让我走吧……

我真是万分惧怕！

他要是果真来了，

我更要受不了啦！

请告诉你的父亲，

你是多么爱我，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我受到多少痛苦，

有了你的爱情，

我的精神就能受到鼓舞。

罗多尔夫　啊，是的……

我真心爱你。

［薇奥莱塔正在向外走去，突然又回到罗多尔夫身边来。

薇奥莱塔　你还要对你父亲说，

我觉得……啊，不……不，再见……

你别紧张……你决不会知道，

我原来的梦有多么香甜。

再见吧……我爱你！
想想你崇高的誓言，
你就是在这里向我发誓的。
好吧……再见！
[薇奥莱塔快步跑出门口，奔向花园。

第 六 场

罗多尔夫 （单独一人）

罗多尔夫 （目送薇奥莱塔）
你的心当然是我的，
亲爱的天使！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
真是怪事。
[罗多尔夫回头向右面看时，看到他父亲出现在门口，并向他伸过手来。

第 七 场

罗多尔夫、乔治·多尔贝勒

多尔贝勒 当你把最美好的时光，
用来谈你愚蠢的爱情的时候，
我正日日夜夜为你操心，

为你流泪，为你害羞。

唉，这样的爱情决不会有结果，
可是我又束手无策，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把美好的青春白白弃舍。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你的心还保持着纯洁；
错误并不是什么罪恶，
这种爱情要赶快了结。

及时觉醒为时未晚，
因为只有高贵的爱情，
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
还会带来心中的安宁。

为了眼下一时的欢乐，
你就永远撇下你的母亲？
你那金色的童年，
离不开你和睦幸福的家庭！

难道你已经忘记，
普罗旺斯美丽的天空？
如此美好的回忆，

你怎么会无动于衷？

来吧，你母亲在那儿召唤你，
再去看看那故乡的蓝天；
慈母心像三春晖，
她对你的爱从来不变；

你需要为你的灵魂找个庇护所，
在她身旁你会觉得非常安全。
你父亲在问你话，
你不愿意听我的规劝？

罗多尔夫　我永远也不能扔下她，
请让我留下吧！

多尔贝勒　你说什么？
让你留下？

罗多尔夫　我的母亲！……

多尔贝勒　你是想看着她死去？

罗多尔夫　啊，我，我还是……

多尔贝勒　快回到她身边去。

罗多尔夫　我做不到，
我不能去。

多尔贝勒　你的母亲在呼唤你，
呼唤她亲爱的儿子快回去。

第八场

前场人物、一个仆人

仆人　（上）先生一定会感到奇怪，
夫人刚才不告而别，
好像是去了巴黎，
阿内特和她携手相偕。
我发现了这封信，
肯定是夫人所写。
[仆人把信交给罗多尔夫。
罗多尔夫　（念信）
“罗多尔夫，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罗多尔夫大叫一声，冲到左面的小楼门前，按铃，呼叫；因没人答应而又走回来，一面高声叫着“啊，我要报仇！”随后跌入他父亲的怀里。

第 三 幕

克拉拉别墅里的长廊，装饰得富丽堂皇

舞台深处中间及两侧都有门；右面台前有一张牌桌，左面台前有一张圆桌，桌子上放有鲜花和饮料；几把椅子和一张沙发。

第 一 场

克拉拉，侯爵，医生和别的宾客

克拉拉　啊，亲爱的朋友们，
等狂欢会一结束，
我们再举行化装舞会，
再一次进行庆祝。
罗多尔夫可能也来，
还有他那位公主。

侯爵　这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过去是那么情投意合，
可是你们难道还不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闹翻了？

克拉拉和医生　什么，闹翻了？

侯爵　啊！是的；闹翻了！
对男爵来说，
那真是太好了！
医生　昨天我还看到他们两人，
卿卿我我地谈得没完没了。
克拉拉　这么说他们还相爱？
众人　（向右面走去）
各位先生，舞会开始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一群宾客（身穿波希米亚人的服装）

波希米亚人　（唱歌）
让我们一起欢笑和唱歌，
波希米亚的孩子们！
别去想有哪些痛苦，
明天在等待着我们。

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幸福
什么时候最高兴？
大家都会说是狂欢节，
因为狂欢节只有疯狂和爱情！

如果您想知道自己的吉凶祸福，

那就请您伸出手来
我们马上便会说出您的过去未来，
使您诧异莫名，心惊胆战。

对天性嫉妒的男人，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他们的妻子是否忠诚，
是否信守她们的海誓山盟。

我们也可以向妇女们预言，
她们的丈夫是否会对她们百依百顺。
我们人人都神通广大，
个个都有奇才异能，

能使人温柔体贴，
恋爱场上一往情深。
谁要是多灾多难，流年不利，
我们能使他时来运转，一帆风顺

[一个波希米亚女人向克拉拉走去，拿起她的手察看。
啊，您！这儿……这儿……
看看您手上的这条掌纹！
是的，我相信我看到了……
有一位情敌在与您相争！
另一个波希米亚女人　（对侯爵）

看来您生来难以用情专一，
只是一个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人！

侯爵　（对克拉拉）
这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
我心中除了您决没有别人！

克拉拉　收起您的花言巧语，
侯爵，我不相信您！
如果您另觅新欢，
我会因复仇而舍命，
如果您背信弃义，
您必将遭到报应。

众人　别再争了，别再吵了，
欢乐在呼唤我们。
我们要尽量宽容
寡情薄义的情人。

这里的一切话语，
即使是海誓山盟，
都是虚应故事，
万万不可当真。
欢乐转瞬即逝，
我们别再虚度良辰。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埃米尔和其他宾客　（穿着西班牙持剑斗牛士和骑马斗牛士的服装）

埃米尔和斗牛士　（合唱）

啊，大家都来看哪，
这些西班牙的英雄！
他们离乡背井来到这里，
满怀希望来建奇功。

风流的骑马斗牛士，
他们受到亲王们的恩宠；
勇敢的持剑斗牛士，
他们是人民心中的彩虹。

他们显赫辉煌的业绩，
经久不息地在民间传诵，
啊，美丽的姑娘们，
为了使你们快乐激动，

我们还要把一个故事
《斗牛士之歌》唱给你们听。
卡斯蒂利亚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地

区名）最美的姑娘爱上了他，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大家仔细听……

埃米尔和斗牛士　（男高音合唱）
佩德罗是我们的英雄，
他眼睛乌黑，炯炯有神；
伊内西尔是他的情侣，
她天姿国色，倾国倾城。

有一天，千娇百媚的伊内西尔
对英勇无双的佩德罗说：
“为了使我高兴，
你能干些什么？
为了有一天能得到我，
你又能干些什么？”

“亲爱的，我什么也不怕，
能干的事情有许许多多；
在任何强手面前，
我也决不示弱。”

“好吧，那就请你去试试，
是不是有一副好身手，
如果你有胆量，
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战斗，

凭你一个人的能耐，
一次杀死五条牛，
那么我所有的一切，
都将归你一人所有。

去吧，斗牛场为你打开着，
无畏的战士视死如归；
英雄遭受的苦难，
我将给以奖励和赞美。

是的，我的佩德罗一定会勇往直前，
为了我，他将与日月同辉！”
他是伊内西尔的奴仆，
在斗牛士中出类拔萃。

这位情人胆大包天，
立即挑了五条健壮的大公牛；
在血腥的斗牛场里，
开始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他临危不惧，英勇绝伦，
胆大包天，从无敌手。
这位天地不怕的佩德罗，
先后杀死了这五条公牛。

他戴上了斗牛士的桂冠，
幸运之神在向他招手。
到处都在传说纷纭，
在这场英勇的比赛之后，
这位卡斯蒂利亚的斗牛士，
终于得到了美丽的伊内西尔。

这个故事作出了证明，
荣誉能征服美人的心，
对一个英雄来说，
最好的奖励就是爱情。

［大家除下面具；有些人在散步，另有一些人坐在牌桌旁边。

第四场

前场人物，罗多尔夫，薇奥莱塔和男爵（后上），一个仆人（最后上）

众人　罗多尔夫，您在这儿？
罗多尔夫　不错，是我。
克拉拉　您的女伴呢？
罗多尔夫　我没有同伙。
众人　您终于得到了自由，

我们快来搏一搏。

[罗多尔夫在牌桌前坐下，和莱托里埃尔子爵搭档打牌。薇奥莱塔挽着男爵的胳膊上。克拉拉急忙向薇奥莱塔迎上前去。

克拉拉　（对薇奥莱塔）

有人正在想你。

薇奥莱塔　谁会对我关心？

[薇奥莱塔伸手给克拉拉。

克拉拉　就是跟你握手的人。

薇奥莱塔　克拉拉，谢谢你的好心。

克拉拉　（轻声对薇奥莱塔）

亲爱的，罗多尔夫也来了。

薇奥莱塔　（旁白）

天哪！罗多尔夫在这儿！

男爵　这样的巧事难于置信，

他怎么也会来到这儿？

薇奥莱塔　（旁白）

天哪，我为什么要来这儿？

主啊，请可怜可怜我吧！

克拉拉　（让她坐在自己的身旁）

别显得这么激动，

大家都在注意你啊！

罗多尔夫　四点！

众牌友　啊，你怎么老是赢！

罗多尔夫　这就叫做“情场失意……”

众牌友　“赌场得意！”
罗多尔夫　今天我手气旺，
　　我要大赢特赢；
　　随后可以舒舒服服，
　　日子过得称心。
众牌友　一个人过吗？……
罗多尔夫　啊，不，我爱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几乎完美无缺，
　　唯独缺少灵魂！
薇奥莱塔　我受不了啦！
埃米尔　（低声对罗多尔夫）
　　罗多尔夫，可怜可怜她吧！
男爵　（怒气冲冲地站起来）
　　先生！你太无理了！
薇奥莱塔　看在上天的分上，别理他！
罗多尔夫　（仍旧坐着，只是向男爵转过头，脸带嘲笑的神色）
　　男爵，您想说什么？
男爵　您的手气好得叫人头晕，
　　可是赌场上的风云变幻莫测，
　　我也想试试有没有这样的好运。
罗多尔夫　如果您真有这个想法，
　　那么就让我们来一决雌雄。
　　[男爵走过去坐在埃米尔的位子上，埃米尔坐到罗多尔夫的身旁。

薇奥莱塔　（旁白）
　　　　　啊！我吓得浑身冰凉！
　　　　　大家看得出我是多么惊恐。
男爵　（对周围的牌友）
　　　我压二百路易！
罗多尔夫　（也对周围的牌友）
　　　　　一切由天主安排，
　　　　　我也压上二百，
　　［他们开始赌，罗多尔夫取牌。
　　　　　赢了！十点和爱司！
男爵　赌注加倍！
罗多尔夫　乐于奉陪。
埃米尔　国王，王后和十点！
众人　男爵又得破财！
罗多尔夫　想不到我又赢了！
　　　　　我只能表示遗憾……
众人　今晚他肯定是个大赢家，
　　　幸运之神跟着他转。
克拉拉　各位先生，别再玩了，
　　　　这样的输赢太危险。
罗多尔夫　要不要再来一次？
一个仆人　（上）
　　［克拉拉走过去，对他低声讲了几句；他高声回答。
　　　　　是的，夫人，晚饭已准备完毕！
薇奥莱塔　（旁白）

看来我要死在此地，
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罗多尔夫　（对男爵，语气中带着嘲笑的意味）
还要玩下去吗？
要玩就赶快下注。
男爵　我也许碰上了一个高手，
在牌桌上我可以认输。
罗多尔夫　今天晚上……是不是
玩玩别的游戏？
男爵　今天晚上恐怕不行。
罗多尔夫　玩别的游戏您也许更擅长一些，
怎么样……明天……
男爵　好吧，再见……明天……
［两人向外走去。

第五场

薇奥莱塔　（独自一人）

［薇奥莱塔陪男爵和罗多尔夫向外走去时，悄悄地与罗多尔夫耳语几句；随后独个儿忧心忡忡地回来。
薇奥莱塔　有一种力量将拖他回来，
他会回来，这点我可以肯定；
不，不是爱情的力量，
而是怨恨，愤怒和轻蔑的心情！

第六场

薇奥莱塔，罗多尔夫

罗多尔夫　夫人，是您要我回来！
薇奥莱塔　而您觉得奇怪？
　　　　　可是我心乱如麻，
　　　　　想请您来谈谈……
罗多尔夫　跟您谈话是自甘堕落！
　　　　　讲吧，我还是可以听您谈谈。
薇奥莱塔　不，您不能再待在这里！
罗多尔夫　您这话简直岂有此理！
薇奥莱塔　我怕您会遇到危险，
　　　　　赶快离开，别再迟疑！
罗多尔夫　啊，我有危险跟您有何相干，
　　　　　您不必装模作样为我担忧。
　　　　　如果最后是我得到了胜利，
　　　　　您将为他泪水长流。
薇奥莱塔　我希望我能忍受
　　　　　您的咒骂或者嘲笑；
　　　　　可是我要保护您，
　　　　　不让您把性命送掉。
罗多尔夫　别谈起我的性命，
　　　　　它已经遭到您的嫌弃！

薇奥莱塔　好好保护它吧，
请别辜负了我的好意！
罗多尔夫　完了，没有爱情的滋润，
这朵花儿已经憔悴枯萎；
啊，只要你回心转意，
你永远能得到我的安慰！
薇奥莱塔　你难道能够？……
罗多尔夫　我甚至能把一切忘记……
因为我真心爱你，
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
薇奥莱塔　我已经立下了神圣的誓言，
不能出尔反尔事后翻悔；
虽然我时常强颜欢笑，
可是我早已心如死灰。
罗多尔夫　那么，请坦率地告诉我，
别让你真实的想法埋没。
薇奥莱塔　不行，我想说；
可是我不能说。
罗多尔夫　您爱他？
薇奥莱塔　（勉强地）
是，我爱他。
罗多尔夫　呵，真气人！
薇奥莱塔　（旁白）
他相信了，……天哪！……
罗多尔夫　（走到门口）你们大家……

快到这儿来啊！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埃米尔，医生，克拉拉，男爵以及其他宾客

众人　为什么这样大喊大叫？
发生什么祸事啦？
罗多尔夫　你们认识这个女人吗？
众人　谁，薇奥莱塔？
罗多尔夫　真正能为我们评理的法官，
不是别人，是你们！
薇奥莱塔　我快死了！(靠在一张桌子上)
众人　真正的法官是我们？
罗多尔夫　为了一种可耻的爱情，
我是多么卑鄙和天真；
她卖掉了家当得到的钱，
我却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
这种分享使我蒙受耻辱，
败坏了我全家的名声；
我现在把钱给她，
(把钱扔向薇奥莱塔)
还清她以前对我的馈赠。
[薇奥莱塔晕倒，克拉拉和医生扶着她。

众人　啊，侮辱一个女人，
这种做法太过分！
先生，您该感到羞耻，
因为这种行为人人憎恨；
为了报复，如此不择手段，
到头来无颜面对至爱亲朋。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乔治·多尔贝勒

多尔贝勒　（看到了他儿子的举动）
您这样做有多么可耻，
完全是一个无赖的行为；
连我看了也为您感到难过，
干这种事只有懦夫才会。

是的，除了懦夫还能有谁，
会利用一个女人的心慌意乱，
在她举止失措难于自卫的时候，
平白无故地挑起事端。
罗多尔夫　我的确可耻，的确卑鄙，
从今以后，我将在羞辱中躲避；
一直要到死了以后，
才会把这种愧疚忘记。

嫉妒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
使我做出了这种懦夫的举动。
原谅我吧，薇奥莱塔，
我将永远把你记在心中。
我至少能为你而死，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为你效忠。

男爵　如此肆无忌惮的侮辱，
简直使人忍无可忍；
等着吧，无耻的狂徒，
为了荣誉，我将负起报仇的责任。

众人　如此肆无忌惮的侮辱，
唯有他才能担负报仇的责任；
即使丢掉性命也不能忍气吞声。

薇奥莱塔　(苏醒)
罗多尔夫，我亲爱的，
我的生命属于你；
我要把我灵魂所受的痛苦，
全部丢开，统统忘记。
看到你感到悔恨，
我已经满心欢喜。
别为我受到折磨而感到内疚，
因为我至少有了一种希冀，
一种靠得住的幸福，一种信仰；
那就是在死去时还能爱你！

[多尔贝勒带他的儿子向外走去，男爵随后。薇奥莱塔被克拉拉和医生扶走。其他人散去。

第 四 幕

薇奥莱塔的卧室

舞台深处有一张床，帐幔半垂，一扇窗关着。床边有一只独脚小圆桌，桌上有一只水瓶，一只杯子和几小瓶药水。舞台中央有个梳妆台，旁边有个椭圆形双人沙发；稍远处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支燃着的蜡烛，周围有几把椅子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左边有一扇门，屋子尽头有一个生着火的壁炉。

第 一 场

薇奥莱塔 （睡在床上），阿内特 （坐在壁炉旁打盹）

薇奥莱塔 （醒来）
阿内特，阿内特。
阿内特 （被叫醒）
……嗳，有事吗？
薇奥莱塔 可怜的姑娘，
你睡着了吗？
阿内特 噢，对不起。
薇奥莱塔 给我水，天气可好？

[阿内特给她倒了一杯水。

阿内特　噢，天气不错。

薇奥莱塔　看看窗外阳光好不好。

[阿内特打开窗户往外瞧。

阿内特　热尔蒙大夫来了。

薇奥莱塔　热尔蒙，他真够朋友！
让他进来！……他是来看我的……
我真想亲自去迎接这位好朋友……

[薇奥莱塔想坐起来，可是又躺了下去；后来在阿内特的搀扶下，勉强向沙发走去。这时候医生进来了，也帮着阿内特一起把薇奥莱塔扶到沙发旁坐下。阿内特把几个靠垫塞在薇奥莱塔背后。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热尔蒙医生

医生　亲爱的薇奥莱塔，
你觉得怎么样？

薇奥莱塔　大夫，我还是不舒服。
(指指自己的胸口)
我觉得这里面像在火烧一样。
可是我的灵魂倒比较平静，
因为我已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滋养。

医生　昨天夜里睡得可好？

薇奥莱塔 我一觉睡到天亮。

医生 好！情况很好。

你的病痛会慢慢减轻！

薇奥莱塔 （微笑）

为了安慰我，

连朋友也不会说出真情。

医生 （站起，跟薇奥莱塔握手）

好吧，再见了！

薇奥莱塔 再见了，大夫。

阿内特 （在送走医生时，低声问他）

她的病情如何？

健康是否还能恢复？

医生 （低声）

她的情况不好，

看来不久人世；

你要时时小心，

还需准备后事。

［医生下。

第三场

薇奥莱塔，阿内特

阿内特 （旁白）

可怜啊，我的天主！

薇奥莱塔　今天好像是什么节日。
阿内特　是的，今天是狂欢节；
是全体巴黎人的盛事。
薇奥莱塔　穷人们的哀号无济于事……
（指指一只抽屉）
把这只抽屉替我打开！
阿内特　要注意身体，别多说话。
薇奥莱塔　里面还剩下多少钱财？
阿内特　（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钞票和几枚金币）
里面有纸币和金币，
一共有四百法郎上下；
薇奥莱塔　二百法郎分送给穷人，
剩下二百你自己留下。
阿内特　啊，这怎么行！
我们没有别的财源。
薇奥莱塔　阿内特，就这样吧；
你一定要随我的心愿！
［阿内特下。

第 四 场

薇奥莱塔　（从胸前掏出一封信，自个儿念了起来）
你是个守信用的女人，
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诺言。
男爵在决斗中受了伤，

但他已经脱离了危险。

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
罗多尔夫已远走他乡；
您作出的牺牲我已告诉他，
他会回来当面求您原谅。

我也要亲自来看望您，
您要注意身体，心情快乐……
您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乔治·多尔贝勒

我等……我等！
难道死神也愿意等？
[她照照镜子。
我变得多厉害啊！……
他们会来，我真难以相信！
我总是疑神疑鬼，
以为是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浪漫曲）
再见，所有我爱过的东西！
再见，我最最亲爱的人！
我已感到，即使死亡，
也不能分开我们。

天主啊，请让我忘记，
我的一片痴情，
接受我的生命
和我的反省！

天主啊，我求您了！
我的末日即将来临；
至少在我死了以后，
不用再追究我的罪行。
您可以接纳我的灵魂，
进入您的仙境。

再见吧！……你可怜的女友，
正在向她的爱情告别；
她很快会在另一个世界里，
用另一种方式对你体贴。

是啊，走上歧途的可怜的女人，
我的灵魂充满了悔恨，
一旦得到了解放，
必将升空飞腾。

听听我的祈祷吧，
天主啊，我的父亲！

请给我一个最后的恩惠，
您一定要依我所请。
让我在死去以前，
带走他对我的离别之情！

［这时候，从窗外传来一阵狂欢节的歌声——肥牛（指狂欢节中盛饰游街的肥牛）进行曲。薇奥莱塔又晕倒在床上。窗外合唱。

让开，让开，大家快让开！
节日的英雄肥牛不能阻挡！
大家都要为它让路，
因为今天它是国王！

前进，前进，一路前进，
通行无阻，铃儿叮铛！
可是当它回来的时候，
还能这样顺顺当当？

巴黎的老百姓啊；
大家都要让它称雄。
快来欣赏，快来欣赏。
它美丽雄壮的体格是多么庄重。

真的，众所公认，
它是无与伦比的英雄；

在这个狂欢节上，
它得到了众口一辞的歌颂。

你们看看它的面容，
是多么严肃庄重；
你们看看它的模样，
就像是牛中之龙。

在我们法国，
甚至在宇宙之中，
都找不到比它更漂亮，
比它更雄伟的良种！

巴黎的老百姓啊，
歌唱吧，为它的光荣！
因为它的光辉和荣耀，
明天就要告终。

这头漂亮的肥牛英雄，
今天它受到千人护送，
还有万人歌颂；可是明天，
它又将忍受命中注定的苦痛！

第五场

薇奥莱塔，阿内特

阿内特　（急上）
　　夫人！
薇奥莱塔　干吗？
阿内特　您别激动。
薇奥莱塔　我吗？
阿内特　您要保持平静。
薇奥莱塔　到底怎么啦？
阿内特　罗多尔夫先生说话就到，
　　您没有猜到吧？
薇奥莱塔　真的吗？
阿内特　您怎么还不相信我，
　　他真的说来就来。
薇奥莱塔　他马上会来到这里，
　　扑进我敞开的胸怀！

［阿内特走去开门。薇奥莱塔十分勉强地起身去迎接罗多尔夫。罗多尔夫出现在门口，激动得脸色煞白。两人拥抱。

第　六　场

薇奥莱塔，罗多尔夫，阿内特

薇奥莱塔　啊，爱情把你带回到我的怀里！
罗多尔夫　啊，爱情把我带回到你的怀里！
　　　　　啊，我是多么快乐！
薇奥莱塔　啊，我是多么幸福！
罗多尔夫　亲爱的天使，请原谅我……
　　　　　我竟然曾经怀疑过你！
薇奥莱塔　现在你又把生命还给了我！
　　　　　我原谅你，我会把一切都忘记！
罗多尔夫　是啊，我亲爱的，
　　　　　为了我的幸福，
　　　　　为了我的爱情，
　　　　　你的健康就会恢复。
薇奥莱塔　上天已经降福于我，
　　　　　因为他结束了我们的分离。
罗多尔夫　我们去寻找一个洞天福地，
　　　　　相亲相爱生活在一起。
薇奥莱塔　让我们一起祈祷天主，
　　　　　为我们永远的结合献礼。
罗多尔夫　来吧，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远离巴黎；

无论天涯海角，
你的丈夫将和你形影不离。

你很快就会痊愈，
比以前更加美丽。
你脸上会再次出现红晕，
不像现在这样弱不胜衣。

薇奥莱塔　不论你去哪里，
我都要跟着你；
不论你去哪里，
我也不和你分离。

我的心中充满了爱情，
我要和你永远双宿双飞；
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为你的幸福竭尽全力。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把所有的一切全都丢弃；
时光像流水般飞逝，
我们决不要再错过时机。

[薇奥莱塔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举手按在胸口。

哟，怎么突然痛了，
像胸口遭到了撞击……

罗多尔夫　天哪，你怎么啦，

你的脸色苍白无比。

薇奥莱塔　不，没有关系。

亲爱的，伸出你的手臂，

挽着我的胳膊。

你看我走路不是还有力气？

罗多尔夫　（旁白）

她有多虚弱啊。

薇奥莱塔　好吧，让阿内特来帮我打扮。

罗多尔夫　（旁白）

她走路摇摇晃晃！

薇奥莱塔　噢，不，只是一时的乏力。

罗多尔夫　亲爱的，我们别出去吧。

薇奥莱塔　噢，我要满足我的心愿。

〔阿内特拿来一件连衣裙让薇奥莱塔穿；薇奥莱塔痛苦得难于忍受，把连衣裙扔下，跌坐在沙发上。

老天哪，我要死了！

我觉得浑身都在抽搐！

罗多尔夫　（惊骇）

天哪，怎么办呢？

阿内特，快去请大夫！

〔阿内特欲出。

薇奥莱塔　（对阿内特）

去吧，快去吧，

他医道高明，经验丰富，

我希望他能妙手回春；

直到我的健康得到恢复。

我一心想活下去，
为了我唯一心爱的罗多尔夫。
我要跟随他去天涯海角，
无论道路多么艰苦。

更不要忘记告诉他，
我是多么爱我的罗多尔夫；
眼下他正在我的身边，
爱我之心一如当初。
［阿内特下。

第 七 场

薇奥莱塔，罗多尔夫

薇奥莱塔 什么，这么年轻便要夭亡！
豆蔻年华就离别人世！
再也看不到绿油油的青草，
在牧场和草地上再现风姿。

有些花儿的生命只有半天，
越美的花儿越是早逝。
我的生命也像它们一样，

来去匆匆，何其相似。

罗多尔夫　不，天主决不愿意，
把你送进天使的队伍里；
要把你从我怀里抢走，
即使是为他唱颂歌也不同意。

如果他一定要逼迫我，
服从他至高无上的真理；
那么至少他会允许我，
跟随你去到天国里。

薇奥莱塔　啊，我是多么爱你，
我最最亲爱的；罗多尔夫！

罗多尔夫　亲爱的，你说话哟！
啊，别再这样迷迷糊糊！

薇奥莱塔　让我拥抱……
我亲爱的……丈夫……

罗多尔夫　我跪下向你发誓，
我一定要做你的丈夫！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多尔贝勒，医生

多尔贝勒　（急步走向薇奥莱塔）
啊，我的女儿！

薇奥莱塔　（使劲想抬起身子）
啊，原来是您！
罗多尔夫　您也来了，我的父亲！
薇奥莱塔　啊，愿天主祝福您！
多尔贝勒　啊，可怜的孩子，
我这是来履行我的诺言；
因为我心里老是记挂您，
所以我来到这里和您相见。
薇奥莱塔　我虽然已奄奄一息，
但是我仍对您感恩非浅。
请允许我和您握手告别，
最后向您说一声“再见”。
多尔贝勒　啊，您这样说，
更使我悔恨交加，后悔莫及。
罗多尔夫　（向父亲指指薇奥莱塔）
她就是我爱的女人，
您来看她，我真是感谢。
多尔贝勒　是啊，我真是悔不当初，
我知道我的罪孽不轻；
可是我有我的尊严，
我不能让儿子一意孤行。

现在请诅咒我吧，
是我误解了她的心；
可是，唉，这也不行，

因为我的身分是父亲！

薇奥莱塔　（伸手给他）

我已经宽恕了一切！

［薇奥莱塔接着又抖抖索索地拉开她梳妆台的一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里面藏有肖像的椭圆形颈饰，递给罗多尔夫。

你，请给我一个最后的恩惠，
收下这个颈饰，
里面藏有我往昔的光辉。
那时候我还年轻美丽，
这是我们爱情的证明，你该领会。

罗多尔夫　啊，你不能死！
我要向天主祈祷，
我希望他能平息怒气，
使你否极泰来，生活美好！

多尔贝勒　这个受尽折磨的姑娘，
一片真诚光芒四照；
在她的心灵之中，
唯有你高贵的爱情在闪耀。

薇奥莱塔　（对罗多尔夫）
将来总有这么一天，
会有另外一位少女，
来填补你生命的空缺，
让你在生活中找到乐趣。

那么我请求你，
把你从我这儿得到的东西都给她；
并把我悲惨的一生，
毫无保留地告诉她。
我将为她也为你向天主祈祷，
请她也为我祈求天主的接纳。

多尔贝勒
医生　（合唱）
阿内特

她是多么可爱，多么温柔，
可是为什么如此命薄？
只要我眼中还有泪水，
我一定要为她的去世痛哭。

薇奥莱塔　啊，我亲爱的朋友们，
请别为我呜咽唏嘘；
为什么我不能为命运庆幸？
死亡也有它自身的乐趣；
如果人死了就能得到安宁，
我将得到从未有过的欢愉。

罗多尔夫　什么！她有这么多的爱和温柔，
可还是不能替她添福添寿；
天主啊，我们有多么伤心绝望，
您一定会替我们排忧消愁

薇奥莱塔　（突然兴奋地抬起身子）
罗多尔夫！

众人　天啊！
薇奥莱塔　天主在听我们说话，
　　　　　我们祈祷吧，一起跪下！
　　　　　是的……亲爱的……
　　　　　我似乎又精神焕发。

　　　　　等等……等等……不……
　　　　　我就要直入永恒的天国！
　　　　　啊……
　　　　　我是多么衰弱！
　　[薇奥莱塔倒下死去。
众人　永别了！永别了！
　　　她到天国里去了！

（剧　终）

附　　录

小仲马生平和创作年表

1824—1895

1802年　7月24日，大仲马（1802—1870）出生于巴黎附近的县城维莱—科特雷。他的父亲仲马·达维是圣多明各的德·拉帕德里侯爵和一个名叫玛丽的女黑奴所生的混血儿，曾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后因和拿破仑意见不合而失宠，去世时年仅四十四岁。

1824年　1月16日，茶花女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原名阿尔封西娜·普莱西）出生于诺曼底。

7月27日，小仲马（1824—1895）出生于巴黎。他是大仲马与住在同一楼面的邻居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的私生子；出生时未被大仲马承认。

1827年　小仲马最初的回忆记载于他的话剧《克洛德的妻子》（1873）的前言之中：那是在他母亲卡特琳娜·拉贝的家里，当时的意大利人广场（现在叫布瓦埃勒第安广场）一幢房子的阁楼里。他的父亲正在儿子的哭叫声中写作，突然抓起孩子，扔到了房间的另一端。

就在这一年，一些英国演员来到法国，为巴黎的观众演

出莎士比亚的剧本。大仲马在此影响下开始写他的五幕诗体悲剧《克丽丝汀》(1828)。

幼年时的小仲马，起先由他母亲扶养，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杰出的、身材魁梧的和对女人朝三暮四的父亲使他感到困惑和害怕。大仲马还有另外的私生子女，其中有和贝尔·克莱尔塞梅尔生的女儿玛丽（1831年生），和安娜·巴于埃生的亨利（1851年生），还有在他的晚年和一位科尔第埃太太生的米卡埃拉（1860年生）。

1828年　大仲马住在圣德尼城郊他母亲、仲马将军的遗孀家里，她开着一家烟铺。这位年轻的戏剧作家总是在奥代翁剧院度过他的夜晚，和女演员调情，把自己的家庭责任置之脑后。

在《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1829)取得成功后，人们很快便把大仲马跟维尼和雨果相提并论。奥尔良公爵给了他一个王宫图书馆助理管理员的位置。这位趾高气扬的年轻的剧作家下决心遗弃他的妻子和儿子。他藉口乡下空气好，把他们母子两人安置到一个叫作帕西的农村里去了。不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苦，小仲马还是在那儿成长起来了，心中充满着对他天才父亲的崇敬之情。

1831年　小仲马和他的母亲一起观看了大仲马的戏剧《安东尼》的首场演出。这场戏的女主角是大仲马的情妇玛丽·多尔瓦勒；她的精湛的演技使这个剧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观看这次首场演出的还有巴尔扎克、戈蒂埃、圣伯夫、贝尔利奥兹……

3月17日：大仲马承认了儿子。

4月21日，卡特琳娜也承认了儿子。为了得到儿子的扶

养权，在大仲马来的时候她把小仲马藏起来，或者叫他跳窗逃走，等等；最后法庭裁决，由大仲马扶养。但这时的大仲马正和贝尔·克莱尔塞梅尔打得火热，于是把七岁的小仲马送进了寄宿学校。

小仲马起先被送进圣日纳维也夫山的伏蒂埃寄宿学校，后来又转到布朗什街的圣维克托寄宿学校。小仲马对这两个寄宿学校的生活的回忆都是很可怕的。他最后一本小说《克莱芒索事件》中提到了他和母亲分手时心中的痛苦和在寄宿学校中他的同学们对他这个私生子的歧视和虐待。

在《克洛德的妻子》的前言中，小仲马还提到了，在寄宿学校里由于不堪侮辱而不得不与人打了几次架；也在这段时期，这个年轻人的性格逐渐形成了：对人记恨，冷漠，怀疑；厌恶妓女。

大仲马有很多情妇；对其中一个叫伊达·费里埃的，小仲马后来曾写道："在我童年的时候，由于伊达小姐的态度，我要容忍很多事情。"不过小仲马也记得这时候大仲马对他的像伙伴之间的友情。在一家名叫"托尔托尼"的英国咖啡馆里，小仲马很早便和他父亲的朋友们混熟了；其中有曾经是拿破仑情妇的乔治小姐，李斯特，缪塞，弗雷戴里克·勒梅特。

1839 年 小仲马十五岁。他要离开圣维克托寄宿学校了；在《克洛德的妻子》的前言中他说："我不再长高了，我既不喜欢学习，也不喜欢赌博。"他有神秘主义的倾向。

大仲马没有把他领回家去，而是把他安置在一个家庭式膳宿公寓里，并以走读生的名义让他在波旁中学（今孔多塞中学）上学。该校学生大部分都是文学上的浪漫派，政治上

的共和派。小仲马在那儿就读两年。

1840年　大仲马娶了早已是他情妇的伊达·费里埃，小仲马非常气愤。夏多布里昂是证婚人。这对夫妇于1846年离异。

小仲马已成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漂亮的小伙子，可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中学会考也没有通过。父亲却很宠爱他，给他穿最时髦的衣服，经常邀请他到昂坦街他家里去，带着他在蒙马特大街的杂耍剧院和意大利人大街尽头的英国咖啡馆之间游逛。有时候在咖啡馆里和英国勋爵帕尔梅尔斯通或者巴尔扎克一起喝一杯……有时候小仲马为了他父亲的众多的情妇的事情想稍许规劝一下他的父亲，可是父亲总是不听他的，说："我不想接受你的劝告……"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变得不太融洽，可是小仲马一面经常规劝他的父亲，一面却受了他父亲的影响，受到了过游手好闲的生活的诱惑，他对他挥霍无度的父亲的生活习惯逐渐适应了……后来他为自己过的这种"被迫的"花花公子的生活辩解说："我过这种生活是随大流，是出于模仿，是因为无所事事，这并不是我的爱好。"

1842年　小仲马十八岁时有了第一个情妇，很漂亮，她是著名雕刻家普拉迪埃的妻子。很多年以后，她成了《克莱芒索事件》中那个淫荡邪恶的伊萨的原型。他有一套单身汉的小公寓。他经常出入风月场所。

这年夏季有一天，他在交易所广场上遇见一个穿着白色平纹细布连衣裙、头戴意大利草帽的绝色女子，他顿时像遭到了雷击一般。这个女人就是玛丽·杜普莱西。

玛丽·杜普莱西这时十八岁，正在受到一位名叫德·格

拉蒙的年轻公爵的供养，她的生活过得非常放荡，情人很多，有些还是著名人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召唤和打发他们。骑师俱乐部的会员们都在争得她的青睐。后来小仲马又经常在剧院，歌剧院和散步场所遇到她，可是这个烟花女子不同凡响的气度使他不敢贸然自荐。

1843 年　　大仲马住进了圣日耳曼高级住宅区的梅迪西别墅。他这时才思如泉，巨著不断，同时他和他的出版者，情妇以及新闻记者之间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1844 年　　小仲马终于在杂耍剧院结识了玛丽·杜普莱西，玛丽当时的情人是富有年老的德·斯塔凯尔贝格伯爵。小仲马很快便成了玛丽·杜普莱西的最最心爱的情人。小仲马到处借债。

1845 年　　这一年夏天，小仲马和玛丽之间产生了纠纷。在玛丽去世后的 1884 年发现的以下这封信也许是他们之间这段故事的唯一可信的证据：

亲爱的玛丽：

　　我希望自己能象一个百万富翁似地爱你，但是我力不从心；你希望我能象一个穷光蛋似地爱你，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那么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对你来说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萝拉·蒙戴斯曾一度成为大仲马的

情妇，玛丽成了李斯特的情妇。

1846 年　小仲马设法忘掉玛丽，并想自己挣些钱。他写了一些诗歌，编成一本书名响亮的集子《青春的罪恶》，用他父亲的钱出版；结果售出十四本。他同时着手写他第一本小说：《四个女人和一只鹦鹉的奇遇》。这时，他正处于写作旺盛时期的父亲在写《约瑟夫·巴尔萨摩》。

2月3日，身患重病的玛丽·杜普莱西在伦敦秘密地与德·贝雷戈伯爵结了婚，后者的企图也许是想让她以后不再去过那种堕落的生活。可是在她从伦敦回来以后，全巴黎的人仍把她看作是过去的玛丽·杜普莱西。

后来她又去了巴登，病情每况愈下；她接受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医生的治疗。

她住进了玛德莱娜大街11号，很少出门。几乎没有人去探望她。

小仲马陪他父亲和他父亲的两位朋友一起去了西班牙。

1847 年　1月15日，从西班牙回来，小仲马暂住在马赛他父亲的一位朋友、约瑟夫·奥特朗家里。

2月3日，玛丽·杜普莱西死于巴黎，葬在蒙马特公墓。她的棺材上盖满了茶花。参加她葬礼的仅仅有几个人：德·斯塔凯尔贝格老伯爵，德·贝雷戈伯爵，一个从她故乡来的身分不明的朋友，还有她的女用人。

小仲马于2月10日返抵巴黎，得知这个消息。

拍卖玛丽财产时，狄更斯也参加了。

2月16日，玛丽的棺材被挖掘出来，迁到蒙马特公墓的一块永久性墓地里。不知道德·贝雷戈伯爵是否曾写信给小

仲马，要求他回到巴黎来参加这次再葬仪式。

大仲马这时已是历史剧院的院长，一面在保尔— 马尔利大事装潢他的基督山城堡。

1848 年 小仲马一个人住在圣日耳曼区的白马旅馆，他重读《玛依— 莱斯科》，加上他的回忆，在一个月内写出了《茶花女》。小说一出版便轰动一时；这时的小仲马还不满二十四岁。

大仲马正处于鼎盛时期：他的历史剧院座无虚席。

革命爆发了。历史剧院门可罗雀，人们对浪漫主义的热情衰退了。小仲马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感到失望，对旧制度产生怀念。

大仲马投身政治，但并无成就。小仲马则仍不倦地工作：在 1848 年到 1852 年之间，他写下了十二本小说。这些小说缺乏想象，只不过是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和当时流行的思想的结合。

1849 年 小说《一个女人的小说》出版。

1850 年 小说《二十岁的生命》和《特里斯当 · 勒 · 鲁》出版。

1851 年 《茶花女》取得成功的影响历久不衰，早已有人鼓励小仲马把小说搬上舞台。起先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一个情节剧作家安东尼 · 贝洛合作改编。小仲马对结果不满意，决定独自一个进行改编，并从此显露了他写剧本的才能。他把小说内容大量修改，写成了一个五幕剧，剧本中有大段独白和精彩的对话。剧本的内容是浪漫主义的，但是用的全是日常语言。小仲马为一些演员念他的剧本时，听的人都失声痛

哭……可是要上演这个剧本还很困难。这时候大仲马遇到了麻烦，不得不用不到原价十分之一的价钱卖掉他的基督山别墅。

小仲马偶然得到了肖邦给乔治·桑的信，他把信还给了乔治·桑；乔治·桑把这些信烧掉了，从此和小仲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一年小仲马还写了三本小说：《三个坚强的人》、《迪安娜·德·利斯》和《鬼魂》。

春天，歌舞剧院经理准备接受《茶花女》。

内政部长福歇认为《茶花女》伤风败俗，下令禁演。小仲马经济遇到困难；他再次和他的母亲卡特琳娜·拉贝共同生活。他通过莫内，把剧本呈交当时的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当局成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委员有朱尔·雅南、莱翁·戈兹朗和埃米尔·奥吉埃等人；审查结果认为此剧并未妨碍风化。12月，路易·拿破仑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大仲马流亡到布鲁塞尔；莫内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批准《茶花女》剧本上演。

1852年　2月2日，《茶花女》在巴黎杂耍剧院首场演出，玛格丽特由多什夫人扮演，取得了伟大成功；这次演出成了这一世纪戏剧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也是当时的观众之一。后来又有很多著名演员扮演了茶花女的角色，其中有罗丝·谢里，德克莱，拉塔朗蒂埃拉和萨拉·贝纳尔。小仲马打电报给父亲："巨大的成功，就像我是在参加你的作品的首场演出！"父亲立即回电："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的孩子！"《茶花女》的成功伴随着小仲马很久很久，他由此得到的光荣甚至使他的剧作家父亲相形见绌。后来他一共写了

十六部戏剧，在这些剧本中，他以道德学家自居，攻击的矛头始终离不开女人，金钱和腐化。

把《迪安娜·德·利斯》改编成剧本。

1853年 《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由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作曲、作家皮阿威写脚本的歌剧《拉特拉维阿塔》(即《茶花女》，但剧中人物名字均已改动。)在威尼斯的菲尼斯剧场演出；未引起注意，只演了十场。

1854年 小说《珍珠夫人》出版。

5月6日，威尼斯的圣贝内代托剧场重演《拉特拉维阿塔》，取得巨大成功。

1855年 现实主义戏剧《半上流社会》出版；小仲马和浪漫主义彻底决裂。可是这位专门讲道德的作家却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已婚女子纳迪亚·克诺林；她是个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是纳雷什基纳亲王的妻子。小仲马在1861年给乔治·桑的信中说，这位亲王夫人就像“一条绿眼睛的美人鱼”，“我随时准备像爱一个天使般地爱她，也随时准备像杀死一只野兽般地杀掉她”。

1856年 《拉特拉维阿塔》在伦敦和纽约上演。

1857年 剧本《金钱问题》出版。

1858—1859年 受他与父亲的关系启发的两个剧本《私生子》和《一个荒唐的父亲》取得成功。

1860年　　12月20日，纳雷什基纳亲王夫人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科莱特；她是前私生子小仲马的私生女儿。

1864年　　在乔治·桑的不幸的婚姻中得到灵感，写下了《女人们的朋友》。此剧遭到冷遇，使小仲马暂离戏剧舞台。在与父亲同去那不勒斯旅行时，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有人看到他跪在卧室里的地上苦苦思索：他想掐死睡在他隔壁房间里的父亲。

纳雷什基纳亲王去世。小仲马娶了他的遗孀，他们的女儿科莱特在五岁时便会说法语、俄语和德语。

《拉特拉维阿塔》在巴黎上演，改名为《薇奥莱塔》，以后这两个剧名交替使用，或作为正副剧名同时使用。

1866年　　和"绿眼睛的美人鱼"的结合并不美满。纳迪亚不时生病，而且生性嫉妒，不善理家。这时候仲马一家住在帕西，经常去第埃普附近的普依。小仲马在那儿买下了两幢别墅；他在那儿接待乔治·桑，大仲马最后也是在那儿去世的。

最后一本小说《克莱芒索事件》问世，由于它的大胆的现实主义而得到好评：书中的主人公杀掉了自己的妻子。

同年发表的剧本《奥勃莱夫人的见解》（也是受到乔治·桑的影响）描写了一个思想开明的母亲同意自己的儿子娶一个改邪归正的已经有了私生子的少女作妻子。

1867年　　小仲马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女儿雅妮娜·仲马出生。

小仲马因没有生儿子而感到遗憾，一直用男孩的名字雅诺称呼女儿。

雅妮娜后来嫁给了历史学家埃尔内斯特 · 多特里弗；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戴着她父亲送给茶花女的那串项链。她像她的姐姐一样没有受过洗礼。她死于1943年。

8月7日，小仲马获荣誉勋位勋章（1888年获第三级荣誉勋位勋章）。从此他经常和泰纳、龚古尔兄弟、勒内等著名文人出入于雅娜 · 德多贝夫人、奥贝尔农夫人和玛蒂尔特王妃的沙龙。由于他潇洒的风度和机智的谈吐，他到处都受欢迎。

1868年 10月22日，卡特琳娜 · 拉贝去世。

1870年 大仲马去世。他的光辉由于儿子的成就而有所削弱。小仲马自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捍卫者。此年发表攻击女人的《克洛德的妻子》，引起了埃米尔 · 德 · 吉拉尔丹和埃米尔 · 左拉等激烈的反击。

1871年 剧本《参加一次婚礼》和《乔治公主》出版。

1874年 《阿尔丰斯先生》取得成功，此剧使他在女人中的印象稍有改善。

小仲马写了一篇攻击性文章《为了妇女的逐步解放》：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得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家里，仍应服从丈夫。

法兰西学院提名小仲马接替诗人和剧作家皮埃尔 · 勒勃伦（1785—1873）的席位。

1875 年　2 月 11 日，小仲马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向他父亲表示了敬意，受他青睐的有保尔·布尔热和莫泊桑。

1872—1880 年　1872 年他修改了《茶花女》，以后又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对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感想：其中重要的有《歌德的浮士德》的前言（1873）；《普莱服神父的玛侬》（1875）；后来又写了《莱翁·托尔斯泰的恶癖》。

1876 年剧本《外国女人》出版。

1880 年起，小仲马对文学采取了一种严肃的态度。他想在他的作品中总结出一些法律准则，比如“寻找私生子女的父子关系和父女关系”，“私生子女的继承权”，尤其是“离婚问题”。《离婚法》在法国大革命时制定，在第一帝国后期被废止。由于小仲马等人的努力，离婚法在 1884 年又重新制定。小仲马的长女科莱特靠了这条法律于 1892 年和其丈夫利普曼离了婚。

1881 年　剧本《巴格达王妃》出版，完全失败。

1885 年　剧本《德尼斯》出版。

1887 年　剧本《弗朗西荣》出版。

1889 年　小仲马写了一篇标题为《手》的文章，第一次向公众表明了他对占星术和手相术产生了兴趣。他和当时著名的手相术家戴巴洛尔和德·泰勃夫人过从甚密。从 1895 年 9 月 17 日他给女儿雅妮娜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暮年的小仲马热衷

于神秘学和宿命论。在最后的岁月中，他竟扮演了世俗的神秘主义者的角色。

1895 年　4 月 2 日，妻子去世，被葬在纳依，和卡特琳娜同一个地下墓室。

6 月 26 日，小仲马娶了比他小四十岁的昂利埃特·雷尼埃；她是画家费利克斯·埃斯卡特埃的前妻。

7 月 27 日，他立下遗嘱。

11 月 27 日，小仲马在马尔利— 勒鲁瓦去世，被葬在蒙马特公墓，离玛丽·杜普莱西的墓不远。

1934 年　小仲马第二个妻子昂利埃特·雷尼埃去世，也葬在蒙马特公墓。